



308

青春的祝福

翎 路

4

七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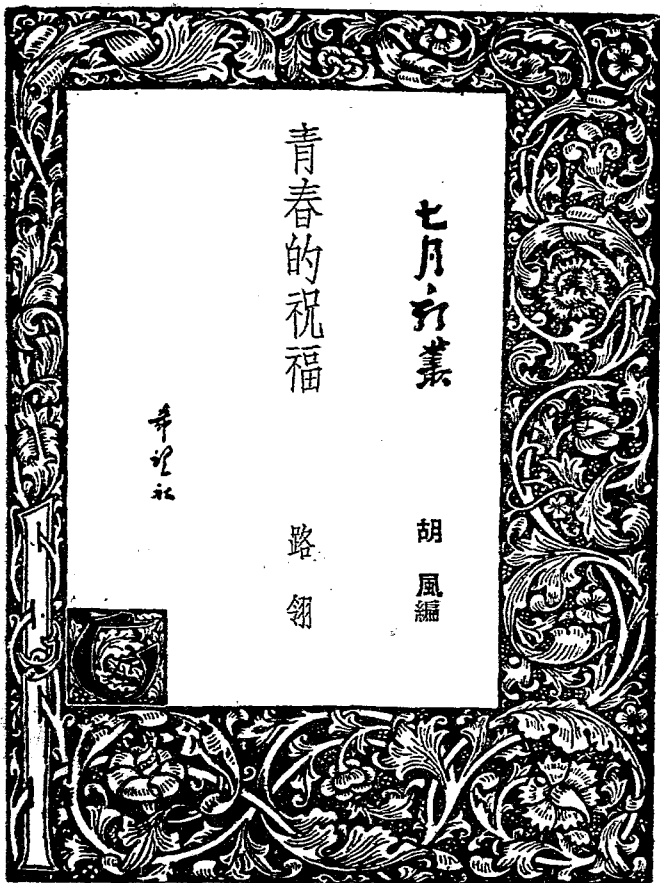
七月行囊

胡風編

青春的祝福

路翎

希望社



劉寔卷作封面（木刻）

目次：

1

宗..... 一

何紹德被捕了..... 二

祖父底職業..... 八

黑色子孫之一..... 二二

棺殮..... 二六

卸煤台下..... 三三

青春的祝福

谷

四三

四一

路翎短篇小說集

青春的祝福

1

家



在運煤車廂後面高高地凝視着前面的車頭而被煤烟所朦朧的客車，在鐵道底每一個轉灣的處所就暴躁地撞響着，彷彿它急於要衝到那些低矮而烏黑的煤車底長串前面去。

四月天，氣候使人昏昏，沉醉。客車底窗子全打開着，人底沉重的頭就在每個窗洞口像田野的麥穗一般軟軟垂動，籠子一樣的車廂狠狠地跳動了一下，每個人都從驚惶裏抬起頭來，朦朧地四顧。於是劉耀庭底聲音突然擊破了沉悶，響亮起來了，他底說話的對象從一個腫臉的路警移開來，叫車廂里每個人都覺得這麻子是對着自己來說。圓圓的肚皮鼓起在破制服裏的路警高興地笑着，在車身急劇地搖幌的時

候，他老練地攀住車門底上端，回答劉耀庭說：

「兩個炸彈炸了些泥巴，另外有一個鐵匠舖遭了，沙柳灣。」

「唉唉，冤枉死了多少百姓噢。」這邊一個衰老的農人在雨邊擠着他底肩膀裏掙扎着；因為要運動他底麻痺的脚，他站了起來。他底臉向窗外探望，他底歎息溶在四月的暖風裏了。

腫臉路警小孩子一般高興，他把圓滾滾的身子吊在一隻攀住門的手臂上，幾乎有一次撞到劉耀庭底黃鼻子上去。劉耀庭，用他底洪亮的嘎嗓子遮蓋了車廂裏的一切聲音：

「……：……：這個死傢伙，要上沙柳灣呢！真是死得好；死得才沒有人憐惜。——
哎喲，你還沒聽說，就是那個王道明王死鬼，唉！死得天有眼睛。」他底手杖挨着每一句話或重或輕地擊着車板，他底四方形的頭急劇地旋轉着，彷彿要攢進一個看不見的東西裏去似地。「一個人生在世界上爲的是甚麼嘛？忙一輩子，又爲的啥子嘛？這個死鬼！我早就說嘛，這個一錢如命的東西，」他把手杖夾在膝蓋中間，用

細瘦的手指，在眼睛前面比着圓圈：「這個老守財奴，真是死得乾淨！你，你說嘛，你說他哪一天化三分錢在街上喝過一碗清茶，你，你哪一個看見他一毛兩毛的用過？」劉耀庭在「哪」字那裏特別地拉長了他醜陋的嗓子。接着，他底麻臉上，閃耀着光彩；他挺一挺胸：「這些人，進個三百四百嘛還有時候一下子化個一百八十，就說那天打牌，輸也輸過兩百塊嘛。哪裏像他那死鬼那樣子呀！家裏連麻油菜油都一步一鎖，你不相信麼？你曉得他還有幾千現洋埋在哪個牆裏呀！——人活在世上是爲了什麼嘛？唉，死了好，我說死了好。炸彈清眼睛，他死了真沒人憐惜！」劉耀庭臉上熱辣辣的。沒有另外的聲音在車廂裏應接他底話，他底面頰因久久的運動而發酸，於是他撫着他底臉，打了一個呵欠。立刻他就緊閉着嘴，陷在麻痺的沉思裏，他顯然在沉思另外一回事。他底冷卻一般的嘴，使人很難相信它剛才曾經像喇叭一樣地響出那樣哄亮的聲音；他底黃色的臉色和昏昏的眼睛也不像他在這車廂裏認識一個人。腫臉路警不笑了，在無聊地瞧着窗外的山谷。四月天底疲乏不知什麼時候又不知不覺地爬上了每個人底眼皮。此刻，祇有劉耀庭和一個在一隻籃子裏蹣跚

6 着一隻黑花貓的農婦清醒着。農婦，她一直沒有聽見別的聲音，她心裏悲傷的劇響使她底眼睛潮溼；而貓在籃子裏不停地騷叫着。劉耀庭吐了一大口痰，兩手扶着手杖在車板上無聊地敲響。

太陽斜在山谷底另一邊了，車子駛過岔道的時候劇烈地撞跳着。快到工廠區了，人們活潑了一些。兩個揚州煤婆般的女人在喁喁地談着鹽漲了價，而且買不到的事。劉耀庭底臉又正對着那癡笑的路警，他底眼睛緊擠着貪慾的黃色的皺紋，筋肉在他臉頰上抽動。他想要再說一個故事，用他底聲音佔領車廂。「王家鎮戲班底青衣給營長睡了一夜，一百四十塊：小賬五十……」戲班子把這騷女人趕跑了。就是這麼一回事！」他在心裏摸擬着他要說的話，而且被激動了；但是車廂裏這一會有了很多另外的聲音，快到運煤總站了，人全騷鬧着，使他覺得心裏異樣苦澀，不知怎的沒有力氣再開口。路警無聊地還想把話題抓回來，他說：

「日本鬼兒子，炸彈也漲了價了！再去兩回進沒得去。」

「三十六架……」老頭子說，底下的聲音被車廂底大聲震動遮蓋了。車子進入毗

進着小酒店和雜貨舖，在廣場上山積着木料的工廠區。

「什麼都漲了價，唉唉。」劉耀庭跟兩個媒婆女人含糊地點着頭；但是並不等她們把腳縮起，就搖搖幌幌地跨過去。他底眼睛是昏花的，弄得他一脚踩在女人底骨拐上。女人笑一般地叫喚着；而劉耀庭，他底乾枯的腮就差不多貼着了那塗滿廉價生髮油底頭。生髮油底氣味久久地繞着他底窄鼻子，衝動了他。一個幻想被喚起來，他猥瑣地張開嘴笑了。路警以爲這些和悅的人在向他告別打招呼，於是按着大補釘的黑褲子底屁股上的盒子砲，點着浮腫的頭。劉耀庭在車子沒有停好的時候就跳了下去。摸着脅下包着一丈藍布和兩條新毛巾底紙包，預備走進蛇一樣蜿蜒在麥棵裏的小路，但是他偏偏遇到了鍋爐工人金仁高。

於是他諂媚地笑着小眼睛，甩着手杖迎上去：

「金先生，十五號請一準過來要……。」

東北工人走近了一步，搖幌着他底寬闊的肩膊。從他底尖銳的額骨一直到赤裸的頸子，被已經讓煤屑染成灰黑而且浸蝕着赭色藥水的粗紗布包裹着。他底薄薄的

發聲的嘴在紗布下面緊閉。他的眼睛在污穢的額下閃耀。他底呼吸在紗布的阻礙裏顯得困難。

「請你劉先生好比幫我的忙。我女人底爹，他七十歲的人哪，從宜昌走了二十天才找到這裏：老人家身體太不行，要好好的休養，要添衣服，先給五十也行。我走你家裏剛回來！」

「好說，好說！——不過這幾天呀，家裏有喜事，我十五號娶小，手裏也不寬。……我這個人，向來是真心說老實話，唉。」劉耀庭底眼角，的縐紋厲害地彷彿一個瓜子一樣地抓動着，他底嘴是一隻狡猾的貪婪的狐狸底嘴，但現在它們立刻就變幻成了一張阿諛的笑臉。

車廂馳走了。他們旁着木料底堆積站在黑色的堅硬的地上。劉耀庭手杖敲着地面。

鍋爐工人憤怒了：他把一個粗大的拳頭揮着春天挨晚底溫柔而緊昧的空氣說：「那麼這就沒有一點辦法！十袋灰麵作還我。——這十袋灰麵是桂林一個朋友

放在我這裏，預備在重慶開麵舖的：如今人家在桂林炸死了。人家炸死了，擺在你這裏二個月了。我這個錢，還要寄給他底女人：他還有一個三個月的小兒子！」金仁高直爽地訴說着。他底灼熱的胸脯在急劇幌動的肩膊底下，迎着田野底風激動地起伏。灰白單上衣底胸前的一顆扣子脫落了，於是他底強壯的胸肌差不多完全裸露着了。

「哎呀，你老兄一點不知道做生意的苦處，——我交貨交給別人兩個多月，到如今一個錢也沒有拿到。」劉耀庭飛擺着唾沫星，在「一個錢」那裏拖長聲音，旋轉着他底方腦袋。

東北工人焦灼地沉默着，他底閃亮的眼睛映着春晚的美麗的霞光。

「老兄原諒點，再隔頂多一星期！」劉耀庭看見金仁高不作聲了。聲音愉快起來。他輕鬆地響着烏嘴唇，彷彿他要哼一隻歌一般地清理着嗓子。

「這個大亂年頭啊；唉唉，怎麼得了啊。」他歎息。

金仁高狠狠地看他一眼，表示告別；向工場裏急忙地走去。

晚風搖弄着疲乏的田野，播弄着工場的電燈，使它們花朵一般地燦爛在山谷裏；朦朧的煙雲重墊墊地沉落而凝聚了。

「十五號呀，你太太；你們一定要賞面子，來——要！」

劉耀庭陡然從沉思裏醒來，向金仁高底背影一頭狗一般渾身扭動，用醜陋的嗓子叫着。金仁高已不知走到哪裏去了，他無聊地站了一下，突然提起布衫，挾緊紙包，就急速地邁開了草鞋。

貓在夜裏非常不安地嗚叫。劉耀庭底妻子，這僅祇生了一個一點也不逗人愛的女兒而不會再生育的女人，悲傷地哭泣着。她想讓她底聲音給對面房裏的丈夫聽見，然而丈夫却算賬算得正起勁。於是，女人端着菜油燈去到正堂裏來，用嗚咽的聲音喚着大黑貓。——一步一步慢吞吞地移着愛愁的影子，站在丈夫在算賬的房間門口。

劉耀庭伏在賬桌上。——聽見女人底聲響，仍然不作聲地伏着，雖然那帳上是

再也多看不出一分錢來了。女人走進房來。站在桌子底左邊，胆怯地問：

「今天，你上城買了些什麼？」

「布，手巾。」

「之薰要一件衣服接新娘……。」女人說了女兒底名字。

「曉得，明天一起有，連你底……。」劉耀庭把手攤開在桌上，張大了黑色的嘴打了一個呵欠，陡地站了起來。

「我還要有一筆賬，——什麼全漲價，我底房子當然要漲。以後左邊彌樓上的房錢算作你的。」他底眼角放開了皺紋底爪子，用狠狠的眼光他瞧着有些佝僂的瘦女人，彷彿說：「你還不走開！」

「啊！」女人端着燈悲苦地走出了新房。

劉耀庭重新坐下來，顯得異樣滿足與愉快，他豎起他堅硬的方頭，用他底因快樂而細迷的眼睛瞧新房的陳設：新箱籠，新傢具……，他底喉嚨裏咕咕地響着。

「我總算活了四十歲了呀！」他旋着腦袋想；他底渾濁的眼睛閃着滿足的光。

穿過燈光下的空場，金仁高被包裹在鍋爐房底汽管所噴出的白色的水氣里，溼潤而溫熱的水氣搔得他底胸脯癢癢的。「他娘的這些土王八，又不把管子塞好！」他咒罵，於是鑽進水氣濃厚而發出尖銳的聲音的溝里去，閉攏了汽管底門。等他重新又走到通路上來的時候，他底四肢彷彿被水汽弄得疲乏了。他底頭殼里熱昏而漲痛。在一座廠房裏才找到了矮子庶務。庶務底長圓臉在淡巴菰底閃耀的紅光裏充滿了使他自已感動的誠摯和親切；他高高地招起多肉的手拍拍金仁高底倔強的肩膀答應明天早上看，要是運氣好的話呢，可以設法弄到二十塊錢。

要到九點才上夜工，金仁高回去吃晚飯。

昏闇的矮屋子裏是潮溼的。油燈使得每一件東西底影子都不安地搖幌。金仁高底黃色的眼睛閃耀着幽暗的光。他粗鹵地舉起手，想把臉上的紗布撕下來；但是他底手在半途又回到衣袋裏去，掏出一張報紙。

「我走了二十七天，三次險乎炸死，到重慶我就問這個煤礦公司。……真是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在後面過道的煤爐那裏妻子底父親底漢口口音抖顫着。

「要是死在路上啊！……」老人底聲音低沉下去了；喃喃不清了好一會，又可以聽見，「……：……：像你可憐的哥哥，你媽……」

女人底抽咽聲使金仁高全身灼熱，他底腮旁的肌肉鐵筋一般地痙攣着。油燈光照耀了他敞開的胸脯，起着稜角的大塊的筋肉塗上一層朦朧的油一樣的光。他底眼睛苦惱地四顧。最後他底頭微微俯向報紙。在曖昧的光線裏黑色的鉛字彷彿在旋轉着。他讀着了這樣一句話：「每個我們有家的後方同胞！我們要想想那成千成萬的在血與火裏輾轉，在炸彈與刺刀裏叫喚的無家可歸的人。……」

「無家可歸的人……：……：這沒有什麼！」他沒有再看下去了，他高大地在房裏站起來，無意義地對自己說。他底眼睛久久地盯着昏闇的燈火，他是平靜了，但是他又立刻投入了另一種久已遙遠的激動裏去，許多畫幅在他眼前閃現，從油燈底火苗裏變幻出來，——好久以來便彷彿因隔絕而淡忘的過去的日子現在是絲毫沒有裂痕地

連接上了在油燈底下慢步的今天，哭泣的女人底淚水與大火底沉默的反照連接着，踩着北方底血與雪的頑強的脚步。今天是踩着黑色的煤屑，和淚底泥濘。……

「……我在武漢娶了她，四年，我離開家，九年……」鍋爐工人底尖銳的頸骨上，散佈着黑的斑點，強壯底手臂在他胸前交纏着，悲憤使他高大的身軀搖幌。——他湊着回憶的碎片；落在辛辣的幻夢裏了。

「十年，」他幾乎喊出來，急忙地把胸脯底衣服向中間拉攏；他拉開門，大步跨出去。

「哪裏去，錢怎麼樣？」女人彷彿少女一般紅着雙頰，她底聲音依然是淒傷而低啞的。

金仁高一隻手推着門，站住了，一陣風竄進屋子裏來，使他清醒。油燈底火苗似乎要離開燈蕊一般地分成兩股，向空中亂舞。彷彿有強烈的火燄在四圍燃燒着的鍋爐工人，此刻平靜了，重新又走向屋子裏來。

「明天，明天看。」他氣憤地回答妻子，他底右手掌停留在被紗布包着的頸子

這裏是鍋爐房。四張方方的大紅嘴吞着煤。火燄在爐肚裏轟轟地咬嚼着，撕打着，抱住了黑色的煤末。爐子底鐵門打開的時候，血底紅色就噴在工人底頭髮上，手臂上。金仁高一連走過了四扇打開的爐門，他緊張地跳上煤底小山丘，向爐頂上的在電燈底光線下閃亮的煤爐錶看，紅色的針指示了水汽底過度澎漲。於是他急忙跑到末一個爐門旁，向上急劇地旋着汽門底機輪，他底強壯的手臂緊張地搬動，他底頭向上昂，想看清楚爐錶；但是看不見，他又得再躡上煤底小山丘上去。沒有一秒鐘的時間可以用來揮去他額上淋漓的汗，他像一陣灰白色的旋風一般重新奔向爐門；紅亮底火光噴照在他底潮溼的胸脯上，額角上。他底手揮動着，連續地向大嘴裏送着煤，大嘴用瘋狂的歌唱來沉醉他。以後，他又奔向兩個活塞交互往來的汽機，用粗大的手捉住一個活塞。活塞依然在它底途程上跑着，於是他用耳朵聽——噴，怒使他底眼睛皺起來，一連旋了兩個汽管門底圓輪（他底強硬的手指是那樣飛速地

使汽門底圓輪轉動！）他向旁邊一個矮矮的工人問：

「外面塞住了。」

「不曉得。」

「去看看去！」

活塞迅速地飛舞起來了。金仁高底含憤的沉醉的無表情的臉又重新在紅色底火
簇前愧閃。他曲着兩腿，彷彿一隻麻木在自己底飛馳裏的野獸，他揮動着鐵桿。

「四十八架，過了涪陵！」一個因激動而細小的聲音像電波一般通過了每個人，
燃燒了每個人底神經。

金仁高通過敞開的大門瞧了瞧外面底天空：月亮底光輝遮蔽了碎金子一般的星
星。一種激動，興奮，緊張，在月華的天空和曠野裏流盪着。繼續着尖銳的蒸汽底
嘶音，汽笛在鍋爐房頂上咆哮了起來。

人們驚慌地邁過廣場奔跑着，發出短促的叫喊，燦爛的電燈在山上山下突然閉
死了。月華靜靜地瀉下來，軌路兩側的哺養着果實底桃樹在一陣微風裏發出甜蜜的

低語。廢水在廠房前面的水溝裏潺湲。

大門搬攏了，黑布窗幔像哀傷的面幕一般垂了下來。恐怖而寂靜的山谷和曠野被關在屋外。鍋爐底下，火笑着，洶湧着。

金仁高躍在煤山上，注意地瞧着爐錶；然而電燈熄了，爐錶祇在爐火底紅光裏醉着。

「這些混蛋，關錯了電錶了。」

他躍下煤山，搬開門，穿過寂靜的廣場向電錶房跑去。

「喂，開門！」他叫，用粗大的拳頭捶着門。

然而裏面沒有聲音。他衝進去了，在黑暗裏摸索，心裏咒罵：「這些鬼東西全溜光了！」——挨着牆壁數着，他記得所有機器房底室內電燈是第二個錶，用力地一掀，他重新又跑出來。

他愣住了，在山坎上燦爛着另一串電燈，「不好，錯了！」他想，急急又跑進房子裏去；等他改正了再出來時，他遇着了驚慌跑來的電機股主任。

「你是誰？」

「金仁高：你們熄了鍋爐房的室內電燈！」

「放屁，你亂開電錶，在緊急警報以後，你……漢奸！」

「鍋爐炸了你負責，你應該質問你們的管理人，他爲什麼離開！」

「漢奸！」

「不許罵人，咱們可以在解除後到辦事處見礦長！現在我有事！」金仁高憤怒地向鍋爐房走去。

「漢奸，混賬王八旦！」

「再罵老子揍你！——你的職位比我大，你是主任，你可以罵人？」金仁高因憤怒而顫抖着全身的肌肉，他底高大的影子在月光底下幌動。他底雙臂張開，猶如一隻預備戰鬥的野獸。

「先饒了你這一次！」電機股股長聽見了飛機在轟響，向鐵道那邊遁去。他知道這爭鬧他是不一定會勝利的；他不可能撞走金仁高，鍋爐房少不掉他，而且金仁高

拳頭不好惹！

「要你饒！」金仁高咆哮。

一隻手從背後撕住了鍋爐工人底衣服。

「……飛機來了，你不回去；……你，聽！」恐怖地抑壓着的聲音在金仁高頸子背後發出，而且他底上衣，更緊地被那隻驚惶的手拖着。

他憤恨地瞧了自己底女人一眼；抬起頭來聽見了壓縮大地的龐大的震響！

血液在鍋爐工人體內灼熱而迅速地奔流。他一下也沒有猶豫，抖動着強壯底手臂掙脫了女人，他向鍋爐房跑去。

「爹在家裏呀，死冤家，爹頂怕飛機呀！」

「我有事！」他把笨重的門推了一個縫說：「不准下班，炸死了也不准下班，」想了一想又添上一句：「做一班算兩班。」於是擠到房子裏去了。

慚愧與憤恨燃燒着他，從煤堆上抓起大鐵鎚，他奔向爐門。鮮紅的火光淋澆了他底全身，紗布從頸子上鬆弛下來了，他狠狠地一撕，膠在藥膏一起被撕了大塊潰

爛的皮，血從頸子向背心沁流，然而他全然不知覺，紗布被扔在火裏了。於是，一種彷彿是外來的不可思議的力氣在他底緊張的筋肉裏發生。他底從紗布裏袒露出來的瘦削的臉，和他底瘋狂顫抖的胸膛，在火底沐浴裏彷彿一座兇猛而又美麗的影像。他揮舞着鐵的通條，把它一直搗到爐肚底最深處。火簇爲這外來的挑撥者而互相絞打着，黑色的煤被燒成疲乏的灰。

炸彈在不遠的地方爆炸。巨大的震響激烈地搖撼着地面。鍋爐房底窗玻璃顫抖着，突然的一聲巨響彷彿就在人們腦門上爆裂，一個矮小的工人驚叫起來，然而金仁高在恐怖裏屹立着。他在緊張地調整氣錶。機聲遠去了，金仁高才慢慢地垂下了手，手似乎在竭力記憶着剛才發生了什麼事。——而鍋爐工人自己，是決不能相信，在這給予瘋狂的力的地面上，會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因爲，即使剛才的一聲巨響把自己底肉體撞到半天裏，他也祇能相信這是自己身體本身的一種意料之中的爆炸。

電燈彷彿哭過的眼睛一般地昏沉，它們驚愕地注視着現後的曠野。門開了；黑色的窗幔取下了，春夜的風吹着月色盪到鍋爐房裏來，小小的精巧的時鐘用它底黑

色的胳膊擁抱着十二點。下班。

金仁高疲乏而昏迷，全身軟癱。他在月光靜靜地照着的鐵道上向前走，工場的電燈落在他的背後了。鐵道一直蜿蜒向浮漾着黑綠的霧的田野，閃耀着冷冷的倔強的光輝。

「我說又是你老哥，唉，警報！受驚了！」路那邊傳來劉耀庭底聲音，他似乎是從床上跳起來就跑，以致於沒有穿長衫。他帶着那根手杖，和一個白包袱。

「受驚了你，你下回不要穿白衣服躲飛機呢！看見白衣服日本飛機就要掃機關槍。」鍋爐工人嘲笑地說，一直往前走。

「啊啊……來玩……你底太太。」劉耀庭彷彿吃了一驚一般地說：於是似乎機關槍真的追來了，他跳起來就走。

鍋爐工人覺得頸子痛，一摸，溼潤了一大片。

三

接着驚慌地睜着苦痛的無眠的眼睛的夜晚是初夏底稍長的白晝。天空濕潤而帶留着不潔的雲，連山底谿谷上則滯凝着昏沉的烟霧。從寒冷裏迸射出來的早春底日子早已被昏倦的人們遺忘了。人們在走到工廠去的路上，在種着碩大的甜菜的田地裏，在水牛旋轉着的穀磨旁邊，……落在無知與愚蠢裏，被一個巨大的黑影所獵獲了。無休止的操勞，和跟蹤着貪慾的昏倦，使得他們臉色蒼白，渾身塗污着煤屑和污泥。

清早，劉耀庭去收小學校底房租。

劉家底房產除了自己住的一座外，還有租給鄉鎮小學校的一座和街上的兩間，街上的兩間由劉耀庭害肺病的哥哥主持着開了麵粉舖。小學校沒法漲價，但是有兩個月的房租沒有收了。

小學生亂鬧着，用泥巴向穿草鞋挾着手杖的麻子房主投擲。最使劉耀庭氣惱而傷心的就是他們把好好的磚牆打了許多洞，而從洞裏掏出泥巴來。

「小孩子，沒有辦法，——我這個牆是這一帶少有的磚牆，唉！房主大聲地

跟總務主任說：總務主任淡淡地笑笑。

一個頭上繫着紅結子的小女孩把一個簿子送到房主面前來。總務主任微笑地說

「部校經費不夠，剛開學要添課桌椅，還要修整房子，房子有好多處全漏了。

照理，這是房主的事……」

「噯，噯，不是不是。我們這裏向來如此！房主不負責。」

「不是不是，是請劉房東捐幾塊錢。」總務主任說完了，向湧在門口的學生擠擠眼睛，於是學生讓：

「捐五塊！」

「請劉先生捐捐！」

「不捐不是人！」

劉耀庭慌了一下，他在簿子裏翻着，最後翻着一個「五角」他謙虛地笑了。然而他底心依然撞跳得很厲害，這也許並不是劉耀庭着急幾個錢，而是這些學生驚嚇

「劉先生非多捐一點不可。」總務主任簡單地說；這次沒有笑。

「自然，自然——」劉耀庭苦澀地笑了一笑。他底處境是無望了；他從房租底數目里抽出一塊錢。「抗戰時間，生活高啊。……」他彷彿無限遺憾地嘆着氣，向總務主任告辭。

「不要臉，捐一塊……」

學生依然用牆洞裏的泥巴團送了房主人底行。

劉耀庭底新草鞋在青石路閃耀。他失神地陷在污穢沉思底泥沼裏，而且他心裏有些氣惱。一些難以滿足的慾望，挑撥着他——錢底本身是一種慾望；而另外一些慾望又必須用錢來換取；這是一個矛盾！這矛盾使劉耀庭醜陋地青着麻臉，苦惱了半生。

在房間底黑暗的床背後，劉耀庭舒服地撫着金仁高的被炸死的朋友底十袋上好洋灰麵，精確地計算着它們在土麥上市以後要漲怎樣的價。他撲打着硬硬的麵口袋

使它們在微光裏騰起微塵。

「這個蠢傢伙……十袋灰麵，——這個蠢工人！」他想起金仁高，高興地笑出聲來。

佝僂的女人提着油壺進房來，在天窗飄下的白光底下站住了，——是爲着同情呢，還是爲着使丈夫歡喜呢，她嘮叨地訴說着：

「可憐呀！那個賣豆芽的女人，人家作孽哩，天不亮就抱一個牽一個地背着那一大箕豆芽，——賣到幾個錢呢？人家總欺她，種田人哪裏認得秤。該死那天我也糊塗，把五分當一角的把她了。她還補了我半斤豆芽。可憐我心裏老不過意死了，真想把豆芽還她。可憐這年頭……」

「你還她就是了，」從床背後面出來，劉耀庭白着眼睛生氣地說。於是走出去了。

女人放下油壺揩着眼睛；慢慢地走出屋子。她準備去找她底一直在外面玩，簡直不曉得歸家底小女兒。

挨晚，房主劉耀庭跟他底左邊樓上的房客——一個穿着中山服的公務員作了一次漲房租的談話。

「還是你們好嘍！一打仗，這地方就建工廠；我們外鄉人來的一多，你們地皮也值錢了，房子也有人住了。店裏東西也貴了，——你看我們一家六口，現在一百多一個月夠個什麼？夠吃米？真是還是你們這些人自在嘍。」公務員說，他底多肉的手指絞扭着。

「唉，嚇嚇！」劉耀庭掩飾不住自己底喜悅，他底嘴大大地張開；連肉紅的牙花也露了出來。他底狗一樣的舌頭在黃而嗅的牙齒上仔細地舐着。——但是他不會忘記他要加房租的本題。他底眼角利害地在顫動，在台階旁的捲頭小草上他走動了兩步。

公務員燃起「強盜」煙，用力地抽吸，他在吐出煙圈的時候，伸出了兩個多肉的手指表示他每月最多祇能加兩塊錢。

兩匹大狗向大門口奔馳，而且一面側頭向主人，獻媚地吠叫，——從大門裏顯

現了兩個影子；劉耀庭認出一個是金仁高，於是喚住了狗。

「這是咱們的老朋友，新從河南日本人底下跑出來的，請你幫忙租右邊樓底下的房子。」鍋爐工人說。

被介紹的河南人點一點頭，——他底結實的身體有些粗蠢，他底左眼珠似乎有毛病的眼睛閃亮着一種頑強的光。長長的鬚毛在他腮下蓬鬆地顫動。

「可以，可以，不過要在十五號過後，十五號我辦喜事要用。」劉耀庭望着樣子粗蠢的河南人，沉思了好久說。

「你無論如何要幫忙；你這麼多屋子。偏偏要用這一間！」金仁高氣憤起來；他底兇狠的眼睛逼射着劉耀庭。

「人家老遠從河南來的！」金仁高又加上一句。

「打游擊？」公務員扔了「強盜」底煙屁股，問河南人。

河南人點了點結實的頭。

暮春底溫和的黃昏降臨了。歸巢的鳥刷動翅膀不安地叫着。工廠拉了放晚工的

23
汽笛；汽笛的聲音久久地在山谷裏旋繞，撞着每一個山峯。晚膳在引誘着疲倦的人

，燈亮亮了：

「明天給你們回答好不好？」劉耀庭敷衍地說。

「你就譬如幫忙，房錢不少你的，人家一家三口。」

「好說好說。」

劉耀庭賣弄了他底直爽；他說他底房錢並不多，一個月祇六塊錢，是這一帶最便宜的。

「你在這一帶哪裏再找到我這樣的房子？」旋轉着他底四方頭，順便瞥了一下他底可愛的房產。

鍋爐工人和他底朋友走出大門，溫暖的夜晚和在坡上坡下閃耀的電燈向他們招引着。

木料底四方的堆積在黑暗裏靜靜地偃臥着。最後一個運料工人也撫着疲乏的胸脯，走向燈光輝耀的堆煤棚；而被捲入晚膳的熱氣裏了，於是這堆積在山坡映來的微光裏向草地臥下了朦朧而甜蜜的影子，猶如一些馴良而帶角的獸。草地裏，鍋爐底廢水，和由溪流沁流來的小水流合流着，唱着溫柔的歌……。木場底對面山坡下，從一家棚屋裏閃跳着鮮明的火光，跟着火光底每一跳閃，撞動着單調而巨大的聲響。

「我們到鎮上吃飯去罷。」金仁高搔着頭說：「家裏太討厭！」

「好。」河南人回答：他底結實的身體搖晃着。因為每一步不能跨穩在一根枕鐵上，他生氣地跳到鐵道旁邊來，這樣，他就和在鐵道上大步跨着的金仁高隔遠了些。他於是提高了他底堅硬的聲音；即便在不說話的時候，他底眼睛也亮着頑強的光亮：「他媽真有趣：焦作那些日本王八也沒有一點辦法；工人出了礦上汽車；汽車下了上火車；火車又是輪船：不準走一步。但是太行山的游擊隊常常來鬧，工人都跑光了——我也就跑了，幸好我老婆不在城裏，她們住在開封鄉下。」

「你到太行山有幾個月？」

「三個月吃了五次燒蛋（掃蕩）；最後一次打敗了。」河南人發出乾脆的笑聲。

「你就到開封找大嫂？」

「我逃出包圍囉！——日本人真有趣，不曉得搞的那個鬼，睡覺的士兵，不帶槍呀。像我們槍總是抱着當老婆……我們三個人逃的，很容易就逃出來了，不過另外兩個人和我失散了。」

「失散了。……那邊總還好。」鍋爐工人把手抄在口袋裏問。同時他想起來他忘了帶錢；他失望地站住了，給弄得很着急。

「還好。……這邊，祇想做半年看，我總得想個法安頓一下，老婆同孩子。」——這個時候有個家真拖累，你怎麼？」河南人瞧着站在鐵道上不走的金仁高，他底眼睛向着工場底燈光，閃着堅強的光輝。

「有個家真拖累！——我底錢又丟在家裏了。他媽我回去拿，你等我一下。」金

仁高說：向燈光底方向邁走大步。

「不，我有！不過不多。」河南人喊。

「我就來，你等一下。」鍋爐工人在遠遠的一盞路燈下揚起長的手臂。

「嚇嚇。」河南人清脆地笑了。把他底身體歌在一顆發散着香氣的桃樹幹上，他底眼睛向工場凝視着。鐵底擊響，火底高歌擁抱，馬達底轟震，電燈底輝耀，——春夜裏的燦爛，喧鬧，熾熱，使他底結實的身體熱辣起來。他高高舉起粗短的手臂，攀住了一根桃枝；一些飽滿着液汁的葉子被他撕落；他把青香而潮濕的桃汁拿到鼻子上去，張開大鼻孔重新清朗地笑了；這笑聲彷彿兩塊鋼鐵底急速的敲擊。

「那個傢伙，房東要辦什麼喜事？」河南人被一種強的酒笨重地搖撼了一下，想起來問。

「娶小老婆，」金仁高把大手掌在桌面上擦着；他底眼睛昏花地發閃。

「嚇。」

「十七歲——這匹狗四十歲！」金仁高悲憤地喊。

「你現在多少錢一個月？」

「九十。」鍋爐工人回答，停了一下又說：「公司裏祇准每月領一斗便宜米；一個人一斗，另外要喫得自己買。錢是不夠用，連吃飯都勉強。」——現在，尤其這個山頭上東西真是貴得不得了，有時候你看，在鍋爐面前忙得頭也發汗了，身上也軟了，想想家裏面又是這個又是那個，心裏怎麼會好受。」

他底眼睛像映着鍋爐的火光一樣發紅——酒精在他強壯的胸膛裏燃燒着。從他底黃瘦的臉頰上，筋肉尖銳地痙攣起來，一陣劇痛通過了他底全身。他急忙地乾了他底杯子，在桌子邊上幌動着四肢，來緩和他底肌肉底痙攣。

「怎麼，你？」河南人驚異地問。

「不要緊，身上抽筋，老毛病。」他苦笑。

「你來這裏，還要翻沙？」他向店舖底吊在頂上的油燈望了好久，慢慢地問他底

河南朋友。

「還是老行。」河南朋友顯然不願意多說話，蓬鬆的鬚毛在他胸前顫抖。

等他們離開昏沉的市鎮向工場走回時，夜已經把田野擁抱得很甜蜜了。刮起了西風，工場底電燈晶瑩地亮着，酒精使他們底血液在體內急速地奔流，他們沉默着，向燈光疾走。金仁高底高大的身體在風裏搖幌。

一陣鐵輪底急響震動了他們，從高高的煤庫底遠處，一輛小鐵車在下坡的時候陷在絕望的速度裏了。煤庫是城堡一般高高地築起的，而鐵軌底這一端是支出在半空中。兩秒鐘不到，車子上的兩個工人都要被這「城堡」判決了，他們沒有法子制止光滑的鐵輪在傾斜的軌道上的瘋狂的嘶叫與滾動。從朦朧的電光可以看見：一個工人在車子裏面蹲下來用兩手拖住車沿。他是想躲避呢，或是想把車子從車子裏面拖住呢？——這祇僅是在有張開的嘴來不及的驚呼的一刹那，小鐵車從城堡的頂端，飛到空中去了！

慘痛的絕叫揚起來。所有的人奔過去了。

河南人擠到人羣裏去，金仁高苦痛地站在一旁。

「一個斷了腰，另一個手，腿，頭，……………全傷了。」河南人說，當他們走進工場底廣場的時候。

「死一兩個，算什麼！」金仁高陰鬱地說。

風大了起來，它蹂躪了大片的麥田；桑樹底手掌舞着，彷彿想抓回什麼被風帶去的東西。——風帶着桑樹底咒罵搭擊到廠房底高牆壁上；在高高的烟囪上，它擾亂着烟，彷彿一個流氓揪着女人底黑髮。火星在烟囪口爆裂了。風唱着歌。

電燈，淒迷地在風裏幌閃。黑暗的曠野暴亂了，它從溫柔的夢裏猝然醒來，幻想着，在風裏哀號。

鍋爐工人底裸露的強大的胸脯被風所激打，感到舒暢。他高高地揮着手，預備跟他底朋友告別。但是他突然屹立住了，他用力地搖撼着河南人底結實的肩膀說：「有個家真拖累……………幾年來我是給累夠了。」他底聲音哄亮起來；「想到辦法，半年之後我跟你一陣走。」

河南人底牛一樣的身體在風裏沒有動一動，看不見他底寬闊的粗拙的臉，祇有

他底眼睛底光，在黑暗裏燃燒着。

五

從裁縫舖裏拿回新娘底旗袍，和妻子，女兒底衣服。當那個矮小的老頭子裁縫狡猾地笑着說「恭喜」的時候，劉耀庭因愉快而大方起來了；他沒有問老裁縫討那多下的四毛錢。他用哄亮底嗓子想叫所有的人都聽見那麼地說：「多的錢，你喝酒罷，」於是從裁縫舖裏他喜洋洋的走出來，高高地提着他底藍長衫。但走不到幾步，他就計算着手裏幾件衣服衣料子，工錢……「料子買得太貴，又不好；在這個時候是應該簡省一點的……」他想，懊惱得很，他又跌入沉思的陷阱裏去了。劉耀庭是很難滿足的，他底利慾心，鼓勇着他底貪婪，……然而到愈不能滿足，突然覺得自己什麼也沒有的時候，那就可怕了，他現在是四十歲的人了，沒有好幾年活了。他覺得他非發達一下不可。

喝過一碗茶」的自己底宏論來，但是他這一次沒有停留下來參加，因為事情太忙。一個國家在發達的時候總是無閑人的，這他在哪裏聽說過，一個人當然也是如此。然而他心裏老是覺得有點不舒服。爲什麼？他不能明瞭。他底麻臉可怕地蒼黃。彷彿夜裏總沒有睡好，他底眼睛是迷糊的，並且他走不到兩三步就要打一個呵欠；他底嘴張得連肉色的牙花露了出來好像一個可怕的血腥的洞，腰幹也酸。他懊惱今天忘了帶手杖。

很忙，在街上轉來轉去轉了很久。他跟每一個熟識的人打招呼，最後他想起來金仁高底朋友，今天下午要搬家，他於是垂着方方的頭走回家去。

「這個笨傢伙，日本人倒沒有殺了他……」他想，這樣的想法使他自己很高興。「河南來的，他一定甚麼東西全沒有；一定又是亂拖東西……」劉耀庭對於工人們底亂拖東西痛恨得了不得。另外，一個胖監工天天讀書，裝讀書人底文雅樣子；監工底太太天天打牌。左邊樓底下一家一個做礦的把他底板凳拿去當柴燒，……他都看不慣，幾回將生氣他都忍住了，因爲和工人，蠢東西，是無理可講的。

劉耀庭家現在不種水田了，水田都賣給鐵路工廠了，大煙囪和連排的廠房代替了稻穀底明亮的金黃。因爲不種水田，牛也賣了。——他跟他底不合乎潮流的哥哥爭執了好久，在這件事上，他是聰敏的。——現在他家祇僱了一個火房，種着一個山頭，房子呢，就租給工人們。……發達起來了；就連鐵路邊上的一個小雜貨舖每天也要賺上一二十塊，於是很多人勸劉耀庭、劉耀庭自己也這麼想：娶一個小罷，沒有兒子總是一個缺憾呢。

當他因爲爬一個斜坡而彎着腰時，他發現了地上有五毛的一張紙幣。於是他底眼睛從昏昏裏亮了起來，他拾起它，把它揉捲在手心裏。當他覺得一個女人在忙忙地看着他時，他又假裝地在地面上找着，然後大口地吐了痰；彷彿因爲遺失了東西沒有找到而氣惱。

五毛錢，中國農民銀行的票子！這鼓舞使他不知不覺地走了很長的一段路，通過茂盛的竹叢，他看見他底「在這一帶房子最好」的家了。

「唉唉。這是哪一回事？……」他看見右邊樓房已經打開了，便急急地跑過去。

河南人緩緩而吃力地移動着他底笨重的身體在搬動一張工廠工人睡の木床。他同他底同樣結實的胖胖的女人。背向着門；她底掃帚揚起厚積的灰塵。而鍋爐工人金仁高，則在安置着一張桌子；他底頭上流着汗。

金仁高看見了劉耀庭，住了手，點了一下頭，說：

「他底二十塊壓租算我麵粉底下的，還有，請你幫忙借兩張椅子。」

「哦，我這幾天呀，你是知道的呀……」主人着急了，窘迫地旋着方頭又卑鄙地笑着露出暗紅的牙花。

「大家幫忙，大家省事！」金仁高僵硬地說。

劉耀庭驚愕地沉默了。他底老鼠一樣的眼睛從河南人身上又移到女人身上，彷彿審視貨物一般。他又瞧了那穿紅上衣的小孩好久，後來他彎下身子穿着草鞋，抬起頭來時，臉上才恢復了那狐狸一樣的笑容。

「哎呀，我有事，少陪……」他突然大聲說，向正屋裏跑去。

金仁高瞧着藍布衫的背影嘲笑地哼了一聲。

「這種傢伙，得揍！這時候娶小。」河南人底女人揮了掃帚，說。她底圓臉潮濕而發紅。

河南人把大水桶裏的水撈響，絞起一塊大抹布來，一面用抹布上的水滴向灰塵灑去，他底巨大的身體移動着，隔了好久才笨重地說：

「還揍不了那麼多！——他要惹了我，我可不饒他。」

「他拿了我十袋麵粉還沒有給錢，三個月。」金仁高說着，一面用腳踢牆角上的一塊磚頭。

「問他要！」

金仁高歇着牆，不作聲。

「真不容易：我這個家又算是個家了。」河南人閃着眼睛說。他底結實的身體栽在屋子中央。

「先過半年再說，下半年我也不想幹了。」金仁高在牆上移動了一下。

河南人底聲音於是明朗了起來。

「在河南咱們是到處爲家；在一個地方蹲久了就死了，一點沒意思。……這個時代是要到處爲家，連女人也上軍隊才行。」他望了他底女人一眼，「我們哪裏還算得準一住幾個月呀，這真是要上霉。」他笑了；他底沉重而爽朗的笑久久在牆壁上撞響着。

金仁高感到苦惱。他離開牆壁，在屋裏走了幾步。他底手交拘着他赤裸而凸起的肌肉的胸脯。

「我回去了，上過下午的工我再來。」

說着，他就走出屋門，大步跨過庭院，消失在大門口了。

劉耀庭底小女兒，那兇惡的姑娘從河南女人手裏搶過一個大鐵釘——河南女人發怒了，她把鐵釘狠狠地奪回來。

「滾過去！」她罵。

「整你祖宗；你不要臉。」小姑娘翻着眼睛回答。

於是一個結實的厚厚的手掌，熱辣地飛在小姑娘底污穢的臉頰上。劉耀庭底小

女兒號啕大哭了，在她底臉頰上，顯現了五條暗紅的印痕。

這非常之侮辱了劉耀庭。他像一匹老公羊一樣發怒了；他要找河南人評理。他用洪亮的聲音站在庭院中央破口大叫，他底頭旋轉着，使他渾身扭動。

「你們這些工人才搬進來，不懂一點規矩；你們凡事總得講個理，我們打官司去，你們……」

他底無休止的大叫在這裏突然停止了——從右邊樓底下竄出了一頭可怕的結實的牛；忍到無可再忍的河南人一把封住了劉耀庭底長衫的領子。他底鐵一樣的臂膀一收攏使劉耀庭發出模糊的聲音。栽到他底胸口來。

「你底小孩子罵我女人不要臉；她什麼地方不要臉，她偷了你底東西？——走，要打官司去！」河南人說，他屹立着：他底蓬鬆的鬚毛因憤怒而顫動。他底眼睛兇猛地發閃。

劉耀庭在工人手裏發出短促而含糊的聲音，他悸抖了，他底衰弱的哥哥在一旁昏亂地站着，看見金仁高進來。便連忙哀求。

「金先生幫幫忙，幫幫忙，勸勸你底朋友，勸勸……鬧出事來不好……不好」。

劉耀庭從工人手裏脫出來，一溜烟地跑上台階，躲進屋子裏去了。

「唉唉，這個笨東西；我把房子租給這個蠢牛……」他跳着腳嘆息着：「唉唉，世界無公理，強權就是公理，……這是什麼世界，這成啥子世界；工人無法無天」。

他白着小眼睛彷彿一條將死的魚一般睡在床上。一陣陣悸抖過他底因驚嚇而衰弱的身體。心房在他胸口不停地撞跳。

「哥哥，……你，你跟我在二舅藥舖裏拿一付平氣的藥來，平氣的藥！」他喊，在床上翻着身，昂起他的方頭。

六

洗過澡，金仁高去上晚工。當他繞過一座廠房，預備通過廣場去時，他失聲地

喊了出來，立刻穿過鐵道與麥田；穿過人聲底興奮而緊張的喧鬧，他向前飛奔。

火在劉耀庭底屋子上奔騰，火頭翻捲着，火災蔓延開來了。

劉耀庭很沮喪，把房子租給了這樣的工人，尤其使他懊悔。在掛着「重慶府捷報」「乾德堂」字樣的黑漆牌堂屋裏，他失神地徘徊着。堂屋裏囤積着暗影；春天底夜晚到來了，周圍是寂靜的。但他底心裏晦澀。後天要娶小了，添一個女人，——但是又怎樣呢？他底心眼塞住了，想不通，祇是覺得異樣失望。

他走進房去，看見佝僂的小女人癡癡地坐在床沿上。「好點燈了。」他吩咐；又重新走到石階下來。

這樣的濃重而又淒迷的黑暗，這樣的寂靜是很容易使人想起來自己是彷彿活在另一個世界裏似的。劉耀庭今日是很苦痛了！他忙了四十年，然而他有什麼呢？他向這一個不可思議的叫人窒息的世界，帶來了什麼呢？

他在草地上失神地徘徊着，垂着頭。河南人重重地搖撼着地面走進來；向自己

屋子裏去了。突然一聲窒息的絕叫驚壞了他：他嗅到了辛辣味和布料臭。

池底皮膚起皺，冷水淋澆了他底全身。

火底蛇封住了房門，女人昏迷地抱着一個大枕頭跑出來，跌倒在堂屋裏。火燄彷彿一個巨魔，翻滾着咬嚼它底捕獲物。大股的濃烟在廳堂裏旋捲，找尋着出路，劉耀庭僅僅來得及搶出了他底錢包與賬簿。他失手無措，站在台階上跳腳狂喊。

火燄向夜空伸出了舌頭，新鮮的呼吸使它突然巨大地立起來，它舐着屋脊，然後咬碎木頭，爆炸開來的瓦片飛入空際。

跑過來幾個工人：第一個是河南人……第四個，是金仁高。

「你底東西呢？」金仁高用短促的話句問河南人。

「搬到後門口去了。」河南人迅速地回答：「你先上左邊樓；我上右邊！」他說。

河南女人挑進了第一桶水。

金仁高順着橘子樹攀上圍牆，躍到矮樓底屋瓦上去。他接過了河南人吃力地舉

在額上的一大桶水。

他每一步都踩碎瓦片；他向火燄躍去。

白色的水汽嘶嘶罵着……

河南人底強壯的身體穿過人羣，投向另一邊的樓門；他上了樓。

「找一根鐵勾子來，快！」他向人羣裏喊。他底每一個聲音彷彿一個大石塊從樓欄上擲向人羣。

在這邊屋瓦上，鮮紅的火光淋澆着金仁高，他底寬闊的胸膛敞開了；汗水浸濕了他底身體。一種蠻性的力在他裏面爆發；聽見着火的屋子裏有人慘叫，他一脚踢破了矮樓底木窗欄；找到一條漫着烟的走道，衝下去。

「乾德堂」的大扁被火擁抱着，發出巨響落在他旁邊。他底長長的臂抱出了垂死的劉耀庭底女人。一塊瓦飛擲在他底額上，血流下來。

「我房裏啊，天啊！」庭院里劉耀庭瘋狂地哭喊。

鍋爐工人這次從正門衝進火燄裏去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抱出的是什麼東西；

一袋洋麵摔在他上。

劉耀庭跑進屋子裏去；出來時他底長衫着了火，他在地上打滾地哭。

整個屋宇籠罩在兇猛而飢餓的火燄裏了，一些工人幫着搶救左邊樓上公務員底家屬。……在右邊突然起了一個巨大的轟響，一股帶着火星的濃烟直沖空際。……

河南人在火光裏彷彿一頭猙獰的獅子，他急劇地揮動他粗壯的手臂；大鈇勾勾住了一隻樑木。

「你們向這邊來呀！」金仁高向那胡亂潑些水的人咆哮。這裏，一個奇蹟發生了；所有的人服從着高大的鍋爐工人，他們迅速地推倒一堵短牆。鍋爐工人從河南女人手裏接了一桶水，向火燄奔去；火燄退縮了，第二，第三……桶水相繼地向瘋狂的火燄進攻，佔領着它底地盤。

接連倒下了三堵牆，火燄萎縮下去……

劉耀庭躲在門外甜菜地裏一頭病狗一樣地嗷叫：當他看見一些人拆他底圍牆時

，他掙扎着狂喊。

「你們不要喪德呀！圍牆不准拆呀！」

然而人們服從着另一個命令：人們服從着興奮。一些拾煤的小孩子，甚至一些女人，她們和幾個路警混在一起喊叫着搬落圍牆上的磚頭。

「不要拆，火都快熄了！」劉耀庭看見那個腫臉的路警，於是用力地拖着他底肥手臂。

「我們奉了命令，幫助救火……」路警這一次沒有小孩子一般地笑。他掙脫劉耀庭底手，跑開了。

圍牆轟然一聲倒下了。劉耀庭彷彿被圍牆壓着一般昏迷了。

47
火災是黑色的昏倦的生活上的鮮紅的光采：是女人們和孩子們底節日。他們高興而滿足地談笑着，歡躍着。——火冷卻了，月光淒迷地照在瓦礫場上。工場底電燈也把他底光線微弱地射來。於是人們疲倦了；世界仍舊和兩個鐘點以前一樣，是

平凡的。

「劉耀庭那麻子呀，居心不良呀，這個年月娶小老婆！」

「天報應。賺夠了錢了！」

「小老婆是隔山溝的，祇十六歲。」一個小女孩訕訕地說。

「不許你岔嘴！」一個女人罵。

人們散去了，清涼的風從田野吹來搖響竹叢，在火場上風低低唱着歌，撥亮了不死的火星，一根臭木頭又重新被燃着。

鍋爐工人和河南人，疲乏地，慢慢從竹叢裏走出來。河南人底妻子抱着小孩，他自己背着一個大行李。他們撞着了一個影子一般站在竹叢底下的劉耀庭。

「是你，我當是誰？」金仁高憤憤地說。電燈底微光照見了他包着白布的上額。
• 他底眼睛異樣地發紅。

「我，我這個家，——完了呀！」劉耀庭踩着脚在工人背後用醜陋的鵝一樣的嗓子叫。

「沒有完。」河南人嘲諷地回答，他底聲音是沉重的。它擊傷了劉耀庭，劉耀庭失聲地哭了出來；但很快地他制止了。

「我說我還是不配要這個家。」河南人清朗但是苦楚地笑了。

「到我家裏擠兩天再說罷。」金仁高疲乏地說。

他們走進工廠底燈光裏去了。

冷却的火場上，劉耀庭在廢墟裏翻掘。他底被金仁高救出來的快要死去的女人絆倒了他，他底小女兒在一旁哭起來了。

他像一頭病狗一樣地爬着，不能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最後他又慘烈地哭出長長的一聲來。

「我底家，家啊……」

他底淒厲的聲音長久地在夜的廢墟上飄盪着。

何紹德被捕了

煤司走進粉刷得潔白的小屋子裏來，在背後掩上厚重的白木門。輕輕地，帶着那種報告自以爲必定使人驚異的事情的顫抖的聲音說：

「上個月來的那個兵跌死了。」

新礦長驚愕地抬起黃色的臉，用腿撐開椅子站起來。

「哪個兵？」他問。

於是煤司略微提高了嗓子，盡力地描繪着：

「就是那個說是在前方打散了下來的瘦子，湖北人，姓殷……這都要問何紹德，他認得他。……那個兵，前天晚上還哭的哩；他不喜歡跟別人說話，他一定是喝醉了酒，一下子滑下斜口去了。」他在「一定」這里放重了他底聲音，說完了，便

用手擦了一下嘴，企圖在這個動作里使自己恢復平靜；他彷彿要把聲音從嘴上揩掉一般。

「何紹德是誰？」新礦長問。

「是楊承倫底下的工人。」

「你找他來，」礦長坐下去，點燃了一隻烟。在烟霧里沉思着。

何紹德是一個陰鬱的人；他底臉上蘊藏着憤懣。他翻起眼睛來瞧着礦長，一面把他底腰挺得更直。

「他是一個兵，一個散兵，」他說，狠狠地瞧着對方底黃色的汗津津的臉；

「他是我底舊朋友；他沒有飯吃，又冷又餓，那時候楊承倫正需要工人，我就介紹他給他了。」

「你是河北人？」新礦長閃耀着烟黑的牙齒。

「是。」

「在哪兒幹生活？」

「焦作也幹過。……」

何紹德機警而惱怒地端詳着礦長，臉上掠過一道光彩。但隨即冷淡了。

「你去。」

他拉開白木門走到太陽底下來了，他底粗黑的眉頭在額上皺緊着，眼睛黑顯揮着猶惡的光。

「跌死了，他跌死了！兩百塊的撫卹，一條命。」他自己說，一面向石板路邁開大步：「他是一個兵，他的一切祇有我知道，我也是一個兵，我受傷了，我不歸隊，我恨，恨，我真痛恨！」

他底緊握的拳頭，在早晨底蔚藍的空氣里揮動着。他向場上走去。

他去找連金，一個總是賣弄着什麼的年青的女人，這鄉下女人在最近一個月內把他盡惑了；他爲了這不可思議的情感而惱怒着。何紹德不是一個喜歡開玩笑的人，他底生命里是有着嚴肅與憤怒。那麼，他怎麼樣來解釋自己和這女人底關係呢！何紹德從來沒有設想過世界上會有一個女人成爲他底妻子；更不能設想自己是連金

這樣一個女人底丈夫。那麼扎姘頭罷，——不，這在何紹德也是不可能的：他是怎麼不能忍受這一句話啊。他不能污穢，也不能隨便。那麼，他爲什麼在追求着連金呢？

「她是一個鄉下女人，她賣弄，賣弄風騷；她什麼也不知道，她所有的祇是今天，今天，讓男人抱着……不，不能這樣想，何紹德你。」他對自己說，在石板上站住了。他抬起手來，狠狠的搔着頭髮，於是瞧見了蒸騰着喧鬧的烟霧的市集。他底眼睛突然光彩了起來，這光彩是迷亂而困惱的。

他在街上轉了一圈，沒有找到連金，他往常總是看見她坐在那間雜貨鋪底櫃台里的，然而今天她不在，櫃台里，是寂寞和幽閒，她也許在她底鄉下的家里還沒有趕來罷。他繞出鎮口，在一顆老黃楊樹底下站住了。

「她總說家在灣子里，在鄉下，她底鄉下的家是怎樣的家呢？她底家里還另外有些什麼人呢？」何紹德自己問。他底黃色的明亮的眼睛眺望着遠方的光禿的山頭，在他的脚前展開的，是休耕的水田；水田里潮濕的泥土閃着寒冷的光。

於是，在一條泥路上，他感覺到（他底眼睛並沒有從山頭移開。）她來了。

她垂着十分誘惑人的頭，手里甩着一根軟軟的柳條。她底脚步急速地閃動着，翻倒一大塊泥在水田里，於是警着濺起的水花，翹起嘴唇。

何紹德向前走了一步爲的是讓自己被她看見。

她笑着，向他點頭，她底臉上泛着潤濕的紅潮。

「你今天沒事，不上工？」她說；祇是爲了說一說。

「嗯。我沒有事。」何紹德盯着她，皺起眼皮。他是爲着她完全忘記了他們底約會而激惱了。

女人用一甩頭髮，經過何紹德身邊，預備向鎮上走，她底眼睛里閃耀着甚麼心事也沒有的人那種平靜的微笑。

何紹德追上了一步。

「連金，……」他喚。

女人站住了，詫異地瞧着他。

「我在等你，我有話跟你說，」他嚴肅地皺着眉頭說。「你有甚麼事嗎？」

「我爹叫我去借錢。」連金回答。把手里的折斷的柳條掉去。她顯得有些苦惱了。

「你爹？……要多少。」

女人眨一眨眼睛，不作聲。她有趣地瞧了一下何紹德，彷彿說「你一個工人也問我這些，你有錢嗎？」於是轉過身，第二次地預備走。

何紹德把手硬硬地伸到綠制服底荷包里去，掏出了兩張票子。

「你拿去。」他用硬僵的調子說。他底臉完全起皺了，他底漂亮的嘴唇扭曲着。

「哎呀，你們礦工二十塊錢多不容易！」連金軟軟地說，笑了；不知爲什麼緣故臉微微紅了。她接了何紹德塞在她手里的錢。臉上閃爍着熾熱的誘惑的光。

「何紹德呀！」她說，「我大後天下午有空，你到鋪子里來找我，請你吃，」她嚥了一口口水，「請你吃餅子。」

她動她底豐滿的頭髮向街上走去。

●「吃餅子，好，」何紹德迷亂地說：「那麼明天看罷，明天，……」他底臉上
飄生了一個苦楚的微笑。但同時這微笑消失了，他問自己：「我倒底幹甚麼呢？」
他底臉變得困惑而憤怒。

他走到街上去，預備買一包烟，在走到烟攤子前面時他才記起來他底錢讓連金
拿去了。他失望地把手塞在衣袋里，不能決定要到哪里去；他又不願意立刻就回到
礦上去，於是在街道上走着。他走得很快，一下子把一條街就走完了，彷彿正在有
甚麼事，或者急於要找尋什麼東西一般。以後又重新折回來走。這一次走着的時候
，他底思想開始有着落，他想着在井里跌死的那個兵。

「你要記着你怎麼活過來的，不要糊塗，你要像人一樣活着！」

但他突然揚起了眼睛。在跟誰說話呢？叫誰活着呢？「他已經死了；他死了。

」他大聲說，他底聲音震盪着自己底耳膜，「他底神經受了刺激，喝醉了，就跌死
了，好哩！還在通緝他哩！」

在一個小巷子口，他又看到連金。她跟一個高個子的瘦男人站着在親蜜地說話，在看見他的時候她向他點頭，於是又繼續矇着眼睛，和瘦男人談着。

何紹德被從自己底思想的軌道里震落了，他祇瞧見女人底小手在撫弄着衣領上的鈕扣；那小手誘惑地舒展着，運動着，同時就扼住了何紹德底心。

血液在他臉上澎脹了，「滾滾，這女人，這女人；……」他喃喃着，他底嘴唇顫抖：「我懂了，我被她征服了；但是，我征服不了她。……但是這搞的什麼事呢？爲什麼呢？呸？」

他向礦山跑去，太陽照着他蓬亂的頭髮。

他是一個傷兵，一個和跌死的股連祺屬於同一連的傷兵，從醫院里出來，突然被一種什麼情緒所惱怒，他沒有到辦事處去報到，跑到這小礦上來了。他曾經是一個很好的礦工，現在他仍然挖着煤。

何紹德比一切這樣的人在靈魂里有着更多的憤怒。他孤獨，悲涼，世界在他眼前展開，他帶着光輝的年青在這世界上行走；然而總是什麼東西壓迫着他，使他不

能滿足他底慾求，使他苦痛，他所要求的東西是多麼不容易得到啊，現在是，又回到貧苦的黑色的生活里來了；貧苦就首先使他底憤恨燃燒：「爲什麼他們這樣蠢笨，這樣可憐呢，爲什麼他們要胡里胡塗地生活，在井里跌死呢……這是他們自己不好嗎！是的啊！」

但思想轉了向，他又很快地想起了連金。

他從他原來坐着的木床上跳起來，這想念太使他不能忍受了，他躍到矮棚門口，抓住了一個上夜工回來的滿身煤屑的工人。

「你會好嗎？」他叫，瞪着眼睛。

礦工給弄惶惑了，瞧着何紹德底微張的憤怒的嘴，口吃地說：

「你說甚麼……我……要睡了。」

他於是蹣跚地走到床前，石頭一般地輪倒了，何紹德是那麼悲憤地瞧着礦工底蓋在煤屑里的蒼黃浮腫的臉。他甩開他底頭，衝出木棚底密叢，向山坡下跑去。

遇到煤司，煤司告訴他，新礦長因爲要改組整個的礦，已經昇他爲工頭，叫他

去。

礦廠是依照着新組織法改組的，這新礦長是一個有毅力，聰敏並且使得每一個人都喜歡他的壯年人：他派定了工頭，宣佈廢除租客制。

「何紹德，你覺得這樣做好嗎？廢除舊制度。」他問何紹德。

「好。」何紹德陰沉沉地回答。

但是新礦長並不生氣，他閃着他底光亮的黃皮鞋在小白屋子里走動着，抽着烟。

「何紹德。」他沉思地說，「何紹德，你要努力，新公司一定不虧你，你不要承認楊承倫，他把你調開了，……你要幹，好好地幹，回去跟他們說！」這裏的「他們」指礦工們，他摔掉了紙烟頭。

何紹德沉默，用銳利的眼睛瞧着新礦長：「他爲什麼要看上我呢？」他想：他回答：

「好吧。」

下午他請幾個礦工喝一杯酒。

他底面容表露出他底內心對這件事的無感動。但是他喝了許多酒；他底黃色的眼睛漂亮地閃爍着，他開始說：

「以後我們不承認租客了，比方楊承倫，他祇一個包工。……你們對你們底生活感到怎樣？」他突然問，改變了聲調。

劉黑，這是一個苗實，天真，孩子一般的青年人。他冒失地回答：

「我們要加錢才行，加錢！」

「是哩，我們底生活很不好曉得罷，」何紹德說。「比方，上星期一般連祺他跌死了，是的，他胡塗，吃醉了，怪他自己，但是在痛苦的時候去喝一杯酒——喝多些也一樣，沒有關係，這就是生活！——你能怪他嗎？我們底生活是這麼樣可憐，痛苦！」

他用手撐起下顎。內心底感動使他微微俯下痠擊的臉。

「我們底生活。……」年青的礦工咕噥着。

「好吧喝酒罷，來，何紹德說的對，這就是生活，」礦工揮起堅硬的粗手臂喊

「殷連祺他是一個兵嗎？」

何紹德向問話的人射了一眼。他顯然是在這裡被刺着了；他從牙齒里縫說：

「兵，你爲什麼要問？」

「問問就是了。」

「我也是一個兵。」何紹德用確切的字音低低地說，撕了一撕淡綠色的制服
「看我底衣服。」

於是所有的人都驚愕地發覺了：何紹德完全是一個兵。

「生活是比狗還不如呀！」何紹德站起來，脹紅了臉，他底眼睛要燒着了。

在路上，何紹德遇到了礦上最大的租客楊承倫，楊承倫是個狠毒，險惡的地
主。

「你不上工！」他朝何紹德叫，他底灰色的眼珠在深陷的發青的眼窩里可怕地

顫慄着。

何紹德不理會他，自己走自己的。

「你站住。」楊承倫跳腳。

何紹德站住。

「你吃哪個的飯呀，狗養的！」

「你再罵就揍你！」他轉過身子，咆哮：「老子吃自己底飯，吃國家的飯！」

楊承倫被沒有預備到的還擊楞住了，他底發紫的嘴唇上翹起着幾跟貪慾的尖鬚。但他突然那麼使人難受地怪聲笑了起來，這是一種沒有情感的可怕的笑。

然後他繼續向前奔走。每天四十噸煤完帳了，他急得幾乎要哭出來。

「好龜兒子何紹德……一個兵……看老子對付你！」

他走了一段路之後又蹬着腳，轉向何紹德這邊，用哭一般的聲音罵。

何紹德在胸前交疊着手臂，嘴里含着半截香烟在煤棚底赤裸的支柱上靠着。烟

霧蒙住了他底沉思的臉。把破氈帽狠狠地搥到額上來，他決定地說：「去，去！看她到底怎麼樣——哼，吃餅子！」

於是他跳下煤棚，向田野里走去。

「我要跟她說，說個究竟……，我不相信在她里面沒有一分真實，我不相信她完全虛偽，……這到底怎樣解釋呢？」他問自己，於是他回答：「她那樣子做，是因爲生活壓迫她；我們每一人總有自己底生活，對的。」

他用「我們」兩個字把連金和他聯在一起，但同時又感到這是荒謬的，不可能的。

他底思索充滿了真實的生命，它是嚴肅的。向市集走去，並不像一般人在找女人去的時候那樣帶着情慾的，飄浮的心境。他感到他是必得要這麼做的，就是，解決生命上的一個重大的問題。

然而這一個問題他也終不能解決——他底內心的聲音告訴他：絕望了，於是再不去想她，是最可能的並且也是好的解決。

然而他不明瞭怎麼叫做希望，什麼是他底希望；因此，就連絕望本身，也是荒謬的。

他在戀愛——祇僅這是他所能理解的，這是奇異的，不相稱的，永遠糾纏不清的戀愛。

在鎮前面的碉樓旁邊，他看到了楊承倫，在楊承倫旁站着的，是她！

她向他招呼，像普通相識的人們所做的那樣，她底表情煩惱，似乎她正在和楊承倫談着一件不樂意的事，因而她生氣了。

楊承倫回過頭來，竭力要把自己底表情弄得嚴厲些，但是他底臉上除了貪慾的黑色皺皮底更起皺以外，並不能有別的東西。

何紹德底心臟跳躍得快了，臉熱辣起來了；他不能知道他究竟在做什麼，他着腦了。於是他不望連金，一直向鎮上走，彷彿他並不是爲找她而來的一樣。

「楊承倫這狗種也……她底姘頭嗎？……」他在能夠思想的時候想：「我不能這麼瞎想；這是不對的，他和她不相稱，並且，她像是生他底氣哩……但是不正是因爲

關係親蜜，所以才會生氣嗎？……好罷，這算是一切全解決了。我回去，再不理她，這是再好也沒有了。」

他於是反回了正在踏上土坡去的腳，掉轉頭來，但是立刻站住不動了。連金微微低着頭，向他這里走來。他感到她在深黑的睫毛底下看他。

她走到他前面的時候就抬起頭，大胆地瞧着他。

「何紹德，」她低低地說，嬌憨地甩着頭髮，「你跑，你到哪里去呀？」

「我來找你。」何紹德毫不猶豫地生氣地回答。

「找我？」

「是哩。」

「好吧。」她熾熱地閃着眼睛，這眼睛里帶着一種邪惡的東西；但同時又有着一點稀有的屬於少女的溫柔，毫不注意地說：「是，來要我還你錢的嗎？」

「不，不！」何紹德連忙說，看入她底深灰眼睛；他底黑色的漂亮的嘴唇突然僵住在這一個字上了。

他們一同走着，經過街上，又走向秋天底黑灰的田野，終於在一個貞節坊底石座旁停住了。

何紹德覺得驕傲：他是跟她走在一起了。並且他自己證實了她在和他走着的這一段路上並沒有想別人；他決定了要把什麼都說一說。

「你並不清楚我，我……」他覺得他底嘴仍然僵硬。他試着使自己鎮定下來，試着去說關於生活和生命底全部龐大的話，給自己一種高尚的情感。他說：「我覺得你很……很奇怪……一個人……或者」他突然歇下來了，「說些什麼呢？說的有什麼用呢，她不要聽的，……」他問自己，於是他說：

「我知道你不要聽的。……」

「我要聽！」

她底眼睛里露出好奇；她底臉因這而溫柔了；她底秀麗的肩閃動着，她底飽滿的胸脯，她完全像一個少女。——但是何紹德假若以為這就是「愛」，他可錯了。然而他正是被這所激動，他底心臟感到麻痺的疼痛，他不能解說這是為什麼；他也

以爲這就是愛，是幸福。

他輕輕地如同一個戀人一樣地坐在石頭上面去，伸開他底健壯的腿；他底腳踏着一叢枯萎的草。

「我是一個漂泊的人，」他顫抖地說，不敢瞧連金，彷彿假若一瞧，他底好容易獲得的情感就要破碎；他底手隨便地摘下了一根長在石縫里的草，草在他手里顫抖着：「我走了很多地方。我以前做礦，後來當兵。……我懂得生活，生活是一個嚴重的東西。比如，我遇見了你……我告訴你，我並沒有接近過一個女人像接近你一樣，……我見過多少女人啊。……但是你跟她們不同。」他在這里原是預備說，「你給我底感覺不同」的，但是他說錯了，不過也並沒有想到改正；他勇敢地瞧着連金。她看到連金底臉是沉靜而蒼白了，他簡直不認識她了。不知爲什麼緣故，他感到可怕。

「我一點都不懂你底話。」連金低低地說，她在這里也因為遇到了她自己從來不知道的東西而感到惶恐，何紹德底聲音是這樣戰慄和嚴肅，是這樣使她吃驚；從

來沒有一個男人用這樣的聲調跟她說話。從來沒有一個男人在這個時候還會這樣優，找一個機會抱住她，這就完了。她和他在這個時候都需要這個；生活除了這個以外，也再不能有另外的意義。哦，在她看上了何紹德的一瞬間（僅僅一瞬間；）何紹德和她是多麼不能接近啊。

她皺起眉頭，傷愁地睜着他。

何紹德是用戀人底眼光解釋着一切的，連金底秀麗的傷愁的眉頭在他看來有着另一種意義；這就是：已經懂得他底話了。

「一件嚴肅的事，生活，……」他心醉了，枯草在他底手上戰慄得更厲害了：「我覺得我愛上了你，這也是嚴肅的事，或者我們並不同，」他突然停歇了他底話，因為看見連金小手在她底胸前抽搐了一下。他屏住氣。……

他於是發覺了連金底深灰的眼睛里是淡漠和殘酷。他底心碎了。

「你們井里跌死一個兵？」她用生疎的調子問，想使自已從重壓里逃脫。

「呢。」

「你也是一個兵？你說的。」

「我是一個兵；這是一個光榮的字。」何紹德突然沒來由地生氣了，脹紅了臉。

「你不上前線？」女人無意地問。

「不高興去，……楊承倫是誰？是你什麼人？」他粗暴地問，利銳地逼視着連金底臉。

於是連金生氣地回答，拖長了聲音：

「我爹。」

何紹德是這樣活生生地被擊潰了。何紹德是這樣莊重地把靈魂里最寶貴的東西赤裸裸地捧出來，而受到一個市儈女兒底蔑視，被擊潰了；何紹德是把自己底血淋淋的悲涼而熱辣的心放到地下，讓一個毫不足道的女人所踐踏，所蹂躪了。

何紹德殘酷地咬着嘴唇半閉着眼睛，向秋天底荒涼的田地奔去。

連金，就完全是她一個人，在鎮上支撐着一家雜貨店，她已經沒有一點還保留着是一個農家姑娘了；這正同他父親楊承倫已不是一個單純的地主，而是一個市儈一樣，她結識着一些土紳士，一些外地來的技術工人，和像何紹德這樣的年青的礦工。她不斷地企求着新鮮和神祕；何紹德在她眼睛里就是一個新鮮的神祕的人，然而何紹德現在却變得又傻又可怕了。他給了她一些苦痛的感覺，這正如一個人在隱約地發現了一種可怕的東西時所起的感覺一樣。他給她打開了通到生命底另一面的一扇門；這門里面是奇異的，但却又是她不敢走近或不能走近的；於是她感到了渺茫的苦惱，和突然襲來的全部生活底空虛。她些微地受了一點傷了。

然而，在回到自己底原有的生活上，回到原有的心理狀態的時候上。這一點傷是極容易被淡忘的。因為，誰也沒有理由叫這樣一個女人拋棄了現有的生活去想那些與她完全不相干的事；誰也沒有理由叫她去追尋她所從來不知道的生活。

她沒有母親（這樣的女人似乎從來不是被母親所教養大的。）她底貪慾的父親又極容易對付，就是，有幾個錢，就一切都馬虎過去了。祇僅有一次，楊承倫因為

紳士的身份（主要的原因還是昨天賭牌九的時候輸錢了，）而發怒了。他把女兒摺在房間里，面色發黑，顯現了更多的毛，在堂屋中間咆哮着。

從房間里透出了連金底軟軟的淫蕩的聲音；她求饒說：

「爹我不，我不了，爹你讓我出去；我在劉家有二百塊錢今天要去拿。……」

於是立刻，從楊承倫底尖尖的額骨上，從他底被貪慾的皺紋圍繞的灰色的小眼睛里——一直到他多毛的頸子，展開了一個猥褻的笑。他變成了這樣一個動物；他失去了自制力，慌亂地在堂屋里徘徊。用手在每一樣東西上觸一下，一面顫抖地說：

「我底煙袋呢？喂喂，我說我底煙袋，……」

從這一回起，父親再不能管束女兒了；假若拿了錢還不走開的話，他就得伺候女兒底顏色。連金，現在是到了一個女人底最好的年紀了，愉快地沉醉在自由底生活里。

何紹德在路上走着，他底面容陰沉而猶惡。突然，他被一隻有力的手從背後抓住，還沒有來得及回過頭來，頸子上已推了熱辣的一拳。

他底眼睛可怕地睜大，通過襲擊者底肩膀，他看見了遠遠站着的楊承倫，於是
他從圍着他的兩個漢子掙脫，向楊承倫奔去。

楊承倫逃跑了；何紹德重新被兩個兇惡的流氓圍着；在臉上捱了結實的一拳之
從，他被放倒在地上了。

從土坡上跑下來了年青的礦工劉黑，他舉起手燈，敲在一個流氓的頭上，從毒
打里救護了何紹德。

何紹德踉蹌在泥路上，因暴戾的憤怒而渾身顫抖。他向劉黑說：

「我要殺死楊承倫，我要離開這里了。」

「殺死他！」劉黑底眼睛里充滿着天真的興奮，不知爲什麼突然這樣同情着甚
而愛着何紹德。他底黑胸脯鼓動着，他喘息說：「殺死他……何紹德你是一個好人
，你，你走哪里去呢？」

「去死，」何紹德底被擊得青腫的眼睛微閉，「我各種生活都享受過了，但是
我……我做什麼呢？我愛上了楊承倫底女兒……但是我爲什麼不要愛一愛呢？生

活，生活！」

他底嘴唇戰抖，他底眼睛里閃耀着要活，要美麗地活的強烈的光。

「我曉得，何紹德呀！……」礦工痛苦地叫。

「你曉得，對的，我們一起要曉得，——要享受，要生活，要……」

何紹德沒有說完他底話。他感到他要炸裂；突然艱難地提起腿，向山坡上跑去
了。

何紹德就因爲和人打了架，行爲不規矩，罰了一個星期底工，在這個小礦上他要算得是最好的礦工了；他被派去管理一架抽水機。井里出了一百多噸水，公司里限制要在三天以內抽完；然而何紹德在抽了不到五十噸的時候就突然爬上礦井；他不幹了！

他起初躺在他底木床上，艱苦地沉思着，隨後躍起來，擠着在吃飯的一大羣工人，向田野跑去。

他並不明瞭他要做甚麼，他是這樣的情緒，突然看到迎着他笑嘻嘻走來的

連金的時候，就更憤怒了。

「你要做什麼？」他向連金叫，竭力壓抑着自己；他底面色是蒼白的。

連金是負荷着這樣一個使她自己發生興趣但同時又感到害怕的任務來的，她要設法使何紹德和她到離這里有五里路的一個小鎮上去，在那個小鎮上，她底父親楊承倫和一個受傷的連附在等待着。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楊承倫遇到一個向他問路的黑臉孔的連附。在他是什麼人都可以談一談的，他說：

「你同志是一個官嗎？嗯，在我們礦上也有幾個兵。」

「幾個兵？」連附皺起眉頭。

「跌死了一個哩，叫做殷連祺；」

「你說哪一個？叫什麼？」

「殷連祺，還有何紹德。」

「殷連祺是一個逃兵，逃兵，但是何紹德……」連附自己說：「何紹德，河北

人，很有知識，很勇敢，他是一個傷兵，他和我在一個醫院里，後來，……」於是他突然抬起頭，帶着一個軍人底堅定和嚴肅審視着楊承倫。

「殷連祺是何紹德介紹來的。何紹德他是一個壞蛋！」楊承倫連忙說。

「那麼我是他底長官！你能帶他來讓我看看嗎？你說話當然要負責任的！」連附說。他像所有的軍人一樣。不能讓人家隨便污蔑他這一個連里的最好的一個兵。

楊承倫被弄得氣惱了，他痛惡何紹德；現在他勢非把何紹德找來不可，何紹德掩藏一個逃兵，是至少得坐牢的。於是這件事像每一件不相干的繁瑣的事一樣，使這市僧感到興趣了。他必須不在軍官面前丟臉……但是怎麼樣找來何紹德呢？

於是他想到了她底女兒認識這礦工。

他對連金說：

「你替我把何紹德找來，找到泥崗壩好嗎？」

連金一聽到何紹德底名字，突然不高興起來了。

「我不。」她說；接着她又問：「找他做甚麼呢？」

「有事，你就說你自己找他。哀哀，好玩，你就說你自己、你自己、你自己，「父親底油滑的嘴突然感到艱難，他底多骨的手顫抖着，他口吃地說：「你不是跟他很好嗎？」

「哪個說的！」連金豎起眉毛。

「噯，你們是朋友也不行嗎？……我，我是很喜歡的；何紹德是一個很好，很聽敏的人。」

「何紹德是一個聽敏的人，……，」女人想。她底思想里滲雜着一個女人想着這一類話的時候特有的情感，何紹德在她心里投進了一個極強的影子，不管她願意不願意，這影子是暫時磨滅不掉的；而這影子現在又突然加強了，它是那麼緊緊抱着她底單純的心。她感到自己在和何紹德底簡單的關係里嘗到了一種她從來沒有嘗到過特殊的情感：一種含着她所永不能理解的嚴肅，在她說來是那麼可怕的情感，因此，在想起他來的時候，她就苦痛而傷愁（她是多麼不願意苦痛和傷愁。正如一個

人看到別人掉在泥坑里，這個人在掙扎着，但是不能跳出來，而自己又因為某種緣故不能幫助的時候，所感到的一樣。在一個這樣的女人，這種情感就會特別濃厚，因為，以她們底單純的易感心境，她們是很容易使自己相信別人是掉在深坑里的。

連金是稍微同情着何紹德的。

因此，在她父親突然向她提起何紹德來的時候，她竟然惶惑了：「何紹德，他是多麼奇怪，又可憐，……他是想我的。」她想；她底臉起初顯得在考慮一件重大的事的時候的那樣莊重，但是後來她突然又笑了。這因為「他是想我的」，於是答應了父親。

何紹德使她苦惱，但是何紹德同時又給予她那麼強烈的刺激。連金是帶着一個人去探尋神秘的或是可怕的东西的時候所帶的好奇心來找何紹德的。

她那麼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般地笑着；但是她底笑遮蔽不住她底惶惑。

「你要我去嗎？吃餅子嗎？」何紹德生氣地說，盯着她底臉：「好罷，去罷。」

「但是不要鬧出事來了啊。」女人想，望着何紹德底手，於是困惑地問：「你沒有事吧？」

「沒有；我不幹了。」何紹德抬一抬眼睛，他在連金底聲音里聽出了嚴肅，感到她這一次是對她認真起來了，於是平靜了一些，開始讓自己稍微地再愛着這女人。他們在路上走着。

「你說你當過兵。」她偶然問。

「當過兵。」他回答，嗅到了身旁女人底頭髮底香氣：他底眼睛瞥着連金底豐滿的臉，情慾開始壓迫着他，他迷亂了。

「怎麼不去打仗呢？」

「不高興打；我不歸隊。」

「不有罪嗎？」

「有，有罪，哼，鎗斃我嗎？」

他緊張地偷瞧着連金，一刻也沒有轉移開放鬆，所有的問題他現在不關心；他

祇是迷亂地想着目前的情況：他跟這女人到底是做的一些什麼呢？他不像這樣一個女人底情夫，也不能是朋友，那麼，現在這樣走着，是爲着甚麼呢？

他突然問，不看她。

「我那天說的話，你懂嗎？」

於是他聽見了低低的回答：

「不懂。」

他歎了一口氣，皺起眼睛，生氣了，粗暴地又問：

「那麼，你要我到泥崗壩去做甚麼？」

「你不去就不去就是了。」女人撅起嘴。

「要我死嗎？」何紹德繼續自己底調子，不聽女人底話：他根本沒有想到他要

走開。

連金突然揚起眼睛，吃驚地瞧着他。

「我告訴你，連金，你這樣生活着，你要當心……」他低着頭說：「我要離

開這里了；讓我們各自走開罷，各人生活各人的，那真好得多。連金，你要當心！……」

連金底眼睛里充滿着同情，她底臉變得溫柔了；她這一次聽得懂了他底話。

「這真好得多……」何紹德說，瞧入連金的臉，又昏亂了。他們走近泥崗壩了，他底腦子裏已經空洞，變得十分焦燥，彷彿老是在等待着一件不可知的東西，而這東西又老是不會到來一般；在他偶然向前面看着的時候，他看見了在山坡底竹叢下站着楊承倫，而在楊承倫旁邊，站着一個穿灰布軍衣的軍官；他底臉立刻可怕地發黑了，因為他立刻認出來，這軍官是他那一連底連附。

「好呀！」他叫，站住了；他底漂亮的嘴唇猶惡地扭曲着。

連金楞住，看看父親旁邊的連附，又看看何紹德，「糟了，……何紹德是一個犯罪的……我爹和他有仇，……我害了何紹德底命了。」她想：這個思想電一般地照明了她底頭腦，她底臉上立刻佈滿了灰白。她歪斜地站着，用拘擊的手拉撕着藍

布短衣。

她憐憫地瞧着何紹德，何紹德底臉是憤怒，痛苦和嚴肅；他狠一般地微張着嘴，把堅硬的拳頭舉在胸前。

於是，連金生平第一次感覺到了生命底嚴肅和痛苦：「何紹德就要死了；他是一個聰敏的人……」她迅速地想，一面用不靈便的手掏出一卷鈔票來。

「何紹德，你拿去，你逃走，……」

何紹德愈發憤怒，但是，當「逃走」這兩個字從連金底嘴唇里迸出來的時候，他心里底尖銳的矛盾底痛苦突然解決了。他決不逃走！

他向她手里的一卷鈔票瞥了一眼，於是一掌把它擊落在地下，隨後他向前奔了一步，用一種野蠻的力抱住了這女人，把她向胸前拉攏，又向土坡上推去。

連金呻吟了一下，用苦痛的憐憫的眼光瞧着何紹德。

何紹德在這一動作里爆炸，大步奔過山坡，向楊承倫追去。

連附沒有阻擋這一頭憤怒的獸；他祇僅跟在何紹德後面，皺起他底眉頭瞧着何

紹德底落下去的拳頭和在何紹德膝蓋底下狂喊的楊承倫。

十分鐘以後，何紹德蹣跚地向連附走來，用嚴肅的聲調顫抖地說：

「宋連附自然還認得我；我何紹德。」

何紹德被捕了。

祖父底職業

吳受方在手里玩弄着一顆大螺旋釘，站下來，看工人底女兒們篩煤渣。

吳受方今年十五歲。十五歲的少年，是已經能夠朦朧地感受到世界底愁苦和不幸；十五歲的少年，是已經在內心里疼痛着對不知甚麼東西的漠然的依戀，和跟着這依戀而來的感傷了。吳受方底對天空，對地面，對人……的每一瞥都是充滿着少年的豐富的情感的。他現在就用着這種眼光來瞧着滿身烏黑的檢煤渣的工人底女兒們。

他自己在腦子里構想着關於工人底女孩子們的故事。她們都很不幸和貧苦，像一切這樣的孩子們一樣，她們家庭里一定感覺到很苦痛，所以即使在沒有煤渣可篩的時候，也要一直捱到晚上，到吃飯的時候才回家。那個拖着鼻涕，戰慄着通紅的

嘴唇，在頰上有一條紫黑色的血痕。小女孩，她一定有一個喜歡喝酒的，脾氣不好的父親。吳受方自己底父親脾氣就非常不好，但是並不喝酒；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想着別人底爸爸的時候要加上一個「會鬧酒的」，而且構想得非常確切，就彷彿他看見那醉漢底紅眼睛一般；於是覺得自己底父親還算是好，他（父親）是一個電機工人，要比礦工們強。

煤灰從女孩子們底胸前騰起來，迷矇了潮濕的低空，她們底臉上，頭髮上，蓋滿着煤灰，她們低低地咕嚕着，沒有人能聽清楚她們在咕嚕些什麼；人是希望她們怨恨她們底命運的，然而她們竟然一點不要想到怨恨，或許她們因勞頓而疲乏麻醉了。人是想要肯定：在她們底靈魂里是有着生命底火花的！然而看上去，她們竟是這樣幼小地衰老，青春地憔悴，竟是這樣污穢和瘦瘠啊！

「她們多末可憐，」吳受方自己說，把大螺旋釘拋到空中又接着：「窮人底孩子總是可憐的，劉先生就說過：。我們工人底孩子，」當這樣想的時候，他突然覺得他：後腦上被什麼軟軟的東西擊了一下，於是掉過頭去，看見了裝着鬼臉的黑三。

黑三手里拿着一根竹桿，頂上繫着一隻死老鼠。

「龜兒子，發邪嗎……」小黑三露出烏黑的結實的一排牙齒，惡狠狠地向吳受方挑戰。這是街坊上的一個女光棍底獨子：一個大胆的小流氓。

吳受方瞪大了眼睛，瞧着兇惡的黑三。黑三居然也來欺他，這使得他很氣憤。他原是想揍黑三一頓的，但是不知爲什麼緣故抑制了勃發的好勝心，走開了。

「小流氓……」吳受方咕嚕着，他底腳踏着堅硬的泥路；他底頸子因爲畏風，縮在破舊的衣領里。他向工廠底鐵工房走去；在那里他可以找到他底叔叔，「我不然中學一年級了，爲什麼，爲什麼爸不叫上中學呢？」他想，彷彿決心要想透這一個問題，他突然在一棵光禿的桃樹旁邊站住了；揮着手：「爺爺說：祇一個孫子，得上學，願出學費。——但是出不起膳費呀！不行，不交伙食費總不行。那個女校長，聽說多和氣，大胖子，鼓眼泡，但是不出伙食費不行。爸呢，唉，又連公費生都不叫考。」

87
他於是想起來了：去年夏天，當小學畢業的時候，劉先生撫着自己底頭頂，說

是「考去吧，孩子。」並且答應給證明公費，於是爺爺，大個子，灣背的爺爺就給了五塊錢，也叫：「兒子，去吧！」但是還沒走到河邊，爸爸就追上來，把五塊錢奪去了。

想到這裏，他底脆弱的心戰慄起來了，想起爺爺底樣子，爺爺對自己說的話，他就感到心酸。「人生是多末痛苦呵。」吳受方對自己說，於是離開桃樹，開始向廠房跑起來，兩滴淚水滾落在他底胸脯上，他拚命地搖着頭，舞動手臂。

吳受方是年少的。正因為如此，剛才的那一點點回憶的刺傷，除了奔跑過後的身體底舒適的溫熱以外，沒有給他留下什麼。

他們是天津人。父親是電機工，一個憂悶，時常沒來由地發怒，每天披着塗着油污的黑大衣，在腮下生着硬鬍子的人；塊頭碩大，臉孔發黃；父親連年受着生活底虧累，身體也壞了，時常生病咳嗽，時常沉沒在呆想里。（吳受方看着這一副呆想的痠瘁的臉，是多麼難過，駭怕啊！）但是叔叔却完全跟他不同。叔叔年青，潑刺，嚇！看叔叔底那一雙膀子罷——它在爐火面前伺候着鐵，它使動鉗子全身顫抖

：叔父是一個好鐵工！

父親是在電機房里。吳受方一看見父親底黑大衣就恐慌起來，就起了一種想跑得遠一些的念头。

他奔過廣場，到叔叔那里去。那里，是紅的鮮明的火燄，響亮敲擊的鐵工們和捶着，做了三天。

吳受方默想着一把鉗子底構造。

一張老虎嘴柄子，……怎樣呢？六年級底教課書上也沒有這些。

他自己在窗台上找來一把鉗子；這就明白了：是兩邊交叉起來，中間鑽一個洞。

叔父底錘子擊在一塊燒紅的鐵上；叔父底礦石一般的烏眼睛里爆耀着紅光：他底手臂像絞扭着的粗繩索。

「嗚，你來了，」叔父翻着火，招呼吳受方。

吳受方底嘴唇動了動，安靜地站在一邊。

祖父發愁祇吃了半碗飯，到房里去了，吳受方呆呆地瞧着爺爺彎彎的背，覺得難受，因為不小心，一隻筷子從他底手里滑落到地下去了；他覺得父親在狠狠地盯着他，於是漲紅了臉，把筷子拾起來，也不措一措，就把碗里的飯划完。

父親默默地抓起黑大衣。上工去了，媽媽和姐姐在厨房里；她們不說話，也竭力不使手里的東西碰響；這樣子，當有一個粗碗偶然碰擊到鍋上去的時候，那聲音就會格外叫人難受。吳受方聽着這聲音，很惶恐；他瞧了瞧正在添第四碗飯的叔叔。

「奶呢？」叔叔問，嘲弄地揚起眼睛。

「奶，在王家打牌！」吳受方瞧着叔叔底烏亮的眼睛，透了一口氣回答。

叔叔皺起濃黑的眉頭，不響地吃着。

「來呀」，祖父在房里喚：「受方！」

吳受方推開半開的門進去，房間里很闊濶，從一張污穢的明瓦透進來一長條灰白的，淒清的光亮。走近床邊，瞧着躺在藍布被上的祖父，吳受方底頭上和肩上都落着明瓦底光；於是屋子里的光線變動了一下。

「吃完了？」祖父問，咬一咬乾枯的嘴唇。

「嗯。」

不知爲什甚緣故，吳受方感到心臟在加速地跳動。

老人把頭移了個位置，嚴厲地瞧着孫子。於是訓斥起來：「一天到晚在外邊跑，跑出個把戲來沒有？」

他底頸子痠硬地扭了一下，他底眼珠在這時候變了顏色，變成一種吳受方那麼熟悉的充滿戀愛的青色，他底聲音也突然溫暖了；他顫抖地，緩緩地說：

「替我好好唸書，唸書，曉得罷。」

他把黃銅眼鏡除下來，用一塊黑布揩它。他底太陽筋爆起着小蛇一樣的血管。

吳受方站在桌子邊上，用手指劃着桌子，不敢看祖父底臉。祖父底樣子給他喚起了一種極豐滿的哀愁和辛酸的情感，他突然想哭：他底眼角已經酸痛而濕潤了。

「唉，年月啊？」

他聽見祖父底歎息；他忍受不住了，於是喊：

「爺。」

「你爸呢？」爺爺問。

「上工去了。」

「叔叔？」

「在吃飯。」

「叫，叫他來！」

吳受方在院子里徘徊，等叔叔出來。「爺多麼可憐，爺多喜歡我……但是我，我怎麼辦呢？我一定不辜負爺底希望。」他想。他很焦灼，「怎麼叔叔還不出來？」他自己問，突然又加上說：「生活很艱難，日子一天一天過去，童年時代也就過去

，再不，再不會回來了，」他記不清楚在哪里聽說過這句話；這句話現在很適合他自己，於是他就長久地反覆地說着，使自己感到依戀和辛酸。他在小院子里來回走，把口袋里的兩個一分錢的銅板敲響着。他愈來愈焦急，敲了足足有一百下了，怎麼叔叔還不出來呢？但又不願意進房去看一看。於是在口袋里再敲，敲一下走一步：一、二、三、四、……

天空是陰着，刮着風。枯葉在枝條上急速打轉，飄落了；叔叔底臉顯得嚴肅，他低着粗黑的眉毛，跨着大步，通過院子出去了；枯葉就從他蓬着黑髮的頭頂上滑過。他沒有看見吳受方，吳受方正在又一次地自己說：「生活艱難；童年時代被摧毀了，」正在考慮着「摧毀」兩個字，也疎忽了這一瞬間。突然覺得叔父出去了，院子里是寒冷和寂寞，他就跳躍着追出去；他跑着嘴里還在嚷「摧毀」。

「摧毀——，叔叔，爺爺說什麼？」

叔叔瞧了瞧他又望着前面灰色的天空，低低地說：

「說時年不好，一家人日子難過，在外鄉漂流，」走了一步他又加上一句：「

這你全知道，受方，是不是？」

叔叔，年青的男子，他底臉，挺秀而嚴肅，他底眼睛，流回着濕潤的光。他用他底堅硬的手抓住了吳受方底。

吳受方真正地痛苦壓倒了——比方吃飯的時候那種樣子，比方晚上媽媽捱爸爸罵，淌眼淚……這一切都帶着它們慣有的異樣的暗影札在他底靈魂里了；他時常在家里要躲避一個大黑影，所以他喜歡叔叔。叔叔，年青的男子！

「我們要把日本人，把仇敵逐出去。……前途怎樣呢？」吳受方想。突然他被包圍在一種又興奮又憂鬱又駭怕的情感里了，他靠近叔叔走着，在口袋里拚命扭着兩個一分錢的銅幣。

「還有你……」叔叔說着突然又吞下去了；他充滿着愛撫凝視着吳受方。

「怎麼我怎樣，叔叔！」

「不甚麼，」叔叔回答，更緊地捏着吳受方底手。直到他感到痛。叔叔底眼睛里冒着青色的烟，他底臉像在爐子里找尋一塊鐵那時一樣充滿着嚴謹的神情。

走進鐵房，叔叔就脫了外衣，向第二號爐子走去。——副手已經把鐵燒紅了，叔叔沒頭沒腦地喝了一些開水，就動起手來。

這年青的男子底眼睛，在火底紅色的反照里閃耀着熾熱的光，閃耀着兇猛而又柔和的光。底他嘴緊閉着，是嚴肅的。吳受方想知道叔叔剛才預備說什麼，他羨慕地瞧着交互跳躍着鮮明的紅光和黯紅的影子的叔叔底嘴。

火星在砧上爆裂開來。

人三天沒有看見祖父底高大、彎曲、穿着灰大衣底影子在門口出入了。

祖父原來是每天要到號房里去替公司里抄寫東西的，但現在不去了。他躺在被窩里，發着燒：在四十度以上的高熱里說着可怕的謔語。他底黃銅眼鏡被摘下來擱在枕頭旁邊。他底眼窩是這樣地陷凹而且發青得怕人啊，臉彷彿一下子縮小了一半，它完全顯露出青黑的皺紋。他說話小鼻子翕動着，呼出污濁的氣。

吳受方胆怯地走到床邊，他剛從陰冷的田野跑回來，這小房間用一種使他不能

忍受的氣味接待了他，他看見祖父底可怕的臉，就默默地站着，彷彿在回憶一件重大的事。

祖父底眼睛無力地睜了一下。

「爺要開水？」吳受方問，感到爺可憐，他難受起來了。

老人搖搖頭。

他簡直不認得祖父了；他從來沒有覺得祖父是像今天這樣地無能，可憐；這樣渺小地被世界摒棄在這藍布被窩里。祖父一生是一個倔強的人；祖父在吳受方底童年里是一個不可少的，偉大的影子，是一個充滿光輝的影子，……吳受方被刺着，默默地淌眼淚了：他底嘴唇可愛地扭曲在一邊。

「我說，」祖父用打顫的聲音說：「你，受方，你還是讀書罷。」

「爺！」

「告訴你，過來，受方，」老人底眼睛里突然爆亮了一種兇猛的然而而是柔和的光，這使吳受方想起叔叔來：「告訴你，我在家鄉也辦過一個小礦，……我底半生

全花在那上頭，如今是全完了：你爹，你叔，如今是在別人手底下做事，受別人的氣……」他咳嗽，青紫色的血管在他底太陽穴上痙攣着：「你，你，我明年還是讓你讀書；你不要做工，讀書好些……另求上進罷。」

「爺，」吳受方閉着眼睛，用睫毛擋住淚水；他把手移到額上來，揩着。「聽見沒有，」祖父在被窩里喘氣，「給我一杯茶！」

他小心地揭開水瓶，心里想：「爺不叫我做工，叫我讀書，這樣到底哪一樣好呢？」

再過四天，清早，祖父就死了。

祖父底眼睛那樣駭人地向下陷落：祖父底嘴微張着，彷彿對這世界有一句沒有說完的話，彷彿留給自己底孩子們一種永久的責備——祖父死了！吳受方痛哭着。祖父是不能看見心愛的孫兒去上學了；吳受方自己決心再不在外面亂跑，決心用功溫習功課，好讓祖父得到安慰，但是祖父死了。吳受方再讀書安慰誰呢？再有誰會叫吳受方讀書呢！人生是多麼不幸啊，祖父是多麼叫人傷心啊，吳受方哭着。

天井里陰涼怪氣的；母雞在牆角里打盹。奶奶掏出錢來，叫他到鎮上去買香燭。吳受方埋着頭，昏昏地跑過院子，在硬硬的泥路上走着。

祖父以前在號房里替人家鈔文件，爲的是多賺幾個錢。但是祖父老了，骨頭硬了，做不來這樣的事啊：從來是倔強的，不是低三下四看人家臉色的人啊，半個月前祖父鬧氣把事辭了。噫，吳受方自己記得的，那天祖父好像特別快活，他穿着灰大衣，肩膀高高聳起微微向一邊歪斜。就在這個地方，就在吳受方現在正在走着的石灰窰旁邊，遞給他一隻柑子。

「吃罷，」他說，睜起眼睛：「你看你身上的灰，你今年也不小了。」

吳受方不馴伏地撇撇嘴，像一切被寵愛的孩子們所做的一樣，柑子水塗滿了他底嘴唇。

「你吃半個，」他送給祖父。

「不。」祖父底溫熱的大手拉着吳受方底：「再吃不下，就帶回去給姐姐罷。」吳受方不帶給姐姐，他把柑子一起吃光了。他仰起頭來，看着祖父臉上的慈祥

的鬚鬚問：

「爺，你不上工了。」

「不上了；不受人家底氣。」祖父皺起眼睛回答。

吳受方底手躺在祖父底大手里感到一種堅實同時又渺茫的感覺；「不受人家的氣；」吳受方想：「我們要永遠不受人家的氣！」

但是祖父現在真的不受人家底氣了。

祖父有時候可怕得像一隻狼，但是祖父病了，生着氣，在被窩里戰慄着，他底臉像一隻發怒的老山羊。

「北方，好啊。……」

「嗯，你們太不中用；老二，你完全是小孩子。」

「出了太陽了嗎？冬天……」

老·底乾枯的手在空中摸扒；他底小鼻頭嗅着；他底紫紅的凝住血的臉上滴着虛弱的汗。但是他扒不到北方底，冬天底太陽，終於，留下不可知的責備和生命底

憤怒 死去了。

吳受方底要讀書的希望是和祖父一同死去了。吳受方站在屍體底床前，戰慄着，淌着眼淚，吃力地思索一件事，一件重大的事。但是，他不能想得透。——不過，吳受方覺得，他自己要算是這世界上最懂得祖父底不可知的責備和憤怒的人了。

夜里，吳受方夢見祖父牽着自己底手，在黃沙飛漫的曠原上飛跑着；他們是要跑到一個地方去，一個每一個人都歡笑着，勞動着，一個充滿光明和夢想的美麗的地方。祖父底慈祥的鬍子閃耀着，他告訴他底孫子，（用那麼一種充滿青春的豐滿的聲調告訴吳受方。）他們要跑得再快一點就可以趕得上一幕準備了多少年的大戲底上演，……他們於是跑得更快了，從豺狼底頭上跨過去，聽見了柔和的遠遠的鹿鳴。吳受方自己是變成一個英俊的少年人了：哦！那激動所有的生命的戲，哦，那美麗的，光明的大街，汽車，電車，空中火車跑着，人們歡笑着的大街：哦，那長髮辮上繫着紅絨繩的眼睛明亮而羞怯的少女。……這女孩子是在惆悵着，因為，爲什麼，吳受方到這時候還不來呢？

於是，吳受方，全身充滿矜持的光輝……來到這美麗的地方了。他是比神話里的騎士還要美，比小說里的青年主人公還要叫人感動；比中國底薛仁貴還要勇敢，還要更多一些悲苦的經歷。

祖父去看戲去了。但是吳受方不想要看戲：他和他底女朋友攙着手，在明亮的大街上去着；他們吃着巧克力糖、棕色的，軟軟的糖。……

突然醒來了，女孩子，糖，明亮的街，全沒有了。而且連祖父也永遠沒有了。他重新閉上眼睛，想繼續美麗的夢，但是不成。他底身上冒着冷汗。他看見窗子已經發白了。他並且聽見父親底在地板上走動的冬冬的脚步聲。

父親彷彿整夜都沒有睡，他底眼睛腫脹地，惺忪地張大着，頭髮是蓬亂的。他底發胖的身軀每走一步，就使壁上的小櫃子簌簌地顫抖。他彷彿有着無底的怨恨，他彷彿要把地面踩陷下去，或是踩成一個坑，使自已陷到地里去。

他看着吳受方底睜着的眼睛，便說：

「告訴你受方，下回少跟叔叔在一起瞎扯；他有他底事。聽見沒有？」

吳受方驚愕地，悲傷地偷偷瞧着父親：他底黑大衣正從他肩上滑落下來，他避住它，他底臉孔發黑。

吳受方是多麼駭怕，多麼難過啊；這家庭是最不幸的家庭，祖父死了，爹跟叔吵了架。

下午，放工的時候，父親自己揹着半袋麵粉，搖搖幌幌地艱難地走着，他底眼睛一樣閃着痛苦的，惺忪的光，叔叔招呼他，他祇冷淡地回答；現在叔叔不回來吃飯了。

叔叔使力地揮動鐵錘，他底突出的額腦，在紅色的火光里幌動，他底眼睛里是兇猛的，幸福的光。吳受方喜歡叔叔，喜歡火花，和不停歇的敲擊，喜歡年青，「我要是有二十歲就好了，」他想。

他不再滿山跑，在路上大聲唱歌了，他在讀一本書；他要用這來紀念祖父，他用白鐵皮做一個框子，貼着祖父底小照片：「爺爺，我讀書了；不進學校也可以讀書的！」在他望着照片的時候他就大聲地說，有一次他哭泣起來，想起爺爺，厲害

地哭泣了。他底眼淚潮濕了書本。

「我們會要到一個光明的地方去的，光明的地方！」他底滿溢着淚水的燦爛的眼睛說：「當想到夢里的那個和自己牽着手走路的，有繫着紅絨繩的黑髮辮的女孩子的時候，他底臉上就充滿着夢幻和羞怯；他幸福地笑了。」

吳受方還是每天要到鐵工場去，有一次，已經很晚了，他還是不願意回家。下工的時候，叔叔扣好衣服，招喚他，他才把他底眼睛從紅色的爐火移開。

他們一齊離開那灰屋子，讓田野的冷風撲着，向家里去。

叔叔彷彿有些異樣，他站住了說：

「你跟我去吃飯罷。」

「回去吃，叔。」

「不要。」

103

青年的男子在風里屹立着。天黑下來了，工場底電燈在冰冷的空氣里閃耀，他站了一下，把手從衣袋里拿出來揮着解決說：

「你跟我去吃飯，吃了飯一路回家。」

「爸跟你吵了架？」吳受方問。

「沒有。」叔叔回答，隔了一下又加上說：「爺死了，家里境况不好，我所以搬出來住，曉得罷。」

「曉得。」

「爺死了，想他罷。」

吳受方望一盞電燈，生活底寂寞和愁苦襲擊着他底少年的心。他眼睛又濕了。

「爺在河北也辦過一個小鎮……哪曉得生生地給別人拚倒了，叫他到這里來跟人家鈔寫東西，真是磨折他，……你曉得罷，爺很愛你？」鐵工說，狠狠地用手揮着冰冷的空氣；「我們生活太苦了，這樣總不行的！」

吃過飯，他們一齊向家里走去。

「這一來，吳受方，你讀不成書了；那嗎，閉在家里也不成，要幫爹做事，掙幾個錢。」鐵工跨着大步，在田野吹來的風里噓着氣。一個籠滿蒸汽的火車頭在

路軌上徘徊，把叔叔和吳受方隔開了，燈光美麗地染着水汽底渦圈，風把路上的煤火揮在草叢里又播弄它。吳受方和叔叔在黑暗的通路上又重新挨在一起。

「叔，我們底生活會好起來嗎？」吳受方膽怯地，聲音顫抖地問。

「會。」鐵工底充滿確信的有力的聲音回答：他問：「你想學鐵匠嗎？」

「怕爸不准。」

「你敢不敢，要擦得手心流血的……」

吳受方默着，在黑暗里狠狠地擦着手心。

「我說你還是弄文雅一點的罷。」

他們到家了，叔叔沒有玩一下，也沒有跟父親談兩句就要走，奶奶那兩天沒打牌了，這會在房里哭哩。叔叔聽見奶奶哭就皺着眉，吳受方開門，送叔叔出來。

「吳受方，我說的是真話，」鐵工站下來，撫着吳受方底頭。他底眼睛里是濕潤的，柔和的光；把頭俯向吳受方，他低低地說：「幹罷，會好的！」接着又搖了搖頭，加上說：「要苦一輩子哩……」

吳受方感到叔叔底眼珠要滴在自己底額上，而且燙着自己底額。於是更緊地依在叔叔底強壯的手臂上。

叔叔突然丟開他，向燈火跑去了。

冷風吹着吳受方底軟軟的頭髮，滑向他底頸子里去，吳受方感覺着冷了，但是他底心臟却在溫熱地跳躍着。

吳受方開始上工了，上午八點到十二點，下午一點到五點，這全是爸爸說好的，當爸爸告訴吳受方這件事的時候，吳受方不知爲什麼緣故紅了臉；但是他立刻勇敢地答應了。

像一切這樣的孩子一樣，他默默地準備着擔起那擲到他肩上來而且隨着年齡的增長而加重的擔子了。這擔子到底是怎樣的；人生底苦重的負荷到底是怎樣的，吳受方還不能夠十分清楚。但是他是被劇烈地興奮了，他底少年的情感炸裂了。他望着祖父底照片，又一次地哭泣着，厲害地哭泣着。

他跟在父親底黑大衣後面，走近那個號房，戰慄着，四肢變得僵硬。做些什麼呢？他用乞憐的眼睛望着父親。

哦！吳受方明白的：做爺爺底事；就在這個號房里，像爺爺一樣寫——字，吳受方是寫得並不壞的。

他怎樣坐在高高的板凳上，他底週圍那些穿藍布衣的工人說些甚麼，（彷彿說：「噢，一個小鬼！」）他怎樣翻開那一大疊「外工日報表」，他全不記得了；他現在是寫第二個名字在簿子上了。

「楊海清。」

還是寫得歪，寫得一點也不好。他決心要把第二個名字寫得好一點，於是翻着簿子，偷偷地看前面是怎麼寫的，——呀，還忘了填「加工」「罰工」——他於是照着寫：

「加工一個半。」

他底心跳得好響啊，嗯，吳受方認得的，大簿子頂前面是祖父底字！

「爺，我在做你底事了，……」他自己說，一面惶急地看看周圍。他真想跑出去大哭一場，寫這些多討厭呵；這些跟少年的瑰奇的幻想是多末不相干啊，做鐵匠，擦破手心，比這要強多了，真的，二十幾歲就可以像叔叔那樣了，——而這樣寫，會成一個駝子的，像祖父那樣。

他發覺一個胖工人在看着他，於是便驚慌地又寫起來，他底臉漲紅，淚水燒灼着他底眼睛。

這時候，父親是在電機旁邊徘徊；叔叔揮着大鐵錘；媽媽洗菜，奶奶打牌，姐姐洗衣服……」在鎮定下來的時候他對自己說：「我在寫外工日報表，我們一家人，……還有爺爺埋在地下。」

吳受方不再在外面跑了；他畢竟也不能爲紀念祖父而讀書。他要像每一個担着生活底重荷的大人一樣，每天去上工。

星期日下午，他把頭髮也剃光了。從鎮上跑出來摸摸光頭，心里感到酸痛，小

黑三在後面用橘子皮擲他，他也不理會。

他向工廠底方向跑

黑色子孫之一

金承德經跟洗煤工人底工頭打了架，被煉焦廠開除了。

他去找石二。他期望在礦上能夠暫時找到一點事，當他沿着十幾里的運煤路走到礦廠的時候，天已經挨晚了。從初夏的夜晚底薄暗的曠野走進工廠區，被輝煌的燈火照射着，他突然給一種沒來由的喜悅之感所淹沒，在那個山坳里，就是，在那個煉焦廠里蹲了一個多月，他是多麼感到受氣和不愜意啊。那里是烏暗的，晚上沒有電燈，從焦爐里透出來的黯紅的火苗祇是叫人感到胸口沉重，而這裏，是燈火，是燦爛與活潑；那里是受氣的，比方，不敬工頭一隻煙他就不高興你，來跟你出花

頭了；但是這裏——這裏是怎樣呢？「這是一個大礦，總要好些的。」他想，一面把頭歪到左肩上去，擦着頰上的癢。當他遇着一個高個子的礦工的時候，他就走上去，竭力和氣地問：

「請問你老哥，石二，石工頭他在哪里？」

高個子礦工沒有即刻回答，他把礦燈換一個手，他底烏黑的臉顯然有着一種疲倦的不耐煩的神情。他俯下頭來用幽暗的眼睛瞧着金承德淡淡地：

「不曉得。」

「不曉得，拿你媽底臭架子！」金承德一連雲着眼睛，望着蹣跚走下土坡去的礦工的背影在心里罵；他被礦工底回答弄得很惶急，但是在罵過之後，就又平靜了。「到處都是鬼，天下烏鴉一般黑，」他想。通過一些煤渣路，他歪歪倒倒地繼續朝前走。廠房前的電燈照見了他底蓬亂的頭髮和污穢的顯現着不安的臉。

他找到工人宿舍里。石二不在，石二上晚工還沒有回。於是他又跑下山坡，穿過了工廠，來到礦洞前面。

他坐在一塊石頭上，等待着。起初，他向礦洞裏張望，閃爍着惶急的眼睛，但是逐漸地，他底頸子酸痛地彎曲下來了，（早上，這裏曾經捱過工頭底一木棍，）從他底臉上，那種卑怯的，虛弱的光采消失了。他必須等到十幾點鐘，現在才九點不到。

「遭了，一踢都完帳了。我底脾氣不好，我又偷懶。」他對自己咕嚕，用長長的髒指甲搔着左頰。他在眼睛矇矓地瞧向燈光被水氣所迷胡的礦洞里去。「要挖煤，要……我是做不來的。憑良心說，我討厭這一行。要是回湖南去，去種地就好了。要是日本人給打跑了就好了。現在，要吃飯，就不得不受別人冤氣。我不，不再偷人東西了。」他突然說出來，於是驚訝地。睜大眼睛，楞住了。立刻，他彷彿感受到屈辱似地替自己辯着：「不，不，哪個叫何傳梓叫他不借給我錢呀。他是一個吝鬼，他這個吝鬼！」

他罵着，憤怒地捏起拳向空中擊去。以後，他就疲倦地垂着頭，他底身體被疲乏吃成一個空洞的殼了。

石二是一個健壯的人，一個每一瞬間，每一個地方找尋着自己，因而苦惱的人，礦燈在他手里綠燦燦地閃耀着，映顯他底在鬍鬚里突出的囑強下顎。他底腿每走一步要顫抖一下，他是被苦重的工作所麻痺，所摧毀了。

「那麼，你是要來挖煤？」

金承德在臉上感到石二底眼光，覺得不自在，他用鼻音低低地回答：

「有甚麼法子呢。那邊我不幹了。我不幹了，活受冤氣，……」

他底眼睛眯眯着，瞧着卸煤台上面的一盞光亮的電燈。電光使夏夜底空氣溫柔，在他眼睛里閃爍着紅光。

石二皺着額頭，沉思着，過後用手狠狠地搔着頭髮問：

「你家里有信來？」

「沒有，」金承德抬一抬手，向石二望一眼，又不滿地加上說：「廩婆娘呀，都死光了。」

「唔。你家，它讓日本人佔了，」石二說。

金承德突然聳起肩膀睜大眼睛嚷：

「你怎麼知道？」

「看報的，你最近寄錢回去沒有？」

金承德露出要哭的神情，扭曲着嘴唇。他不曉得回答什麼好。於是他撒謊了：

他底聲音給他弄得弱而酸苦：

「寄了五十塊錢。但是這一來收不到了，」他歎了一口氣，彷彿惋惜着錢不能收到。

走下土坡，通過廠房底煤屑路，他們在水塘旁邊的小路上走着。水塘映着廠房底電光。茂盛的水草里，蛙鼓噪着。渴望着氣候底炎熱。電桿底綠光從玻璃窗里強烈地迸射出來，使人影在猶惡而美麗的光焰里顯現。熔化的鐵發出嘶嘶的聲音。礦燈在石二腿旁邊亮着；石二底步子是踉蹌而苦痛的，他底粗大的腳踏倒着芳香的長草。宿舍臨近了，到宿舍門口的時候，石二才低低地說了一句：

「這裡，很苦，哪里都一樣的苦！」

「不要緊的，我曉得！」金承德慌忙地回答。

在木板床底破棉絮上坐下了，石二跟他底女人說。

「飯好了嗎？拿來拿來！」

瘦小的女人貧弱地在電光底下走動着，彷彿一個饑餓的老鼠，她悄悄地，似乎怕觸壞什麼東西一般地移動着飯碗。隔壁房間里傳來一隻用酸酸的嗓子唱着的有着依戀的調子的歌，因為唱歌的人竭力想使自己底聲音傳達出內心的渺茫的依戀，拙劣的嗓子就提得更尖銳，這尖銳簡直有點叫人忍不住。

金承德吐着痰，難受起來了。

「好了，我底家丟了，還是你好，石二——抽一隻。」

石二幾乎使人不覺察地搖了搖頭，接過來金承德遞給他的香煙。

「打點酒來行不行？」金承德閃着黃色的大牙齒，他底臉上飄浮着那種担心着自己會捱罵的無力的，有幾分阿諛的笑。

石二點了點頭。

隔壁房里又哭泣地唱起來了，金承德扭着頸子悲苦地說：

「哪一天不受苦就好了。有瓶沒有，我去打酒，」他突然用一種高亢的，想擺脫什麼的聲調叫，於是跑出彌漫着辣味的煙霧的房間，躍下溫暖的山坡，打酒去了。

石二喝着酒，讓酒燃燒着血液。他底牙齒在第四杯酒下肚的時候戰慄着，他固執地擺着手，朦朧地說：

「過着日子，比畜性還不如，你願意嗎？你還不改一改脾氣嗎？你要認真一點過活，認真一點，不要鬼混。……」

「我真的認真呀，」金承德粗暴地叫，一直瞧到石二底眼睛里去，在那里看見了一點不尋常的東西，一點激動的，強烈地愛着的濡濕的光輝。他感到不可思議。迷亂了，石二底固執而苦惱的激情傳染了他。

「今天，吳家的那個鴉片鬼跑了。丟下一個四歲的小兒子逃走了，」石二繼續說，撫摸着濕潤的多毛的胸脯，「他爲什麼不逃走呢？他該了一屁股兩肋擺的債；他

一天要吃幾塊錢的烟，他賭錢，這些土財主，」他繃緊嘴，他底眼睛皺起，「他把家產蕩光了。地皮，山頭，房子全賣了；他底老婆跟人跑了。你不曉得罷，他底堂房哥哥，那個討厭的東西賣鴉片，今天他就去討煙吃，他們就問他要錢，綑起來打他。……我上工去的時候遇着他，他低着頭，拖着一雙爛鞋子，是呀，他那樣低着頭，好像很難受，但是怪誰呢？——比方，一不小心，在井里燒死了，怪哪個呢？

——你知道罷，怪哪個？」

「你又說怪日本是不是？他怎麼逃走呢？你喝酒。」金承德認真地說。

「把人弄得比畜牲還不如——這不是怪日本人的問題。日本人也有享福的，也有受苦的，被壓迫的……」

「你說呀！」金承德焦急地叫。

「說什麼，哦，他逃走了就是了！不曉得逃到哪里去了。他底堂房哥哥把他底一口櫥，一些東西都搬去抵債，他底小兒子餓了一天了。」石二把最後一句話放得特別低，說完了，用力地抽了一大口烟。他底粗黑的手在胸脯底堅硬的肌肉上撫摸

着，彷彿撫着裏面的某一種東西，使它安靜一般。

「不是人不是人！」金承德粗蠢地叫。

石二帶着一種嚴肅的表情瞧着金承德底漲紅的臉，他突然問：

「煉焦廠你幹甚麼不幹了？」

金承德彷彿被這聲音剝去了一切遮掩，變得赤裸裸了一般，他毫不思索地回

答：

「我偷了十塊錢。」

於是，瞧着石二底閃耀的眼睛，他又加上說：

「他們分紅不分我的，他們欺我外鄉人。」

他聽着自己底聲音在昏黯的燈光底下撞響着，顫抖了起來。他吃驚地瞧着石二底紫色的咬緊的嘴，感到這嘴是在咬着他底心，使它流血。「石二是一個好人，我是向他說的！」他自己講，突然想到信息全無的家，啜泣了，他並沒有多少悲傷，不過覺得受了什麼人的欺，需要哭泣一下才好。

金承德沒有下井，因為他對礦井感到一些害怕。他被石二介紹給一個矮小的，翹着尖尖的鬍鬚的工頭，在卸煤台底旋轉車旁工作着。他是一個慣會欺騙自己，時常感到內心底虛弱的人，因此，最重要的，就是麻痺自己，從而迷失。他很願意沉沒在生活底污濁的泥河里，再沉下去一點就更好；讓自己被淹沒，躲在陰暗里，享受着可憐的各種滿足。在他：滿足是什麼地方都有的，就像撒落在軌道旁邊的閃着烏黑的光的礦石一樣，所以，石二，石二底自尋苦惱，在他是覺得不可思議的。

他在旋轉車台底欄杆旁邊坐着，把襤褸的衣服剝下去，在有些熱辣底太陽下晒着肩膀，和沾污着煤屑的發着黃光的胸脯。他底呼吸很平穩，把背脊依在一根木柱子上，在初夏的昏昏和內心活動底貧乏里，幾乎睡着了；待到一個硬硬的腳踢到他肩膀上來時，他才迷糊地咕嚕着，抬起頭來。

「車子來了，要下煤了。」

他慌張地站起來，怯弱而昏聩地笑着。絞車壓着鐵軌發着轟震大響，被推到車台上來了。那個剛才說話的高個子工人，敏捷地揚起手，捲一捲袖子，從推絞車的朋友嘴里摘下半截香煙來，於是帶着一個頑皮和善的微笑，貪婪地吸着，一面用手把着弧形的鐵條。

圓籠子轉動着，絞車里的煤倒下去，落到斗車里去了，煤屑在悒悶的空氣里飛騰着，鐵條碰出單調的聲音。

「滿了呀，狗娘養的！——換一個，快，」底下叫。

「狗娘養的，罵得好！」金承德點着頭，貪饞地笑着，望着大個子嘴唇上的在冒烟的煙尾巴。

絞車繼續地來，於是，再沒有一秒鐘可以歇息了。人被沉重的忙碌所吞沒了，金承德底眼睛前面閃動着大個子底長長地張開的手；他彷彿覺得這手要把他拖住。

當絞車都推回礦洞里去的時候，大個子搓着手，醒着鼻子，跟金承德說：

「老哥，放機警點，剛才要是車子來了，你還在睡，……給管工看見了不大

好。」

「這些狗娘養的管工，」金承德小聲罵，於是突然意識到罵這話不適當，漲紅了臉酸酸地說：「不錯，你說的對！」一面在心思：「你像行的很哩，你是什麼東西！」

大個子走到一塊石頭上，坐下來。他底膝蓋幾乎觸着了下顎，用手擦着臉，他問金承德：

「你以前在哪里幹活？」

金承德用手指了指坡底下的冒着火苗的焦炭爐說：

「在興德灣焦廠。」

「那里好！」大個子伸直腰，打了一個呵欠：「我有一個兄弟在那里，呵——呵——」

「你兄弟是那個？」

「何傳梓。洗煤工呀！——你認得？」

「嗯，」金承德慌了，艱窘地縮着頭，他想：「他該不會曉得罷。」——這雜種像是曉得哩，十塊錢，」於是他突然吃力地叫：

「煤來了，來了。」

接着又放低了嗓子回答：

「何傳梓是你弟弟，是哩，我和他不大熟。」在煤車帶着大聲滾近來的時候他又補上說「他是洗煤工，我是雜工。」

於是他胆怯地閃着眼睛，從眼睛里盯着大個子。大個子走向圓輪底另一面，向他射了一眼，他趕忙把眼睛避開去，一面在心里說：

「乖乖，厲害哩，狗東西！」

「下了，金承德笑嘻嘻地走向大個子何連旁邊去，用小聲說：

「老哥，我們喝一杯去。去！」

何連底臉呈現着快活而和善的紫紅色。他點了點頭。不知爲什麼緣故，金承德突然覺得輕鬆起來了。他把頭偏在一邊，低低地哼着連自己也不明瞭是什麼意思

的歌：

「那一天晚上，

我底房里有紅光：臘燭亮光……」

大個子灣一灣腰，搔着頸子問：

「那一天晚上你娶老婆嗎？」

他得意地繼續唱，沒有回答。山坡上，下工的工人擁擠着，向明亮而柔和的空氣裏跑，彷彿有什麼東西在等待着他們。風吹來快成熟的麥子底暖暖的香味。人們聒噪着，被什麼慾望所驅使，想唱歌……但是有人在焦爐那里打起架來了，於是平靜被打碎了。被興奮弄得更疲倦的人們垂着頭，散開在小路上走着。

金承德在人羣後面發現了石二，他不願意自己也被壓着，弄得不快活，便高聲地向石二叫：

「石二，二哥！」

石二靜靜地走近來，臉上沉思的表情沒有消失，他問：

「什麼事？」

「喝一杯去？」

「哦，你一個人嗎？」

「還有，還有他，」金承德指了指站在不遠的旁邊的何連，石二向何連瞋着，於是閃耀着眼睛；這眼睛是困惱的。

紫紅色在何連底開朗的臉上消失了，剩下的是陰鬱和多少帶着一些和善的惱怒。爲了一間房子，石二和何連爭吵過。但真正使他們關係疎淡的原因似乎遠不在這里。主要的是，何連很知道一點東西，而石二覺得：「他祇是有知識，知道，但是他不關心；他爲什麼過活着，一天到晚好像什麼事也沒有呢？」

在石二看來，真正理解一切並且感受着它的人，他一定是嚴肅的，並且因爲在內心鬥爭着，是苦惱的；而他所得到的快樂，是庸俗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但他在猶豫了一下之後，畢竟跟金承德一起去了。

「我要曉得清楚他，他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傢伙！」他想，一面嫉嫉地瞧着走

在前面的何連底高大的強壯的軀體。

幾分鐘以後，他們坐在低矮的，昏闇的小酒店里了，何連高高地翹起一隻腿，他底，惑已經平靜了，他彷彿並不在思想什麼，他之所以久久地凝視着田野的蔚藍的遠方，和山峯上的金紅而柔和的晚霞，祇是因為那黃昏太可愛的緣故。他皺起嘴，低低地吹簫着，然而石二却因為對方那樣地輕視自己底敵人而惱怒起來了；他搖着上身，嗓子乾枯而尖銳地叫：

「何連，喂！」

何連扭回頭來，皺起眉頭，帶着一種和善而又陰鬱的微微的嘲弄瞧着石二。

「作什麼呀？」他說。

「你誤會了我！」石二苦痛地說，但同時感到這不是他所要說的。他倔強而又惶急地閃着前額，眼光掃過何連底黑色的臉，於是注視着在金承德手里玩弄着的礦燈，這一來，他平靜了；換了一種聲調，他開始說：

「那間房子，因為我有家眷，公司里，……」

「你不要說公司罷！」何連更緊地皺起眉，他底臉更黑了：微笑從他嘴角上消失了。

石二驚愕地瞧了他一眼。

「當然我不是拿公司來袒護我自己：事實上，我有家眷，真叫我苦痛，」石二說，嚥了一口口水。他突然從「苦痛」這兩個字抓着了一種情感，於是他覺得一切都建立到一個基礎上去了。他用手撫着喉頭，低低地，溫和地問：

「你覺得這里生活如何？」

「這個酒攪水的呀，老板！」何連從酒杯仰起鼻子來，突然叫：於是金承德也粗暴地叫起來了：他正因為一切沒有他所想像的那樣如意而惶惑着。

被打碎了情緒的石二，正如被打碎了古磁瓶的珠寶掬客一般憤怒了。

一個大頭的飛虻在昏闇的空氣里營營地唱着，繞着圓圈飛舞，彷彿說：「天氣熱起來就好了 就要熱起來了！」

矮屋頂上開始燃着一盞油燈，爐灶裏的和別的什麼地方來的烟霧昏迷着它，它

自己也冒出濃濁的烟霧，白晝在曠野上熄滅了；初夏底多麼美好的晚上來到了。

在屋角里的一張桌子上，有人用法弱的，朦朧的聲音低低地談着。石二俯頭在乾了的酒杯上，聽見了這樣兩句話：

「我：晚上要吃四塊錢鴉片。」

「鴉片吃不起了，怎麼好呢？在去年子。……」他猝然抬起頭來，向屋角底暗影里投了悲憤的一瞥，於是用堅硬的聲音問金承德：

「你也不要吃鴉片，你吃？」

「不，不，我，……」金承德口吃地說，驚愕地瞧着石二嘴角上的翹起的幾根硬硬的長鬚；他好久地瞧着，那硬鬚鬚，神經，地戰慄。

事實上他並沒有抽鴉片，他甚至敢担保他自己連吃鴉片的念頭也不曾有過。他現在所想的祇是女人，……但是他怎麼突然害怕起石二來了，那鬚鬚在他眼里擴大，甚至石二底全體都變成那麼幾根鬚鬚，在他眼睛里苦惱而憤怒地戰慄着。

他困惑，卑屈地笑了，但是因為這笑而混身發燒，他也惱怒了。

他瞧着何連。

何連靜靜地俯着他底繞着細細的黑色皺紋的前額，並不看石二，開始說：

「老兄，我很知道你。」

「你知道我？」石二叫，彷彿對方底話是一根刺。

「唔，」何連把手罩在桌子上，他底長而污穢的頭髮在這一瞬間披下來，拂着他底前額。他並不把他推上去，祇是把頸子搖幌着；於是頭髮完全散下來了。他低低地但是堅定地說：「人生就是這麼樣一個東西；苦痛連着苦痛，比方，在你想着什麼，也許是想着將來罷——在你回家去的時候，你底老婆突然難受地和你說，米吃完了，於是你剛才所想的一切，一切快樂和希望，就散了，我們被壓迫着，因為要吃飯，整個的社會構造是這麼壞！」

「我底老婆！……」石二尖銳地叫，他是被這裏被傷害着了，但是他不承認，他不承認有什麼東西能摧毀他底對於未來的希望！

「我不會誤會你呀！你很好，」何連繼續說：他底眼睛在披散的頭髮下閃耀，他

開始把頭髮拂上去，使黑色的額和明亮的眼睛完全映着燈光：「我早都忘記那間房子底事了，我單身一個人，哪里都是一個窩，祇是你老是對我那樣看着，那樣：……」

石二瞧着對方，他嫉妒着，咬着牙齒，把手掌在桌面上狠狠地推過去，使桌子發出令人難受的聲音。

「你快活真好！」他困難地說。

「悶着總不好的……」何連突然清朗地笑了。

「哦，你以前在那里？……」

「也作礦。」

「那你爲什麼不下井？」在石二看來，作礦而不下井，簡直是侮辱。

「因爲病了一場，底下空氣不好，隔幾天我就要下去了。」

「你底領班是誰？」

「吳老大。」

「他有三個老婆哩：狗種！吃人肉的！」石二叫。

「但是我一個老婆也沒有。」何連快活地說，把酒杯裏的酒一下子喝乾：「我真想有一個婆娘。你有嗎？」他問金承德。

「沒有帶出來，要給日本人生孩子了，那才好！」金承德說，嘴角上浮起一個猥褻的笑容，擠着眼睛；因為從長久的被冷淡里回復過來，他活潑起來了。

「當然，何連，你要知道，我是在計算着，我們哪一天會報仇的。你想我們有一天會快活嗎？報仇！」石二把重重的拳頭擊在桌面上：「你看看吧，我一件衣服也做不起，我底老婆穿着破褲子，她才二十四歲呀，我們底孩子沒有飯吃，日本鬼把我們趕出了家。而現在……」

「我們底兒子就不像爸爸們了，」何連站起來，用小腿推開板凳，他的頭幾乎觸着了屋頂。「他們不會。」老爺，讓我做工罷，給我吃飯罷。」那樣了。好的，給我半包強盜烟！」他揮着手，向店老板說。

他們走出來，走在微風吹皺着麥浪的田間小路上。燈火在山谷里燦爛着，發電

機送來清新的 強力的顫抖聲。一個農家女人在山坡上喚着撒野的孩子。鐵匠舖底茅棚里，紅而灼熱的鐵被捶彎了。

「我後天就下井了。」何連說，一面吹着口哨。微風吻着他底唇，躍到他底肺里去，生命和力，在年青的礦工底體內洋溢了。

金承德仰着頭瞧着有一顆着紅色的光環的大星，「他們說的是些什麼？自己嚇自己！——我也要下井！」他對自己說，於是伸開大手掌攀住石二底堅硬的肩膀。氣喘的喊：

「我也下井！」

石二掉過頭來。他底臉上呈顯着清新的喜悅；他點了點頭，彷彿不願意用說話來破壞他底心境。最後，他歎了一口氣。

「你曉得十五初一他們要敬山王菩薩嗎？」他問何連。

「河南人不。」

「我就是湖南礦工！我；要反對的！」他說，深深地吸了滿肺含着麥香的風，仰

起頭，瞧向有着黃紅色的光環的大星。

三

當他底女人用怯生生的眼光瞧着他，低低地彷彿怕觸壞一個脆弱的東西（整個的生活就是建築在這個脆弱基礎上的）似地向他說：「你明天天借、……借二十塊錢來，來行嗎？」的時候，他垂下了他底沾滿了煤屑的頭；想起要去向那個惡毒的領班乞憐，說好話，他憤怒了。

「怎麼樣呢？……」他漲紅了臉叫。

女人瞪大了眼睛，悲苦扭曲了他底發青的嘴唇。幾乎要從地面上跳起來一般地向前走了一步，用她底骨棱棱的手向空中抓了一下。

「問你，問你，問你自己！……」

於是她像走近了一個可怕的東西似地，連忙向後推，依靠在塗着臭虫底血跡和泥污的牆壁上。

石二抑壓着自己；不看女人，他跟踉地向床邊走去。

「她才二十四歲！」他自己說，憐惜地瞧了女人一眼：「這不是做夢，假使穿起綢旗袍來，她也可以呼喚聽差的，但是，誰叫她底丈夫是一個四十塊錢一個月的礦工呢？誰叫她呢！」於是他立刻揮着手，彷彿不願意再想這個了，憂愁地，用陰鬱的眼光環顧着狹窄得可憐的房間。這房子的牆壁是如此薄弱，就要有一陣比較大的風，它是就會被吹倒的；而這房子裏所有的破爛不堪的東西，祇要有十五塊錢，就可以統統買光了。

「好呀，好極了！」他戰慄着，蹣跚地向門口走去；在走過女人身邊時，他又瞧了她一眼，他覺得她竟是這般渺小可憐！——他愛她嗎？但是金錢是不會和他們講戀愛的，在人被壓潰，變成野獸的時候，愛是完全不會有的，祇有那比愛更強猛更熱辣的，祇有那燃燒！

他載荷了這重壓，幌搖着肩膀，向門外躍去；想不到步履竟是如此艱難，他底頭簡直要炸裂了。

「我一下就回來。」他望着門外漆黑的天空說。

「你要累了。」女人低低地說：「十一點多還哪里走？」

石二沒有回答，走出門來了。一陣風擁抱着他，掀起他底破爛的衣角。他在山坡上站住。他底眼睛眺望着工廠底美麗的燈火，和在燈火下面捲滾着的，白色的水氣，水氣發出嘶嘶的聲音從過窄的鉛管里擠出來，彷彿一頭溫柔的大獸一般在空場上爬行着。

他沒有想到要到哪里去，但是他朝坡下走了，把住宅區底小孩底啼哭，女人底鼻音的咒罵，和醉漢底迷糊的叫喊留在腦後，通過那埋着死了的工人的墳場走着。借着遠遠映來的電燈底蒼白的微光，他無意識地辨認着一個墳堆前面的木牌上所寫的名字。然後又繼續朝坡下走，但在走近路邊上的一切墳里最小的一面時，他楞住了；「這是老頭子，老頭子吳東，多麼可憐，他天天喊：你們救救我一家呀，上醫院呀，但是誰也救不了他。——噢，他底坟上怎麼沒有木牌，四塊板板，怕，怕，爛了罷？」他自言自語地說了出來，於是一種漠然的恐怖壓伏了他了，他底背着

寒涼。最傷心的是同類屍體！然而這里還不祇僅是傷心：……實際上，傷心的這
一種情感在礦工們已差不多是沒有了；生命被麻痺了，那麼，就變成絕望的，非人
性的恐怖！

他再向下走，感到自己是被一種看不見的東西所包裹住了。在一條石板路上徘徊好久，他才鎮定了自己。正在這時候，一個歪歪倒倒的樣子向他撞過來。他立刻認識了，他喚：

「金承德！」

金承德向黑暗裏辨認着，嗅鼻子。

「石二是你，我當是鬼哩？」他朦朧地說；他底聲音是重濁的。

「上哪里去了的，半夜三更？」

「何家壩呀，」金承德帶着猥褻的鼻音沙沙地說，又怪異地笑了一聲，何家壩有的是酒店，烟館，和賣淫的女人。

「去做甚麼呢？」

「割肉，」金承德更污穢地笑了。

「割肉怎麼呢？」石二惱怒地問。

「就是這麼個樣，」他做了一個猥褻的姿勢，同時用左手醜了一下鼻子。石二看出來，他是赤着膊的，破衣服搭在肩膀上。

「化了多少錢？」石二盤問。

「十元。不多。三等貨就要五元。蠻嫩的貨，騷貨，像母馬一樣哩。」

「你發，你發昏嗎？」

「都在那里哩，賭錢也好，鴉片也好。……不然，就發悶啊。你去看罷，包管滿意：無毒無搶。何連也在哩。」

「哦！」石二彷彿被敲擊了一下，他是深深地感到自己底嚴重的苦痛和孤獨了。

「哦，要報仇的！」他喃喃着。

他同金承德一齊向坡上走，金承德昏昏地唱着：

「那天晚上。」

我底房里有紅光，……亮……光光……」

他突然問：

「你在井里做事，滿意嗎？」

「滿意。」

「胡說，你聽了我底話沒有？」他又憤怒起來了。

「聽了呀！」金承德粗蠢地叫。

「你記得你底老婆，你底家嗎？」

「替日本人生兒……」金承德說着說着，遺失了話句了，他從石二底閃耀的眼睛，從石二底沉重的嚴肅聲調上感覺到了某種壓迫着他，使他害怕的東西，口吃了起來。

「你是要我介紹你上礦上來做事嗎？」石二站住了，揮着粗壯的手。

「哪里都一樣吃飯哩，……你衛護老板。」他掙扎着。

「是這樣子？這樣子！」石二怒不可遏了；「你在焦廠偷了，偷了十塊錢讓人家趕出來了。你這樣瞎搞不又要偷嗎？」

金承德被傷害得如此之重，——但是在他底靈魂里是有着足夠的東西來抵禦這傷害的，「鬼雜種，像教訓得行哩。」他在心里說，他底臉熱辣起來了，嘴角上挂着怯弱的笑。

從石坡路底深黑的一端，響起了脚步聲。漸漸地一個瘦瘦的人影可以辨認了。金承德向人影瞥了一眼，於是驚慌地向山坡上跑去。

石二從背後抓住了他。

「老二！」金承德恐怖地乞憐地叫，想推開對方底手。

瘦子追上來，認出了金承德。

「我認得你叫金承德，你們礦工跑不掉的，」瘦子底頭上浸着淋漓的汗水，他叫着，用手來抱金承德。

金承德因絕望，羞辱而勃發了野性，揚起他底腳，踢在瘦子的腰上，於是瘦子，跟彎下腰去同時用怪異的聲音喊：

「你少給了五塊錢，天有眼睛呀！……」

「揍你！」

「你不敢！……你要賠，……我們打官司……」瘦子在青石上跳。

「有五塊錢嗎？」石二問金承德。他底眼睛逼視着他。

「沒有，……」

「真的沒有？」石二嚴厲地望着他。

「有兩塊，……」

「那麼我添三塊！」石二掏出錢來，緊張地凝視着金承德底在褲帶上戰慄的手。

把錢遞給瘦傢伙，石二皺着眉頭，擋住了對方的話：

「滾！再囉嗦就不行了。」

於是瘦傢伙彷彿一隻老鼠一般地震着眼睛，看看金承德又看看石二，走開去了。

，邊走邊冷冷地唱歌一般地說：

「沒錢就別上何家壩。」

石二回過頭來，向金承德嚴厲地說：

「怎樣，割肉嗎。」

金承德困惑地張着嘴。

風在山坡上吹着，吹來甜蜜的夏夜底氣息，工廠底燈火亮得更清楚了，它們彷彿都要用熱烈的聲音說起話來。或者，它們是在準備一個合唱。在山坡上，污濁的生命底流靜止了。可憐的女人，被生活底重荷所壓碎的礦工們，他們在夜里也做着被摺奪的夢；（小孩子也夢見被人奪去了一簍子檢來的煤。）因自己尋獲不到一點剩餘的東西而喃喃着。

金承德是很難受了。菩薩是把一切安排得多麼不愜意啊；菩薩不能給礦工女人底嬰孩舖好一張天鵝絨的床，也不能使金承德有很多的錢，有好看的女人。

「你說，有菩薩嗎？」他莊重地問石二。

「胡說。菩薩一分錢可以買一百個。」石二悲憤地叫。

「那麼，不想自己底媽，老婆……人也犯罪嗎？」

「要看怎樣的不想，你要是當兵打日本人去了，那麼，不想，不想罷；要是你

去割肉……你就是混蛋。」

「我是混蛋，是混帳王八旦！」金承德咕嚕着，感到自己要炸裂。

在他們通過墳場，向坡上走去的時候，他還依然在昏昏地咕嚕着：

「一天到晚悶死了，做工，做工……我怕哩……你叫我怎樣辦G……」

石二是曉得怎樣辦的，但是他感到他甚麼也說不出來。

四

把黑色的褲腿捲在膝蓋上的何連在小路上很快地走着。那長長的腿因為長久被潮濕的煤氣所沙蝕，又每天用冷水洗擦，所以異樣地發紅。他底腿閃動得這樣快，……沒有一分鐘工夫他就跨過草叢隱沒在庫房的牆壁背後了。

他想在人堆裏可以找到石二，然而他祇僅看見金承德。

「石二呢？」

「睡覺，在家里睡覺，」金承德滿臉困惑地回答。

「你們在做甚麼……」

金承德猶豫了一下，向週圍的人環視着，然後低低地說：

「我們有事，……」

於是何連向人羣射出挑戰的一眼，背轉身走開了。

「這是河南鬼！」在他背後有人低低地罵。

何連頭也不回，向山坡上走去，就在住宅底前面他遇到了石二，石二用一隻手扼着自己底頸子，在沉思。

「石二——」他喊。

「呃，」石二鬆下手，回過頭來，思想底光浪蒙住了他底臉；他底眼睛露出苦痛的神情。

「我來和你商量一件事。」何連氣喘地說。

「什麼事？」

他迅速地雲着眼睛，用手拂着冒汗的前額；在這樣的動作里他鎮定了自己，他

說：

「你們湖南人對河南人很不好，恐怕……」

「哦，」石二截斷他，聲音變得憤怒地沙啞：「你們河南人待湖南人好嗎？……」

「不是，」何連的眼睛挑戰的快活地閃耀着：「我說錯了，你也說錯了，不是誰對誰不好……人總是一樣的，……我是說：關係弄得很壞了，昨天在井口就吵了嘴。」

「還要打架的！」石二痛惡地叫，一面向何連投了一眼，（何連正用他底長腳踏倒了一棵草，又試着把它播豎起來，他底眼睛注視着自己底光赤的脚）接着，他放低了聲音說：「他們要敬山王菩薩，要上面給錢，上面當然不給。那麼，大家就齊心不上工……但是他們恨河南班不敬菩薩，恨你們去上工。」

「他們在商量哩，……金承德也在，替菩薩出力，……蠢，蠢！……」何連在泥地上踱走着。那一棵孤獨的草因為扶不起來，就被他率性踩到泥裏去了。

「能夠勸勸的吧，……」石二緊張地瞧着何連，說，一面趕忙咬緊了嘴唇。

何連底額上閃着紫紅色，他突然笑了，笑得那樣快活，並且帶着嘲諷。石二惱

怒了。

「我說錯了嗎？……他兇狠地凝視何連。

「我勸過了呀！……何連閃着牙齒回答。

「那麼，那麼……」石二一直瞧到對方底臉孔里去，想在這臉上發現一些他不能解的東西。他準備好了傷害，突然間：

「你去了何家壩？」

何連望了他一眼，沒有改變聲調回答：

「去了的。」

「去做什麼的？」石二被自己緊張起來了。

「割肉呀！」

「好。」準備好攻擊的人沒有準備好防禦；被傷害了的不是何連，而是他自己。

他凝視着何連，眼睛燒灼。

、何連沒有把眼睛避開去，他底發黑的嘴唇逐漸彎曲，微笑變成了一條極細的幾

乎不可覺察的皺紋，鎖住了他底嘴，在額上，那細細的黑色的皺紋出現得更多了，他底眼睛開始幽暗，變得漂亮。

「去了的，」他靜靜地說，他底手在前胸絞扭着：「因為，生活……是這樣的苦……苦。」

石二不敢再瞧對方。他仰起頭來，注視着一片飄泊的薄雲，「苦……苦……」他在心里絕叫。

「你並不比金承德好多少……」他同情地說。

「我並不好。」何連說，搖着污黑的頭，一面翹起嘴唇，他底臉突然漲紅了，完全像小孩子一樣。

「但是並沒有多少關係……」他低低地溫暖着自己；「在將來，在需要我底生命的時候，我何連，二十二歲的礦工……有一條，這樣一條不值錢的命。」他低下了頭，用手撫着自己底胸脯，彷彿在保護着內心底活動。

「要時時刻刻對得起自己。」石二說，也激動。

何連突然抬起頭來，把長髮甩到頂上去，喘氣地說：

「你不要……不要說了……」

「那麼，你告訴我河南人你們怎樣罷……我總要想辦法的，這件事。」
於是他們長久地談了起來。

礦道底潮溼的空氣侵蝕着金承德，使他作嘔。他底腳在斜井底木梯上面摸索着。礦燈在他手里閃耀着綠色的不愉快的光。在他底前面，後面都是礦工們在摸索。木梯滑膩而泥滯；人底光腳發出膠黏着泥水的聲響。

斜井底支柱上生着霉，腐蝕了，惡劣的氣息壓迫着人底肺。絞車上下着，發出單調而粗澀的聲響。這裡是五十度，在五十五度的底下，絞車簡直成了直線在降落了。蒼白的光在遠遠的底下照着，映着一些在金承德前面走着的人底幽魂一般的影子。鐵板在下面令人感到恐怖地敲起來了。於是鐵索戰慄着，絞車又向上拖；這一次絞車上坐的是一個領班，他粗暴地揮着手，向走在木梯上的礦工們喊：

「快走呀。豬！」

金承德胆怯地望着上昇的絞車，一面彎着腿摸索下一層木梯，在這一瞬間他突然聽到什麼東西坍塌的巨響，接着，就是一個幽靈底慘絕的嚎叫。一個礦工在斜梯上滾了五十公尺，跌爛在斜井底下了。

木梯斷了一級。人們叫讓着，於是憤怒傳染開來，金紅的火花在人們眼睛里爆炸着。

「明天，明天就接你了；山王菩薩，菩薩，……」一個老礦工戰慄着嘴唇。

於是在人們頂上轟震着石二底·憤怒的，尖銳的聲音：

「我們不走這里走，我們要坐絞車；我們我們；我們是人！」

這聲音是這麼倔強和固執，這麼確信到野蠻的程度；這麼憤恨和這麼叫人悲慟！一瞬間，它壓伏了礦道里的一切的聲音，蹂躪着每一個人底心。

金承德快要炸裂了，天下竟然也有這樣的事，一秒鐘不到，就跌得稀爛了，石二底聲音竟是這樣地壓着他底胸口和轟擊着他底頭腦啊，突然用一隻手臂蒙着臉，

他哭泣了。

「：我們是人，是……石二，……」

他底抽咽飄浮起來。這細小的一面想抑止住的嗚咽彷彿是從石層里發出來的，這石層幾年來吞食了無數的礦工，無數的黑色的掙扎的生靈，現在他們都爲着歡迎一個血淋淋的新來者而回憶起來了；他們都覺得要哭泣一下了。

幾個礦工抽咽了；一個「開風門」的八歲的小孩子突然嚎啕大哭了起來，這天真的生命底呼號提示着人們，使他們自己知道在深淵里是跌得怎麼深了，這天真的恐怖呼號暗示着人們，使他們知道自己離滅亡是多麼近了。它彷彿在抗議着：「我這麼幼小，我爲什麼也要死呢！爸爸們，叔叔和哥哥們，爬到上面去罷。」

石二底燃燒的嗓子繼續咆哮着：

「我們上去，不走這里去，我們是人，我們還拜菩薩嗎！我們還不想一想自己嗎！」（灼熱的眼淚滾到他底頰上）「我們，在日本飛機丟炸彈的時候。光拜菩薩也行嗎！」

「不，我們不，……」

「我說的不，死也，也不！」

礦工們咆哮了。

當死者底血肉模糊的屍體被絞車拖上來擺在一號副井口的時候，石二難看地青着臉；絞車台底潮濕的電燈矇矓照着他底肌肉起着稜角的胸脯，他用手撕着衣服，使胸脯更赤裸。他底眼珠在痙攣的眼窩里發紅地戰慄着，他看死屍，又看看站在他旁邊的金承德，突然一下子攥住了金承德的手臂。

「河南人跟我們湖南人有什麼仇？」他暴戾地喊，這聲音同時創傷了他自己，環視着週圍的人，眼淚滾下了他底面頰。

五

在「放拖」的軌道旁，當石二聽到背後棍子底嘶叫，預備逃走的時候，一塊石子絆倒了他，於是重重的狠毒的一棍子擊在他底後腦上，他暈昏了；他底鼻孔里流出

了紫黑的血。血液膠黏着煤屑，遮蓋了他底青黑色的嘴。

從水溝那邊躍過來，在棍子底第二下敲擊里拯救了他的，是何連。

何連敏捷地伸出長長的手，抱住了襲擊者底腰：這是一個苗壯的河南人。

「不能打！」他厲聲喊。

「打死湖南人，」礦工野獸一般地咆哮，掙扎着，在轉過身子來的時候，他長久地用發紅的可怕的眼睛瞧着何連，於是認識了。

「你幫他忙！」他喊。

「你是我親戚：你知道罷，不能打！」

在這時石二蘇醒了。掙扎着，他坐起來，迷亂地瞧着他底仇敵，他底血污的臉抽搐着。

「打罷，打罷，」他苦痛地叫，閉上眼睛：「但是兄弟，兄弟，我們都是一樣的：一個沒吃沒穿的礦工啊。兄弟，你打好了，但是：」他舉起手來，扼緊他底喉頭，他底肩膀因為過分的苦痛而悸戰着：「但是，打死了，我們自己打死自己，却便

宜別人。」

礦工垂下了他底手，面容發青，嘴陷凹；突然丟下棍子，他背轉身向山坡跑去。

沒有比叫兩隻瘋狗相咬更容易的事了。在災忌的日子，河南班照樣下井，但是不幸的是：井里着了火，燒死了三個人；這仇恨當然就發洩在湖南班身上了。頭一天夜里十點鐘就在澡堂里赤裸裸地打了起來，因為兩隻不同省籍的手同時去取一塊肥皂。於是上面來調解說：「不要打，明天早上十點鐘給你們滿意的答覆。」但是沒有能夠等到十點鐘就爆炸了。

頭天晚上在澡堂裏吃了虧的湖南人在清早六點鐘不到就向山坡面進攻（因為河南人底住宅在山上面），而憤怒的北方漢，就一下子從破爛的門里躍出來了。

瘋狂的搏鬥立刻就蔓延到廠房前，放拖的軌道上，……井裏的工人帶着疲乏和病態的憤怒，爬上來了，這都是一羣因絕望而瘋狂的野獸。

鐵條，鍬子，扁担，在太陽底下閃耀着；它們渴望着血。一個矮矮的礦工被別人追逐着，在山腰上迷失了路，從尖銳地突起的石頭上面翻了下來。於是打擊落在他身上，他底頭稀爛了，他底叫喊是那樣的苦痛，竟彷彿使空氣里飛濺着黑色的血。

房子被打毀了，瘋狂的破壞慾攫獲了黑色的生靈們。他們咀嚼着大嘴，甚至想用嘴來咬。

整個的礦山，從正常的軌道傾覆了。

金承德在別人後面，也拿着一根棍子，因為別人是那樣的憤怒和勇敢，他不好意思胆怯，但是當他在腰幹上挨了重重的一棍子時，他就向山坡下的麥田里飛逃。

他是那樣地悸抖着，把漆黑的身子完全隱沒在麥稞森林里。他伏在潮濕的泥土上面，聽着遠遠傳來的朦朧的喊打聲，漸漸覺得疲乏。他起初原想逃走，逃開這不愜意的地方的（他是多麼不高興做礦工啊），但是現在他什麼也不想了，彷彿一切

已經遠去，而自己現在是在另外一個世界里了；麥子底香和泥土底醉人的氣息開始完全征服了曾經是農民的金承德，他底脚尖深深地踢到土里去，他底鼻子在溫熱的麥稈上摩擦着。他做着迷胡的夢；口水流出來流在泥土上。太陽通過長長的茂密的麥稈斑斑地照着他，聽見泥土里有虫子用一種顫抖的音唱着歌，他心醉了。

「乖乖，曲裳唱歌哩……」他喃喃着。用手抓着泥土：「糟了哩，他們打死人了啊，到處人殺人；日本人殺中國人；俄國人殺……殺洋鬼子，……」於是他突然想起一句話：「烏龜打王八，王八打烏龜！」而得意地怯弱地笑了。

被調停了，被彈壓了，或者是：意識到了自己做什麼，感到苦痛的戰慄，疲乏了，搏鬥停止了，第二天，人垂頭喪氣地往礦井走去。

現在不走木梯了，是走着長長地向下斜去的，烏黑的礦道：從五十公尺繞到百公尺，祇有變壓器房那里有一盞電燈照着，舊工程那里，赤裸裸的礦工用他底背脊背着拖子，在木軌道上走着。他們時而喘息，肺病地咳嗽，掀起屁股和背脊來爬一

步，時而把手抓穿木軌擋，歇息着。礦燈底蒼白的光照見他們底漆黑的苦楚的臉，和全身的痠癢的肌肉。

金承德喝了一些酒，踉踉跄跄地向礦道里走去，在斜口前面，他看見了隔着一個絞車走過的高個子何連。

何連底臉在藤帽子底圓邊底下閃着墨綠色。他在靜靜地走着，當一個包頭布上插着電池的瘦弱的礦工用酸酸的調子向旁邊一個說：「借兩口煙抽罷，兩口……」的時候，他向他們投了一眼，急驟地，彷彿頸子被刺着一般地擺過頭來，看見了金承德。

「石二好些了，不要緊的！」他向金承德說。

「他在病房里？」金承德問。

「你還不知道嗎？七號。」

金承德突然想起石二對自己那麼好，而自己對他底受傷却那麼不注意，深深地感覺到良心底不安。

「知道，知道的！」他困惑地回答，「今天我還還要去看他哩！」

何連看了他一眼，從岔道轉向一號井去了。

何連底眼光深深地惱怒了金承德。他惡意地咒罵着，蹣跚地向漆黑的鬱熱的礦道走去。他底不安這一次沒有能很快地就消逝。他越向礦道底下走就越惶惑，石二底嚴厲而苦惱的影子是那末厲害地纏繞了他，使他覺得呼吸窘迫。他做了多對不起自己和對不起別人的事啊，這一下他完全都想起來了。一切全不滿意，全絕望着。……在風門前面，他向壁角里那個襁褓的小孩子站住了。

「你幾歲了？」他問。他學着石二底口氣。並不向已經拉開的門洞走。

「七歲。」小孩回答，畏縮着。

「多少錢一個月？」

「半塊錢一天。」小孩說，把漆黑的小拳頭放在嘴邊。

「半塊，」金承德莫名其妙地憐憫，「一個月十五塊錢呀！」他加上說。

「這全是不值得的事，假若就這樣地過一生……」他想，用着礦燈，向風門走去。

一些赤裸的，暗澹的影子在曖昧的光線里移動着。煤層發出剝落的響聲。一個滿載着煤的拖子被推過去了；於是看見在礦牆底下，一個漢子俯頭在膝蓋上，衝動地哭泣着。

「你，幹活呀！」包工走上來重重地向他肩頭上踢着。

所有的人全默默地，彷彿沒有看到這件事；然金承德突然眼睛酸楚。他垂着頭穿過水汞房，一面在心里喊叫：

「你，幹活呀！」

抓上了鐵。然而他一鐵也不掘，癡呆地瞧着礦層。

「現在是不公道的天下啊！」他想，「我金承德的婆娘被日本兒子要了，我在這里也算完了。不幹了啊，一定不幹了。」

他憤恨地擲去了工具。

於是向絞車台那里望去。在燈光下，幾個漢子無聲地交換着車輛。車子換好了，索就咆哮起來。他走過去，在斜井底下站住了。一個工人伏在空車箱里被送了

下來，他認識那是何連。

「你不上工嗎？」何連問。

「不，偏不上！」金承德猛然蠢笨地叫。故意地避開何連，向二連子底一條窄管礦道走去。站在漆黑里，傾聽着，他底胸口突然兇兇地怦跳了起來。

感到口渴，又想抽煙，他混亂極了。他底臉被畫出在從絞車台映來的微光里。它是黑綠色的。他底手臂也呈顯着陰鬱的顏色。……多麼傷心啊！他離開家，離開他底母親和妻子，離開他底他們一家人靠它活命的土地已經三年了。他去當兵，不成；做一個工人，也不成。在一切里面他顯得蠢笨而又狡猾，貪饒而又頑固，人們總在欺侮他，世界總在播弄他，現在，他是落在這總坟墓一樣的礦井里了。看不見一線光亮，他不能知道他將要有怎樣的結果。……

「去你底媽！」他罵，「我什麼也不管！我回去，跟日本人種她，……」不，有什麼好種呢？還不是一樣嗎？就……這樣罷。……他模糊地想。不知不覺地走着，現在是站在深水井面前了。深水井尚未竣工，他走向標記着危險的紅燈；這紅燈彷彿一

隻大的甲虫似地撲進他底迷亂的眼睛。他渾身發燒，昏昏地垂頭向漾着美麗的紅光的猶惡的水。

一瞬間，地面在他脚下旋轉，迸裂；井沿坍塌，他被投到空中去了。

金承德沉沒了，——礦山依然是陰鬱的和興高采烈的；它吞沒和忘掉這一個黑色的子孫，像吞沒和忘掉別一個一樣。

一天以後，頭上包裹着白布的石二和他底女人來到墳場上。他們站在金承德底

坟前。

「金承德！」石二嚴肅地喊，望着坟前的木牌。他底膝蓋在草棵上戰慄着。

女人愁慘地瞧着她底丈夫；她底眼睛被淚水弄濕了。

「他死了，金承德！」石二說。

「他跌死了。」女人不解地回答，用手撫着破爛的衣角。

「是呀！他跌死了；我呢？我也要跌死的……讓我們……」

「石二！」女人恐怖地叫，盯住石二底遮上黑暗的光浪的額。

「全把他忘記了；他可憐，他像畜牲樣，」情緒窒息，他啞聲叫，「但是我不，我……我透不過氣來了。」

「老二呀！」女人抓住了他底手。

「我們走罷。……金承德……」

女人瞧一瞧丈夫，又瞧一瞧坟墓，於是突然以虔誠的姿勢跪倒在坟前。

「金承德啊，要，要保佑你的……你多麼可憐啊，」她低低地哭，「你家里還以為你，啊……你底……你若有靈，你保佑石二他……」

「要保佑的！」石二悲痛地說，淚水湧出來，「哦……要報仇的……」

他向山坡下的平坦的曠野，向曠野上矗立着的廠房和大烟突伸出他底強壯的手臂。

棺材

這是一個繁榮的，鄉下人所謂東家的家庭。

離來龍場有兩里路，在一個陡坡上叢生着雜木和野草，較爲平坦的地方則一塊一塊用青石片不砌攔起來，開闢成菜地的山巒底側面，俯瞰着一大片水田，它底舊式的碉樓笨拙地矗立着。圍繞着碉樓和它底下的幾棟低矮的瓦屋，是一圈隨着地勢底高低而建築起來的灰磚牆。——這灰磚牆在屋後擴張開去，把一個在五年前原是一塊並不屬於這家庭的曠地的後院貪婪地抱在自己懷裏；後院現在成爲菜圃，它在春天和夏天富裕地哺育着菜蔬和果實，完全不再憶及以前的主人了。五年前，它底以前的主人不知道因爲什麼緣故在幾天內全家病死，祇賸下一個七歲的半瘋的女孩

流落到十幾里外——或許更遠些——的礦業區去。而在這不幸發生後的半個月，這家庭底主人，王德全和他底弟弟王德潤，就向鄰居們宣布了他們自己杜撰的這肥腴的曠地底以前的歷史，使別人，首先使自己對這新奇的歷史心服，一面悄悄地重修了後門，擴張了圍牆。

從這時候開始，這家庭就復興了，在這以前，王德全和王德潤，假若還願意回憶的話，他們是差不多經過了十五年的窮苦的潦倒的。雖然他們都還年輕，祇有二十歲，但那時候年青就和年老一樣並不是財富。連續不斷的荒年、匪災、內戰，使農村荒涼，把入底生活完全毀壞了。他們底父親，一直到老年都在放蕩的，殘忍而勢利的鰥夫，跟哥老會底袍兄弟們一起到省外去，就不再回顧家園一眼，死在異鄉了；一個弟弟也是這時候懷着絕望的夢跟軍隊出走的，他走到他們從不曾夢想過的地方，連一封信都不寄回來。

但他們，王德全和王德潤，因為都成了家，捨不得離開鄉土去做無望的漂流，所以還一直頑固地看守着災害和貧窮。王德全在來龍鎮開了一家雜貨鋪，勉強糊口

，他弟弟則野蠻地跑遍了鄰近的鄉鎮，靠要債和借債，偶爾也賒販一批鄉貨做空頭生意來過活。

然而現在，精光的年頭已經度過去，像隔日的惡夢一樣，王德全和王德潤不再回顧它了。他們底兒女都逐漸長大，到了可以把希望放在他們身上的年齡，他們享有着金錢底權力和榮耀，窮苦的街坊和隣人，爲了期望借十塊或二十塊錢，時常恭敬地到他們家裏來領受輕蔑；就是那些一向看不起他們的，因戰爭而逃難到這裏來的下江主婦，現在也爲了借一點傢具，借用一下磨子而來向他們底女人請安，和她們冗長地，興奮地講述他們所不會到過的，現在已毀滅在戰火裏的豪華世界。

王德全是一個勤勞而謹慎的人。他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在爲他底家務思慮得精疲力盡，都在忙碌。人們可以看見他這一個時候用尊嚴的姿勢挺着腰，在背後牽着一個巨大的有着蓬亂的黃土色根鬚的枯樹樁，向家里吃力地拖去；那枯樹樁像一個怪物的頭，在被拖上台階的時候粗暴地跳着，碰出難堪的大聲；不肯前進，使他不得

不改變了他底莊嚴的姿勢，舉起兩隻手將它擁抱起來，——另一個時候則仔細地撿起衣袖，在後院裏用一根破竹桿播鬆被誰潑了水的毛豆楷。這種勞碌使他愉快，鞏固了他底冷酷的驕傲，從而使他輕蔑世界，輕蔑那些不勞碌或勞碌得無價值的人。他底弟弟，在他看來，懶惰放肆，就是這些人裏面的一個。

然而王德潤也同樣輕蔑他。他看不起他底陰險和吝嗇，他底對佃客的殘忍，覺得他不像一個活人。在一切上面，他自己是毫不顧忌地放縱慾望，而且漠不關心的。他在自己底後屋里擺鴉片舖；他大宗地輸賣菜油，桐油，以及別的什麼容易賺錢的貨物。和對手爭嚷的時候，他底聲音粗暴，強大，不容反駁；每個和他交涉過的人都要稀奇像這樣一個昏疲而蒼黃的人竟會有那麼多的精力！

他們底女人對於他們各人都是十分恰當的。王德全底，是一個微胖，小眼睛，下巴很肥，有着鄉村里的人描寫它爲福像的那種臉的陰沉而驕傲的女人，王德潤底，則潑辣，放蕩，外表兇惡。兩個女人時常爭吵。在爭吵的時候，王德全底女人總是先令人難受地陰沉地哼一聲，用肥厚的手拍一下桌子，而當對方，當王德潤底女

人從所住的後院里爆發了尖利而激昂的訴說和唱歌一般的，用拍手來伴奏的咒罵時，她便冷冷地走進房去，縫起衣服或是搓起麻線來，不做聲了。

王德潤所住的後屋里，每晚都擠滿着吸鴉片的客人，那些老闆和地主；他們帶着濃痰，懶惰的憤慨，嫉世的冷笑來，談着生意和誰家女兒偷人。在這時候，他底女人因爲不放心那個胖丫頭素芬，就十分忙碌；她一面興奮地高談闊論，咒罵吳二嫂底豆腐塊切得太小，一面在熱水里拔着雞毛，替客人們做消夜的菜。她底三個孩子在這時候也頂頂快活，他們可以弄到半塊錢，由最大的一個叫做黑娃子的領頭，到路口的攤子上去買花生吃；可以像過節一樣地學狗叫，在地下打滾。

在夜深了，弟弟底客人快要散去，或者又來了第二批的時候，哥哥才理好了帳目，鎖好了櫃子，並且細心地擦淨白漆板，寫上今天賒欠的賬或明天要辦的貨，從店舖里回來。他沉思地，胡塗地在黑暗的路上走着，一面輕輕吸着長烟桿。他低着頭，反覆着他底左手拉衣袖的習慣，就像冬天人們在怕冷的時候所做的似的。那瘦瘦的羊型臉，不時在烟火底閃爍里被描現，上面凝固着一種近於麻木的驕傲神情。

當快要到家，可以從幾棵大樹的暗影里分辨出那臃腫的碉樓的時候，他會習慣地從牙齒縫里取出烟桿來在枯乾的嘴角上泛起一個滿足的微笑，但是一走進大門，他就奇特地不如意，愠怒起來了。聽着弟弟底客人們從後屋里發出來的膠黏的嗡嗡聲，他就狠狠地用舌頭從閉緊的嘴唇里擠出一口痰來，吐在地上；但這痰假若落在當路的處所，他便要惱恨地走回來，用布鞋底踏掉。

但雖然恨當路的痰一樣地恨弟弟，他還是每晚都要到鴉片舖里去走一趟，向客人們寒暄，有時也買一口烟抽，像一個被人尊敬的家長所應做的。

這一個繁榮的家庭，每晚總要到十二點鐘以後，到隣人們都早已安息，就連那睡得最遲的勤苦的吳二嫂底推豆腐的單調、粗澀、沉重的聲音，也被漫夜底寂寞所吞噬的時候才完結它底生活；這時候，它底大門機警地開了，它底客人們面頰發燒地走出來，在路口點着了燈籠，然後借着微弱的光明，向田里底深處走去，散佈生活底疲倦。

王德全很早就起來，在院子里察看着財物。最後他經過碉樓，預備到後院里去數一數樹上的柑子，但一個細弱的啼哭聲使他在骯髒的過道里站住了。

於是他看見了女佣人李嫂，他底一個做木匠的佃客底女人。她蹲着，一隻手扶着放在腳邊的盛着包穀的白籬筐，一隻手高高抬起來蒙着眼睛。她底頭髮是披散的，背脊上的衣服也撕了一個大破洞，那掛着的破布在哭泣里輕輕地抖動着。

他狠狠地踏了一下腳。李嫂回頭，倏然站起，露出骯髒的，哭腫的臉。

「你怎麼呀，大清早？」

「老爺……」

「你這包穀哪里弄來的？」他拉一拉左袖，彎腰抓起一把包穀，把那深黃色的發光的大顆粒在手心里仔細搖弄着。「這包穀可以。唔？」

「在河邊上買來的，老爺。」李嫂揩眼淚，口吃地說。

「怎麼，你這一早就下河邊來了，三十里路……」

「我昨天夜晚去的。」

「胡講——這買多少錢一斗？」

「才六十五……」這窮苦的女人在悲慘的臉上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場上要賣九十……」

王德全嚴厲地望着她，後來又難看地笑。

「你明天跟我背兩斗來。」

女人抽氣，沉默。

「你爲什麼哭？」主人這才想起了本題。

「我……」李嫂又哭了，但隨即就翹起嘴，忍住了它，「我昨天餓了一天了。」

我抗不動這一斗……」

「老李呢。他做房子，爲什麼還不回來？」

女人用充血的眼睛愚蠢地但可怕地釘住主人。

「他給拉兵拉去了！——她叫，「老爺，你借給我二十塊錢，好吧？」

王德全聽到錢，青色的小眼袋鼓起，憤怒了起來。木匠李榮成欠他一年的租，這是她替他做兩年女工，也無法償補的，況且他還把礪樓下層讓給他們住。

「我哪來錢！李嫂，」他說，後來就用細弱的聲音叫起來了；「你快叫李榮成回來！這是划不來的。我一個錢也沒有，過的是苦生活呀！……」

他爲自己底「苦生活」所動，想發洩一下那種苦惱他的情感，臉不安地發白，嘴唇焦渴似地戰慄着。但他立刻就覺察到這女人簡直沒有聽他。她祇是發癡地抬起眼睛，瞧着後院樹上的在秋天底朝陽下閃耀着鮮明的黃色的柑子。

「老爺！」她叫來，皺起她底腫臉，癡幻地說，「你救老李出來吧。」

「噠，笑話，政府底大事，我怎麼管得着。那些強盜兵……」

於是李嫂不再望他，抬起籮筐來，到礪樓里去了。她胡塗地做着事：尋覓木柴，把包穀倒在鍋里，一面淌着眼淚。她是一個幻想異常多的女人，即使在辛勞使她疲弱，絕望使她不明瞭周圍一切的現在，也還是祇要一出神，就幻想了起來。她幻

想河里的汽划子向繁華的城市開去，載着那些親愛的農人，其中最出色的是他底粗暴的，懦弱的丈夫；她幻想他們上了戰場，那是一望無涯的染血的平地，上面鷄鶻似地飛着飛機……但終於草把燒疼了她底手，使她驚醒了。她揩眼睛，把腫臉歪到爐口去，用她底衰弱的肺吹着。

這時候王德全在後院裏向礪樓叫：

「李嫂，快一點脹飽，要煮豬草，你底鍋……」

他咕嚕着，走到柑子樹下，高高舉起烟桿數起柑子來。

「一個、兩個、三、四、五、六、七、八……十五荷！它龜兒躲在那葉子裏面哩！」他高興地笑，露出黃牙。但數了三遍，結果總是少五個。

「一定是黑娃子小雜種——曉得不是他生的！——偷去了。還沒冒熟。唉，子不教，父之過。」他憤激地想，望着可愛的秋天陽光，歎了一口氣。

黑娃子是王德潤底大兒子，今年十三歲。他底偷柑子的本領是奇特的，據王德全底統計，還沒有黃熟，他就偷了四十二個。

這使王德全惱怒。的確，他是這一排柑子樹的王人，它們像他一切財產一樣，有着一段使他感到榮耀的歷史。就在前年，在因為打仗，外鄉人來得多了，對面山坡上蓋起房子，修築起石灰窯來的時候，他把它們移到家里來的。在那以前，這大棵年青的樹是兄弟似地守衛着山坡的；石灰窯底主人要把它們砍去，他知道了，覺得非常可惜，就回來向家族提議，「哪一個把這六棵樹移回來，將來結了橘柑就歸哪一個。他們是一定會結果子的，」他嚴正地說，拉一拉左袖，「那些下江人太蠢，不知道。至於我，不過想把它們栽在後院里就是了，——它們可以叫一家人興旺。」但是他的提議底主要的對象，弟弟，却冰冷地給了他一個白眼。他憤激起來了，立刻就率領着雇工，把樹移了回來。他發誓即使它們永遠不結果實，他也要栽培，以便得到木材，吐這口冤氣。但第二年它們就透露了希望，給予了十二個發青的小柑子。王德全勝利了，他獨自澆糞，挖土，今年它們就一下子茁壯了起來，給結了一百多個。然而王德潤底女人，孩子，在柑子還發青的時候就打去吃，彷彿這六棵香美的樹是原來就生長在這兩房共有的後院里，被兩房人底勞碌所栽培，完全

不會有這一段王德全所創造的歷史一樣。

他又一次記牢了柑子底數目，——一共六十三個，——沉思地，而且因為李嫂底大清早的哭泣，顯出苦悶的臉相，回到屋子里去吃早飯了。走過堂屋的時候，他遇到了剛剛起來的弟弟。王德潤披着衣服，粗魯地向地下吐痰，衝過他大步走向門邊，彷彿以為他是一段木頭。在喉嚨里虎虎地呼了幾下之後，他站在門檻上拉下褲子，放肆地向台階下小起便來。

王德全尊嚴地站在背後看着他。

「黑娃子又偷了柑子，還是黃的哩。」弟弟轉身的時候他突然說。他原來是想說另外的教訓話的，但不知怎麼却脫口說出了這些。而且因為聲調竟會這麼屈服、微弱，他感到狼狽。但立刻就又恢復了那種苦悶的，嚴刻的臉色。

弟弟底眼眶里有著昨夜底繩索所留下的青痕，神情兇橫而昏迷。對哥哥底話，他除了冷冷哼一聲以外，一點表示也沒有。當哥哥想再要說話的時候，他就招展着衣襟，噴着口嗅，擦過他走到小院子里去。

「他媽底屍，跟老子打水！」站在石花缸旁邊，他向自己屋里重濁地叫。

王德全迷惘。在吃飯的時候，他底沉默的怒容使得他孩子和女人都不安。最後，他把柑子底事情告訴了女人。女人聽了，祇是放下了飯碗，揩揩嘴，又把飯碗端起來，重新不動聲色地慢慢吞吃着，彷彿表示像這樣的事是不值得擾亂飯桌的。但當聽到李嫂底事的時候，她緊緊地皺起了眉頭。

哥哥已經走上了青石路，不斷地拉衣袖（似乎他在用袖口思索），到鎮上去了，弟弟才開始吃早飯。他吃得極多。他底方正的大黑嘴發出粘膩的大聲，可怕地咀嚼着：他底紅色的大舌頭送出唾液來，舐着碗邊，舐着嘴唇，像一頭野獸在舐着骨頭。在桌子底下，他底腿不住地因肉體底興奮而顫抖，使得黑娃子恐懼會有一個爆栗要落到自己額上來，不安地把屁股向凳子底另一端移動。他實在吃得太飽了，但是還在不足地看着菜碗，又挾起一個大辣椒來沾滿了麥醬，塞到嘴里去。最後，他眯起疲癯的眼睛，向黑娃子開始說話。

「你狗日的，又偷……柑子了！」他挺胸，送出一個飽噎；「狗日，吃得飽！」

黑娃子突然明瞭了他，向他興奮地，帶着獸性的愉快望着。

「快吃！」女人用筷子敲孩子底後腦：「柑子又不是他們一個人的，」她粗野地向王德潤吵，「偏偏老子們吃不得。哼，你就裝鬼像。」她翹起嘴，輕蔑地笑。

「吃得吃得！」王德潤滿足地笑着，睜大他底油膩的肉慾的黃眼睛，「看看吧，看你狠，老子晚上夠整你！」

「放你屁！」女人興奮地叫，接着回頭向後屋喊：「素芬，你跟豬一樣，來收碗！」

「女人總要像個女人，看你簡直太撒野！」男的站起來，伸懶腰，打着呵欠，「狗日幾棵柑子樹有那些稀奇，老子簡直看不上眼！這些陰陽怪氣的死屍，鹽巴都捨不得吃，老子生平最痛恨，……」他停住，望了一望屋簷上的燦爛的晴空：「今天日本飛機不要又來！……哦，告訴你，」他彎腰，用手掌遮起多毛的嘴，湊着女人底耳朵說：「老李給拉兵拉去了。」

女人做出鄭重其事的面孔，然後快樂地尖聲笑。

「唯，拉去了，裕老子租錢到不了手了！」他聾了一下她底發着油臭的耳朵；她舉手打，狂笑；黑娃子迷亂地睜大眼睛。

沒有多久，他拿着粗木棍慢吞吞地走出了後院，開始了他底一天的生活。他是悠閑的，在秋天的陽光下，懶洋洋地蹣跚着方步；哪一隻脚先轉過去方便他便朝哪邊走，但不管朝哪邊走他都有事做。任何地方都有爭議，新出爐的謠言，鄉村底辛辣的新聞在等待着牠。

女人吩咐好家事，追他去了。

在這一對夫婦走出去之後，胖丫頭素芬就偷偷地從後屋里出來，抱着腹部，迅速地跑過陽光底院落到礪樓底下去。李嫂底包穀還沒有燒熟——她原是應該先把它們磨碎的，但因為胡塗竟整粒地倒在鍋里了。因此，她被那些僵硬的顆粒弄得失手無措，異常痛苦。

素芬進來，興奮地嘶聲問：

「李嫂，好了嗎？」

李嫂恨恨地望着她，然後昏迷地閉起眼睛怪叫。

「我吃石子，要死了！死！……」

胖素芬歎息，退了一步又跨上前三步，取出髒圍裙里的一個草葉包來，把它打開；於是在餓昏的女人面前出現了中間夾着泡菜的一堆溫熱的飯。

「你吃。」素芬快樂地說。

李嫂張開手臂，在空中幌動。

「你……不怕給曉得？……」她說，還想往下說，但是飯粒塞滿了她底嘴。於是她野蠻地吞吃了起來。

吃完了飯，她若有所失地怔怔地望着她底伙伴。

「你不怕他們……打你。……好的，我恨他們！」她叫起來，又哭了，「你，你吃了沒有，素芬？我今天吃了你底飯。……我平常也恨你的。……」

「我吃了！」胖少女回答，不安地搓着粗糙的手，臉幸福地脹紅；「我真的吃了。剛剛吃過……我還要丟去弄豆子。我吃了！」她拒絕似地甩手，迅速鑽出棚樓。

王德全永遠細心地沉湎於他底事務，每天不是到鄉下去看地，便是到鎮上來料理生意。他底境遇好起來了。他高興他沒有料錯，前一個月買進的三百斤菜油在這半個月內突然暴漲了起來。於是他經營得更細心，更嚴刻，對那些異鄉主婦，那些玻璃廠和石灰窯的工人底女人，連一毛錢都要堅持。到了十月中旬，他就雇了一個遠房的誠實的姪子做他底夥計，擺脫了瑣碎的事務，把一些時間化在家里的一個舊藤椅里，化在晒太陽和擦白銅水烟袋上，如他好幾年來所希冀的，儼然成了一個有權力但是悠閑的主人，成了一家底可敬的長輩。但這味道不久就變成苦的，令他不安的了。他非去絞麻繩，非去敷草紙不可，不這麼，他就要像生了病似地不舒服。在他底蒼黃的骨稜稜的臉上，永遠呈顯着一種爲罣慮而苦惱，而失措的遲鈍的，灰色的表情；這些他非要它們存在不可的罣慮糾纏着他，使他時常像一頭汗泥里的鯉魚似地做着黯然無光的掙扎。頑固和驕傲使他遠離了隣人，使得隣人們不禁因爲他

過活得比他可以過活的要壞得多而唾棄他起來。至於他底弟弟，在這一段時間里，雖然看來還是對什麼都不顧念，也遭受了一些苦惱，地方上查得緊，小鴉片館受了威脅，他底喊叫不再那麼高了；不知因為哪一種緣故，他在很多次爭吵里都並沒有勝利。走路的時候，他也露出了沉思，但這沉思是要比哥哥底實在些的……總之，他即或失敗，一個闖過防地的走私者吃了槍彈，也沒有他底哥哥，一個在自家底小堂屋里徬徨的人被自己底影子嚇倒那麼可憐。

但過了半個月，什麼較大的事情也沒有發生；一切都照樣平安。

這一夜，王德潤底鴉片客人剛剛散去，就起了狂風。這狂風彷彿一張有着鋼牙的大嘴，在咬嚼屋頂，使得這家庭底調樓和屋子簌簌地抖動着。王德潤是睡得很沉的，假若不捶他底頭，就不能喊醒他。但王德全却不然；狂風一起，門板一極響，他就不能睡了。他點了一盞燈走出房來，用手護住火苗，向四處察看，因為相信自己聽見了一種縹緲走動的聲音。

但什麼也沒有。然而在這種察看中，他底凝固了的心却被所得的嚴肅的印象偷

儼閉開了。他寒冷、對周圍的一切有了一種鮮躍的感覺，突然和他底畢慮，他底全部生活的昏矇狀態遠離了。縮了縮身體再看的時候，一切全帶着自己底打着辛苦

的印記的歷史生動地對他無聲地說起話來：陳舊的桌椅說：「從你娶親的時候起，我便在了！那後來被人害死的麻子木匠做了我！」寫着「枝書」「採藥」的掛在中堂左邊的黑漆牌說：「你底祖父，你底祖父！」院子里的破裂了的石水缸也說着和這類似的話；至於那豎立在圍牆上面的黑色的碉樓和它後面的在狂風里嘯出怖人的大聲的高大蔽天的沙桐樹，則憤怒而悲切的嗚叫道：「我們有兩百年了！兩百年了！你底牛活永遠不會好，你就要倒下去！」

主人怔住了！這些灰黯的擺設，古舊的建樹，它們能活多少年！在這變幻的世界里，他昏沉地鑽營，自大而空虛地消磨生命，有多少時日在心里連一點空隙也不留給他們呀！然而它們却一直是統治者！

他恐懼，一陣風撲熄了燈。他依着門柱懷喪地站着，從嘴里喃喃地發出昏迷的，悲悽的哼聲。

不知怎麼一來，他放下熄了的燈，通過小天井，開門走下台階到大院子裏來了。他彷彿聽到在狂風陣陣呼嘯底掩蓋下，從院角里也發出一種纏綿的聲音。他走過去，這種聲音果然並非他底錯覺，他看到了一個狗一般地搖動着的黑影，風吹開他底長衫，他突然恐怖得打顫。

「誰！」他尖厲地叫，於是在這叫聲下，恰如一個相信自己正直的人一樣，他壯了胆子，慢慢地走過去。

那黑影發出一聲落魄的尖啼，站直成一個人形了。他即刻認識了它是不幸的李嫂。他再走近一步，發現了倒在旁邊的一個籬籠。但他先不說話（假若是他底弟弟，那立刻就要爆叫起來，動手敲打），祇是彎下腰去察看着。籬籠里和倒在旁邊地上的，是從牆根的一個堆子上偷來的煤，另外還有幾根木柴。

他在手指頭上研着煤，向李嫂厲聲問：

「你幹什麼！」

「燒飯……」這失魄的不幸的女人帶哭聲回答。

「我今天才買來的，這里四十八塊錢！」他指牆根，聲音是冷酷的，「你怎麼要這個……」一陣迎面撲來的風封住了他底嘴；「要這個燒飯！」他用手遮住嘴叫。

李嫂戰慄得像一根蘆葦，她首先發出恐懼的尖啼，接着就悲慟地哭泣，最後張開手又合起來，跪在主人面前了。

「救……饒我……這個煤……」她抓住主人底長衫哭訴；這哭訴與其說是想得到饒恕，到寧是用來使自己底絕望的痛苦化爲熱烈的悲悽。

王德全震動了一下，但隨即就把長衫從李嫂手里掙脫，退了一步。哭泣擾亂了他，使他惶惑，微微有些失措。一陣呼嘯而來的風掙擊着棚樓底牆壁，在暗了的槍眼里鳴咽。

風過去後，他憤怒起來，開始審判。

「你爲什麼偷煤，說！——站起來！」

李嫂軟弱地爬起來，木然站着，許久不開口。

「嘻嘻，啊啊，嚙……」以後她嚙嚙嘴唇，發出這些什麼也不說明的哼聲。但在這之後，出於主人意料之外，她用一種夢幻的大聲說：「老爺，老李怕是讓槍打死我了！我做了一個夢，爬起來，想拿一點煤火吧，就出來了。我不知道……風好大！」

「胡說！妖怪！」王德全叫。

「我冷病了，要燒火。」她靜靜地撒謊，彷彿她自己相信這是真實。

這種聲調激怒了王德全。他在憤怒里失措，不曉得該怎樣辦。終於他迅速地從地上檢起一根木柴來，向這偷竊的女人肩膀上擊去。

女佣人在木柴底劈擊下，哭起來，向礪樓逃去。王德全慢慢地追着她，彷彿追一頭絕不會逃掉的狗，一直追到礪樓里面。

「你說，你說，」他磨礪牙齒，帶着怯懦的兇殘叫，「你偷東西，簡直無法無天！」於是他向四壁看，想要發現什麼可以拿走的東西；在半夜里打一個無防禦的女人究竟不是什麼良好的德行，他應該拿走她底唯一的一件新藍布衣才對。

他慢慢走向壁角，像取自己底東西一樣把那件衣服取下來，挾在腋下，但就在

這一瞬間，她伏在另一邊牆角的法法的李嫂向他瘋狂地撲過來了。她揪牢他，默默地爭奪着他底最後的財產，在搶不下來的時候就用頭撞，動嘴狂咬。在藍布衣兩端拉推了有一分鐘，王德全被恐怖征服，放了手，在對方拾起一個破碗來企圖向他砸的時候，迅速地逃出了碉樓。剛跑上正屋底台階，他就聽見那隻破碗碎裂在身後的声音。

「瘋了，瘋了！……」他暴跳，捶自己底胸。

狂風在天穹里鳴響，然後帶着強韌的呼嘯降到地面上來。碉樓搖幌，瓦片戰慄，發出巨大的爆裂聲，牆外的沙桐樹幹折斷了！

王德全抱着頭，驚駭地向碉樓後望。風過去，露出靜靜的，灰色的天空；這天空比前一瞬間擴大，沙桐樹底失去枝葉和副幹的樹身孤獨而沉默地在它底下豎立着。

這一家的主人逃進屋去了。

第二天清早，他恢復了平靜，祕密地跑到後門外去。

沙桐樹像斷折了一隻手臂一般被劈斷了一根巨大的副幹。這副幹倒下來，僅和

母體聯着一大塊青白色的樹皮。鬱黑色的茂密的枝叶和碎小的褐色小圓果就無助地掃着地面，在早晨的涼風里歎歎發響。有一段枯木被摔到菜地里去，一端插入一個清水窪，彷彿爲灼熱的傷和死尋一點滋潤。

王德全起初有些苦惱，失望，覺得不吉，隨後就感到傲倖，因烟樹幹假若倒在另一邊，就要毀壞了他底圍牆和豬棚；最後，當他突然發現這一段木頭底可驚的用途的時候，他就把夜來的暗影忘記得乾乾淨淨，歡喜起來了。

他眯起積着眼屎的小眼睛，嚴肅地閉緊嘴，繞着樹幹跑，用烟桿比量着它底長度。和圓周。

「這是我的！」他感謝地想，因爲覺得弟弟決不會理這個。「爛了，」他用手指彈樹皮；「這是我的，沒有關係。」

他有很多說不出來的理由，主張這樹幹是他的。隨即他就想起了它底用途——鎮上和鄉里最近很需要中等的棺材，這段木頭足夠供給八個死屍，使自己收入一千塊錢。

下午就來了三個木匠，搬回了木頭，叮叮咚咚地動起手來了。但跟着這沉悶的聲音，他却陷入那種不可收拾的可憐的罣慮里，好心情完全喪失。當事情開始實現，當可愛的希望化做在灰黯的天穹下疲乏地進行着的現實的時候，夜來的不吉的暗影就昇了起來，他精神擾亂，感到空虛，懊喪。這有什麼可高興的呢？樹倒了，原來是自己的，原來就應該做棺材的呀！

而且，纏於一種僵冷的印象，他不敢把夜里的事告訴他底精細的女人，他祇是神情晦澀地向她說，用這一段木頭做棺材，是一件值得的事。但她對這件事，像對世界上任何她認為一定存在着並且進行着的事一樣，並不感到什麼出色的興味。什麼事都不曾驚擾她，刺入她底冷漠的心。聽到木匠來了，她祇微微在麻線球上抬了一下頭，用低而緩的聲音吩咐她底孩子們，叫他們把所有的多餘的木片和鈍花全抬回來，一點也不要給別人沾去。

四

然而王德潤夫婦却顯得很大度。似乎毫沒有發生什麼使自己吃虧的事情一樣，他們整個下午都在外面閑蕩，連黑娃子，都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他今天沒有偷柑子，也沒有走近這熱鬧的棺材作場一步。

這種沉默使王德全苦惱。現在又發覺自己並沒有獨吞這段木頭的真正的理由。但因為對於自己無利的事實沒有勇氣承認，他便懷恨弟弟，以爲他底動搖純粹是由弟弟底沉默造成的；木頭原是自己底呀，然而弟弟一沉默，便使他覺得彷彿不是自己底了。這使他盲目地痛恨了起來，而尤其使他氣昏的，是第二天早上發生了這樣的事：

吃過早飯，他預備到鎮上去。但一走出大門，他便看見了正在鋸斷一棵老核桃樹的王德潤和他底三個雇工。他站住了，然後蒼白地走過去。

弟弟戴着小絨帽，鼻子傷風地鳴響着，用愉快而粗暴的聲音向他底工人說：

「這個，市價簡直就三百！……」

王德全尖叫了起來：

「怎麼，這陣風水樹呀！」

弟弟掉過頭，極端輕蔑地看哥哥一眼，然後從長袍角里抽出一隻手來，彎腰醒鼻涕。

「做棺材。」他捏着鼻子回答：「這個木頭好罷。」

「好……哎呀，弟弟，」哥哥難着地笑，「回屋來，我跟你商量一件事？」

「明天商量。」

哥哥用煙桿指天，嚴厲地望着他。

「你要先跟我說一聲才對。」

「跟你說！你底，慘白發臭！」弟弟狂妄地張開嘴：「我底這個，又紅又香……」

「你胡鬧！」

「准你放火不准我點燈？——我們分家！」王德潤回答，躍到一塊石頭上去。

王德全嚴酷地沉思着，望定在鋸子下慢慢彎下來的老核桃樹。隨後他底手臂抽掣了起來；像一個瘦傀儡似地扭動着身體，他激越地啼叫道：

「不務正業，你喪心病狂！你要分家，你有什麼家！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家，祖宗沒有虧你呀！」

當他從激烈的彎腰里昂起可憐的頭來的時候，他底眼睛里冒出了兩小顆淚水。

但王德潤怒起下顎的硬毛，神聖地叫：

「祖宗，祖宗呀！良心有黑白，坟地有淺厚，我們沒有哪個不造孽。……」他感動，「你知道沙桐樹是哪一代的樹，你用它做棺材？」

「那是風刮倒的。……」

「祖宗叫一陣風來試試你底心呀！」哥哥戰慄，弟弟繼續叫：「我是粗人，是正直人，我從來不存壞心眼，要打架就是兩個拳頭……」他望自己底拳頭，臉激動得發光。「我頂看不起你們格老子陰險人，你們龜兒子真是不講公德不要臉！快鋸！」他躍下石頭，轉向他底雇工。

核桃樹戰慄着，發出大聲折倒了。王德全昏迷地轉回屋子來。

「棺材！棺材 祖宗，棺材！」他喃喃，向院子裏走去；但隨即就站住了；因為

發現木匠在糟蹋木材。「留神點，這個木頭不要弄短了。」他指着一塊爛木頭忿怒地說，「你看着梳起來，上面鈍一鈍……」

沒有說完話，他就昏昏跑進屋去了，在舊藤椅上躺下來，痛苦地歎了一口氣

「我不服輸！這樣慘，這樣慘！……」他把心底恐懼化做失敗的痛苦，捶着頭角

。「我一定……不過我還是做起來，再找一個木匠。一口氣一口血啊！」

李嫂走進來，把手抄在短衣下面，停住。

「老爺！——她歡喜地喚。

王德全駭異地望着她，尖聲問：

「你爲什麼這樣快活？」

「老李回來了！」

主人僵直地站起，想了一下，嚴厲地問：

「他爲什麼回來？」

「他今天早上天麻麻亮來敲門的。……老爺……」李嫂猶豫。

王德全立刻想到可以省下一個木工。

「你叫他快來！」他露出小牙齒，揮手。

女人歎氣，揩眼淚，望定王德全。

「他腰腫了，又胸口疼。他病了。」

「他爲什麼回來？」王德全尖叫。

「他從城里跑回來。」女人惶怯地，猥瑣地，諂媚地笑：「問你借二十塊錢

。」

「胡說。……」王德全說，頸子發脹，直直地伸了一伸，像嚥下一件難堪的東西似地嚥下了幾乎就講出口來的「你好不要臉」這句話。「你叫老李來！」他用苦悶的聲音說。

李嫂退了出去，把浮腫的臉埋在胸口。

王德全靜靜地騎到藤椅里，抽起煙來。和李嫂爭過以後，外部底生活秩序幫他

戰勝了內心底惶恐。他可以沉思；可以回到日常底畢慮上來了。沉靜而昏疲的灰色道路仍然在他面前，從弟弟底鴉片館主人的嘴里吹出來的黑霧很快地就不留痕跡地消散了。

「這有什麼要緊，瞧瞧看吧。」他想：「我們不怕在這種人面前吃一點虧。他不会過得好的，他不会過得好，真的，」他痛苦地想，正圖在心里戰勝，「你不会好啊……我……我明天一定叫李成榮上上工，上工！」

王德潤底核桃木棺材，一共四口，兩天就做成了。他底勇敢的女人叫黑娃來收木柴。檢得異常快，異常仔細。祇要木片一在斧頭底下翹起來，他便跨上去，連斧頭底鋒口都不顧忌，用手去搬，而且還同時緊緊地狡狴地監視着另一把斧頭。

棺材一口一口地排列到碉樓底下和圍牆旁邊去，使院落縮小，顯得熱鬧，慘澹。它們，王德潤底，恰如他自己所讚美，帶一點紅色，王德全底則慘白，而且因為木頭不整齊，顯得滿身創疤。它們翹起猙獰的額，張開厚耳朵，向天空邁出地面上最善於殘殺的人的那種尖下巴，用一種疲倦的猛獸打呵欠的姿勢，守衛着這出色的

五

李嫂底丈夫，木匠李榮成，是在十里外的一個鎮口建築房子的時候，跑在小坡上去大便，被兩個兵拉去的。在路上他企圖逃跑，被兵士把腰部擊傷了。但一個月後，他終於從城邊逃了出來。

他是一個壞脾氣的蠻性的傢伙，慾望強而紛亂，却沒有足夠的意志，並且身體十分壞。帶着重傷的身子狂奔了一百多里路，決不肯休息一下，以致於回到這親愛的和窮苦的彌樓里來的時候，已完全昏迷，完全軟癱了。

李嫂快樂地愚蠢地蜷伏在他旁邊，整夜都在幻想，一面喃喃說：「菩薩，他回來了，他回來了。」

第二天她由她所能用的法，弄到了幾塊錢。木匠咆哮着，把她請來的道士兼醫生嚇走了，叫她什麼醫生都不必請，祇要替他買一些酒來泡藥草，因為他相信他沒

有別的病。除了骨頭受了寒。李嫂是知道丈夫底脾氣的，沒有告訴他王德全要做工的事。她整天都儼着爲他奔忙，時常替他到街上去探聽，看是不是還要抓他。這木匠走着心底虛弱症的，他總覺得整個的世界都在壓迫，反對他，雖然當這世界底風暴狂擊他的那一瞬間，他能夠野蠻地大胆地，愚蠢地逃脫。

這晚上，他似乎復元了些，於是走到院落里去。但立刻就轉來了。

「棺材？這是哪個狗畜的，他開棺材舖？」他問女人。

女人用一種企圖使他歡心的聲調把事情說給了他。她說及偉大的沙桐樹底折倒，說及兄弟底爭鬥；最後轉回來，說到了王德全給她的屈辱。

她坐下來，把手放在膝蓋上，以便凝想。那風暴的夜給她底印象是極深的，但是她說不出來；因爲要說得誠實，便愈說愈亂。

「……我說，弄一點煤，生火吧。我就是在想這，你是貪火的，」她向男人望了一眼，「後來王德全來了，我跪求，他打死我。風好大啊……那時你還在城里不？……噀，搶我底衣服，我拚死呀，我用碗砸他，他逃了。那個時候風把大樹刮倒

「碎！呀……」她向礪樓外瞧，哭了起來，「好不慘啊！我是沒得依靠孤苦可憐的……」

木匠被擾亂了。他驚愕地望着女人，大聲說：

「說清楚，王德全怎麼樣？」

「他打我啊……」

「你說，他怎麼了！」木匠怒叫，露出牙齒，「我不在，你就怎麼了！你這醜八怪，你這妖怪！我要是死在槓子底下不回來……」

李嫂軟弱地大哭。木匠盲目地妒嫉了起來，向她撲去，捶打她，但她並不反抗。以後，愚蠢的男人從床下拖出酒罐，毒飲着，就倒在床邊上睡去了。

女人照拂他睡好，獨自痴痴地坐着，望着燈火。夜深的時候，她偷偷地走出了礪樓。

她總要獲得什麼，使自己和病癱的丈夫活下去。前一天，她弄到了一些煤，從王德全底雞窩里偷了四個雞蛋，而且在樹上打了六個柑子，今天中午就把它們賣掉

了。這些成功鼓舞了她，使她陶醉，這一夜，她底企圖更大。

但煤被王德全移走了，院子里除了棺材和一些爛木材外，沒有什麼另外的東西。小鴉片館已經散去，通到主人底正屋的里門是牢不可破地關着。她徬徨，悲切地歎氣，抬頭望天，却想了起來。碉樓底巨大的黑影後面，沙桐樹底獨幹沙沙發響，一集烏鴉在它上面騷動了起來，用一種竹片破裂的聲音苦惱地尖叫着，以後又忿怒地拍響翅膀，復歸寧息。濃黑的天空上面閃耀着稀疏的白色小星。在不遠的前面是把這一塊地面跟別的世界截然分開的山脈底沉重的黑影。

這女人就這樣痴站着，在幻想自己對它一點常識也沒有的遠方豪華世界和炮火世界，或根本不屬於人類的世界——在那世界裏，自然也要木匠造房子，但那些木匠都不窮苦，不兇暴，自然也有一個李嫂，不過她並不替人家喂豬扒地；在地獄裏，會有兩個鬼魂被拖到判官面前，一個是瘦弱而險惡的王德全，一個是偷東西的李嫂，王德全被判決下油鍋，李嫂則進惡狗村。……

她覺得這判決公平。自從嫁了李榮成，她便成了一個有罪的女人了，她以為：

生活窮苦便是罪惡的證明。

於是她想起遙遠的，黃金的女兒生活來，低低地啼哭了。所有的人全忘記她曾經是一個地主姑娘這回事了，即令她自己，也無法知道，在她跌出來以後，在那些年以後，那種素樸的、靜淑的、多幻夢的生活是不是還在這不幸的人間存在。

她實在說不出來——她是多麼願意它不會存在啊！

森冷的棺材對她變得親切，她撲過去，抱住它們里面的一個，用頭在上面低撞着。

「什麼都不是我的，連我也不是我的……」她哭，「我醜，我窮，我被爛，我儉。狗蚤王德全……一年的租，一年租，一年租啊……」

以後她會倦了，微微睡去。等知覺清楚一點的時候，她發現自己到了大門外邊。

面前是漆黑的田野，沒有燈火，沒有人類底聲音。她盲目地向前摸索，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到哪里去，去做什麼。在一座矮瓦屋底朦朧的黑影前她驚惶地站住了。

立刻就蹲了下來。

「不行……」她想。

但正在這時候，屋子裏突然傳出了凳子翻倒的大聲。她縮到田溝裏，聽見了一個男人底暴戾的聲音叫：

「我要去，看你怎麼樣！」

一個女人底細弱的聲音回答：

「何苦來啊！」

「我要去，我要……你不相信問大媽——我再不蹲在這鄉下了！」

這叫聲還沒有完，一隻母雞發出不安的碎亂的啼聲，從牆根下跑了出來。李嫂爬過去。

「他們吵多麼可憐……」她心，「連雞都跑出來了。」

她向雞撲去，捏緊它底咽喉。

「哈，一隻雞！」她逃跑，在胸前緊緊抱着雞，「它爲什麼不歸巢呢？他們吵得可

憐。一隻雞，哈，一隻雞！」

在榻樓里，李榮成睜大充血的眼睛坐在床上；見她進來，就突然跳起來。

「你抱着什麼，什麼！」他暴亂地喊。

李嫂親暱地把母雞捧在手里，走向他。

「那吳家又在吵架，他們真可憐呀，雞都跑出來了。我……」

「什麼，你不要臉，偷雞？」木匠全身抽掣，臉相痛苦。隨後他瘋狂地躍起，殘酷地向女人底腹部踢了一腳。女人滾跌到地上去了，雞從她懷里落下來，在屋子裏驚慌地亂竄，發出尖啼和翅膀撲擊的聲音。

在地上，她睜大苦痛的眼睛，彷彿不明瞭世界爲什麼這麼殘酷，不善良。木匠噤叫起來，發了病，全身痙攣，衝回床上去，於是她在地上坐起來，呆呆地望着丈夫底向空中亂蹬的腳，感到一種稀有的快意。但終於她啼叫了一聲，在床邊跪倒，把他底昏亂的，噴着臭氣的頭捧在胸前，像前一瞬間捧着偷來的母雞一樣。

弟兄兩個開始了賣棺材的奔走。王德全要安靜些，他認為，即使賣不出去，擺到明年夏天它們是一定要漲價的，但王德潤却完全不同。他像進行一件非勝利不可的事一般，興奮地在街坊上奔走着，對於鄰人底非議，一概裝作沒有聽見，即使非聽見不可，他也祇是以一頓毫無目標的亂罵來回答。要壓倒哥哥的這個慾望，現在比一切都強烈；對於任何事情，他都很少思索，有時雖然思索穩妥了，也要以盲目的衝動來完成，在棺材底競爭上，這也完全一樣。

石灰窖底一個燒飯的老太婆病了，這事情彷彿很逗引王德全底興味，他跑過去，問她害的是什麼病，而且沉悶地在停屍的蘆棚底下站了好久。他底神情是畢慮的，微微有些失望，因為感到這老太婆不屬於睡得起他的棺材的人類。以後他就走開了，不安靜起來，用棺材不一定就要賣出去這個念頭安慰自己，而且開始念及別的事務，追求別的畢慮。

然而正在這時候，王德潤底棺材却以兩百五十塊錢賣出去了一個。買主是一個石匠，他底女人死於濕瘟。他起初選擇了王德全底，以爲那要便宜些，但王德全底胖女人却冷漠地一口咬定三百，於是王德潤和石匠講了朋友，把自己的價錢退到二百五，並且愉快地指出他哥哥底全是爛木頭打補釘拚起來的，得到了勝利。胖女人這一回整個地憤怒了；恰恰這時候黑娃子奉了母親底指示偷了樹上的已經成熟的柑子，於是她便叫李嫂把所有的柑子完全打下來。

豐盛的收穫！——掛起了風暴的標幟！

王德全，這筆慮的，細聲說話的人憤怒得臉發白。棺材賣不掉，可以的，但決不能因爲它是用爛木頭拚湊起來的而賣不掉！

他衝到小院子底石水缸面前，用尖細的假聲喊他底弟弟。

「喊我？」弟弟大聲嚷，走出來。

「嚷，喊你。是呀，喊你！」

王德潤張開紫黑色的嘴打呵欠，然後微微捲了一捲衣袖，向兩邊看。王德全戰

慄起來了。

「你過來，」他威嚴地，可憐地挺胸，「我要問你……」

「你問我個雞巴！」

「我問你，」哥哥胆怯地說，隨即露出要哭的相貌，拚命地大聲叫：「你簡直侮辱兄長，我底貨爲什麼是拚起來的？是：？」

「爛的！」

「混賬，無父無君！」

弟弟躍起，愚蠢地亂蹦，用醜陋的大聲咆哮。

「你不服氣老子賣了棺材！老子不犯王法不怕鬼！你底留給自己睡！」

哥哥鎮靜了一下自己，然後雙手捧着烟桿，做了一個遮攔的手勢，揚高聲音

說：

「噠，慢吵！不要吵！說一句良心話，我們都不很漂亮。你要懂得，你要曉得，你得小心你的，鴉片館！」

「什麼，再說一句！」弟弟厲聲叫，喘息，垂下手畢直地站着，彷彿憤怒壓得他不能再動，使他失去了知覺。

「開鴉片館！」這呼喊極像慘厲的哭泣。

「滾進去！」站在格子門邊的王德全底胖女人舉手喝叱她底小女兒。小女孩縮進頭去，她冷酷地走近來，鼻子起皺。

像一個點燃的花炮，王德潤跳起來了。胖女人不發一言地衝上去，舉起手里的木棒；但隨即又丟下它，用手來拖丈夫。王德全跌向弟弟懷里，長衫領在對方底大手下破裂發響，左手則被女人慌亂地拖着，痛苦地跳脚，發出小豬一樣的尖叫。

但這叫聲使野獸似的王德潤不能忍受，短促地感到苦悶。他抖肩膀，露出牙齒，伴着一個矮而啞的吼聲，一拳把王德全擊到泥污里去。

七

並不用自己出面，王德全買動一個屠戶告發了王德潤。戴着方頂新禮帽，穿着

灰帆布大衣的聯保主任檢了一個天氣晴朗的下午來訪謁這家庭，露出一個滿足的微笑。一隻秋蠅躍過他底鼻子，他機械地伸出雙手來捉，捉不到，就向它飛去的方向狠狠地揮拳頭。但李嫂走過，看見了他底古怪的動作，損傷了他底威嚴，使他發怒。

這是很令人疲困的天氣。王德全正坐在椅子上，把瘦頭埋在肩下，流着口水打瞌睡，聯保主任底怒氣沖沖的脚步聲把他驚醒了。

「唔，主任，你坐！……你！……」他抬起昏而木的頭，揮着手，向聯保主任昏亂地拚命叫。「抽烟 請烟……」

他雙手遞上烟桿，但主任走到小院子里去了。

「老二在家嗎？」他懶聲懶氣地問。

「在，在……」王德全拉左袖，呆呆地出神，感到說不出來的懊喪，隨即忿怒起來了。

他恨恨地坐到藤椅里去，聽着後屋里的聲音，起初是王德潤底吵吵的放肆的大

聲，隨後是聯保主任底低語，最後，王德潤高聲慷慨地賭起咒來，撞響桌子。兩聲短促的笑飛起來之後，一切便沉寂了。

王德全被這些聲音牽着走，最後跌到泥濘里。哦；秋天底下午是困頓的：

「蠢呀，蠢呀，狗畜的，蠢呀！」他痛苦地想，「聯保主任是什麼東西！他下午來，就像是來買棺材。價錢講好了！」

王德潤和查鴉片舖的年青的官吏出了後屋。兩個人面色都嚴肅，沒有看他。很明顯的，他失敗了。

這之後，王德潤底好喧喜的女人走到石花缸面前，狠狠地望了望他，捧着肚皮，搖着裝飾着大夾針的頭，帶着瘋狂的神情，用一種殘忍、辛辣、短促的聲音笑了起來。笑聲中止，她半閉起迸出淚水來的眼睛。凝神地向沉寂的陽光諦聽着；這種凝神使她底塗滿鉛粉的憔悴的臉上顯出一種猶疑的憂慮的表情；她深深歎了一口氣，彷彿在這古舊的屋宇里，她底心現在滿溢了。

但立刻 她底臉發光，兇惡；她定定地看着王德全。

「狗日的呀！棺材賣不掉怪到老子們頭上來呀！」她叫，拍手，「柑子柑子獨吞，木頭木頭獨佔，這種畜牲喲！」她拖長她底聲音，「有種的到×××那里去告一告，說呀！……」

王德全跳起來，傀儡似地奮舞着手。

「你說，你說什麼說！……」

但王德潤底女人不理他，突然想起了一個什麼念頭，迅速地跑出院子去了。他蒼白地站着，茫然失措；連高舉的手都忘記放下來。

終於他抓起了一個茶杯，像李嫂對付他一樣，向門邊狠力摔去。

「也到這一步，老子不受欺，老子和你們拚！」他在茶杯碎裂的聲音下狂叫。他底胖女人拖住他。

「你發什麼瘋？」

「老子要揍死他們。」

「喏，喏，天下本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王德全掙脫她，盲目地往門外跑去。但是在院落底台板上被木匠李榮成攔住了。

「你幹啥子！」他叫。

木匠冷冷地望定他，萎縮起身體，疲弱地說：

「我們要搬走。」

「拿三百塊錢來！」

木匠痛楚地搖幌，臉鐵青，似乎就要倒下去。

「沒有天……良……」他微語，但隨即他忘去一切，爆炸了；他瘋狂地揮動手，跳上兩級石階，用酒喘的尖聲叫：「你吃了我們好多多，你吃了我們好多多……我們不過活！」

「閉嘴！」

「你不是人，搶李嫂底衣服，你簡直搶衣服呀……」他瞪直眼睛，痛苦地喘息，「你們全不叫人！」

王德全退了一步，舉起烟桿來，但木匠已經不省人事，全身抽掣，像一段木頭一樣倒下去了。他底頭重重地撞在了一口棺材上，傳出沉悶的音響；可怕的白沫從鼻孔里和嘴里冒出來，遮蓋了他底臉。

「李嫂，李嫂呀！」

他駭異地叫。李嫂慢慢地，胡塗地走出了後院，跑到丈夫面前，從牆根抓了一把草塞住他底嘴，然後抱起手呆呆地站着。

「你，把他：抬回屋去！」王德全焦灼地說。

女人抬起恨恨的眼睛望他，彷彿說：「就是這樣！你看！」

「我抬不動。」她陰沉地說。

「放屁！」

「大家都看見……老爺，你借一點錢給我們，」她蠢笨地威脅着，「就好……」
主人正要暴跳，王德潤衝上了台階，噴着他底臉叫：

「好了，我們進去辦一下，你是我的哥哥喇！」他指哥哥底鼻子，然後撇開他

，奔進去。

哥哥轉身跟了進去。他一走開，李嫂就伏倒在抽檯的男人旁邊，啼哭了起來。這哭聲使他茫然，幾乎絆倒在門檻上。

弟弟在正堂里出現，豪邁地唱着哥哥底名字，向桌上插了一把尖刀。

「就用這個來解決！」他吼叫，踢翻凳子，「先賠我三百元包袱？」

哥哥捶一捶胸脯，彷彿表示自己年老。

「老子送了三百塊那狗種，這是第一筆賬；第二筆，你記得前些年，沒有打仗的時候老子怎樣救過你？」

王德全偷看刀子，掙扎着回答：

「你……救我？」

「不用閑話，老子要爽快！」王德潤底聲音嘶裂了，他張開嘴，舐着發火的牙齒。「滾！」他向哥哥底企圖向桌子上伸的瘦手叫；「今天老子送你一口棺材！」

胖女人尖叫着衝了過來。

「你喝醉了，弟弟，」王德全又一次伸出手去，「聽我說……不准，走開，」他喝叱他底女人。

「後天說！」弟弟用厚手掌護住刀柄。

「你們鬧什麼呀……」

「不要胡鬧……自有公理，我們坐下來談，」他拖了一下板凳角，企圖坐下，但弟弟揮了一下手，他又迅速地收，屁股，挺着肚皮站直；「……你哥哥哪一點爲難了你？什麼事又不好商量？」他停了一下，喘息；「動刀三分罪，我是你底哥哥！」

「再說！」弟弟捶桌子，伸手向刀柄。

「你敢胡鬧！」他向後退，麻木地叫，「你敗家的東西，喊政府槍斃你！」

弟弟揚起刀，看準了方向，狂野地撲過來，用一隻手把哥哥挾住。胖女人厲叫。

「救命呀！」

「老子們試試看，老子們試試看！」他用刀柄敲哥哥底頭，一面扭動全身，把

拖着地底手臂的嫂嫂摔到地上。嫂嫂底地拉解救了他底懦弱，使他可以一面順着她退，一面吼得更狂妄。王德全用手亂抓，在雪亮的刀鋒底恐嚇下尖聲啼哭起來了。

胖女人跪下去。

「宥話好說，有話好說……」

「不行！」他舞刀。

「救命呀！」王德全哀號。

王德潤底女人激動地喊着，奔進來了。她撲到三個人中間，抱住了丈夫底肩頭。王德潤鬆手，王德全跌到地上去，在桌子底下爬着，最後這拉架的女人也被野蠻的丈夫推倒了，四個人擾成了一團。

當王德全夫婦逃回這邊屋子來的時候，王德潤底女人就開始叫罵，率領着黑娃子衝到石花缸旁邊，用石子，木椿做武器，向這邊攻擊。

第二天，請了族人來，由哥哥出錢款待，他們分家了。最末一次的瓜分，極其仔細；屋後的山坡一房一半；後院用籬笆隔起，柑子樹一房三棵；至於那在狂風的

夜里失去了副幹的，殘廢的沙桐樹，則歸了弟弟。

八

李榮成在當天夜里就死去了。

李嫂底悽慘的哭啼在這家庭里除了胖丫頭素芬以外沒有驚醒別人，雖然王德全是醒了的，但正處在不幸的境況中，決沒有心來理會。這哭聲愈拖愈長，愈悽慘，淨淫着秋夜和黑暗的田野，使隣人不能安寧。「聽啊，李榮成死了。」他們低聲說；「死了。憑良心說；也是可憐的。」但立刻他們就又睡去了；誰還有心分給別人吸，他們自己底苦杯已經是那麼深！

第二天清早，不幸的女人帶着哭腫的眼睛跑來找王德全，向他叩頭，請他布施一口棺材。但這使王德全苦痛；他也是不幸的，而且又沒有布施底習慣。

他昏亂地叫起來，用烟桿把她趕走了。於是，蘆席包裹着死了的木匠，抬上山去。

人們都以爲李嫂要瘋，但不。她第二天——也就是這家庭分安了家的那一天——就開始爲償還上年的租錢而繼續勞作了。還是懶惰，骯髒，還是夜里出來偷竊，然後到河邊去買包穀，除了很少說話這一點外，一切都和以前一樣。但到十二月中旬，她起了變化，白天里也不在家了，而且穿上了一件沒有破洞的藍布衫。王德潤底女人偵知了一切，而且快樂地宣佈了出來；她和石灰窯底工人軋妍頭。

王德全毒打她，扣留了所有的東西，把她驅逐了出去。

誰也不關心她底命運；不幸的木匠底死亡也早已被忘記，除了人間有一本賬簿上還記着他所欠的三百塊錢。——在這偏僻的山谷里，這家庭就這樣地循着自己底軌道生活下去了。分家和爭吵並不會影響各自底生活。王德潤底小鴉片館很發達，所以到了冬天的時候，他底女人就穿上了城里婦女所穿的那種紅毛線外衣；他也備置了緞子皮袍，土耳其帽子和紅漆手杖。這一對夫婦雄糾糾地走路，在冷冽的山風里用更狂妄放肆的嗓子叫喊。……

王德全，他雖然永不會忘記柑子樹底屈辱和棺材底仇恨，却也恢復了麻木的尊

嚴。不過他永遠望虛，永遠不滿足；他底女人也和他一樣，他們並差不多每天從新與建築場走過的時候，都要拾幾塊大木頭舉在肩上，甚至兩個人抬着，靜靜地，用一種怠慢的姿勢走回來。這種姿勢，就彷彿他們以爲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會愛惜財物，祇有他們這種人類才是一切財物底真正保護者一樣。於是沒有多久，他們底後屋里就積滿了木材，在那里生霉。

至於那些棺材，紅的也好，白的也好，它們在春瘟來到以前大概沒有賣出去的希望了。都已經被冬天底潮濕侵蝕得發黑，積滿塵污，縮成醜陋而可憎的形體。所以當一個老女人來問價錢的時候，王德潤退讓到一百五都沒有能脫手。

「再不能讓了，這是老實價，」他搖頭，向那女人說，「工錢都不夠，這時候，米糧貴，木匠十四個工，」他說，拉一拉左袖，「划多少，你算算看呀！」

「阿彌陀佛！人總要有良心……」老女人歎息，閉上乾枯的眼臉。

卸煤台下

—

包工嚴成武從卸煤台後的石渣堆上攀下來，揮着汗水，癩癩地走向他底朋友，鐵匠出身的孫其銀。孫其銀正粗笨地張開腿，騎在一塊長方形的石頭上，無表情地望着那些在山坡上揮捶狂喊，汗液浸濕了襤褸的襯褲，臉孔痛苦地發脹的石工們。看見他來了就敏捷地收回一隻腿，讓出位置，然後略略俯下紫脹的大圓臉，從襯衣底胸袋里掏出了一小疊污穢的煤單。

嚴成武嚴謹地看了煤單，疊好，在兩邊的方肩頭上發狠地輪流擦着面頰。孫其銀半閉起眼睛，嘲諷地瞧着對方的長手指底彎曲的骨節，低而明確地說：

「許小東老婆病很沉，自己也不好；這一個工還是算他的，我說。」

包工不滿地看了看他底朋友底濡濕的圓臉，乾枯地清了一下喉嚨，然後很困難地點了點頭。

「做包工並不划算……」他尖細地說。石工令人難堪地吼了起來，鐵錘擊在石上，兩個人都向那邊瞧了一眼。「平常做里工都扣錢的。」他站起來，解開藍布衣底最末一顆鈕扣，露出瘦削的胸脯，焦慮地望卸煤台。「我交不了煤，就拿不到錢。」接着他脹着頸子向坡上的石工們用乾燥的大聲叫：「這里一起有幾方呀？」

「三方。」坡上無力地回答。

「天氣夠熱，娘！」他拍褲子上的灰塵，徵求同意似地望孫其銀，但孫其銀却怪異地扭着頸子，眯起眼睛，瞧向卸煤台盡端的煤場。

「我去了，勞你神。」

「好說。」

包工焦燥地走去。一觸到他底長長的，勤勞而勢利的褐色頸項，孫其銀底明確的小眼睛就惱怒地皺起來了，這頸項消失了之後，他就迅速地跨向坡側的樹下，喝

着石工們底水。然後，他彷彿更肯定了他底意志似地，在中午底酷熱的太陽下，強旺地爬上了斗車底愚蠢的行列在那里隆隆發響的卸煤台。

他是嚴成武底遠親，住在這礦上三個月了，但並沒有弄到固定的職業。嚴成武報他做監工，他替嚴成武查號，收煤單；此外，還替他照顧着一個臨時的開山包工。他底態度決不像一個監工，也從來不表露要做一個好老板的願望，所以使工人們覺得奇異。有人說他正在暗暗地弄成一個大包工來壓倒嚴成武，又有人說他即將調成職員，但結果都不對。從他底黑胖的時而透明時而陰晦的臉上，是看不出這些來的。所能看出的，是他跟嚴成武很不對。

很多人把這很不對的原因解釋做，像他這樣有種有力的好人，處在勢利的包工下，自然要感到委屈，不服輸。這自然是。但既然有種有力，爲什麼不跳下去呢？這就在於，嚴成武能做一個勢利的小包工，想做一個富裕的大包工，可以僅僅以一個包工底眼睛來看全世界，在烈日底下辛苦別人和自己，咒罵一切妨礙他底利益的存在，孫其銀却不能。

當過鐵匠，在風爐、碓與砧旁邊憤怒交替着蒙昧地度過八年；領導過一小支游擊隊，在南方底林叢里從大腿上流過鐵匠底血；愛過一個都市的下流女人，想從頭來安排生活，但終於失望，痛惡地奔開，——這樣的人，願意成爲一個包工嗎？

二

火車蹣跚地駛進卸煤台。卸煤工們在台牆上怒叫，奔向各自的倉口，打開閘門。倉口擁塞起來了，人滾跌到頭倉里去，和煤塊搏鬥。但管工一走開，火車司機一走到矮棚里去歇息，一切便又復歸忘墮了。卸煤工們懶懶地揚着鏟子，在窒息的黑霧里咳嗽，咒罵車廂多。檢石塊的童工匍匐到台牆上來，出神地，用動物的眼睛凝視着下面的車廂，和疲乏地瞥過機車前的，衣裳破損的妓女。管工喊叫，司機走回來，於是車廂向後推移，童工躲回煤堆，卸煤工們在灼熱刺肉的煤砂里重新作困苦的特殊掙扎。

卸煤台連接着焦炭場底斜坡，連接着煤場；斗車底鐵軌從巨大的篩煤機轉彎，

倔強地支成兩條，通到台上來。剛剛上日工不久，工人們都拚死地賣力，以便好在炎熱的中午時分偷點懶。但笨重的斗車底運動時常在轉彎的地方遇到阻礙。這次是列在第四輛的許小東底車子苦澀地呻吟着，跳道了。許小東驚慌地跳開去，後面的車子在下坡路上無法制止地衝過來，猛烈地碰在病車上；病車傾斜，於是斗車行列底進行被阻遏住了。

「喂喂，死了；」後面的唐述雲叫，嚴厲地皺起眉頭，彷彿表示，今天準定每個人因此少推一車，少得五毛錢。

瘦長，大頭的許小東惶惑地摸臉，胡塗地想着剛才要是被後面衝上來的車子砸傷了腰的話，一切便會怎樣。

「死了。唉，又死了。」他反應似地大聲說，又起腰，有罪地望着伙伴們。

「你動手呀，雄！」唐述雲惡叫。這是一個以嚴刻和強悍自居但其實善良的流浪漢。

孫其銀在他們前面出現。唐述雲肅靜，側頭假裝着想什麼，然後和許小東一同

跨向傾斜的斗車。孫其銀陰沉地單獨抬着斗車底前端，但因為他單獨，老工人方正基和一個少年從後面默默地跑了上來。

斗車重新加入了行列。許小東軀起屁股，痛心地瞧着空車腹，這會使他損失了一根籤。他哀求地望孫其銀，但後者却無表情地望着煤場，然後歪着破皮鞋，大步跨回號棚去了。

於是斗車工怨恨起來，擴大了自己底失望。但正當他昏暈地經過號棚，望也不望孫其銀的時候，彷彿並沒有發生這件事，彷彿車子里堆滿了煤似的，一根竹籤碰出愉快的聲響落下來了。這是使粗笨的胸膛悸抖、酥軟的短歌。他驚喜地轉頭，孫其銀淡淡地努嘴，示意他快推。他羞澀地笑了，努力軀起屁股。

火車在這時候發出尖叫馳出了卸煤台。

中午的時候，他到矮棚里來找孫其銀。

他異常瘦削。腿長，頭髮剛硬髒亂，鼻尖下垂，時常和他底現出兒童的羞澀微

笑的短上唇一齊擠動。眼睛無光，但隱藏着一種晦暗的，深深注意的神情，一種懷疑的苦悶的渴慕。從底扁平的大手底不安的運動上，尤其是從他底惶惑鬆弛的哀涼的微笑上，人們可以窺察到被壓抑的兒童和辛苦的成人底某種奇異的混合。來找孫其銀的時候，他底這種狀態愈發明顯。他屈起長腿，多餘地束着褲帶，自私地笑着，把黃色的大門牙向黑胖子（黑胖子和破皮鞋是工人們給孫其銀取的綽號），不知道怎樣才能說出自己底願望。

「孫老板，我和你說……」他說，諛媚地注視對方。

孫其銀陰沉地皺眉，不願意別人叫他老板。但他終於撫慰似地笑了一笑，在凳子上轉動身體，把手隨便地攤開。他這樣做，是爲了使斗車工不再侷促。

「你坐。」他隨便說。「你缺的一個工，」他用響朗的聲調說，「我跟盤老板說過了，不算。照平常的車數。」

「謝孫老板。」

「這是嚴成武底事。」他狠狠地搔頸子，「這本來不大好算。是我從前說了，說

伙計們害一半天病，照給錢，他就會謝老板，賣力做。」他嘲諷地笑，玩弄粗手指。

許小東臉紅，假裝着去望台牆前的爭吵，歪過臉去。孫其銀不安地站了起來。

「是這樣……我……里病得很精……」他麻木地說，不敢看孫其銀，「這些日子我累傷了。孫老板是好人，許小東不忘記。」他底眼皮抽搐。孫其銀擾亂地皺鼻子，望地下。「我想，現在半月忙到了，我想先借半月錢。借我吧。我女人要吃藥。我累傷了。」汗液遮蓋了他底瘦臉，「是孫老板我才敢說。我累傷了。」

孫其銀默默站定，鐵匠似地向上縮緊厚肩，半垂下眼臉，沉思地望着棚外。

「你借不到的。」掣回眼光，他說，「我墊你吧。不過，不多。」

斗車工狼狽地佝僂，把拳起的右手舉到頭邊。

「謝孫老板。」他噙噙地說，似乎要哭。

孫其銀閉嘴，以一種和他底矮胖身體不甚相稱的快捷伸手到荷包里去，在翻出了一大堆爛紙片之後，找到了十塊錢。

「不要叫孫老板！」他突然抱歉地，慈和地微笑，做了一個割斷的手勢：「不相

干的！」

三點鐘下工，許小東到鎮上去給女人抓藥。在到鎮上去的路上，他以他底方式天真地在心里歌詠着孫其銀，願他將來享福，一面自己在這歌詠里體會到自私的喜悅。但當他從鎮上回來，通過廠房走向宿舍去的時候，這種心境就完全消失了。他疲勞、心酸，突然對一切不明瞭，落在渺茫里了。

他突然覺得，他底處境所以如此壞，如此屈辱，完全要歸罪給他底女人。地面工人是工資最少的，養不起一個家。單身漢會多自在！他爲什麼要拖着她呢？誰使她跟着他的呢？

誰？往回想罷，那時候還沒有打仗。……女人，在做姑娘的日子，是沒有想到會過這樣的生活的，是永遠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爲一個工人底老婆，在污黑，四壁破爛的屋子裡生傷寒症的，這正如他許小東從不會知道世界上會有這種生活存在，自己會成爲一個可憐的推煤車工人一樣。他們都生長在江西底佃農家庭里。都似乎應該沿着老輩子們所走的旱荒的道路，把自己底生命一點一滴地消磨在乾禾堆里或牛

軛後面，由固整而爛朽地抱緊那貧苦的，狹窄的小生涯以致於最後使每一塊肉，每一滴血都化做泥土。但和昏朦的年青一同得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戰爭，流徙……怎樣的劇變！這在他們是無法明瞭，不可信任的。因此，他們這時常有一種黏膩的感覺，以為回到故鄉去的日子是近了；尤其是女人，她沒有這個感覺似乎就無法生活；她說，笑，回憶，呻吟，時常呈顯出一種半瘋狂的狀態。但不管這感覺怎樣騷擾他們，不管他們怎樣執着這希望，他們對目前的生活，還是異常，實在異常可憐地儘力去建設。然而經過了兩年，愈對這種生活熟悉，他們就愈發覺得建設的不可能，自己是可怕地懸在空中。工資每個月都不夠，還沒有到手就吃光了；一毛錢也不能積蓄下來的時候，怎麼能夠談別的呢？

許小東胡塗，想到工資稍稍多一點就好了，想到下井。

走近宿舍的時候，他遇到了站在路旁的槐樹蔭里，鼓出生鏽似的大眼睛，狠狠地揮拳自語的唐述雲。

「哪里來？」唐述雲粗聲問，拉開扁嘴。

許小東畏懼。

「抓藥哩。」他回答，不想停留，繼續往上走。經過槐樹，他聽見唐述雲在他後面獨自大聲嚷着，像在和誰爭吵。

「哼，……要忘我……」這流浪漢怪聲低叫：「要是我！先賞他兩個耳光再說……這種東西有鬼用！有屁用！嚇，你看那天上的火雲……嚇，許小東！」他放寬嗓子，喊。

許小東驚愕地回頭，有些惱恨。

「你老婆病還沒有好嗎？」唐述雲邁出下顎，大聲問。然後，他安閑地把手插到衣袋里去，點頭沉思。

「沒有好。」許小東回答，疲倦地微笑。他覺得對方在發神經，假裝這麼問，但爲什麼要假裝，他却想不透。

「這樣的人也好……，他一天到晚鬧些什麼呢？」走進宿舍的時候，想。

房間里異常烘熱。光線膠膩而污穢，金頭蒼蠅像火星似地亂迸着，當他走近桌

子，卸下上衣的時候，它們轟然飛起無禮地撞向他底臉。他憤怒地用衣服亂打，驚醒了病人。

於是他微微彎腰，女人在骯髒的棉絮里痛苦地呻吟，抽搐着鼻翼。他覺得他應該聽到什麼話，但沒有。

「我抓藥來了……」他說，聲音里含着失望。

「嗯。」

「借了十塊錢。」

女人咳嗽，用被頭揩着頰上的淋漓的汗水。他望着她，心里湧起苦痛的怨恨。

「不要撕開被，」他尖叫，「着了風，又糟呀！」

「你怎的借到錢？」

「孫老板，」他叫，在房間里尋找一個可以坐的地方，但找不到，於是祇好屈腿站住，「孫老……孫其銀，就是你那回見到的矮黑胖子借我的。」他在說話的時候平靜了下來，臉上流露出一種童稚的感激和驕傲。

「哦……孫——胖子！破皮鞋！」女人笑。

「你知道？」他兒童似地瞪大眼睛。

「奇了，我不知道。你剛才還說，他前天還到坡上來的呀！」

他皺起眉來，不想繼續這微妙地傷損他底心的談話。

「我餓了。」他惶惑地說。

「早上還有飯，冷了……要熱一熱。」女人不安，企圖爬起來。

「爐子都不燃。」他噤咕，內心混亂。「不，你睡你的。」於是蹲到壁角去，燒起火來。「生病要休息休息。……嚇，我累傷了哇！」他在濃烈的煤煙里流淚，咳嗽，大聲說，「我總是這麼想，回家怕也沒法了。一片淒涼，日本人糟光了。你一個人無法子……嚇，後來我想下井。」他沉默的嚴峻地思索着，一面拋兩塊煤到爐膛里去，把鍋置好。「看吧，」他笑，「我們總算活下來了。還是下井好，多三塊一天，好一點就多五塊。」

「我們做這個做一輩子嗎？」

許小東伸直腿，向矮爐子不相稱地彎着長腰，在鍋裏面翻弄着；他故意用鍋鏟在鍋底上擦出一種苦澀的聲音。

「你不懂，女人！」他大聲說，縮起唇皮；「你老是問我，我怎麼曉得，哪一個曉得明天吃什麼菜！」

「我聽說朱家他們都回去了。」女人興奮地昂頭，流汗，向丈夫怯生生地笑；「聽說哪里都不打仗了。」

「你哪知道。前個月日本飛機還來的，忘了嗎？狗種！……」

「我知道。告訴你我知道，」她誇耀地笑，「爹還在，他們，怕都安生過着……」她底眼睛發亮；懷鄉的淒情閃過她底臉；「安生啊！還以為我們在外面好呢？……你一定想想，不然朱家怎麼回去的呢？」

「他們哪里是回去；到城里做工去了。」

「不。」女人固執地搖頭，「不管怎樣，在家里討飯也好。啊……」
「當漢奸去！」丈夫倏然伸直腰，尖聲怒叫。

沉默。女人呻吟，男人咳嗽。但以後他們又談起不管在哪里，要是能夠依然種田就好了的話來。女人對這表露了不可遏制的病人的熱望，男人則無可奈何地歎息，思索，終於聲明自己對一切都不敢想。末後他把話拉到孫其銀上面去，心境好起來了。

「黑胖子是多好的人啊！」他一面吞飯一面噙噙地說，「多好的人，人家是有種的，聽說打過仗；嚴成武算得什麼！……」他癡想，天真地笑，翹起姆指，「……想起來了，你要吃什麼不要？掛麵好不，我還厝底有錢。」

「不要。」女人動情地回答，「你明天不買菜嗎！」

「好些了就好了。昨天燒得好怕人！」他親切地望着她，然後俯下大腦袋，用髒指甲在桌子縫里刮，「這個屋子好熱！呀，你看我身上的汗！有什麼法子呢？……逃難的人，慢慢來，慢慢看罷。」他咬緊牙齒，像屏息算計復仇的人似地瞪大眼睛望着窗洞外。「下井的時候看罷。」

女人淒情地拚命吸氣，然後曼聲歎息。他站起來，恨恨地搖着破桌子，使碗盞

發響。蒼蠅躍過他底鼻子，他機械地張手捕捉，一面想着晚上要不翼找誰談天去。

屋子是西曬。紅色的，沉悶的暗光還留在佈滿斑痕的里壁上，桌子底下和床板後面已經晦暗了。這是在日常生活里最令人煩悶的時候，蚊虫響起來，在晦冥里佈下膠黏的刺叢，更使得疲乏的工人難以忍耐。他胡塗地洗刷鍋碗，怨怒地把它們弄出燥聲，一面馬似地踢着腿，咒罵蚊虫。

「不是人住的地方！不是人……」他昏亂地罵，一手揩擦額上的汗水，一手提着刷淨的鍋，找尋一個置放的地方。

「喂喂，掛在那個釘子上面！」女人過份嚴重地叫。像一切窮苦而勤勞的主婦一樣，她愛惜她底東西，假若有誰把它們放錯了位置，她就不能睡著。

許小東被這呼聲所驚，異常怨恨。他響着鼻子，不經心地側身，去摸索鐵釘。然而不幸，他底手一離開，鍋就發出震動窮人魂魄的大聲，跌到地下去了！

「啊啊——不得了……」女人痛叫，從床上躍起。許小東彎腰，向四面漚鈍地環顧，一面張開嘴，發出一種斷斷續續的，憤怒的呼聲；最後蹲下去，捧起鍋，向屏

外照着。一塊暗紅的光——一個致命的破洞！

女人躍過來了。她擠着丈夫底赤裸的背脊，微微屈腿，把手放在膝上，從丈夫底汗臭的腋下向鍋底破洞驚怖地注視着。無望的寂靜。聽見蚊蟲們底怒鳴。

「這麼大！」丈夫喃喃說，汗水淋下他底失色的瘦臉。

「不能用了！」女人微弱地說，但隨後便痛心地大叫起來：「看啲，這怎麼得了！現在要賣四十塊錢，我們過得好苦呀！」她哭，捶丈夫底肩膀，「這怎麼好！這怎麼好！這怎麼好！」

再沒有更痛苦，更無望的事了，比之於一個窮迫無依的家庭打碎了一隻鍋，在這一瞬間以前，女人底生命彷彿是找不到依托的，現在她才突然明白，她原來是依存於這一口舊鍋！她多麼愛這一口鍋，祇要它還是完整的，不能用來燒飯都可以！祇要它還是完整的，她便不再想要回到故鄉去，也不再想要過種地挖菜的農家生活！然而遲了！

她哭，呻吟，咀咒，絕望地踐腳。……

許小東是沉默的，雖然他風心情和女人底完全一樣。他重重地放下那該死的鍋，頹然坐到床板上，垂下兒童似的畸形的大頭，翻着眼睛向晦冥的壁角麻痺地凝視着。但末後他底驚愕的眼睛悽苦地起皺，臉頰恐懼地戰慄起來了。在晚上來到以前的虛假而紊亂的昏沉光線里，這臉顯得特別失常，特別難看。

女人還在呻吟喊叫。

「睡吧，你……你睡你的，不准叫！」他躍起來，握拳捶胸，一面流着淚。「不准叫！」他啞聲喊。

三

恰好在大雷雨的一夜殿成武底包工派成了夜工。

整個晚上，山谷里奇特地燥熱，鬱悶。山峯板起臉，停止呼吸，肩着笨重的層雲。雷雨在夜里遲鈍地開始了。兩個鐘點後，山洪暴發。卸煤台下底傾斜的場坪和路床變成了河流。二十噸礦道木在水流上漂浮，煤底山積被從中間吃空，坍倒下來

，一刻鐘就沖走了一千噸。卸煤台上，電線呼嘯着，燈泡閃爍，放出可憐的微光，映照着左右下面的黑色的狂流。波濤狂嘯，撲擊到激動的無光的山谷中央去，吞沒了尚未刈割的，豐滿的稻田。

工人們興奮地尖叫，抱着頭跑過空場。斗車工們全體都擠到卸煤台前端的蘆蓆棚里來。蘆蓆棚左近，焦炭爐被水沖塌了一個，另兩個還在倔強地吐着暗紅的，兇厲的火燄。煤場上，環節似的電燈在冰雹般的大雨里所努力射出的低垂的光，連成了昏朦的一片。還有人跑過，擲響工具，尖叫着，像一匹被追的老鼠。閃電刺破黑暗，把豪放的洪流映成沉重的青色。雷響，山谷震撼。沒有完工的篩煤台在雷響之後發出一隊兵叫喊似的聲音，柁倒了。於是有人在蘆蓆棚前面用激越而沉痛的聲音喊孫其銀；這聲音被風彈得很遠，造成一種人類在粉碎世界的不可思議的大力底壓迫下奮勇呼救的印象。

孫其銀原先是躲在那篩煤台底下的，但在打雷的時候，他已經頂着一件硬雨衣，像一個打足汽的球似地通過煤廠向廠棚跑來了。工程倒下，他站住，憤怒地向後

疑視。衝進廠棚的時候，他歡喜似地喘着氣。

「危險呀！」

「你簡直爲什麼不到這邊來！」唐述雲恨恨地叫。

「孫其銀，煤沖跑了！」

「煤沖跑了！」孫其銀四面望，彷彿在尋找說話的人。

「孫胖子，工程倒了！」

「工程倒了！」

「兩萬幾呀！」許小東昂奮地說。

「黑胖子，今天幹不成了，回家睡覺。」

「幹不成了！」

又打雷的時候說話才停止。這些話並無什麼實在的意義，然而却決不可缺少。

它們彷彿是一些光明的球，孫其銀友愛地接住，然後坦率地拋回來，輕輕擲中了粗笨的工人們的胸懷底最溫柔的所在，使他們露出滿嘴黑牙默笑，使被風雨擊打的廠

棚里洋溢着天真的生氣。雷聲過去，每個人都深入肅穆的夢境，聽着在蘆蓆底隙罅里尖叫的風，望着斜斜刺過低垂的光圈的雨箭，不再說話。蘆蓆被風掀去了一塊，雨撲進來，大家向後擠，踩着水塘，又開始在漆黑里噴嚏。

「不要擠，後面是水！」聲音大而溫和；赤脚在水里響。

「冷起來了。」

「你穿少了，小傢伙。」老頭子方正基在許小東前面大聲說；想戰勝風聲，使自己底齙嘴聲音讓每個小傢伙都聽見。「我就有數。我說：『大雨來啦！』……這些天氣，我們從小種田的人，哪有不明白呀，這些事，我哪有不明白呀！我就想……」頂上的蘆蓆又被掀去一張，幾個人，其中最厲害的是流流漢唐述雲，咳嗽了起來，遮斷了他底衰老的自我表現。

「嘛嘛，要把我們吹跑了呀！」

「孫胖子，你站這邊來——不要擠！——那邊有雨！」唐述雲清楚而溫和地說。

「好的。工程底下嚴成武底號棚也倒了。」孫其銀說，凝視着棚外，彷彿覺得有什麼新的仇敵要出現，他必須戰勝它，保衛伙計們。「你們看，雨下大了！好些東西全壓在那底下，嚇！」

「活該！」

「安逸呀！」

許小東從水窪里提起一隻腳來，向前擠了一步，伸直細頸子，竭力想看見孫其銀。首先模糊地落在他眼睛里的，是唐沈底覆在鼓眼睛上的硬髮，和他底仇恨似地張開着的，怪異的扁嘴。這嘴在微光里動着，但沒有聲音。許小東本能地駭怕。但終於鼓起勇氣移開眼光，瞧見孫其銀了。孫其銀微微側頭，極端嚴肅地瞧着遠遠的煤場。臉是渾實，明確，堅強的，給人以不可擊倒的印象。

許小東貪婪地注視這臉，似乎想得到什麼祕密的解答。他假裝咳嗽，但沒有被注意；孫其銀慢慢地舉起手來，刮了一下圓鼻子上的水滴，這個動作在他看來似乎就是一個嚴重的暗示，他窒息了！

終於，他偷偷彎着長腰，離開伙伴們，從後面躡出廠棚去了。他涉過水塘，四面張望然後麻木地在狂雨里站定。四面是雨，是水底狂流，沒有了孫其銀，也沒有了伙伴們；焦炭爐底火簇是駭人的，厲風要壓倒一切，燈光要暴露他底孱弱的身軀。爲什麼要離開伙伴們呢？回去吧，他想，但他同時就拚命向前跑了。他底心麻痺地分裂爲二，一半爲了偷一口鍋領着他本能地在雨里向煤場跑，一半却拿避雨廠棚里的伙伴們底唾棄和孫其銀底責罵來驚駭他。憤怒的雨痛擊他，使他好幾次滑倒在泥坑里，作着可憐的掙扎。一種可怖的大聲在他頂門上發生了！他再不能分辨一切了！一個工人在焦炭爐那里叫喊，像一柄利錐似地刺着他底心。極短促地，在他眼前，女人底病臉閃現了，孫其銀底在鼻子上刮水的姿勢閃現了！煤場上的電燈變成了一個懲罰罪惡的，明亮的響雷。……

一口鍋呀，他跪倒在被傾圮的工程所壓倒的號棚邊了！

於是，他開始用手挖掘。五分鐘這樣過去了。在這五分鐘里，世界凝結了，燈光熄滅，雷雨中止了。所有的祇是那一口還沒有挖到手的舊鐵鍋！他底手在礦燈底

碎玻璃上割破，麻木地流着血。

「我想不到喲！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喲！不相信你無論問哪個，我想不到喲！……」他在心里哭，從泥污里拖着鍋，「不然還不是別人拿去。我多麼可憐！我們再不能做壞事了……哦！……」

他向四面望，然後把鍋笨拙地用長手臂抱在胸前，向坡下逃走。但是一個從背後轟過來的熟悉的聲音把他底一切希望全粉碎了！

「哪一個，站住！」嚴成武在雨傘底下粗厲地喊。

他機械地站住，戰慄，抱緊鐵鍋。包工踩着泥水走上來。

「你做什麼？——許小東，你偷東西！」

「我沒有。」他用兒童的聲音回答。

「這是什麼？」

「鍋。」他底眼睛昏花，喉嚨里有血的熱腥味。

「你拿它幹事麼，這是公家底東西！」

「嚴老板……」公家底東西從許小東肚子上滑下來，跌到泥水里去，偷鍋賊張開求饒的手，無聲地哭嚎着。

厚手掌熱辣地擊在瘦頰上，偷鍋賊在泥水里像樹枝一樣搖幌。

「走，交給礦警隊！」包工叫，高舉起手里的傘，使得燈光照現了他底憤怒的眼睛，和滿是向中央聚攏的細皺紋的扁額。「走！」他彎腰，擄衣袖，提起了賊物。

但是正在這時候，爬過磚堆，裹着雨衣的孫其銀出現了。

「什麼事？」

「你就曉得了……他偷鍋！」

孫其銀沉默，看看嚴成武手裏的鍋又看看偷鍋賊。雨小了，風更冷，他縮緊肩膀。

「你偷的嗎？」末後他低沉地問，似乎有些頹喪。

「孫老板……我……」

孫其銀揮開頭上的雨衣，把它搭在肩頭上，向燈光嚴厲地皺眉。

「你爲什麼偷？」猶豫了一下，他問，猛烈地啞嘴。

「真稀奇，老孫，」嚴成武在雨傘底暗影里兇暴地揮手，「這不是你底事呀！」他想笑，但是說出來的却是要哭的人兒一樣의 酸苦的大聲。

從廠棚里有披着簑衣的工人出來，向這邊走。

許小東畏縮地縮緊身軀，偷看孫其銀。他看見他底大鼻子憤怒地翕動着，小眼睛幽暗。和對方底眼光相遇的時候，他恐懼地避開；又偷看，對方底深邃的眼光仍然向着他，於是他不再逃避。他把手戰慄地移到亂髮上去，絞着水；水流過他底乾渴的唇，使它柔軟，想再說話，同時，一個衝動在他底胸脯里蠢笨地萌生了。

「我們有好些天不能燒飯吃了。……借又借不到……我女人該死，哭……我問孫老板借十塊錢給她買藥，後來我底鍋打破了！」他喘息，乞求地環視走上來圍住的伙伴們，「我底鍋打破了。」他悽苦地向肺里吸了一口潮溼的空氣，然後伸直細弱的頸子，仰起大而怪的頭顱，「我們窮，買不起一口鍋，我老婆病得要死。各位

老哥，我許小東是從來不動人家一根毫毛的；我們這麼活是怎麼辦的呀！心都過壞了，黑區區的。……就是，這里鍋廢着，大水要沖走它，我想我拿來不是一樣！救了我底老婆，你想，她整天哼，整天哭，說是回家去就好了，就好了！……」他用滯澀的鼻音說，流淚。「我真恨死她，真恨她呀！……」他叫。

人們沉默。雨在雨傘和笠帽上發響。許小東仰起下巴嗚咽，然後抽掣着手，赤裸裸地，求救地望向孫其銀。黑胖子難受似地避開他底眼光。

老頭子方正基，在向嚴成武底冷酷的臉面窺看了好久之後，歪着頭向孫其銀說：

「我知道，唉，你們看，我這樣說，……他底鍋打破了。他老婆悶着哭。」

「我老婆哭。我底鍋打破了！」許小東大聲回應，猥亵地笑。

「我管你底鍋打破不打破，我管你底老婆，……」包工吼，用戰慄的手收攏雨傘，旋轉着，使水滴濺在孫其銀臉上。「你曉得我嚴成武也是在別人底下吃飯呀！你曉得天下人都要受人管，不能隨便……我怎麼交代，我怎麼好交代！」他揮着拳頭

，許小東往後仰。

孫其銀閉緊着嘴，用手在大而圓的鼻子上擦着，然後抖掉肩上的雨衣，放在肘彎里。他看嚴成武和許小東，在沉思。

「老嚴，就到這裏爲止吧。他是一個工人，本來不會偷東西的。」他慢慢地說，咬牙，一面皺眉瞧着鍋。

本來，他有些猶豫，然而很快地使用外面的行動來戰勝了它。他底心很樸素，惟其如此，這些被一種奇異的意志所支配的習慣的表情和聲音都是華麗的，而且無矯飾。他是那種善於用動作來確定外在的方向，領導動搖的思想，以戰勝自己和敵人的，人里面的出色的一個。關鍵就在這裏。工人們起初都不敢說話，在等着他，現在却彷彿得到指令的士兵似地，開始明確地行動了。

「都是在外面的人，嚴老板，給大家一個情面罷。」唐述雲挺胸說，瞪大眼睛。

「不行，走！」包工尖叫，拖犯人，「到礦警隊去！」

「哎呀，這又有那些好處呢？」

「哪個說？」

「嚴老板，大家都有生災害病，倒楣的時候的。」

「把鍋送給許小東吧，你可以開損失。」

「放屁！」

孫其銀向前走了一步，憤怒地抖肩膀，用手指着許小東，低抑地說：

「你下次不准這樣，」然後，他瞧向包工，和善地微笑，閃出牙齒，「許小東那麼窮苦，你看，平常做工他賣力不賣力；你想，一個賣力的人，哪里不好去？哪個能說將來不遇見呢？哪個能說這個人將來不會大大幫自己呢？好人總不會讓壓沒的，老哥，」他平穩地吸氣，環視工人們，「這與你嚴老板毫無關係，大水冲去了那麼多，工程倒了，一口舊鍋在公司里算得什麼呢？你明天又有新的使了，而大家永遠感謝你。」

「把鍋送給許小東！」唐述雲劈進他底聲音來。

工人們騷動了。雨在嚴成武收下雨傘來的時候已經止住，煤場上空氣鮮冷，電燈明亮，他們底奮激的喧嘩聲傳得很遠。但在包工底失措的憤怒的手勢里，大家又恨恨地靜默了下來。聽見遠處火車汽罐底絲絲聲。

「我嚴成武不是那樣的人，各位，」他說，氣得嘴唇戰慄，「也可決不好欺。孫其銀，這事情我交給你辦了。」

最後一句話是咬牙切齒地說出來的，雖然有着信任的外貌。以後，他離開工人們，胡塗地撐開傘（其實已沒有下雨了），迅速衝下煤坪。

大家嘲諷地注視着嚴成武底身影，有人重濁地清喉嚨吐痰。

「狡猾！」孫其銀冷冷地說。

「他要喊礦警的。」許小東喃喃說。

「哼，不會……」

「我們大家反對他，他平常就太刁。」

述雲憤怒地揚起腿來，把一塊木片踢到空中，然後迫着手，滿意地向它底旋飛的投入黑暗的弧線凝視着。

這之後，工人們又落在猶豫的沉默里，全看着孫其銀。孫其銀懂得這。他嚴肅地微笑着，把雨衣換一個手，使自己顯得更矮地縮着頭吸了一口氣，然後以一個長長的凝視望着狠狠的許小東。

「這口鍋你拿回去吧。」他和善地說。

許小東，像防衛胸袋似地，把手舉到稀濕的頭髮上去。

「我不要了。我不要，各位朋友……」他竭力叫，聲音灼燒而破裂。

「唉，可憐！」方正基歎息，用老手拍着他底肩，「拿去吧。」

「不要緊的。」孫其銀說。

「不要緊，我們不管怎樣窮，送也送得起。」

「我不要了！」苦悶地呻吟。

這時候，抱着手觀望了好久的唐述雲一大步跨到他面前來，兇惡地抓住他底手

臂，使他驚嚇得打了一個寒噤。

「拿回去，」他怪叫，露出扒牙，兇狠地瞪着眼睛，「不中用的東西！一個男子漢要敢做敢當，這不是什麼醜事！」他捲起衣袖，決然地提起地下的鍋。「拿着！」他命令。許小東胡塗地服從。「走！」他發出第二個命令，用一根鋼鐵似的手指指着面前的泥濘的，在燈光下清冷發亮的道路。

「大哥，不要鬧……」許小東困苦地彎腰，望那根倔強地指着路途的手指，望望自己手里的鍋，然後胆怯地望孫其銀，一面發出一種肉體底苦的呻吟。

「拿去吧。」孫其銀簡單地說。

終於，被唐述雲疊橫地拖着，他抱着鍋走下了煤坪。他感激，狼狽，被冷風吹活了麻木的血液，感到極失利的苦痛，在路上焚燒地哭出一聲來。

「我不能做人了，老哥！」他嗚咽着說，跪跌，泥水里。

唐述雲默默地扶他起來，替他拿着鍋。

「這叫什麼話！哼！」走了好久之後他說，憤憤地響着鼻子。「不要緊的，兄

弟，這不能怪你。我從前也幹過這樣的事，那更糟！」他底聲音突然奇特地溫和，親切，這是許小東從沒有從他嘴里聽過的。「我在外面跑了十幾年了，什麼事都見過，都幹過。唉，可恨，都幹過！」他憤恨地嘆，大步跨向前。

四

像一切被生活壓賸的人一樣，許小東是很會欺騙自己的。這就是說，假若偷到了鍋而不被別人知道，一切便不會如此嚴重；他簡直就會蠢笨地找機會跟朋友們說，他底鍋買上了當，化了三十五塊錢。雖然淳樸的生靈會自己惶恐，譴責，痛苦，但在看不出世界在反對他的時候，他底自我欺瞞的本能却更強。然而正因為如此，這樣的魂靈們，在犯罪一曝露，世界一在他面前變色的時候，就要變得不可收拾了；他會敲碎一切自己生存的理由，赤裸裸地進入黑暗的破滅。

他偷了鍋，感到無法再立足於卸煤台上了，於是生了一天病。

在內心底黑暗里浮沉，磨苦於兒童式的，獸性的恐怖，痛苦，妬嫉，怨恨，最

後又變得無力，歸於胡塗。但在一切這樣盲目的時候，雖然他自認已經被某種東西摒棄了出來，某種東西還是支撐着他，而且愈來愈強。這便是孫其銀和伙伴們底堅強的友誼。

他漸漸能夠在心里去接近這個東西了。有一個瞬間，他對一切都盲目地怨恨，想要也推開它，但後來不了。

於是，他認爲自己並不是最腐壞的，並沒有做了什麼真的壞事；又來艱辛地替深傷敷藥。

但無論如何，這對他一生講是一個可怕的分裂。以前，他心地胡塗，胆小地做工，有着回鄉的希望，現在却把這些完全無情地打碎了；以致於在某些時候，心里充滿了前所未有的冷酷而透明的毒質。

整個下午，他底臉上有一種慘白的黯澹的表情。他有時不安地亂動；有時又呆坐着像一塊石頭。這驚嚇了他底勤苦的女人，使她以爲自己做錯了什麼事。

發生了一場對話。

「你曉得這口鍋哪裏來的？」他突然問。

女人呆呆望着他，以後怯弱地回答：

「唐述雲送……」

丈夫冷笑起來了。笑聲中止，眼睛猙獰地盯着鍋。

「我過一種好的生活，就是因為，……」他望女人，搖頭，悽楚的笑，「我底臉丟光了。我也不能在這里做工了！不過我這會已不怕。一個男子漢爲什麼不要志氣，爲什麼要受人欺侮……爲什麼光想着回家。我要死在外面！」

「什麼事？有什麼事，你說！」女人叫，拋開手里的爛濕的衣裳，「這鍋哪裏來的？」

許小東底臉痛苦地抽掣。

「偷……來的。」他怯弱地說，頹然倒回床上去。

「那呀！……你，不能做工了！」她憤怒地四面望，以後粗笨地撞着桌子痛叫：

「你這是怎麼搞的！你這是怎麼搞的！……啊啊，我怎樣活下去呀！」

「你自己會活的。」許小東在床板上冷冷地說，不看她。

女人底笨臉在蓬亂的頭髮下發青。當他咬響牙齒咀咒的時候，她恐怖地喘息，怒嘔的大乳房在破舊的藍布短衣里激烈地顫抖着，他側目看她，心里突然軟弱而狼狽。

「不要急。」他站起來，垂着大頭顱，說，「我還是上工。孫其銀幫我。」

女人無言，狠狠地擦淚水，然後轉向門邊，重新洗起衣服來。

望着女人底急劇掣動的多肉的肩，許小東困惑了。他轉過身去，倏然間體會到渺茫的哀憐，意識到假若沒有這樣的女人，自己會活得更壞，更孤伶；於是便把生活所以這樣無望的罪過歸給了自己。他長久地垂着手，凝住眼光，默默站着。一種稀有的光采在他臉上誕生了。他走到洗衣的爛木桶邊，彎下腰，喃喃地說：

「我們過得壞透了。本來可以好些的。……」他不安地笑，「就是我……不過你不要急，何苦來呢？我知道。我總會拚命的。」他口吃，突出牙齒，一面胆怯地按住了女人底肩；「我們總會好些。」

女人更快地搓衣服，水沫濺在他身上。

「哈，你這樣夢嗎？」

「我這樣夢。」他屈着長腿蹲下來，把尖下巴攔在膝上，用兩根手指撈了一下桶里的污水。「不然我就到別處去，做管理機子的工人，我要學會的。工錢就有十塊，比方隔溝山里。」

女人注意地聽他說，手底動作緩慢了下來，最後完全停止，信託地望他。他溫存地羞澀地笑。

「十塊錢，」她歎息，「十塊錢也不夠呀！」

「總好些。」他伸手拉下她手里的濕衣服，徒然地指着自己底濕手，然後又輕輕地拋在她手上，「你這件衣服破了！」

「簡直不能穿了。我看我們總要赤身露體的。」

女人底話是用悄然的調子說出來的，含着祇有許小東才能體會到的愛撫和關切。他不笑了，心里充滿溫和的基涼，瘦臉變得柔軟。

就是這樣的單純的相對。從黑污而灼燒的卸煤台生活里，他們短促地檢到自己了。都是年青的，都有力，都悽苦。女人覺得，要是在家鄉，許小東是會橫行些的，沒有這麼和順；男人則覺得，要是在家鄉，有專橫的族人，雖然稍不窮苦，却沒有這麼獨立。自然，這些感想並非現在才有；但以前戀於呆板的回鄉夢，不能意識到它們底存在。於是他們帶着另一種心情談到了家鄉。

「我們不是也遇到了好人！這里的朋友是好心的。好哩。家里就沒有這樣的人。……」許小東緩慢地，確實地說，用手擊着膝蓋，「大家都窮，大家幫忙哩。……」下雨的時候，孫其銀說工程倒了，——不要把那破衣服擱在磚上！——我就想到鍋。這算什麼，我又不是偷哪個的。但是狗畜嚴成武跟我下不去。朋友們都圍上來，我丟臉呀——看，衣服滾下去了！——想不到他們把鍋送我，孫其銀說：「喂，許小東，你拿回去！」他底聲音顫抖，「家里那些種田人沒有這心腸啊！問你看，自己掙，是不是比看臉色好些？」

他像談着遠在家鄉的事似地談着自己底深傷，似乎已經不以為然了。但說完了

話，臉上就露出思慮，惶惑的表情，愈來愈不安。女人起初微笑，後來就呆板地嚴肅；但關於家鄉這一點，她無言，是同意的。

許小東突然瘦長地站起來，攤開手。

「這事情是我壞，我壞。沒有法子呀！我們現在可以燒飯了！」他噴口沫，臉眼紅，「我不在乎！這不是醜事……」他實證似地思索了一下，「今夜我還是上班去。」

「你不是發燒？」

「不。要工錢呀！」

夜里他去上班了。實在說，他現在異常害怕卸煤台，所以在去的時候，需要鼓起絕大的勇氣。沒有等到拉汽笛，他就跑到隔壁去喊醒方正基。因為在昏沉的睡眠里被擾醒，老頭子底脾氣特別大，憤憤地叫着，用老年人底方式咀咒着全世界。他說他已經做了二十幾年的短工長工木工外工，像嚴成武那樣的傢伙早已看透了；他說所有的考板全是一樣的，給的工錢祇夠工人吃個半飽好去再做工；他說做捶石子

工是很好玩的，但是你不能玩，不能老實——在這瘋世界上決不能老實，不然就祇好永遠做工。最後他說到孫其銀，讚美他底和善，又說到自己底前兩年在江邊給日本飛機炸死的老妻，和在鄉下被過路兵拉走的，年青有力的獨子，哀痛起來。在通過煤台的時候，他們遇到了嚴成武。

嚴成武通過軌路，從一頂舊禮帽底軟癱的邊沿後面陰鷲地瞥着許小東。許小東起先胆怯地避開，後來就直率地回看，帶着浮動的痛恨。他以為對方要喊他的，但沒有：祇露出心地狹小的人底威脅的表情，然後很快地車過臉去，用左手弄響右手拿着的一把煤籤。和一個不足道的工人這樣照面，委實使他痛苦，因此他就更恨他底朋友孫其銀。許小東在恨恨地回看之後，畏懼起來，以為他是決不會放鬆那口鍋的；決不會放鬆，是對的，但却不必是鍋，因為，假若報告鍋被竊，吝嗇的公司當局就要被觸動靈感似地來查問，一查問，別的一些謊報的損失就難於成立了。

但許小東底恐懼，在一遇到坐在橫木堆上閑談的孫其銀，唐述雲和別的幾個伙伴的時候，就隱藏了。他靠唐述雲坐下，和惶恐掙扎，慢慢地安靜了下來。唐述雲

正在大發議論。

「看吧，你就頂怕這些事，纏上了一個女人，你就昏了。喂，你要甩開她，甩開她，這麼幹，」他把手掌向外鋒利地劈了一下，「不然的話，才糟糕，你就怎麼活也不是。呸！」他唾棄，鼓大眼睛。燈光像照在什麼油液上面似地照在他底眼球上。

孫其銀拿下嘴上的舊菸斗，舐嘴唇，噴出在燈光下泛着灰色的煙，慈和地在小眼睛里微笑着。這微笑，表示他雖然不同意，却完全瞭解。隨後，他感到寒涼似地縮起肩膀，皺嘴，略帶悲傷地噓着氣。

唐述雲側目望他，想得到他底聲音。等到證明這沒有希望，他就領悟似地點頭，拍膝蓋，用醜陋的嘶聲繼續叫了起來。

「比方你老哥有這個經驗，」他向他身邊的一個中年伙伴，「我們在外面跑狼了，有時心里空空，恨得厲害。見了什麼人，就想喊『你爲什麼活！』殺他底頭！……弄得什麼也不想要了，時間過去了，比方你我，都不是少年伙子了！」他又向孫

其銀側目，感到對方臉上底嚴肅的表情；「什麼全過去一半了。昏昏的，什麼也沒有學會，一件事也做不長，到反到這里來推車子！我根本做不成事，做不成？」他拍手，停頓，低頭向地面。「我嘗想過，」用一種沉痛的低音，他接着說，「在中國像我們這樣的人有多少？在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他們能夠好好地做一件事麼？」他猛然抬頭，燦爛地笑，「能的呀！我們都是這樣的男子漢！可是他媽現在真委曲。

……心里像爬了一條蛇那麼不安，不能幹什麼，就鬼混，人家也不給事我們做。我在軍隊里，人家說我是瘋子，可笑不可笑！好——我滾蛋！」他仰天怪笑，隨後急劇地望孫其銀：「喂孫胖子，我瘋不？」

孫其銀舐煙斗嘴，閃着快樂的，光亮的眼睛，洪亮地回答：「你不瘋。」

「唉，你底怪像多！」一個伙伴說，「我們不比配你。」

方正基在許小東旁邊做着遲緩的含糊的手勢，以歎息開始，批評了起來。人們淡淡地或好笑地望向這邊。許小東心跳。

「就是你怪話多，一點鬼用也沒有。照說你不該推車子的，就像我……何必

呢？我要說起來，可比你多多少囉。不必，我不說了。」他尷尬地笑，拉衣袖，按鼻孔，「你就沒有別的法子，安生些吧。我說的不錯，好生掙命罷。你又不成當管工去！」他望孫其銀，咳嗽，「我老了，時時發病，日日傷悲。夜裏頭難得睡着，就聽見你們鬧，賭啊，押寶啊！唱啊！我爬起來，看看山底下，看看你們底窗，啊，我想：「我就會死了，什麼也不指望了！好的很，讓他們一代又一代在這山里鬧去吧。讓他們這批胡塗虫擾下去吧。有一天他們也老了，老了時想起來，就會傷心些，就會悔的。」……可又有哪些用呢？少年人是不聽老年人底話的，他們一些也不悔……總要拚命掙啊，小兄弟！」他擺頭，淚水滾過他底乾枯的面頰，「你們想想，五十年一過，這山里是什麼樣子，……我就見到，有些家已經兩代葬下來了……」

◎ 橫木堆上全體沉默。眼睛們閃着潮濕的悲楚的光輝，離開奮激的老年人，各自望向最妥當的地方。於是，在遠遠的宿舍山坡上，出現了五十年後的燈火，那是繁密，明亮而透紅的，像喝醉了酒；在卸煤台上閃過了五十年後的高大的青年們，他們有力，強壯，不可凌辱；在左側漆黑的墳場上照耀着五十年後的礦燈，孫兒們來

袁祖父底坟——但是很難尋得着啊！因爲，標記着近一百年的沉默的痛苦，坟是那麽多！

爆發了歎息，唱歌，咀咒。方正基已經安靜了，他站起來，胡塗地向黑暗里看，走到別處去。唐述雲突然躍起，恨恨地揮拳尖叫：

「他是自私的呀！人全是自私的！」

「唐述雲，不要吵。」許小東苦楚地遮住他。

「我們是有法子的，那法子，哼！」他揚手，反擊許小東底手勢，「都不要一個家，都不要狠命做工，爲誰？都天天喝醉。那，嚇，誰說不是好生活？」

許小東畏縮地望着，覺得這個人在反對自己。

「孫其銀，我問你，」他鼓足勇氣問，上前了一步，「江西現在打仗嗎？」

孫其銀笑。

「在打。」

「都在打嗎？」

孫其銀點頭。唐述雲跨到旁邊來，指摘許小東：

「你並不是愛國，你是自私，像嚴成武愛國一樣，自私！」

許小東憤恨，臉發燒。孫其銀嚴酷地看看兩個人。

「那麼 我問你，」唐述雲問孫其銀，變了聲調，就像他所以這麼說，是爲了表示他並非荒唐，不關心戰爭似地，「這個仗要打多久？」他底眼睛鼓出，濃眉壓下。

孫其銀玩弄烟斗柄，用來鎮壓自己底感染性的激動。

「很難說。」

「打完 日本，還要不要打呢？」許小東關切地問。

「要打。」

「打什麼？」

孫其銀仰頭，從齒縫間吹了一口氣，震動地回答：

「像日本那樣的東西還是很多呀！」

「對，對！」唐述雲惡叫，鼓了一下掌，「對！」

許小東偷看孫其銀底發光的鼻子和鋒利的嘴唇。眼睛發怔，流露出一種幼稚的，幽暗的，苦悶的焦渴。最後他垂下大頭，用手環抱着。孫其銀想說什麼，但又止住了，祇是把烟斗咬在齒間，避着夜晚的涼風點火，遮掩着自己底愈來愈明顯的不安。唐述雲在這時候喜悅地看中了他底弱點。

「老孫，我想問你一件事。」他重新蹲下來，歉疚地皺起他底憔悴的眼皮，問。

「什麼事？」孫其銀略略驚訝。

「就是，你爲什麼，」他點頭，用手在臉前從上到下地劃了一條綫，「爲什麼不來一個包工？」

「我不想蹲長久。」

「何必受嚴成武底氣呢？我們擁護你！」

「我們擁護你！」許小東說。

孫其銀噴烟，沉思，謙卑地微笑；但立刻臉色又變得嚴冷，不可接近。

「我不幹的。等兩個月我就走了。」

「哪去？」

「廣東。」

「做什麼？」

「在那里我有一些朋友，幹游擊隊。」

唐述雲莊重地望他底臉，搔頭髮，終於突出牙齒以決然的聲音叫：

「我跟你去！」

許小東魚一般地張開嘴，痛苦地喘息着。孫其銀悄悄側頭向他，看見了他眼睛里的淚水，又不安地避開。流浪漢壓緊雙唇，從鼻子里重重地歎息。

「我有一點不明瞭，孫其銀！」從深沉的緘默里醒來，唐述雲溫和地說：「我覺得，你心里有一個祕密，我猜不透。」

孫其銀安靜地瞧着卸煤台上的燈火，下唇收縮，眼睛慢慢眯細，又逐漸睜大，流閃着一種深邃的，智慧的光輝。

他摸火柴重新點燃烟斗。

「我從小就遭遇壞。」他用那種強壯男子底溫和的低音開始說，「後來——那是苦的，我底母親當了娼妓。……我學鐵匠，被打傷了頭。」他拂頭髮，在飄曳的煙霧里指着額上的一塊發光的創疤。「遭遇了那麼多痛苦難堪的事，我現在想起來都難受。一種黑暗無底的生活。啊，我終於逃出來了！」他瞪眼睛，生動地笑，「後來在廣東打了仗，傷了腿。到重慶來却遇到了一個女人——完蛋了。……我想這些都是很簡單的。不過我有時候，也糟，苦悶哩……嚇嚇！現在我預備再去廣東。……你想我神祕嗎？不。一個人應該少提到自己才好，他祇須去做。況且我們不大熟，常有隔閡；你不是總見到我馬馬虎虎地對待自己嗎？嚇嚇！」他垂下眉毛凝想，「好的，夠羞了，」他憤怒地說，「我們祇要不忘記，比方我，我底母親，是誰使他那樣的？這個疤，這個傷，」他指大腿，「是哪里來的，就夠了。不要去想些怪事。……啊，我是一個平常人！」

「你對我們工人底態度？」唐述雲沉思地問。

「我自己就是工人呀！這樣誤解多不對！」他放下烟斗，嚴刻地眯起眼睛，搖頭。

「哦，孫其銀，我想說，」許小東發出了他底乾燥的，苦悶的細聲，「我多麼沒有臉見人呀！我多難受！是哩！」他戰慄地指自己底胸脯，「我簡直不能算人，你看……我是一個壞人！」

「哪個都一樣。……不，你不是！」

許小東慘澹地笑。

「能介紹我到別處去……叫我去吧。」他站起來垂着頭，「這里我也不幹了！」

孫其銀沉思。

「謝你。我想我也並不比人壞些，」他乾燥地叫，「我要……」

但汽笛吼叫了起來，打斷了他底話。……

叫罵和歌聲隱去之後，煤礦上寂靜了。祇聽見斗車運動底單調的大聲。涼風安閒地吹着，燈火澄清，坡路寂寞。斗車工們在笨拙而遲緩的爬行里是無聲的，彷彿

失去了希望，也不再仇恨。但雷霆從地下昇起來，給予他們底人類的沉默以一種勇往直前的粗壯的旋律——一切都來自他們自身，他們合一，帶着足夠粉碎一切的力最艱苦地向前！

他們里面的一個，許小東，驚喜地交付着他底力量，不，得到他底力量。卸煤台在脚下呻吟，山峯退避開去。他空空地望着前面的黑暗，但覺得什麼都可以看見。

在他底生活里，他是從沒有經驗過這樣的思慮，痛苦，失望，喜悅，焦渴，和覺醒的。

五

又度過了幾天，天氣微微涼起來，但許小東却仍然穿着打補綻的單衣。他是灼燒的，雖然卸煤台照樣呈顯着表面的安靜，從不會對偷鍋的事底結果給一個暗示，他心里的裂痕却愈來愈大了。他曉得孫其銀將要離開，唐述雲也要去，而自己却不

能。永遠不能赶上任何人了，因為自己有一個老婆和一口儉來的鍋！在偶然精神清醒起來的時候，他不再想到家鄉，却在簡單的腦筋里盤算着不可知的，然而又和自己有着血緣關係的世界；那全是從孫其銀底暗示而來的。有一些時候，他給自己描繪着，打完了仗，一切全好了起來，愉快的工人們站在卸煤台上的情景；但一到自己走到煤台上來，又覺得一切全是老樣，不會改變的。將來一個工人還是要被生活逼着儉鍋的。那麼，自己爲什麼還要做工，還要活下去呢？

哦，這是致死命的想法！他現在竟然從他底舊朽的故鄉出來，走到這條路上去了。

但一切都瞞着那勤苦，有掛在嘴邊的簡單的幻夢的女人。在她面前他要露出了新的性情，新的愛好和嫌惡。於是怨恨爆發，敲打開始了，和順的丈夫和禮貼的女人全沒有了。窮苦而失望的夫婦彼此轉成了仇敵！

這天，黃昏時飄着雨，天空暗得很快。許小東做着被鐵警鞭打，以後朋友們全光榮地離去，祇剩下自己孤另另的一個人被關在碉堡里的驚恐多於屈辱的惡夢，從

夜班工人底白晝睡眠里醒來了。在半醒半睡的境界里，一種野性的失望情緒使他顫抖，繼而，他淋着汗坐起來，恰如一個神經衰弱的沒有睡好的人一樣，變得異常暴戾。房間裏是昏暗的，女人在默默勞作，一面擊響手臂，抵抗蚊蟲。但他對一切都厭惡，覺得房間又暗又小，比平常更像地獄。覺得女人底動作全是不必要的。他苦悶地望窗洞外，瞧見了閃灼的燈光，於是猛然站起來。

「爲什麼亮？爲什麼響？爲什麼？你們是什麼？」他在心里憤怒地問。

「你還可以睡的。飯沒好。」女人懶洋洋地說，但這聲音觸犯了他。

「管你哪些事？」他兇叫。

女人，就像普通的橫暴的丈夫底妻子一樣，在所受的慘重傷害里回了一句委屈的，帶着忍從的怨恨的話：「好，不管我底事。……」

許小東突出牙齒，帶着瘋狂的憎惡（他並不知道他是在憎惡自己）暴跳起來了。女人陰沉地退縮，繼而又無力地反抗。但對於一個內心失去均衡的男人，任何回答都是難於被滿意的；祇足以使他憤怒更野蠻，更狂熾。一根木柴擊過去了。不幸

的婦人揩擦着額上的血，開始哀號；以後，就低沉地哭泣起來，被所戀的幻夢底淒涼的微風所吹拂，訴着命運底悲苦和不復返的農村童年。

人們大概很難想像一個這種婦人底粗糙的哭聲里藏着些什麼，但許小東明白。他發癡，昏昏地醒過來了；彷彿聽到她在嗚咽里說：

「從前你沒有說過這些……你變得不像人了。」

這話對，他承認的。於是他四面張望，似乎想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電燈使他吃驚地亮了，照見女人額上的鮮血。他伸手，想走過去揩這血，但又突然轉身，衝過圍在門口的工人隣居們，跑出來了。

在下雨，道路閃着寒涼的暗光。他敞開上衣，野性地漂流到廠房區去，又轉出來，抱手站在車站旁的亂石堆上。下行煤車到站，轉轍到卸煤台裏去，然後又怒號着開出來，他還站在那里。最後是風從側面草棚里吹過來的酒食氣和一個粗喉嚨所唱的愚蠢的情歌觸動了他，使他懶懶地走下了亂石堆。

「四兩酒，兩塊豆干。」他走進酒棚，坐到角隅去，不看周圍的人。

半個鐘點以後，他恍惚地從酒棚里出來了；那樣地搖幌着，就彷彿他底飢餓相的大頭是他的整個身軀底累贅似地。衣裳完全濕了，但他不管，祇覺得很舒暢。他走到煤場上來，在焦炭爐後面，靠近坟場的一棵枝條彎曲的枯樹下站定。

電燈不能照見他，使他很自在，可以盡量胡塗，也可以垂下燃燒的眼臉，享受飄渺的夢。但一個辛苦的工人底這樣的夢是不多的，他頂多祇能夠胡塗地恍惚一下，在酒精底熾煽里覺得整個廠區都變成光明的了，然後又吃驚地睜開眼睛，想到錢和老婆。

「……她是可憐的，可憐……累死了，」他哭，撕着潮濕的頭髮，「什麼都沒有……」

風吹動光枝，洒下水滴。他驚詫地揚起眼皮，望着面前的幌動的，朦朧的一切。「那是什麼東西？」他想，張開嘴，舐着唇邊的鹽水，「我不要，我不管……哦，我還什麼，爲什麼要做工？要活？你們爲什麼在那里走？那是哪一個？哪一個？」他擰了一下背脊，離開樹幹，伸出一隻盲目的手去；然後又頹然放下，「他不是孫某

被叫做壞大叔的漢子村野地大天起來，不停地吐口水，一面滿意地點頭。

「嚇嚇嚇，是哩。我說明天託人來拿了……真好！謝你，小老闆。」他狡猾地吹氣。

「我爹說你底賤……」

「都曉得。」他大聲說，「你們消了夜了？」

「消了。」少年四面看，轉身。

「好生走，路滑。」

那少年，在猶豫了一下之後，順着焦炭爐子走去，一面好奇地，活潑地看着爐火。當他越過水溝，爬上泥濘的山路的時候，他就用嘶裂的尖聲與高采烈地唱起歌來。

許小東熱切地注視着這一個簡單的交接，沒有放過任何一個動作和聲音。起初感到一種生動的悲悽，溫柔，感激，後來就又跌入不可收拾的失望，痛苦得顫抖。這是一種新的痛苦，當聽到那年底生氣勃勃的歌聲（或者毋寧說是叫聲）的時候

，他衝動地嗚咽了。

「我們小時候都過去了！我們不會唱，不會跳了！」他仰頭向天，「……沒有家，沒有指望……沒有米，『小東，告訴你米沒有了！』去你的！……偷鍋啊！……偷鍋，……我要說，『孫其銀，帶我走罷，我什麼也不管，這些我厭透了！』……可恨啊！」

他向卸煤台跛行……

煤場上充滿了聲響；笨重而頑強地作爲這暴怒的聲響建築底基石的，是斗車行列底震撼煤台的運動聲。但是當火車鼓着深夜疾行的青春的興奮衝進卸煤台的時候，新的噪雜聲在車頭的呼嘯底領導下飛揚了起來，這持續而艱苦的轟響，就暫時地被沖沒。所有的聲音彷彿從高處坍倒下來似地向四面迸射，電燈底閃灼也突然興奮起來了。

許小東沒有能找到孫其銀。伙伴來齊，他們開始上班了。立刻，他發覺了今天

管號的是嚴成武。他底膝蓋顫抖了起來；全身酸痛，胸脯虛弱，跟着白酒底燃燒而來的饑餓把他征服了。他在車沿後面惶恐地張望，想尋找救援，——但車子已經挨近了號棚。從嚴成武手里，一根煤籤冷冷地丟下來，歪插在煤上，他伸手攥住了它，同時瞥見了對方底陰暗的長臉。

「快點走，來了！」後面怪聲怒叫，是聿述雲。嚴成武向這聲音轉臉，驚駭而猥瑣地露出牙齒。

惶恐的斗車工推車向前，用盲目的怨恨來反抗整個卸煤台所加於他的壓迫。他咬緊牙齒，彎屈着兩股，搖動胸膛，和斗車獸性地鬥爭，和那使他底眼睛鼻子冒冷氣的饑餓鬥爭。但推過兩輪，他實在無法支持了。他呻吟着，牙齒發鬆。然而現在愈發不可能脫開，卸煤台用它底奇特的魔術拮制住了他，發出猶笑，彷彿說：「你這軟弱的生物，人類之中最可口的食物啊！看吧，我終於勝了，隨時都可以吞掉你，祇要我高興！」——但這軟弱的生物一瞬間又突然狠毒了起來。他要跑開！爲什麼他要做工？

……推車向前！

站在遠處的人看見他推得很吃力，「你看那個傢伙，就是那個儉鍋的，簡直推不動車子了！」他們跟朋友說；站在近處的人發覺到他底臉是可怕地慘白，「他不成了，可憐，！不過每個工人總會這樣，這是很平常的事。」他們歎息，議論。沒有人願意知道，爲了和命運作最後的搏鬥，他底力量是已經完全用盡了。

「方正基，看見孫胖子嗎？」第五輪卸了之後，他轉身向老頭子說，聲音戰慄。

「沒有，我聽說他今天發燒。我想，一定的……唉——」

「他，發燒？」許小東呻吟，被踢中小肚子似地蹲下去，「他也生病？」

「他不生病，他是天神，哪個吃五穀不生災！」

「哦，不是的！」他痛楚地叫。

「轉身，轉身！……嚴成武在號棚前用他底醜陋的嗓子喊。

煤場上音響減少了，祇有斗車隊底轟響像遲鈍的雷似地震動着。電力突然削弱

，燈光晦暗，在低空里放着發紅的光環。無光的灰雲底巨柱在山峯上懸掛着，望着這雲柱，許小東心里突然感到奇特的涼意：彷彿那不可見的兇惡的敵人已經離去了。順煤台下的路軌瞧過去，是一排小食攤底搖曳的燈光，更遠些，跨過無光的田野，是惺忪欲睡的農家燈火，那里也都在生活。哦，許小東覺得，這裡的生活是錯的，還有別樣的生活，他應該去過。

「哪個救我？」他向那些標幟着另外的生活的燈光間，仰起呆鈍的醜臉。

「要斷腳了！」後面叫。

斗車蹣跚着經過號棚，一根籤落了下來，同時，嚴成武用冷酷的低聲向他說：

「你明天不要來上工了。」

「啊！」車子停住，工人微弱地喚，「嚴老板！」

「不要來。快推！」老板命令。

許小東搖頭，伸出一隻向天空求救的手，用麻木的大聲說：

「嚴老板，你殺死了兩個人！」

「車子快推！」

「孫其銀呢？」他無人性地笑，可怕地轉動眼珠。

「快推！」

包工揮拳頭。血衝上許小東底太陽穴，然後又旋到眼睛里，但車子還是機械地向滾動。

「夠了，我早知道了，我不怕，我討飯去好了，好了……」在向煤倉卸煤的時候他胡塗地想，「我要說，『看你嚴威武……』哼……」他哭了，不過他自己並不知道。

火車衝進煤台的吼叫使他打了一個寒噤。他出神地向底下凝視，看見了機車烟筒里噴出來的狂亂的火花。火花上昇，在台牆底邊沿上爆閃，消滅；濃烟纏着電柱飛舞，竄入黑暗的空中。他狠惡地撒手，放倒斗車，然後再重新低頭向下看。煤掀流下去，騰起黑霧，而在這黑霧里，機車底倔強的雄偉的姿影顯現在他底眼前。

台牆上工人忙碌着，發出怨恨的尖叫。工具捶響，煤堆在倉里坍塌，瀑布似地

從窄小的倉口噴出去。台底上的斜坪上，工人男女們懶懶地跨過水窪，輕蔑地幌動着手臂。戴草帽的司機在磚堆上抱着一壺水向嘴里灌，然後輕鬆地哼着歌，走回機車。走近機車，一看見那爐膛里的熊熊的煤火，他就變得莊重，思慮，不復再是一個穿着淡紅襯衫的可親的青年了。……這一切在許小東面前構成了一幅生動，強力的圖畫。他每天都參加在這幅畫里，從來都不覺得它，但現在它却成爲親蜜，值得留戀的了；成爲最高貴，最豐富，最迷人的了！

但是他許小東要從它被驅走了！

他從胡塗里甦醒，體會到一種比解雇本身大得多的，失望的痛苦。他伸手，憤怒地搖自己底斗車——搖響它，來參加這勞動生命底粗野的合唱。但是斗車陷住了，不再回轉來。他愛惜地彎下腰，檢查它，最後又繞到煤台終台的危聳而彎曲的倉牆上去，伸手抱着車沿往上抬。這時候，從蹲屈的腿旁望下去，他又看見了就在他的下面的冒烟的機車底強壯的姿影，和嚴肅地做着手勢和朋友談話的司機，因而神往。

「我要做個司機就好了。」他想。頭昏暈。

從分叉的軌路中間，傳來了嚴成武底焦急的叫聲：

「許小東，你幹什麼？別人轉不過來了！」

他猛然抬頭，向包工底長身影發出一種乾燥的吼聲。嚴成武驚駭地後退。於是他再掀斗車，用一種憤怒的蠻力，在溜滑的倉牆上向外危險地颯着屁股。但樁車底吼叫使他張開手臂，突然站起。

是的，他想起來了！他爲什麼還要替嚴成武做工呢？

他短促地瞥了一下黎明即將到來的天空，野性地吹着氣。

「嚴成武，老子記着你！老子恨死你！」他惡叫。映着側面的燈光，他底在倉牆上舞手昂頭的瘦長的黑影，就像一個復仇的幽靈。

「許小東呀，你那里站不得！」唐述雲驚叫，「過來過來！」

失望的魂靈厲笑。一種可怕的自棄力量伴着燃燒的復仇意志在他身上發生了。他橫走了一步，向前衝，碰在斗車上，於是用手猛烈地一推。他想檢一塊石頭來擊

嚴成武，但是在略彎腰的那一瞬間，順着反推車沿的大力，他滑下倉牆，從煤台角上跌下去了；伸手來抓斗車，已經太遲了。

機車憤怒地噴着汽，開動了。絕叫從伙伴們里飛了出來。

但許小東却是沉默的。一個長長的，彎屈的軀體，來不及轉動一下四肢，便落在煤車底關節中間了。

關節碰響。慘叫這才飛起來；恐怖，猶厲，愛生命的慘叫！機關車煞住，狂怒地噴着褐色的挾着火星的濃烟。人們叫喊着，奔向濺血的所在。年青的，紅襯衫的司機攀下機車，眼睛發光，大步地跨向圍在車廂旁的人羣。

六

孫其銀嚴冷地，急劇地奔上煤台，在斗車旁邊，肇事的牆前端站定，向台牆，和煤台底下的人叢注視着。他底兩隻眼睛向中央皺攏，然後再以大力向下壓，放射着憤怒的光芒。當他開始問話時候，他收縮肩膀，解開領扣，向燈光露出他底黝黑

的，在粗頸子中央急遽地游動着的大喉核。

「從這里嗎？」他低聲問，幾乎聽不見。

方正基痴痴地注視着他底在裂開的薄唇間閃灼了一下的兇惡的犬齒。

「在這里。在這里，這里變得近，是滑的呀！」他喘息地回答，接着就用激昂的大聲說：「我不能不照實說，開革都可以。我老年人是不想什麼，有良心！起先，在棚棚那邊，嚴威武向許小東說：『明天你不要來上工了！』我在前面聽得清楚，啊，可憐的許小東就叫：『老板，你殺死了兩個人！』天啊，多麼慘！他還是推呢，出了毛病了，他轉到里軌去，第二趟轉來，他還在這里，嚴威武罵他，他叫。多慘，多傷心吶！」他擺頭，彎腰，苦楚地用手背揩着老淚，「我現在心里都不曉得怎樣才好了！後來一嚇，他就滾下去了！我和許小東是一樣賣力吃飯的人啊！這怎麼講法，孫其銀，你看，這可有個講法。道理不是在我們這邊麼？啊，慘！……」

孫其銀揚起左眉，露出緊張沉思的面容；這祇是用來鎮定自己和別人的，其實他什麼也沒有想。他伸手搖斗車，大下顎戰慄着。

「好的。」他冷冷地說。

嚴成武蹣跚走來，擠開工人。他底長臉上蓋着汗。

「許小東沒有死。」他向孫其銀報告，彷彿這是他底職責一般；「他醒了。」他狠狠地擺手，「斷了一隻腿。」

伙伴們無言。

「好的。」孫其銀憤怒地說，望着包工。隨後他排開衆人，向煤台下走去。所有的人在後面跟着他。

圍着許小東的人全體轉過頭來，向着新來的隊伍望，彷彿信任他們可以解決一切似地。從默默地讓開的缺口里，孫其銀悄悄擠了進去，站在最前面。最後他展開寬肩，蹲了下來。

許小東在血污里顫抖着，發出一種可怖的呻吟，在被輾斷的左腿和臀部中間，還聯着一條強韌的，緊縮的血皮。燈光變明亮了，從頭顱底排列上照下來，把無聲淌着的血映成黑色。

他底嘶叫逐漸狂熱。收攏完好的右腿，用破爛的手肘撐着上身，他開始在血泊里移動，作着令人難受的爬行。但最後突然折斷了頸子似地埋下大頭，翻過整個身體來，躺着不動了。血在股際鼓着泡沫，那聯着斷腿的韌皮在不可覺察地痙攣着。爬過的地方，濃艷的血緩緩流動，和泥污混在一起。

「許小東！」孫其銀悲痛地，深沉地喚，「許小東！」

「許小東！」

傷痛者歪滾過頭去，咬着地上的煤塊。他底眼睛可怕的微睜；在他底破裂流血嘴上，有一個敵意的暗影閃過。孫其銀迅速地解下上衣，脫下自己底舊襯衫來，拋在地上，一面向身邊的伙伴用眼睛招呼了一下。於是他們默默地，小心地替許小東包紮。

「去賊診療所，敲它底門！」以後，孫其銀用嘶啞的聲音向嚴成武喊。

「沒有人的。」

孫其銀撕破襯衫；他底赤裸的，強壯的肩頭在燈光下閃動着。

「把朱大夫叫醒，叫醒，我們抬回來！」

方正基用戰顫的手從地下檢起上衣，輕輕披在這強壯的男子底發汗的厚肩上。

「許小東！」這強壯的男子瞥見了許小東底望着他的眼睛，柔聲喚。

「許小東！」方正基嗚咽，張開缺牙的枯嘴。

人羣沉默。涼風飄動襤褸的衣角。

「許小東，不要急！」

「許小東，有我們！」

孫其銀底嘴微張，他底牙齒閃着溫暖的光輝。一個苦楚的生動的微笑使他底圓臉柔和。

「許小東！」

許小東抽掣地抬手，呻吟，回答伙伴們。孫其銀猛然蹲下去，用那種耐心的，和兒童說話的柔聲向他說：

「認識我嗎？」他指自己底裸露的、多毛的胸，「孫其銀？」

起初是模糊的唔唔聲，接着，一個發炎的，細弱的聲音從不幸者底喉管里洩了出來……

「孫其銀……」

孫其銀伸手扶住了他底想拾起來的沉重的頭。

「孫其銀……我完……了！……你們……」

鐵匠咬嘴唇，深深地吸氣。兩個伙伴蹲下來察看許小東底胸脯。這時候嚴成武頹衰而惱恨地奔回來了。

「不開門。朱大夫到河壩去了！」

「混賬！」唐述雲吼。

另外的人們逐漸散去了。斗車工們忙碌着担架，商量黎明時衝開診療所的辦法。孫其銀納悶似地依在潮濕的台牆上，噴着烟，從半開的眼皮下窺伺着在準備着什麼一個行動的嚴成武。空氣稀薄，涼了起來；燈光呈顯着疲乏後的冷淡的清醒；山峯上的雲柱化成了映着神祕的紫色微光的雲卷，佈滿了默默的高空。

從第二次的昏迷里，許小東厲叫着甦醒了。

「孫其銀啊！」傷痛者清楚地喊。

「我在這裡。」孫其銀用強旺的大聲回答。

「哦，我明天不上班了！叫狗畜的嚴成武曉得，我再不上班了！……朋友，大家……」他吃力地昂起血污的頭，「我許小東難受，偷了一口鍋！……」他乾燥地嗚咽，「我不能和你們一起推車了！我……」他抑住嗚咽，大聲叫，「孫其銀，我完了！」

「你沒有。」幾個灼燒的粗聲回答。

他睜大眼睛，祕密地凝視了一下深青色的莊嚴的天空，然後呻吟：

「我完了……！照護我那可憐的女人……！」

孫其銀迅速地把冷烟斗收到褲袋里去，大步走向嚴成武。

「朋友，拿出良心來罷！看看許小東，他替你賺了不少錢！」

「哪個……」嚴成武攤開汗液的手。

「我送半個月的工！」唐述雲尖聲怪叫。

「我送……」

方正基捶着自己底頭，來回地在軌路間走，像一隻焦急的瘦鳥。最後，他走向孫其銀，用老年人底聲音_地狂地喊說：

「我也送半個月。」

孫其銀鋒銳地看嚴成武，抱着手臂，嚴成武苦痛地搖幌着，把大手抬到嘴邊。

「我可以幫忙，不過這事與我無干。」

「不要欺侮人！」

包工退了一步，四面望，然後瘋狂地大叫：

「孫其銀你欺人太甚，這個工我不包了！」他舉起拳頭，在鼻子前面幌動，「解散，我不包了！」

孫其銀用鐵匠底姿勢彎彎地垂着手，冷酷地看着他。

「狗畜嚴成武！」許小東在地下叫。

「你敢罵！」

鐵匠臉發灰，一瞬間，他大步跨向前，揚起手，狠毒地擊在包工底耳門上。嚴成武高高抬起手臂，撞跌到台牆上去。

「打得好！」

「打！」

嚴成武正在偷偷地檢一根棍子，但這吼叫的聲音驚駭了他，使他把它重新丟到水溝里去。以後，他沿着台階慢慢滑走，發出愈遠離便聲音愈高的阻咒，狗一般地消失在黑暗里了。

伙伴們重新圍向許小東。風在電線上嗚咽，卸煤台下全體寂靜。突然，鍋爐房汽笛底黎明五點的咆哮在山谷里震響了起來。這是一種強大而拖長的，悲沉的呼聲，用在山峯上碰出的鋒利、顫抖而短促的回響來做收束。人們好幾年來就熟悉了這聲音，但從來都不去懂得它底意義，然而今天，從這報告白晝的辛苦就要開始的悲嘆里，像在深夜里戰慄醒來，聽着一個巨靈底號叫似地大家覺察到一種深切的東西了。

所有的疲勞於苦重的工作的胸脯被黎明的冷風灌滿。

「這是什麼世界？它叫什麼？」人們底眼睛互相問，「它說的是什麼？是不是說我們？在這里的我們？」於是回答：「是的，我們，我們整個。就是這樣的世界，這樣的夜，它說，往前走吧，前走吧！前走，不要怕痛！」一個醜陋的少年從眼睛里流出熱淚來，塗在高而窄的額骨上。在這汽笛底哀號，同伴底沉默，和黎明底涼風中間，在這倔強，兇狠污黑色的卸煤台底下，他是突然怎樣地感到他的生命底豐滿，堅強，和溫柔！——「嚇，不要怕，向前！」他底赤裸的眼睛說。

在面前的兩個煤倉底大石頭似的漏口上，有扒煤，檢石塊的孩子們探出頭來，以驚愕，淒苦的眼睛注視着許小東底顫動的肢體，孫其銀底徹張的，露出發亮的大牙齒來的鋒利的嘴，和在一旁專心地綁着担架板的唐述雲們。他們之中的一個悄悄地溜下煤倉，像一頭黑貓似地躍到昏厥的許小東面前，把手接在膝蓋上，俯腰看着，然後蹲下來，拖開自己的破上衣底邊幅，輕輕地拭着這不幸者底鼻子上的污泥和

血。……

許小東殘廢了。除此以外，還成了一個神經失常的人。

已經是秋天。他和他底女人走出工人宿舍，靠着孫其銀底支持遷到鐵道後面土坡上的一間荒廢、破爛的棚屋里去。他也有內心正常的時候的；那多半是極早的早晨，他醒來，悄悄地，鬼魂似地挂着拐杖走出棚屋，呆呆地坐在土坡後看着柔和的、蔚藍的天空。這時候，田野鮮耀，盪着泥土、草根和作物底甜而苦的氣息；陽光穿過透明的空氣，射在西邊的蒼老的山巔上，谿谷里還偃臥着清涼而深洶的暗影。這殘廢的青年人是莊嚴、沉默的，心里充滿了難言的情感。但一到廠區里喧囂起來，勞動的合唱破空而起的時候，他就要失去他底平衡了；立刻明瞭了生活底絕望，落到無光的瘋狂里去了。一遇到一個人，他就要戰慄，像對方會搶去他底財寶，損壞他底正義似地，高聲咒罵起來。

他朗聲咒罵，在他底歪扭的臉上，是呈顯着動物底嫉恨和單純的靈魂底高傲。

也有常人一樣默默痛苦的時候，那便是在看見他底女人悄悄走出棚屋到東家去做傭工的那一瞬間。他懂得生活的！

做傭工的事是方正基介紹的，他認識那地主家的獨身的長工。但也並非很容易就得到。開始的時候，女人在這樣的不幸的打擊之下絕望了，她拚命地奔走，哭號，說自己是如何能做，身體是如何之好，要求人家在煤場上給她一個工做；但不能成功。於是她祇好每天去檢煤，篩鍋爐房的殘炭。方正基跟她在她地主家里說了好幾次的情，最後一次帶她到鎮上的菜館裏去，讓那家底喜歡大聲議論的主人看人。兩天之後才答應試做半個月，但除吃飯外，每月祇給二十塊錢。

「這是不多了啊！二十元，五元錢一張就四張，別人家才祇兩張！」那東家說。這也答應了。開始去上工，做着餵豬，燒飯的事，以後又加進了到山頭上扒地種菜這一項。事情是苦重的，而且那自私的，獨身的長工欺侮她。但一個被壓賤，除了殘廢的丈夫底食物而外什麼也不敢希望的女人，是有着絕大的忍耐力的。她不再繞舌了，姿態蠢笨，像石塊一般沉默；那簡單的回鄉夢固然是消失了，就連所夢

想的土地上的勤勞也不再給她以任何感觸。她開始胆怯，後來就讒媚那自私的火房，時常偷一點冷飯回來餵她底丈夫。

回到棚子里來，她還要替丈夫燒飯，洗作，一直到深夜。

孫其銀自然無法介紹一個年青女人到煤場上去做工；但他除了弄少數一點錢外，也沒法安插許小東，他是瘋了。他自己底處境也惡劣了起來；嚴成武丟開了的個包工，他支持了幾天，公司里不承認了。於是伙伴們向別的包工分散，他和唐述雲則決定離開。

這是那不幸的矮棚子里的一個最痛楚的夜晚：許小東也終於和他底忠實的女人別離了！

已經度過了三個月，少數的撫卹和伙伴們送的錢快要用完，生活無法維持下去了。那長工對女人有了打算，冀求娶她，給許小東二百塊錢。這意思是方正基轉達的，他好久都不忍心，不敢說，却在這個酒醉的晚上，痛哭流涕地抓住許小東底肩膀，自語似地說了出來。瘋人是聰明的，他瞭解，呆呆地拐着木杖望向燈火的廠區

，不痛叫，也不說話。

夜里，他推醒了在白晝的辛苦之後睡得異常沉重的女人。

「你在東家做些什麼事？」他氣喘地問，像一個激動起來的平常人。

女人揉開眼睛，恐懼地在黑暗里望着他。

「燒飯，給他們媳婦看娃，扒地……」她戰慄地屏息，聽他底艱難的呼吸聲。

「你問做什麼？」她胆怯地反問。

「你就想這他！哈，你不是每回在想……」許小東模糊不清地說，接着變了聲調叫

：「我肯了 管我屁事，成！」他坐起來，拍手，「成！」

「什麼？」

他捶自己底腦門。

「說是說……說，」他口吃，狂暴地支起獨腿，「你賣給那個狗畜的，給錢我！我

要喝酒，給錢我，你賣給……」

「你說……你沒有瘋！好沒有良心啊！」女人半赤裸地滾下木板，把頭撞在柱上，

開始痛哭。

瘋人摸索着跛到門口，望着外面的燈光乾噤了起來。

「你們害死了我，害死了我！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他狂叫。叫過之後，就突然坐跌到地上去，再不作聲。女人恐懼地奔向他，阻止了他底把泥塊往嘴里塞的可怖的動作。

「我沒有壞心腸，許小東沒有，女人！我準不冤你……」以後，他用發炎的細聲說，「我就寫字據。我們不能過活了……」。

「不，我說你聽。」女人說，「我可以賺錢，有工錢……」

「胡說。我講，你聽好，你沒有工錢。我們花光了；我去喝酒，醫病要吃飯，女人，你聽好，花光了。」

好幾個月沒有聽見許小東這樣清楚地說話，以為永遠也聽不到他這樣說話了的女人，被恐慌，悲痛，酸涼，幸福所壓倒，忘記了披衣服，衝出門去了。她在坡頂上蹲下來，抱着臉，仇恨地凝視着不遠的卸煤台上下的繁密的、昏沉的燈火。

就在那里他們曾經維繫過可憐的希望，也就在那里全部地摧毀了他們的生活！

「我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你呀！」她拳縮着身軀，粗笨地無聲地向卸煤台叫，「我是死定了的，你也是死定了的！……我去不去？到底……？」她問自己，於是捶胸，失聲啼哭。

從棚子里傳出許小東底灼燒的喊叫：

「胡說，你胡說白道。我一個人可以活呀！要活呀！……你年紀輕，才二十三歲！」

「啊——你不對！」她悲酸地喊，衝回木棚，「我二十四歲了，今年……」

「今年我要死，你不信……」話沒有說完，許小東滾跌到地下去了。

女人奔過去，張開粗笨的手臂，把他抱起來。她親吻他，愛撫他，使他發出兒童的，拖長的呻吟。當他燃燒起野蠻的，瘋人的情熱，撕着她底僵硬的頭髮，衝撞着她底胸膛的時候，壓迫於一種於她是陌生的激情，她喘息，仰頭，在黑暗里熱烈地哭叫了起來。

「我們完了，女人，完了！好，叫方正基來，叫他寫字據！」許小東狂叫：「你怎麼不做聲，不做聲呀！」他搖她底頭。

女人全身抽掣，用粗手蓋住臉。於是許小東陰沉下來。他察看她，嫉恨地用手指在她身上亂觸，然後像被扼住喉管似地細聲問：

「你不是高興麼？你是高興，哦！」

「不准叫，你怎麼知道我高興！」

許小東啞默了，像女人到東家去做工的時候一樣。在稀薄而寒涼的黑暗里，可以看見他底眼睛含着嫉恨和痛苦，在清醒地，幽暗地閃爍着。女人走向他，觸他底肩，他抬起手來，發出一種黏膠的叫声，像衛護肉食的狗。

但是這帶着瘋人底知情舉起來的枯手臂，却在中途殘酷地改變了意志——落在女人底赤裸的胸膛上的，是無情的一擊！以後他發出一種吮吸的聲音嗚咽，他就逐漸起來，昏厥了。

黎明時方正基來。當看見這兩個無力的，很惡的，像從墳墓里掘出來似的人的

時候，他驚慌地往外退，預備走。但許小東撲上來抓住了他。

「給我寫個字據來，說好了！……」

老人望女人。在女人底憔悴的臉上，眼睛深陷，呆鈍，但藏匿着一種可怕的光
燄。

「說好了！」許小東吼，噴着白沫。

但他突然馴服，沮喪了下來，因為看見了孫其銀和唐述雲底來到。孫其銀無表情，臉更黑，似乎掩藏着大的苦惱，也似乎內心里異常安靜。唐述雲底瘦削的臉却是明確的，好像在早晨的清冷的空氣里洗過了一般；黃眼睛鼓出，愉快地閃着光；寬下額上的硬毛賣力地倔起，在表示着自己和那粗糙的皮膚的難於言喻的親切。

他們輕輕走近棚屋，站住，驚愕。

「怎麼回事？」

方正基慌忙地拖孫其銀回到土坪下去。

「跟你說過的，你沒有說怎樣辦哪！」他彎腰，用抖索的手指地，指胸，流着鼻

涕，「他要把女人賣給那傢伙了。」

孫其銀皺起前額，吸氣，壓緊發黑的雙唇；那望向地面的小眼睛是潮濕，親切，美麗的，它微微顫動，在粗皺皮中間牽動着柔和的線條。老人看他，覺得他在受苦，要哭。

「不要……」他用梗塞的老音說，鼓起青色的，繞着憔悴的環圈的眼袋。

孫其銀決然地從褲袋里拿出手來，解開胸前的鈕扣，伸到里面去。

「許小東怎樣了？」唐述雲悄聲問。

「他清楚啊，可憐！」方正基用乾癟的嘴苦笑，但接着就哽咽了起來，「他比我還……清楚，……他肯了。」

「我去問他。」凝想了一下之後，唐述雲說，轉身跨回棚屋。

鐵匠看着自己底手，然後抬頭。

「這是一百塊錢，方正基。」他底黑嘴唇戰慄，「你以後有空照顧着許小東，讓他有個地方；他是很好的人。……我們今天下城了。」

「啊……好人，你走了。」

「很苦的。」鐵匠用力地搖頭。

「他賣了她了。」

孫其銀點頭。

「至少有一個不會餓死。」他突然流淚，黑臉發光，柔軟，「不，這無好處……我們力氣還是不夠。」

「你還回來？」

「回來！」鐵匠抬頭，向陽光絢爛的清晨天空。

唐述雲底耐心勸說的底抑的聲音從棚屋里傳下來……

「許小東，你想，你不是可以找個事做嗎？比方看木頭，孫其銀會介紹的。」

瘋人尖叫：「我，不呀，不呀！拿字據來！」

孫其銀毅然轉身走進去，方正基跟着。許小東正奔向呆坐在木板上的女人，狂

「算不得什麼：唔唔……啊……我今生對不起你！」

像打一個噴嚏似地，女人又嚎哭起來了。許小東撲在她身上，她慌亂地推拒，身體粗笨地搖幌着。

唐述雲俯頭，垂手，大聲歎息。這流浪了十幾年，而且又要流浪開去的漢子不敢看這情景。

「許小東。」孫其銀低沉地喚。

許小東止住了狂妄的動作，回過身子來，定定地望着他，像在等待吩咐。

「你非要這麼幹嗎？」他緩慢清楚地問。

瘋人拐着木棍上前，幌動大頭，然後瞪大眼睛回答：

「你看就是了！」

孫其銀蹣跚地轉身，痛苦地凝視地上。

「許小東，你不要胡鬧，聽見沒有？」

「我不胡鬧。」

「休養些時，去做工，」

許小東拐着木棍撲到土灶上去，野性地叫：

「做工，做工，做工呀！」

沉默。唐述雲詢問地望孫其銀，孫其銀冷笑。從右側的田野，微風鼓盪進來。可以看見大隊的白雲在山巒上擁擠，無言地奔走着。火車轟然衝出車站。

許小東拐到門口，出神地看列車，眼睛里流露出兒童的狂熱。

「車子上去了。」方正基蒼老地說。

「車子上去了。」唐述雲恨恨地說。

孫其銀慢慢地磨牙齒，像反芻的牛。女人底哭聲揚高起來。

「上去了！」許小東喊。接着，他貪婪地看孫其銀，牙齒磕響。

「大概就是這樣，它要下來的……」孫其銀沉思地自語。

於是許小東在木杖上荷腰，痛苦地喊：

「啊，你們是要走了，要走了……」稀有光采照亮了他底毀壞了的臉，他用懇切

，苦悶，甜蜜的年少的聲音說：「你們要走了，不許瞞我！」

鐵匠縮頸子，帶着一個苦痛的微笑回答：

「隔幾個月，不到過年的時候就回來了。」

瘋人伸直上身，跳了一下，淒涼地點頭。

「我知道。」他無聲地哭，噴出強烈的熱氣。

「不要急，這有什麼，他們就要來的。」方正基向他說，「那個時候就好了。」

一種寧靜，或者說，一種單純的智慧的崇高神情在瘋人眼睛里出現了。他四面

望，——他懂得一切的！

「好好，好，……好，……飛飛飛啊！你們都會好了，……」他嘶聲唱。但隨後，當他

瞥見了孫其銀底不安神情的時候，他就痛叫起來：「帶我去吧，孫其銀！我是好好的……帶我去吧！」

女人站起來，把手按在肚子上，微仰着蒼白的臉，懇求地高聲說：

「你們也帶我去，我去能做事。」

「你不准。」許小東狠狠看她。

在短暫的寂靜之後，「帶我去吧，帶我去吧！」的慘厲的叫聲又在木棚里飛撲了起來，像一個孩子呼喊失去的母親，也像一匹被擊中的大熊哀號它底無望的深傷。一直到孫其銀和唐述雲走下土坡，這聲音還不曾停止。離去的人順着鐵路向廠區走，不時回頭看；但彼此不說一句話。

……這失望的生靈底狂呼終於留在後面了。下行機車在上水，噴着鮮麗的白汽。煤車撞響，滾動，灼燒的卸煤台和勞働底合唱也留在後面了。鐵匠和流浪漢背上小包袱，倔強地站在車台上，呼吸着機車底向後奔飄的熱烟，眼睛潮濕，但仍然不說一句話。

女人帶着幾件破衣裳嫁了過去。許小東離開了棚屋，躲開方正基和別的熟人，成天爛醉，在廠區里拐着木棍漂零着，宣講孫其銀和他底朋友就要回來，大家就要好了的福音。女人起初還能找人送錢給他，但在被長工發覺，挨了一頓毒打之後，

就祇好在冬天的赤貧的山頭上麻木地遙望着卸煤台了。在過新年的時候，因為用石塊擊傷了嚴威武，他被兩個礦警押送着，逐出了礦區。礦警用槍托敲打他，他一面向前跌躓一面高喊：「帶我去罷，我來了，帶我去吧！」

於是，在以後的新的災難和騷動來到以前的日子裡，那黎明即起，過着農婦生活的呆鈍的含恨的女人，總是每天從地主底山頭上遙望着卸煤台。

2

青春的祝福

沿着黏濕的人行道，矮瘦的章松明向前跨着莊嚴的、焦急的大步，在石板上狠狠地碰響手杖。入晚的小城上空覆蓋着陰雲，飄着冬天的煩膩的冷雨；街道清冷，僅在十字路口站着疲憊的警察，顯得空虛，令人發慌。一輛人力車發出單調的吱吱聲走過，在崗位左邊笨拙地兜着圈子轉彎，朦朧的車燈閃幌了一下，便消失了。

在一道從一家店舖底敞開的門板里照出來的霧一般的燈光下，章松明突然站定，爲一個幽暗的思想所觸動，抬頭從眼鏡里望了一下黑色的無言的天空，又望望周圍的店家底黑影，和在街路盡頭以脅迫的雄姿矗立着的城樓。他伸出閑空的左手，在光條里抓了一下，彷彿想抓住那細弱的，可嫌的雨絲，隨即放到鼻子前嗅。

然後他咳嗽，挺胸，揮動木杖，疾速地向城樓走去。

兩年半前他來過這縣城，爲了送他底妹妹上學，現在，由於一個偶然的機緣，懷着這機緣底宿命的伴侶不安和焦渴（他自以爲必須承認，這一類的不安和焦渴，即他自稱爲花圈底烟影的，是他的理智底屈辱），他到這里來做一次，用他自己底話說，喜劇的訪謁。他這形容立刻就證實了。因爲當他匆匆地奔出城門，帶着胡塗的確信走進一條黑暗的小巷子里去的時候，他被幾頭肥大的惡狗攔路叫罵了一頓，感謝狗，他發現自己走錯了路。

這樣，他便自棄地在泥水里踐踏，聳着瘦肩，愠怒了起來。但正因爲愠怒，背脊冒汗，他在走近那英國人，天主教浸體會所創辦的女醫院底欄柵門，看見里面的明亮的，招引的燈光的時候，便體會到一種被愛撫的溫柔。鄉下小城里的禮拜堂，夜禱，燈光下的明淨的讚美歌，女郎底故事……是他所摯愛的西歐小民族底小說里所寫的，而現在，這小說里寫着他底聰穎的妹妹。

他輕輕推門進去，走近青石路旁的一所像是傳達室的小屋，站住，取出一塊白

布來揩眼鏡，然後有禮地敲門。

門悄悄開了一個縫，露出燈光和一個婦人底額頭。

「找哪個？」她問，用那種厭煩的，被火爐底煤烟嗆啞的聲音。

「謝謝你，我，我找高級護士班底章華雲。」

門突然在冬天底冷氣里勇敢地大開了。章松明從肥胖而整潔的婦人身邊看進去，瞧見了雪白的床舖，和火爐，火爐里面的熾旺的、愉快的火簇。

婦人懷疑地瞧他，釘住他底大衣勾破、翻出棉花來的胸脯。

「她是我妹妹……」他解釋，爲衣服底破洞，爲妹妹，感到火辣的羞辱。

「先生，現在是晚上！」

章松明煩惱地看她。

「請明天下午三點鐘來！」她說，抵禦不住寒冷，預備轉身。

「請你原諒……請你通融，特別。」章松明突然兒童似地，用鼻音懇求了起來，

（這會使他在事後被可嫌惡的情緒所擾亂，像每次一樣）「我是她哥哥，從很遠的

地方來的。特意有一件要緊的事。輪船今天到遲了，所以……況且我明天就得離開

！

婦人垂下眼臉，鎮靜地瞧他，並微笑。對照着對方底鎮靜，剛才所說的話底可嫌惡的效果在他身上發生了。他失望，一時竟不知怎樣才好。

「她們在上……晚上的祈禱。」

章松明輕蔑地，嚴刻地皺起眉頭，聳肩。

「請你……！」

「我給你問問看。」婦人回答，露出不滿，於是不帶攔門，也不請客人到里面去等待（這兩種行為是她對對待兩種不同的客人的習慣，然而她現在無法證明面前這青年男子究竟屬於哪一種），就向正樓底石級走去，但走了幾步又轉身，無味地問：「你先生貴姓……叫什麼名字？」她敏捷地改口。

章松明告訴了她。

「我愛上帝大洋錢，上帝愛我好過年！」他嘲諷地自語，在小屋子前面徘徊，

望向面前的高聳的樓房；左邊的兩排窗戶全亮着，右邊的則黑壓壓。花園被覆蓋在黑暗和冷雨里，看不清楚，但可以嗅到梅花底香氣。「唉唉，好香——聖母聖靈聖子！」他嗅鼻子，轉身對着傳達室里的爐火。「我不願意烤火嗎？唔唔 我喜歡下大雨——不過，也不是天生的流浪胚……但我却永遠串不好一個喜劇的角色，實在，你知道，先生，在我們可敬的中國！」

「哥哥！」在他後面有少女底喜悅的、衝動的聲音叫。他急劇轉身。

「唔……」

「你來了，是你，來了！」章華雲說，跌倒下石級。呼吸頻促。從傳達室底燈光，章松明看見了她底滿情緒底灼燒而暈紅，而笨拙的臉，和巨大的，閃灼的眼睛。

「你們剛才祈禱——完了沒有？」

「完了。」少女喘息，笨拙地甩動結實的手，「你……向怎樣？怎麼來的？」
「坐船來的。」

「你四個月沒有給我信。你爲什麼……我底信你接到沒有？哦，我忘記了……」

「帶我到你們底會客室里去吧。」哥哥打斷她，望燈光里的晶亮的雨絲。

「好的。你今天剛來的？你還是在重慶？……好的，走。」章華雲傷促地說，傷促地單純地笑，但灼紅了臉，爲了自己底可笑的，使哥哥喘不過氣來的問題。她是以爲自己最理解哥哥的；——她的確也知道哥哥不喜愛這些細瑣的問題，猶如她還無法喜愛他底「生活，爲什麼？」「在中國我們怎樣才可以做得最好？」「我——我們需要什麼？」「力量在哪里？」等等一樣。

走過陰暗的冷氣逼人的廊道，走進會客室，章松明疲倦地跌坐到靠門的一張藤椅里去，深深歎息。有好一會，他把木杖柱着右頸，垂下頭，彷彿在沉思。而當他重新抬起頭來的時候，他就戰顫着頸肉和憔悴的眼角，從眼鏡里敵意地窺察房間里的陳設。

在吊燈底諧和的燈光下，長方桌子上的潔白的台布給人一種肅穆的、溫柔的印象，桌子中央有一個暗紫色的精緻的花瓶，里面站立着瘦弱的梅花。房間不大，左壁掛着聖母抱着孤兒的莊嚴的畫像，右邊壁角則懸着一張巨大的，畫着滅頂的船

、險惡的波濤、哀號的手臂的畫片，但因為近視，章松明看不清楚。

「哥哥，你——等一下！」伏在白桌布上的章華雲突然站直身軀說，然後開門跑出去。

門輕輕響了以後，少女底急促的脚步聲也被嚴靜的廊道吞蝕了。章松明站起，習慣他抖肩膀，開始在桌子與牆壁之間徘徊，並仰頭讀畫片上的詩句。他這時才發現了另一幅像，那是懸在他原先生坐的椅子上面的牆壁上的，畫着在十字架上側垂着聖潔的頭的人子。

「他底靈光永遠……」他用忿怒的聲音開始唸，但這時門悄悄開了，一個英國女人底黃髮的頭伸了進來又迅速地縮了出去。他看見了她底驚愕的、責備的眼睛。

「什麼回事：魔鬼；撒旦抓你去！」他皺眉咒罵，看自己底瘦手，想到小旅館十一點鐘就要關門，那掌櫃說，這是上面規定的，無論如何也不開。於是嘆息，大步走向門，但又止住，聽見了外面的談話聲。

「那是我哥哥。」妹妹底從順的聲音說。

「他今夜任在哪里？」這是一個帶着舌尖的顫聲的，異常嬌細的女音，章松明猜測它屬於那剛才探頭進來的英國女人。

「城里一個旅館。」少女用重濁的聲音回答。

「好，好！」

「Dr威蘭，good night！」

在這之後，章華雲急劇地衝進來，沒有注意到哥哥底嚴肅的臉，伸出手，快樂地說：

「哥哥，你吃！」

「什麼？」章松明爲難地笑，看她手里的小點心盒。「什麼？……啊！」他抓起

一塊蛋糕，貪婪地、微帶嘲弄地塞到嘴里去。

章華雲坐下，出示另一隻手里的花布口袋。

「你要手巾嗎？」她搖口袋，但並不解開。

「要？……也好。」

「我們弄的有一些……。我還有兩打牽寧，一瓶阿司匹靈……」她賣弄地說，把口袋舉到鼻子上。章松明注意到，她底大眼睛里有兒童時代的挑逗的、喜悅的表情。

「好，要！」他回應，微笑，覺得妹妹底語氣要求他這樣。

章華雲不再笑，露出嚴肅，探手到口袋里去，取出禮品撫弄，然後在每一件上拍一下，小心放好，做完了這件事，她掄動頸部底短髮，皺眉看哥哥。章松明坐正，做等待的姿勢——他知道妹妹將要說需要說的話了。

「哥……」她倚着桌子，羞澀地喚。

「唔。」

「你這半年蹲在哪里？做些什麼？」

「我在重慶。」他直率地看她，下顎戰顫。「教書。」他補說。

「哪個學校？」章華雲責備地瞥他，溫存地、懷疑地問。

「不跟你說謊，唉……」他突然暴躁地站起，大步跨到左邊牆角去，聲音忿怒。

嘶啞，「害了一場病，住醫院：住了兩個月的小房間，一切如此。」

章華雲追着他看，彷彿想探索話後面的東西，一面摩挲桌布。

「就是，」他站穩，表示苦悶地搖頭；他底聲音也溫和，穩定了，「牽涉到一件不相干的小事，坐了兩個月的高等監獄，：你急得很是不是？但是急有屁用，就是這樣，我們鬼混，難得平安！」

「以後你打算怎樣呢？」

「沒有打算。：到貴陽去，教書。是不是？」

章華雲不理解他底「是不是」是指什麼；她不能理解，這祇是當他內心煩亂，覺得需要壓低自己，把空間讓出來給對方的時候所用的口頭語。因此，一到哥哥用這種風格說話，不論說的是什麼，她就感到同情，不滿，無話可說了。

「你不覺得麼？」（這和「是不是屬於同一類」——章松明低聲問，霎眼睛，在無血色的唇邊浮一個黯澹的、自覺有罪的微笑。

「你這樣不好。總要有固定的職業，而且，你底脾氣——何必惹是非呢？」章

雲華說，彈指甲。

「我有把握。」他回答，自怨地碰嘴。當皺起眼睛再看的時候，他一瞬間嚴重地覺得妹妹長大了；而妹妹，也完全體會到，哥哥，流浪人，是過的怎麼一種生活。她垂下眼臉，覺得兩個人都不幸。他不安地探手到大衣口袋里去，摸索着。

「這里，哪，三十塊錢。……我到貴陽再寄一些你罷。」

章華雲臉紅，把錢掩飾地塞進衣袖。突然快樂地大聲說：

「看哪，這囚，你底大衣破了！」

「嘻嘻，在船上擠的。」

她做鬼臉，翹起嘴，用手指挑哥哥底大衣底破洞，然後跑出。幾分鐘後她拿着針線跑回。

「脫下來！」她命令。

章松明自嘲地笑，服從了。

於是，少女伏在桌上，帶着深深的專注睜細眼睛，揚動眉毛，不時用力歪嘴角

，開始補綴破洞。她逐漸酩酊。歪側在紫花瓶旁邊的豐滿的、青春的面頰上泛起燦爛的血潮。

醫院里現在很寂靜。從樓上旁花園的這一邊，一個唱着英文歌的清朗的女音帶着青春底自愛掀動了開來。像一切精神不寧的人一樣，章松明被這強旺的聲音所苦惱，感到戀愛的激動，並感到生命被脅迫，被拖開去遭受着拷問的苦楚。他掙扎，反抗，恍惚地自嘲，走向壁角；歌聲在深沉的靜寂里昇上光明的峯頂，並在雲中迴繞，他咬牙看基督像，眼睛潮濕，但笑了辛辣的、輕蔑的笑。風在窗外吹動梅樹枝，刷響窗玻璃。……

歌聲靜止了。渡過暴躁、罪慮、恨惡、疲勞，章松明落進了幻夢底溫柔的靜謐。在這種時候，他底想像乘着尊敬底大船，放向遠海。他想……他覺得他愛壁上的覆舟的畫像，愛它底險惡，對人類生活的警惕；愛為理想流血的人之子；並且真的愛妹妹，因為她純良，比自己具更多的青春和純潔……他覺得……看吧，他還是具有這樣多的力量和勇氣，能夠和像面前的畫片上所畫的那種猖獗的波濤奮戰？

他走向窗戶，把發燒的面頰貼在玻璃上，體會到一種純潔的，安寧的慾望，那就是，趕快去做事，否則，去找一個能理解自己的朋友，傾訴一切。在偶然掉頭的時候，妹妹底在黑大衣上迅速移走的手和勻整的、小兒的呼吸引起了他底注意。他自己現在也沒有這呼吸，雖然他沒有覺察到。在眼鏡底閃灼不定的光圈里面，他底陷回的眼睛迅速震動，流露出單純的冥想和夢幻的波瀾。

「哥，」章華雲啜嚙嚙，柔聲問，「你那幾位朋友呢？」

章松明知道，她底主要的目的是問他愛人，雖然她說「那幾位」。

「各人跑各人的路。」他隨便回答。

「那麼，她，朱……」

「哦，她很好！」他嚴厲地截斷她，踱到另一邊壁角去，「我是賣不了好多錢的！……」他蹣跚，苦痛地咳嗽，「她嫁了一個軍官……。」

「你底脾氣不改，要吃虧的哩。」

章松明皺眉，用藏在眼鏡後的眼睛無可奈何地微笑，是屬於那種人的，他們覺

得自己完全瞭解對方底一切，知道他想些什麼，將要說什麼。但立刻，當他體會到面前的這單純的、自信的、勤於愛護、管束親人的女郎是他們底受苦一生的母親底再版的時侯，感到生活底沉重，他就不能再繼續這微笑了。母親，彼岸的靈魂，總要比面前的平凡的實體有光輝，這種光輝使他懊惱地俯首，想起自己少年時代在她面前所犯的過錯。自己難道真的把握得這樣準嗎？難道妹妹，世界上唯一的親人，不也是對的嗎？

「我不對麼？我需要怎樣？……」他習慣地出聲思想：「實在，你看吧，死的抓住了活的！」——接着，他走向前，抱起手臂，吵啞地不連貫地向章華雲說：「你簡直像媽媽！」

章華雲帶着沉醉的笑容抬頭，但立刻收斂了這笑，驚詫地望他。

「但那樣：是不成的，我是說：假若你對今天的生活用點功的話，是的，用點功，你便知道老媽媽底聲音是：多麼微弱！」他停頓，對自己感到驚異；又來教訓妹妹了，這是溫柔的；含着對過去生活依戀的、悲傷的的任務；在他底好幾年來所

爭取的理智前面，他稱這依戀爲花園底烟影。……胡鬧，花園，烟霧：看啊！」他忿怒地自語、嗅鼻子，看手掌。「我底意思是，華雲，你這樣都好，的確都好！但主要的：你要看遠，你想想那些老人過了一輩子什麼生活！你現在年輕，你以爲怎樣？」

「把大衣穿起來！」章華雲展開大衣，用它遮住自己底臉。

哥哥歎息。

「你穿得這樣單！」她說，摸他底肩頭，「你底——我送你的毛線衣呢？」

「朋友拿去了！」

「你底鞋子也破成這個樣子。要買一雙的。」

「跑路總要破的。」

「你底身體多麼壞，你不知道！」

章松明沉默，接受了這個愛撫的責備。他在畫像底下踱走起來，開始抽烟，尖銳地在乾枯的唇間噓氣。看見妹妹時而俯首，摩弄放在桌上的可憐的禮品袋，時而

不安地、懇求地、難受地看他，他感到一種殘忍的滿足。他知道妹妹底痛苦是由他底表情，尤其是抽烟引起的，但正因為如此，他繼續抽，使肌肉戰顫，在臉上保持一種矯飾的輕蔑。——他滿足，像頑劣的小孩在這種時候所感到的一樣，即他發現，由於他底野性的行爲，他底不能使他更滿足的母親在痛苦；像失敗的事業家在這種時候所感到的一樣，即他自以爲他有權利，有力量向人間叫：「哼，你們底愛情！」

終於，他覺得應該再說話，於是用牛疏的聲調問：

「你們院里情形怎樣？」

章華雲起首還沉默，思索地瞧着聖母像，但一說起話來，便自己也沒有料到地變得激昂。

「……豈有此理，曉得吧，院長袒護她喜歡的學生，她們有錢，穿得漂亮呀，考得不好也是好！她們偷盜公物——你不要把繩子弄斷了！」他急促地揮手，瞧着在哥哥手里被粗鹵地扯弄着的花口袋；「……這些還是我自己留積下來的，爲什麼客氣！」

……那些英國紳士婆祇曉得買絲襪、買皮鞋、口紅，……上帝賜給今日的貧物！」她想
嘲諷，但因過於熱情，沒有這才幹，祇能冷笑，「她們這些人——看，你又弄那畫
片：停會我，——她們真可惡，連轟炸受傷的人都不救！你曉得，這附近有航空站，
那回連炸了四天，又沒有防空洞，躲起來要跑七八里路，回來，吃不到飯……這裏，
是黑暗，黑暗，黑暗！」

章松明被她底音調和姿勢逗得興奮起來，快樂地、嘲弄地看着她。

「警察報吃不到飯就叫黑暗？」他說，砸嘴，用全力把身子壓在桌上。

「我不是說的這呀！我沒有說完呀！你這個人——不要把花弄壞了，要枯了，

——這里盡收留她們底親戚朋友，外人要貴得出奇，這還不講，……連藥都是二等的

！這些人里有多少可惡的事！」

章松明想再說一句「這就叫黑暗」的，但祇微微張嘴，說了半個聲音，因為看
見妹妹臉上突然掠過一朵暗雲。

「你以為，我蹲在這里無知無識嗎？」她說，聲音低啞、譴責，伸手接住了哥

哥無意中向她拋過來的花口袋；「……我們沒有錢，我窮，什麼費都繳不起，況且——」她突然停頓，用布袋掩住口。

章松明掩藏地、暗澹地笑，隨後垂下頭，看胸前的補綻，這是妹妹剛才縫的。就像前面所說的小孩子終於發現了母親並不在意他，她底痛苦祇是爲了一件家庭底大事，他在它面前連出聲說話都沒有權利一樣，章松明懊喪，感到失望。

「我難道不懂事，不知道要過得好？我知道，我得慢慢去掙——我不能幫助你，也不能依靠……我們沒有家……」

「我也無能幫助你的。」章松明喘息說，喉嚨灼燒。

「哎呀，你，我難道勸勸你不對的麼？多少次，幾年了，你在小事情上依我，我決……」被情緒窒息，她嗚咽起來。

「妹妹，忍住，不要這樣！」章松明轉身向牆，擊木杖，用忿怒的怪異的聲音喊。

「哥哥！」她忍住哭泣，側着頭，垂下手。

「怎樣……」

「我又叫你煩惱：加重：」她溫柔地、悽涼地說，隔着淚水深情地看他。

「不，決不！」

少女忿怒地、喜悅地揩去淚水。

「決不，華雲……」

「你曉得高明芬在這里麼，我告訴過你？」她輕輕坐下，改換話題。

「曉得。唉……」

「她墮落了！」她說，活潑起來，甩頭髮，眼睛閃爍；「她過得多麼壞，她媽真氣死了！」

「平凡的喜劇罷。」章松明自語，擰自己底耳朵，「鑼一敲，收場，又一幕，小丑出現……」

「你說什麼？」

「哦，我在結帳。」他聳肩，接着便以嚴重的語氣說，「我們大約不能再這樣鬼」

混下去了，因為……」

「因為中國？」章華雲活潑地托住他，在張開的唇邊浮着善良的，嘲弄的笑。

「鬼丫頭，她明瞭我底弱點。」他在心里喜悅地說。「你笑早了！」他帶着滑稽的嚴肅向妹妹，伏在桌子上，「這房間真安靜。……我是說，六七年來，我顛簸，什麼事也沒有做成。」

「那麼你去做罷！」妹妹快樂地說。

「是，遵命。但這是巴金底小說。」他回答，發笑。「二加二等於四，不，負負得正，兩個錯誤等於一個正確。但一個……你看，我底帳算得多好。」他碰嘴。「……你還讀巴金麼？在一個人知道真正的生活的時候，那種做夢主義，淺薄……現在不早了，我要回客棧去！」他突然站直，改變了聲調和表情。

他向門走，但又站住默思，覺得總遺失了什麼東西。章華雲站起，迅速地俯首在手里的花口袋上，向里面窺看。

「隔半年再說罷。」他說，遲疑地看妹妹，憔悴的唇打顫，「這里呢，可以以後

有一個職業，但實在不行，我們就再看。……」他緩緩地走動，響着木杖。你需要些什麼？」他問。

章華雲從口袋上抬起頭來；他覺得，她是故意看口袋看這麼久的。

「沒有……不要！」

「我到貴陽就設法寄錢你。前次給你的書看完了麼？」

「看完了。哪，這個口袋也送你。」

「這個布好看，聖誕老人揹貨的……」

章華雲憂戚地笑，伴他走出門。

「你不必送了。」

「不。你明天早上就動身嗎？我不能來送你了。以後千萬要小心啊！」

章松明難受地笑，狠惡地踏響皮鞋。

傳達室里的燈光已熄滅。雨已停止。黑暗的空氣里充滿了梅花底冷香。章松明

大口吸氣，走出鐵欄柵。

「好，我走了。」

少女倚壁站定，火熱地看他。

「給我來信啊，哥哥！」

這是關係單純的人們底沉重的告別。章松明不再說話，揩起聖誕老人底、妹妹底花布口袋，跳到泥濘里去。大步向前走。

但走了十幾步後，又忍不住偷偷向後看。妹妹還站在鐵欄柵前，那是一個癡情的，純潔的黑影，以高舉的手臂抱着頭。

冷風在黑巷里哭咽。他再向前走。突然少女驚嚇地、衝動地叫了起來。

「哥哥，那里有一個大水塘呀，看，哥哥！」

章松明戰慄，覺得這是某種明澈的智慧發給奔波的人類的一個急迫的警告。

「你要當心那個水塘，那個深淵！」走出小巷，他想，胡塗地在泥水里大步走，

「……你們要獨自担当痛苦，長的路，好極了。」他想，走得溫暖起來：「但是，至少，對於串一個喜劇底角色，我是要失敗的！……」

頭上罩着白色護士帽的章華雲，從一間特別病室出來，在廊道里向樓口匆促地跑去，因為一個吞飲紅汞水企圖自殺的牧師女人需要洗滌腸胃的藥水。但在廊道中央，她突然停住了，把結實的雙手合抱在胸前。她底嘴唇驚詫地微張，一個焦灼的、悲愁的表情屯她的光潔的額上的皮膚向下游動；眉頭底覆壓使她底大眼睛里流露出的忿恨更鮮明。——在這種時候，她底因為一向被壓抑而顯得笨拙的臉是特別生動，特別美麗的。

她覺察到一個微妙的，嚴重的，在她說來甚至是可以包羅一切的思想，於是揮手，急迫地扭動多脂肪的頸子，想把它捕捉住。

「哼，你……」——但她祇捕捉到這兩個平凡的字，她失望。恍惚地移動脚步，向自己搖頭。但一個身段苗條的護士長趕過她，用她底懷疑的、冷酷的眼光把她驚醒了。於是她恨惡地盯住這護士長底粉色的絲襪，跟在她後面上樓，把樓氈踏出沉悶

的大聲。

「噓——輕！」護士長回頭，優美地彎腰，摹仿英國女人，把一根白色的細食指放在突出的紅唇上。

「有些人的生活跟本是不必要的呀！哥哥底意思——」停在藥室門口的時候，那個捕不到的思想在她里面出現，鮮明地，迅速地掠過；「比方她無意義地自殺，對誰有用呢？丈夫已經拋棄她了！再比方這個傢伙，」（她指剛才那個護士長，）「總喜歡裝一個藍眼睛，金頭髮，明明是下等人種，哼，英國爸爸，法利賽人！但是今天底天氣多麼好呀！」她祕密地向樓窗上的金色陽光笑，因為企圖忍住笑，她底兩頰和頸子鼓脹了起來。

正預備進門，門開了，頗長的護士長跨出一步，從捧在手里的磁盂上嫌惡地望她。

「忘記你底工作了嗎，孩子？」

章華雲臉紅。但驕傲，因為剛才的思想，因為哥哥底嚴刻的嘲諷，最後，因為

樓窗的陽光。「誰是孩子！」她噤咕，走進藥室，向迎着她走來的老司藥用鼻者背誦藥品底英文學名。

在晚上的值班前——去看護那個企圖自殺的病人——章華雲把臉盆搬到後院里，洗臉、洗襯衫。她把手巾底破洞小心地折好，仔細地擦着發紅的手腕，一面煩惱地凝視着放在石塊上的快要用完的肥皂。一切都不稱心（她底要求已經是這樣少！），一切都使她苦惱，羞辱。襯衫磨損了；沒有錢買昂貴的筆記本（英國醫師是不喜歡七報紙的，否則分數就會少）；沒有錢買鞋子；哥哥不來信……

她把濕襯衫張開在額前，對着西方的落日底紅光，計算着上面的破洞，然後，同樣舉着，忘記了改變姿勢，計算白布底價錢。這價錢使她失望，於是她嘆息，張開嘴，露出小兒底驚慌表情。在這種表情後，她底臉平板，是醜陋的。

一個女郎走近來，推她，她迅速掉頭。

「章華雲，認識我嗎？」

「哦！」她用重濁的鼻音說，臉上閃出光采，「你，高明芬！」

在高明芬，這個寬闊的額上刊刻着輕蔑和悔恨，下顎尖瘦，身段美麗的二十幾歲的女人底蒼白的臉上，現在浮幻着一個溫柔的、疲勞的、帶着奇特的虛偽的微笑。她緩緩地向頭上移動手，想愛撫什麼，當章華雲臉上的光采矜持地隱藏起來的時候，用一種抒情的習慣的語調說：

「你好久不來我那里玩了，是恨不是？」

「不，真的。」章華雲歉疚地，討好地笑，抬起發紅的濕手。

高明芬看她，搖動豐滿的鼻翼，在那里隱藏着一個輕蔑的、瞭解的笑，這笑章華雲曾在哥哥臉上見過。

「今晚陪我玩好不好？」

「我馬上上班了。她回答，假裝冷淡。狠狠擦手。「你看太陽都完了。我們這里今天有一個牧師女人自殺！」她說，閉起眼睛想什麼，活潑起來，「你看，幸虧發覺得早！她丈夫遺棄了她，……是多麼一個混蛋呀，在這城里有一些小勢力！」

……她灼紅了臉，因為羞於自己底興奮，但依然用那種壓倒一切的、生命力旺盛的少女底聲勢往下說，眼睛美麗，「……你近來怎樣？我是想來看你的，但沒有空，又……並不，並不是跟你有隔閡！」她拋開手巾，「不過……啊，我沒有能力理解你……」同時她在心里用想像的大聲改正說，「我是理解你的！」

高明芬依然微笑，但太陽穴抽搐。

「你哪里學來這套話？哥哥教的罷。」她說，抽氣；「我到城外來買一些東西……」

「你看我們院里的梅花都完全要開了，多麼好！——我明天送你一些……」

「那是英國人底財產哩。」

章華雲垂下眼臉，露出不滿。

「我馬上上班……」她遲疑地說，捧起臉盆。

高明芬點頭，搜索地看她，然後險鬱地向醫館後門走去。但剛走出門，便被痛苦襲擊，眩暈，依着一根電線桿虛弱地站立了下來。……她這章華雲底舊同學，僅

有一個孤寡的，守着一點點積蓄的媽；她在女人底生活上欺騙她底媽，首先是無事可做，追求青春底逸樂，讓一個軍官引誘了她又把她拋棄，以後便渺茫、忿怒、發瘋地向這一條無光的路上走去了，交給了一個結過婚的公務員，和一個無職業的漂亮青年。當一個這樣的女人突然在陽光下覺醒了春青與戀愛的時候，她會覺得有多少瑰奇的東西陳列在她面前！但是以後呢？——以後，爲了免去這黑暗的，可怕的眩暈，免去這倚着電柱的痛苦の街旁站立，她願意用一切去交換！

「你以爲你年青，純潔麼，你以爲我無恥……好吧，看着！但……遲了，這又，又爲什麼啊！」她掙扎，忿怒地跑開。

章華雲懷着擾亂的、險暗的心情走進病室的時候，英國女醫師威蘭正在替病人做今天最後的工作，拉上厚毛氈，並劃十字。看見護士學生，她嚴肅地點頭，似乎說：「這樣很好，很好，我很滿意，孩子！」然後悄悄蹣跚腳走出。

房間不大，燈光很明亮，在寂靜中走動，章華雲覺得這微黃的燈光似乎是可以

用手觸摸的實體。她窺看病人，嗅藥味，又轉向窗戶，感到極不自在，彷彿這個晚上，這些晚上總不該這麼過似的。遲疑了很久之後，她走向壁前的小籐椅坐下，把一本書放在膝上從中間隨便打開。

但看了幾行就拋去了。不能平靜。起初是一些渺茫的，疼痛的情緒，接着艱難的思想湧起來，匯成巨大的騷亂的浪頭，把她覆沒。她斜仰着身體，望着彷彿蒙在紅霧里的吊燈，在美麗的眼睛里有一種憂愁的、尊敬的、夢想的表情。

首先她努力去想哥哥底話，這些話，對於這一瞬間的她變成了堅實的存在，決不能被溫柔的、不經心的情感嘲弄；假若有誰像她曾經做過的一樣來嘲弄它，她一定要激烈地防衛的。從這，她想到高明芬和面前的病人。

「……俄羅斯，女人底命運有三條艱苦的道路，哥哥叫我讀這個。她想，把左手從椅背上抽回來，溫順地放在膝上。「我呢？這里擺着兩條路了。這個女人，她底丈夫不忠實，她底命運黑暗……那窗子上是什麼？」

她伸直腰，瞪大眼睛望窗子，它被什麼東西刷響了一下；但因為內面的思想，

她底眼光是遲疑的，不像往常遇到這類事時那麼敏銳。她站起，機械地走向窗子，用鼻尖貼住冰冷的，光滑的玻璃。

「沒有東西，神經過敏！」她批評自己。「看呀，那都是梅樹！」她自己看
●「我要想一想我底道路，我是女人……」她戰慄了一下，但思想順着同一的河床往下流；「很小的時候我和哥哥成天打架，但現在不了，見面要客氣，簡直像外人……我們長大，想起來，從前的環境，……我爲什麼還要聖念？父母誰不愛惜子女，但他們，對於我們，不一定是對的。比方，生意倒台，爸爸脾氣大，不讓哥哥再讀書，說一生也不出門，不管世事的人是好的。一生麼？這能夠麼？」她搖頭，用手指劃玻璃，「他們不幸早死了，想起來，我們底命運是可憐的。但即使不，不呀，這樣的時代……」

她突然疾速掉頭，覺得似乎有什麼東西在窺探她底思想。但什麼也沒有，除了病人底粗澀的呼吸。

「再想一下罷。」她要求，禮味着思想帶給她的愉快。但像常有約青衫一葉，

一到自己來意識它，思想便隱去；不可捉摸地消失了。一種混淆着過去的悲傷，將來的榮譽底甜蜜的悲辣的情感膨脹了起來，壓迫着她；使她驚慌地，祕密地顫抖。

「哦，哦，老媽媽底聲音是多麼微弱，……」她自語，眼睛潮濕，用軟弱的手指彈着窗玻璃，「從明天起，我一定先看完……」

忽然病人在床上動彈了起來，並且灼燒地咳嗽。她匆忙丟下自己，跑過去。

「朱太太，怎樣，好些麼？」

病人移動手，吃力地搖頭，看着她。

「要開水麼？」恰如護士底職務所要求的，她溫柔地、耐心地問。

「不……」病人喘息。她企圖坐起來，章華雲正住她。「她們……呢？」她無力地問。

「她們不在這里。我值班。你要什麼？」

「我要……」章小姐，我忽然想起，我……」她甜蜜地說，但是痛恨使她底聲音顫抖，「我蹲在這里兩個月了！……」

護士俯腰，凝神看她。

「我底病我自己知道：不得好……我祇希望死，死，你什麼時候來啊！」

章華雲突然伸直身體，勇敢地、莊嚴地望着吊燈，彷彿要和它鬥爭似地。病人難看地笑。

「章小姐，你今年幾歲？」

「十八。」

「我曉得。你多好啊，年青，像我這樣的人，我祇想死，世界還要我幹什麼呢？」她咳嗽，吐痰，章華雲扶她。「你看，你年青，像你這樣的年紀，我也多多快樂……從前，我在無錫住在後街一座好看房子里，你沒有去過？你聽我說……無錫是好地方，——啊，我多恨，多可憐！——好地方，我住在……」她側過頭去，開始哭咽。

章華雲是很懼怕病人，失望的人底一連串的訴苦的，她知道，當她們底退熱病好了，微小的希望滿足了之後，就會恢復成一個健全的人，寧可去信仰上帝，却不

願再來理會在窮苦和青春里疾病着的自己，把她以前的扶助、耐心、悽苦的溫柔，都當做是付過了錢，兩不相欠的。然而不管她懷着多大的戒心，她還是極易被情感屈服，多麼簡單啊，祇要在別人失望、痛楚、多言的時候想起自己底類似的狀況來，就足夠了。她是同情底天才！

這病人繼續敘述自己，使她激動。

「我有一個孩子，他今年二十三歲了。他在上海……一直在上海，跟軍隊打仗去了，以前春天里他來信，說一切，一切都好，還殺了日本。」她溫柔地笑；「你想我不知道麼？騙我，大家騙我，我不是人！」她捶自己，開始痛叫：「你們串通騙我呀！你們讓我活受癩罪呀！我死不了活不了，日子不再來，好狠心的世間人啊！……」她又哭，掀開厚毛氈。

「不要，朱太太。……我想說一句話，在身體不好的時候，就會把一切想得太壞。其實不是那樣的。世界上的事，不是如人所想的……雖然我年輕，你看，你要靜養……我担保……」想到自己不能担保什麼，她突然流淚，掉過頭去。

「你知道朱牧師不？」婦人新奇地問，指她底不忠實的丈夫。

「知道……」章華雲回答，想批評，但又抑止。

婦人狠惡地咬牙，滾動眼珠。

「你看，他會不會到院里來？」她堅決地問，彷彿提示，祇要丈夫來商量，她便饒恕一切；「哼，看吧，他們好，舒服……」她說，一個黑暗的，殘忍的思想來到她臉上。章華雲對這無經驗，感到可怕。

「他要來，說過！」她大聲說；同時在心里悽涼地歎息：「他怕永不再來了！」

「他信上帝，而……看吧，你告訴他！……」

這時門輕輕地開了，蹣跚走進來的威蘭驚訝地看病人，做手勢使她安息，然後轉向護士。

「不許和病人說話，除了必要的！」她嚴厲地說，瞪大明亮的，有神采的眼睛。

護士皺眉，輕蔑地轉身，走向窗口。

「必要的！死才是必要的！」她忿怒地想，望窗外。

「朱太太，你需要安息，知道不知道？」威蘭用女教師對幼雅生說話的語調說，「我們跟朱牧師送信去了……啊，上帝看顧你！」

婦人沉默，發紅的鼻尖上泌着汗。

「呵，孩子，把窗打開。」

章華雲服從了。

但這是幸福。夜是晴朗的，梅枝在素白色的微光里搖曳，芳香和冷氣流進窗口，驅散了令人頭暈的酸苦的藥味。她緊貼窗櫺，半閉起眼睛，讓短髮在耳朵上飄，以一種潑刺的力狠狠地吸着夜底寒冷的甜氣。她安靜，恬適，有不可捉摸的夢幻；美麗的情愛在她底青春的額上淋了下來……

她仰頭。高空里浮着薄雲。……但英國女人悄悄來到她身邊了；好吧，她要和
她做青春底競賽，而且，無論和誰！

女醫師用白色的小手摩弄窗扣。

「這梅花可愛，哦，孩子，它是你們底國花？」

「是，Miss威蘭！」

「中國現在是我底故鄉了。」威蘭用清脆的、溫柔的聲音說，靈活地搖頭，「……我常常想，主分配給他底不幸的孩子們的命運是不差的。我們不能懷疑。我多麼愛這個古老的民族啊……在我底青春里，我感謝……」

章華雲側頭，鋒銳地、明亮地、大膽地看她。

「不是用有罪的人類的聲音……」女醫師舉手撫自己底髮卷，在優美的，芳香的唇下藏着一個神祕的、愛悅的，稍稍有些羞澀的微笑。

「你滿意我們這個國家麼？」章華雲問，咬嘴唇，而且臉頰灼燒。

威蘭點頭，動着嘴，彷彿在唸數目字。

「啊，了不起！」她回答，霎眼睛。

章華雲感到稀奇的不滿足。她已經激動。據她底經驗，假若不立即避開，就要担負更重的情感。愈來愈擾亂，非到說出令自己失悔的話不能停止。但現在，面對着這樣的對手，她又無法抑制自己。於是她一面在窗櫺上拉手，緩緩推動身體，用

來使自己鎮靜，一面嘶啞地，快樂地說：

「謝謝你De！我以爲，你總有一些意見的。」

「沒有呀，真的沒有！」女醫師搖頭，用兒童的聲氣說：「我祇過上帝賜給的生活，我不知道批評呀！好香的花。可惜沒有月亮！」

「看，你批評了！」護士快樂地指摘，鬆開手，因爲企圖忍住笑，她底有光澤的頸子顫抖着。

威蘭沉默，嚴峻，而且妒嫉，這是她底上帝的良心所不許可的。

正在爲突然說出來的敏捷的話得意，燃燒在虛榮的輿奮里的章華雲，瞥見了威蘭底臉，微有些失措。但立刻，當她找到了某種支持（當然又是哥哥）的時候，她就忿怒，欲望報復。

「De威蘭，」她用溫柔的，不穩定的低聲說，「英國政府，我不懂，爲什麼要封鎖滇緬路？」

英國女子懷疑地望她，彷彿不懂她底話。

「那是一種政策，必要的！」她嚴厲回答。

「供給日本軍火！」護士底聲音細弱，尖銳。

「這個我不知道。」

「我想是這樣，」章華雲說，望向天空的薄雲，想到應該說得理智，「威蘭先生，我是一個年紀輕的女子，是你底學生，不懂得多少……」她嚴肅，「我想，我們中國底青年，很想學習，知道國際底情形……」她停頓，歪頭探索威蘭底不動的藍眼睛。

威蘭點頭，以一個優美的姿勢把手抱在胸前。

「我想，威蘭先生，英國是一個大帝國……它底政策中國人真是不容易理解。

我想，這並不完全是中國人不對……哦，先生！」她急劇地揮手，「中國人是對的，因為他們爲了生存……我想，幾十年由於大家互相不明白，流過多少血……先生，中國，它爲什麼磨苦，戰爭呢……難道……」

威蘭用一個手勢打斷她。

「孩子，你對政治很有興趣麼？」她危險地叫。

護士底臉頰發燙，微張的唇在芳香的夜氣里戰慄。

「很讚成你底精神，」女醫師用沉悶的喉音說，嚴厲地點頭，「但是，你底思想並不正確。一個青年人企圖脫離主，她原是歸服他的，跑向慾望的世界，多麼可怕！」她抬起手，做手勢，聲音嚴正而清楚，一個說教者在優美的黃卷髮底下出現了，「孩子，當心當心，誘惑是可怕的——它們，你瞧，你底話里有另外的意思。」

……

「什麼另外的意思，先生！」章華雲用忿怒的鼻音問。

「要使他滅亡的，必先使他意志歪曲，然後瘋狂！」

「哦！」護士悲憤地喊。

「有病入——」醫師警告，吻食指，發出噓聲。

於是沉默。冷風通過窗戶，頭髮飄動。

「你有一個哥哥？」好久之後威蘭輕聲問。

「我哥哥。」

「他在貴陽？」

「是哩。」

爲一種突發的憐恤所動，主要的，爲自己底某種不穩定的情緒所要求，英國女子開始熱情地愛撫章華雲，呼她爲「可憐的孩子」，「受傷的純潔的小鳥」，並且仰頭喃喃用自己祖國底言語背誦詩句。她底發音富彈性，輕柔，優美。在垂在額前的發白的卷髮下，她底陷凹的藍眼睛轉動，閃着幽暗的，青春的光。

在這樣的愛撫里，章華雲摒棄了剛才所堅持的一切，默默地，豐滿地感動了。她癡癡地凝視對方，呼吸着她頸項里的迷人的香氣，接觸着她底溫暖的皮膚，體會到一種於她是生疏的幸福。這種感受使她慌張、急迫、苦悶，竭力從威蘭底手臂里往窗外望，彷彿尋找什麼東西。

威蘭壓緊她底胸脯，吻她底額。

「Good night, My girl。」她說，迅速地，優美地，在章華雲面前像明亮的

雲團似地浮了出去。

章華雲眩暈，伏倒在窗檯上。

「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什麼？哦哦，這是什麼？……」她微語，熱烈地流淚。她知道這是什麼，英國女人傳染給她的衝動是什麼，但她無法，不敢把它用一個明顯的字說出來！

病人睡去了。離換班大約還有兩個鐘點。她關好窗戶，重新坐到籐椅里去，拿起書來。但還是看不進去。縫紉也不行。她底頭腦已彷彿完全空洞了，然而感覺和想像却突然變得那樣奇異，似乎是，一切都親切，是可能的，但正因為如此，又是不可能的。窗外的芳香的梅花，美好的夜已被忘去了，還有病人底絕望，威蘭底作爲護身符的上帝。……這一切和她能有什麼關係呢？於是在椅子裏懶散地倚下去，向燈光仰起疲倦的臉，因意識到又被欺騙了一次而擾亂，同時想起在世界上飄流，和命運惡鬥的哥哥，以及與哥哥相聯的光輝的、堅實的一切。

章華雲就是在這嚴格的、溫柔的醫館里度着最初的青春年華。它底嚴格束縛她擾亂她，使她苦痛，它底溫柔又時常使她覺得被騙，湧出失望的、嚴肅的相貌來。她曾經有過一個暴君的父親，在他身邊，在故鄉那繁華的、疲倦的大城市底污穢的腹部度過最初十二年的生活。對於這一長段生活，她現在有着蒙昧的，時常令她恐懼的回憶。恐懼是因爲她還是每每由於淒涼，落進渺茫的依戀，想到屬於她底被壓抑的童年的那些櫛比的木樓房，那些灰黃色的，枯萎的男女……。還是依戀往昔的傷心，壓抑。這壓抑在她身上所留的印記，便是慌亂、笨拙的姿勢，擾亂的興奮，一遇到溫柔的情感便動搖的意志，以及羞澀，膽小。哥哥一有機會便向這些進攻。在起初，對於這進攻，依恃着潔白的、單純的心胸，她祇用一個不表意思的微笑來回答。……

但她苦惱，悽涼。夢幻和回憶都不能喂養她，心靈需要新的食物。於是她努

力擺脫夢昧的印象，用鮮明的語言來思索，並竭力愛周圍，在周圍尋找依託，……然而在這醫院里，同學大都是本地人，雖然她竭力和她們相交，但一觸到實際利害，她們就遠離；往往是，她們都跑開了祇剩下她一個人孤伶伶地站在廊道口。

因此，像很多次一樣，這天夜里苦楚醒來的時候，她切切發誓，要從此對一切都世故，狠惡，不動心。第二天她整天的臉色都是矜持的，很少說話，裝做思索。但一到夜晚，一觸到一件嚴重的事，她底情緒就又完全改變了；一個狂激的大浪頭蓋沒了她。

那個牧師底女人重新自殺了，吞吃了不知從哪里弄來的砒霜。

事實是，她很早已絕望。丈夫已經帶着情婦遷到江對岸去了，祇付一些錢，託院里的慈善的教友們照拂她。在半身不遂里躺臥了好幾年，她自己也知道是不會好的，因此她祇盼望丈夫來一次，聽取她底最後的饒恕或祝福，使她死得不至於過份難堪。但他不來。她是一個自私、神經質、心地偏窄的婦人，對出身的上等門第念念不忘，極其自尊。自尊底幻滅是不堪忍受的，於是她自殺。

夜里恰好又是章華雲值班。她在讀完了她底書之後，把自己深深地埋在藤椅里，專心縫補衣袋。突然婦人用清楚的，甚至快樂的聲音喊她，說是嘴里苦，要藥水。這種藥水恰好這里沒有預備，於是她毫不懷疑地拋開活計走出門。因為不緊要，她就在廊道理慢吞吞地走，一面舒展疲乏的四肢。幾分鐘後她便聲唱着歌走回來，正預備推門，聽見了一聲衝動的驚叫。

這驚叫從疼痛的胸中發出，含着瘋狂的甜蜜，慘痛的恐怖，悔恨和復仇，像野獸。叫喊的人被自己底聲音鞭打得聳起肩，顫動頸部。護士向前跑。

婦人在床上扭作一團。

「你去請……朱牧師來！他，你去……」她發瘋地叫。

「什麼，怎樣？快……」

「章小姐，多謝……看啊，叫他來！」

章華雲慌亂，想壓迫她躺下，但被推開。她痛喊，捶自己。發覺婦人臉上有狂喜的、殘酷的表情。

「你，朱太太……」她突然俯腰，用手抵膝蓋，含着淚水溫柔地說，「你，告訴我，你有什麼痛苦呢？」

「叫他來啊……我死；死了！」

護士靜止不動，看她底熾燒着砒霜底火饑的臉，然後瘋狂地跑出去，跑上樓，大聲喊叫，衝擊醫師底房門。在她跑回來的時候，她聽見婦人底叫聲已經改變，痛苦而窒息。

「你們好，你們好……你們來一下子呀，來一下子呀！」

「我……來了！」她大聲回答，咬牙，奔過去。

「章小姐；我有一個兒子，……你以後知道他底消息就告訴他……你肯安慰他嗎？」

「好，好！」少女啼哭。

「我……在家里，底下的紅木箱夾層里，」婦人說，猶豫，「也好……有五百塊錢，他們都不知道……那是我兒子的……你要是有機會……不要讓別人知道……」

「」

「好，好！」

婦人側頭，熱情地、昏迷地瞧她，像瞧着熾猛的火燄。

「你肯嫁給他……他好……」

「哦，哦！」護士學生悲苦地叫。同情是這樣強大，她沒有能夠意識到本能地在她底胸膛里撞擊着的嫌惡和忿怒；她擾亂；「朱太太，朱……哦，快呀，她自己，她又自殺！」她向走進門來的人羣叫。

副院長，威蘭，另外的醫師和幾個頭髮散亂的護士擁進病室。威蘭跑向前。

「吃了什麼？」她清朗地、簡潔地問，把手掌攤開。

「我不知道……我去替她拿藥回來……她就，她……」護士指婦人，用鼻音說，眼睛黑露出天真的嚴肅和乞求。

婦人用手使勁拔床欄，咬被角，又開始嚎叫。威蘭們底到來使她底情感衝突得更尖銳，更劇烈。細瘦，戴眼鏡的副院長，一個冷淡而鎮定的好性情的婦人首先響

腰向她，手扶住眼鏡，彷彿想看得更清楚；彷彿表示，祇有她能在大家底慌亂里沉靜地觀察事實，一手在背後緩緩招動，並從鼻子里哼出外科醫生底惋惜的長音，在這呻吟似的長音中間，威蘭不滿意地用勁握拳，向一個驚愕地張着嘴的護士暴躁地嚴厲地叫：

「真蠢，去拿瀉鹽來，多多的，還有藥水！」

護士更驚愕。她經歷不多，在她看來，這樣嚴重的聲色是一定用來做別的事用的，比方打電話給城里，或者叫全院的人起來，——至少不能是吩咐拿瀉鹽。因此她還在等待，希望威蘭改正。但威蘭發怒，懷疑地，冷酷地看她；於是她驚覺，難看地揮手，縮着頸子跑出去了。

在護士跑出的時候，章華雲忿怒地、懷疑地瞧威蘭底脹紅的頸子，彷彿要向她大叫，因為痛感到她底確切的嚴厲的叫聲完全是出於個人底情感，不必要的；因為覺得祇有自己一個人才理解這自殺的婦人底生活和祕密，而這是不能用言語或叫聲表達的。於是她走向威蘭，企圖顯露自己，給這件事以真實的意義。

但是院長轉身，責備地看她，然後咬住短上唇嘆息，用悶住的，沉滯的聲音宣告病人底瀕危。……

「電話。你們……你不盡職！」她罵章華雲。「電話！」她說，比着手勢走出病室。

章華雲驚慌，看病人，聳肩顫抖。然後閉起眼睛跑出，在幽黯的廊道盡端的一個樓梯口坐下，拔地氈底硬毛，並苦楚地凝視遠遠的吊燈，像一個被責備的小孩。

異常寂靜。左邊，彈簧門外面是榮盛的冬天花木，門微開着，冷風嘶過門縫，送進沉重的芳香來。章華雲，這被人世底創痛所責備的少年，嘴唇戰慄，向門外的黑暗里瞧，苦苦思索，思索不成，便流淚。

「哦哦，我一點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曉得，必要付多大的代價啊！」她在心里大叫，感到歡快，「人在怎樣生活，你看，你年輕，不知道！」她哭，然後笑，又哭，年少的臉溫柔而美麗。「殘酷的世界啊，醜惡的社會！虛偽的人類！」她責罵，突然站起，臉頰，躍到樓梯上去；「你要爭取，不要悲哀，灰心……將來

你們不過這種生活！……看哪，他們走來這里了！」兩個人影向這邊走來，已經走近，但她仍然站在樓梯邊，做着手勢，急迫地要把向自己說的話說完；副院長和威爾走至斜對面停住，她向自己說了最後一句話，偷偷躍上兩步，藏在黑暗里。

「我底意思是，Miss 威爾，她底所有的帳我沒有副本；我不知他們……」
威爾沉思，輕輕點頭。

「朱牧師底錢，總數是兩千麼？在文先生那里……」

「寫得很清楚。……她住了兩個月多一點。哦，好先生，我覺得朱牧師是很理智，很精細的人！」威爾提示，臉色莊重。「在上帝底事業上，我們需要他。他很有作爲，大家信任他，」她做了一個華美的手勢，側頭，聲音柔軟，稍稍帶着興奮，「這件事，那不幸的……」

「Dr 威爾！」副院長曖昧地喊，拒絕地推了一下手，「上帝知道人類底良心。朱牧師，這種行爲我們不能贊同，況且我良心不安！」她燥急地說，張開嘴。

「哦，好先生，那是他底私生活。人總有弱點，我們底使命不在這里。況且我

另外有我底可憐的心願；我是弱者，我什麼也不需要，什麼也不需要！」

沉默。中年婦人陰沉地向旁邊走了一步。

「她不是化費了那麼多麼，……尤其在我們底精神上？」

「精神？意義不在這里！」女醫師抱手，露出犧牲者底高貴神情。

「我管這些做什麼！我並不是這樣的人！」副院長用街巷婦女底粗聲叫，痛恨地丟棄了聖經上的談話，「老實說，我自己已經夠煩惱了；你不知道我底不幸！」她歎息，用來證實她底話。「我們不能使朱牧師太便宜，這是丟臉的，我們中國人叫做呆子……我們，你看！」她瞪視用高跟鞋踏地的威蘭，不說下去。

「宗教底友誼。啊，不幸！」威蘭用充滿感激的年青的聲音說。藏在樓梯上的燈華雲震動，她熟悉這聲音。

「我祇有職業，沒有友誼；何況這不叫友誼！」副院長高傲地回答。

「我不明白。」

「我們中國人是很直爽的。……她難看地笑，聲音細弱，「告訴我，你是不願干涉

這件事麼？」

威蘭舞踊似地跳腳，然後冷淡地看她。

「我是醫生」

「啊，好小姐！」副院長諂媚地笑，「老實告訴你罷，我很爲難。事務周轉不過來，院長又到香港去了，所以我先支墊了這筆錢……修房子呀！不過這直接告訴朱牧師是無益的，他很好滑……」她四面看，章華雲畏懼地縮了一下，「暫時我們保守沉默，我看。否則我親自向朱牧師說，就說，你底女人……」她露出威脅，音調沉重，並鋒利地看威蘭，在她面前像小學生，「……還有 Miss 劉，她底錢！我們一總收來，向教友宣布事實，……而做爲他們捐的基金……你看，這不是我個人底事。上帝知道。」她勝利地收束。

「我不表示意見。」

「那就好。我這個人，祇要別人理解。……好，我們看看去罷。……那麼，好威蘭，」她繼續說，「告訴我這老朽婆，你有什麼不滿意，你需要什麼？……我該拿

什麼給你做聖誕節底禮物呢？」

但這時候，威蘭畜養的一匹大獵狗突然從樓上跑下，在章華雲腿旁停住，向她嗅鼻子，並發出短吼。章華雲低聲驚呼，狗快樂地躍到地頭上，奔向主人。

「誰？」副院長厲聲叫。

護士失措，躍下樓梯，向頭部舉手，昏暈地，可憐地瞧着她們。

「你——幹什麼？」

「我，我剛從樓上下來，那匹狗……她用鼻音說，指狗。

「誠實嗎？」威蘭清脆地問。

章華雲動着失色的唇，大眼睛里射出苦痛的兒童的光。

「你爲什麼在樓上？」副院長問。

「我……我難受！」她突然用忿怒的大聲回答，望吊燈，笨拙地扭動頸子，「我要一個人在樓上，我要想想我自己！……」

「她喜愛孤獨。啊，可憐的孩子！」威蘭張開手，優美地說。

不等她怎麼輕蔑這聲音，這聲音打動了她，使她流淚；這眼淚急迫，而且奇特地甜蜜。

副院長從陰暗的眼鏡後面憎惡地看她。

「她不誠實。……我沒有聽見有下樓聲音！在外國人面前不誠實，真丟人！」但章華雲已經鎮定，變得倔強。她咬嘴唇，甩頭髮，忿怒地看副院長。

「你們喜歡怎麼說，你們，你們就說好啲！」她回答，大步向廊道中央走去。獵狗跟在她後面跑，並歡樂地無聲地跳躍着。

病房門口站着三個臉色莊重的護士學生。其中矮胖的一個迎向她，仰起發光的鼻子，小聲問：

「看見老太婆沒有？」她指副院長。

章華雲用眼睛指了方向，走向門。

「她死了。」一個同學告訴她。

「我知道。但是還有人活着；我們……」

「你說什麼？」

她不回答，瞪大爲看見死亡而有所準備的眼睛，輕輕走進去。但一看見婦人底覆着白布的屍體，那流血的鼻孔和嘴唇，她底胸脯就急迫地撞動起來；她感到眩暈。

「她死了，什麼，這就叫做死麼？我這樣昏麻，莫非也要死？」她垂下手臂，屏住呼吸。「多麼容易，她不再活了，很快……」

她揚起眼睛，看周圍，企圖證明這房間是她所熟悉的；忽然她向籐椅旁邊走去，臉上呈顯出高貴的嚴肅，彎腰檢起半點鐘前失落的書：高爾基底草原故事。

在彎腰的運動里，她覺得這房間並不陌生，雖然充滿了新的意識；她覺得，血液注向胸口，澎湃作響，她是活着的。她活，於是死不再存在。

四

聖誕節來臨了。對於基督教徒，在另外一些國度，在往年，這是神聖的，愉快

的節日；但現在，在中國雖然也許還愉快，却主要的是必需的節日，爲社會活動所必需，爲在儀式上表明自己們存在所必需。而且，天主教徒們，他們原是不喜悅什麼聖誕節的，現在，爲了必需，也加入到里面來；這小城里便是這樣，並且他們成了聖誕日禮底主持人。宗教已在社會生活里沉沒；在聖誕禮里，有各種儀式底奇妙的混合。……

因爲縣城里秋季會發生過可怕的瘟疫，這次的慶祝禮就被決定要舉行得更擴大，更感謝（這幾乎是老猶太教的做法）。說是擴大，是因爲除了份內的四十幾個教友外，還有一些貴賓，諸如縣長夫人，新從美國回來的一對年青的實業家夫婦賁臨。由於副院長底努力，縣政府爲這件事從特別費項內撥了一千公款。

威蘭收到很多禮品，其中有副院長送的一件中國綢衣料，特別高興。護士學生也互相贈送禮物，把一向安靜的醫院弄得充滿了歡愉的騷聲。但這空氣愈膨脹，章華雲愈痛苦。她接到的很少，這傷害她底虛榮心；主要的，她沒有錢買東西來贈送。她給哥哥寄了信，照每年一樣寄美麗的畫片給他（雖然她知道這祇能引起他底

惆悵)，表白她底可能的思想，並向他要一點錢……但這就像投到那翻滾的江浪里去了一樣，得不到任何回答。

她失望，感到被遺棄。還有兩天就是聖誕節了，但每個護士學生都必須預備的白鞋子和白襪子她却還沒有。曾經勇敢地向幾個同學開口，但都遭了失敗；於是她祇剩下整天惶惑地走來走去，失神地張望，期待。最後她忽然想起去找威蘭。

威蘭在自己底精緻的小臥室里光着發紅的腿跳耀，試穿新高跟鞋。見護士學生來，她矯飾地張開長裙，翹出一隻優美的腳，並柔軟地歪頭，瞪大眼睛。

「孩子，什麼事？」

章華雲臉紅，用發閃的眼睛瞧她底裙裾。

「我能替你做什麼，孩子？」

「沒有……」章華雲皺眉。

威蘭敏捷地放下左腳，拍手，在地板上跳耀。以後她走向大鏡子，沉思着整理頭髮。

「D...，我想問你……」

「什麼，孩子？懂得果敢和坦白麼？」她回頭，驚異地小聲叫，紅着臉。

「我沒有白鞋子……」章華雲大聲說，不知道自己說什麼，「聖誕節需要的。」

威蘭着她，想了一下，跑到屋角打開立櫃。櫃子下層陳列着六雙以上的，各種顏色和式樣的皮鞋。

「這裡沒有你們適用的……」她懊惱地說，注視着護士學生腳上的黑色粗布鞋。章華雲預備走，因為注意到，在英國女子底眼光里含着她所熟悉的嫌惡。但威蘭忽然站起，帶着驚喜拍手歡叫，彷彿發現了什麼寶貝。

「看哪，他們還說中國女人小腳，你底腳，腳多大呀！」

章華雲看自己底腳，臉發白：她是極殘酷地被傷害了。

「哦，不要這樣，你應該。」她忿怒地叫，「你知道，英國女人！」她叫，含着眼淚衝出房間。……「我爲什麼流淚，我真軟弱，壓迫自己啊！」在樓梯上她發狠地

想，「我去找老太婆，告假，決不參加聖誕節！……懂麼，中國女人，因為你也是……」她停住，發現高明芬正活潑地向她跑來。

她依欄杆站住，露出冷淡的矜持的表情。

「你有什麼事？」她問，敵意地看朋友脚上的新高跟鞋。

「我來邀你去看電影；」高明芬回答，「我有兩張票，泰山情侶……你怎樣

？

「我不去。」章華雲說，瞪大眼睛哼鼻子，像抱着狠惡的決心的小孩。

高明芬笑，露出潔白的小牙齒。

「你發生了什麼事？」

「我，我被侮辱了！」章華雲回答，垂手，握拳，並攏脚跟腳跳下樓梯。

「怎樣？」

「我被侮辱，我恨我自己，我不堅強！」她喘息，大聲說，「你來，我告訴你，你曉得！」於是她嚴重地拖住朋友的手，向寢室跑去。「……這難道是我們底命運麼

？你看，我們應該想一個法子，想想罷。」坐在床上，看看朋友底莊重的眼睛，她說，「要有一條出路：中國人，我們，青年……我不相信我不能做事，一件社會事業……啊，多麼好，」她提高聲音，火熱地說，「……我現在這麼想，我絕對……：我看，我已經不年輕，我知道得夠多，我明白一切。……那麼，告訴我，高明芬，告訴我你底生活，你有什麼痛苦……」她俯下發光的臉，柔聲說。

高明芬笑了喜悅的、自信的、但羞澀的笑。

「我……？」她說，歎息。「那麼你預備怎樣？」

「什麼？」

「白鞋子。」

「我不參加！」護士屈辱地喊。

「我送你好不好？」

「不，況且……」她回答，但頓住，臉紅。隨後輕輕點頭，偷看對方：於是，一瞬間，她覺得高明芬真的美麗，真的頑強，既然能支持黑暗的生活，就一定比自己。

具有更多的勇氣。既然能這樣鎮定，瞭解別人，就一定存在着某種祕密的激情、矜持和高傲。於是，她覺得自己卑微，覺得剛才的表白是不足道的，可羞的。

高明芬瞭解地笑，站起來，整理坐皺的衣服。

「你沒有事情麼？」

「沒有，管它。我對這里一切恨透了！」

「那麼，」她看錶，「我們去看電影吧。好久沒有看了。」

「好。……」章華雲說。猝然想起剛剛過去的一切，變得苦悶而恍惚。「那麼，也好……但是我去告一下假。……」她蒼白地，怯弱地說，盼顧，猶豫地走出臥室。

但一走進城，一接觸到街市底誘人的，生動的熱鬧，她就安於環境，讓自己快樂起來了。她高聲說話，興奮地笑，批評一切；她敏捷地掠過精彩的百貨店，向里面熱烈地觀看。對於街市底燥雜、擾動、粗野的笑聲和咒罵，她則迎之以年輕的，無識的，赤裸裸的呼吸。……

黃昏時她獨自歸來，埋頭疾速走進小巷，在腋下挾着一個方整的紙包。她底臉陰沉、疲乏、蒼白，彷彿在這個短促的下午經歷了五年的苦難，她不去吃飯，逕直走進寢室，把白鞋子摔到床上，站到窗口去，向鉛冷的天空悲慘地仰頭。這是從小被壓抑的原始的性格底誠實的痛苦。因為，她竟然這樣無意志，犧牲了自己所思考所希冀的重大的一切，讓高明芬帶進電影院，坐在她底男朋友旁邊，聽他們向她說最無聊的話。

她不明瞭一切，也無力憤恨。而且，她木然戰慄，覺得很難逃出誘惑，它們現在還冰冷地沉在她心底……。於是她苦楚地、淒涼地仰頭。向晚的冬季天空里，鉛灰色的雲隊在作着沉重的移行。

聖誕晚上，護士學生們一律穿起藍制服和白鞋子，搖擺着短髮，排隊往城邊的教堂去。夜來臨，人聲噪雜，愉快，聖誕樹在前院里放射着燦爛的光輝。護士學生們在聖誕樹前面列隊，教友們閃耀着華貴的衣飾，踏響皮鞋，用紅光煥發的臉龐張

望、肅穆地通過。最後來了副院長，威蘭，和貴賓。章華雲在行列里屏息地，挑鬥地張大眼睛尋找朱牧師，他是今天的聖禮底主持人。

朱牧師高大，臉色嚴峻蒼白，在美麗的男性的唇上蓄着英國式的短鬚。他跨着忿怒似的大步走過，在後面跟着他底原先是一個大學生的細瘦的情婦。章華雲緊張，爲就要來到的，自己決心執行的事恐懼，臉相變得僵硬。——護士學生們這時候聽見了停留在聖誕樹旁的縣長夫人和實業家女人的談話。

縣長夫人有醜陋的長臉，聲音和姿態都像鄉婦，但極確信，令人無法懷疑她不是一個天生的縣長婦人。一個決斷的，嚴肅的表情能夠給一切淺薄、譏媚、愚蠢以一種可敬的外貌，她就有着這樣的表情。

「在美國，那是黃金之國啊，洪太太，我們這里窮鄉僻壤，生活程度多高，」她說，嚴厲而沉重，並張手做手勢。

事業家女人微笑，用小指向丈夫指聖誕樹上的飄曳的紅綢條。

「不。你以後要叫我哲學！」她回答，垂下眼臉，「這里一切都使我覺得新鮮

，故鄉風味……縣政辦的好極了，我敢當外國朋友說，就是美國也不過如此，不過多幾個錢……不是嗎？」她甜蜜地笑，向丈夫。

「真的？不對，哪里話，盡其……」縣長夫人大聲回答，皺起頭皮，思索某一個名詞，「也不過……最近行了新政，頭痛極了！你們見笑！」她說，發出乾燥的，忿怒似的笑聲。

副院長尊敬而輕蔑地看着她，然後勸勉地走向前，讓大家看見她底莊嚴的笑容。

「哲芹，我問你一件事，你過香港的時候，那里的藥品漲了沒有？」她問。

「漲了五成。」對方底丈夫回答。

「那麼，五金料，電器呢？」

「一定漲的，荷，副院長，一定漲的，真恭喜你，眼睛準呀！」縣長婦人啞聲說並向下笨拙地甩手。

「縣長太太你真有福氣啊！」副院長陰沉地說，露出不滿，走開。

威爾奔過院子，尖聲喊叫。專業家愉快地截住她，和她說中國話，問她對這個

國家有什麼感想。她笑，做鬼臉。事業家搖頭，走向台階，憂悶而不安，陷入沉思。

。「中國，中國啊，非改造不可！」——章華雲覺得他在這麼想。

鈴響，威爾跑近聖誕樹，發出莊嚴的呼聲。護士學生開始遲緩地、拘束地移動，並咳嗽，散漫地拖響腳，猶如一羣走在驅趕者底竹桿前面的鴨子。被聖誕樹底光線照明的時候，她們體會到一種被暴露的生澀，臉孔呆板，興奮而臃腫。

但一坐到教堂底後排，她們就替自己造成了自由的空氣，互相低抑地談話，交換批評了。大家咒罵虛偽的女人，議論朱牧師。

威爾活潑地跑過來，打擊她們底談話。

「噓……」她吹手指，「孩子們，你們今夜每個人都有很好的禮物，又有吃的。但是時候還沒有到啊！噓……」

「禮物！」一個年輕的學生倔強地叫，「從烟筒里送來的？」

「是，是！」

「我們沒有資格啊！」

「聖誕老頭子認不得我……他，威蘭先生，他會走錯路！」

威蘭，對這兩排快樂的，放射着年青的面孔無法可施，感到渺然了，因為她自己也是快樂的。她皺眼睛，跳躍，跑開去。談話在副院長蹣跚着奔過來的時候就完全停止。

「聽見她說嗎，丟中國人底面子？」一個同學向章華雲說。
她點頭。

「我們聽慣了；我們還要至少聽五年……」她輕蔑地回答。

「看朱牧師，那個沒有良心的！」

「看哪，他不知恥！」

朱牧師走至台前，顯露在燈光里，溫柔地做手勢。於是風琴響，大家起立，發出歌聲。以後是獻聖餅，獻花，讀禱詞……總之，做了想得起來的一切。

在這一切之後，朱牧師垂下眼睛，莊嚴地向前伸手。

「諸位！」他用微顫的，崇高而悠遠的聲音誦，「諸位上帝的人民，能在今夜面

對聖子誠心懺悔的有福了；爲災難，爲人類的幸而溫柔哭泣的靈魂有福了；因爲雖然罪惡更深更大，人類自相殘殺，墮落……天國却終必降臨。天國降臨，諸位心中……」他屏息，霎眼睛，憐憫地注視人羣。……

一種微弱的，溫柔的戰顫來到章華雲胸脯。她無力抗拒這駕湊一切的，幾乎是神聖的肅穆空氣。和諧的燈光和人體底排列，朦朧的暗影更加深了這印象。她盼顧，但除了安靜的，呈露着肅穆的受苦表情的臉孔以外見不到別的。她迅速地，奇異地想到哥哥，並微語，但哥哥倔強地冷笑，立即隱藏了。淚水湧出了她底眼睛。

但淚水帶來了幸福，在淚光里，她看見了芳香的快樂和榮譽，這是陳設在即將到來的聖誕夜里的。於是她慾望澈夜不眠，向同學們和威蘭們唱中國復蘇的慷慨的歌，顯露她底優越的歌唱技巧；慾望青春底湧動的力底發揚，別人底欣賞和愛戴。而在這種過重的渴求里，她變得軟弱無力了。她底美麗的大眼睛含着懇求、憐憫、愛情、甜蜜地瞥向周圍——接觸到威蘭底明亮的眼光，停住。

「啊，純潔的小靈魂！」威蘭衝動地低呼劃十字。

「我今天不和朱牧帥說，另外找一個機會，因為……」她怨，俯下頭，粗澀地呼吸。

但芬芳的快樂和榮譽並沒有實現。宴會後，快樂分兩個集團進行，一個是教友們和賓客，他們圍住風琴唱歌，並高談縣政，一個是護士學生們，她們擠在廊道里咬嚼糖果，互相開玩笑，然後商量寒假底生活計劃。章華雲，在大聲談話和迷惑的微笑之後，終於失望。看哪，她們唱得多壞，而且，她們竟然用這樣平凡的聲音說話！——沒有舞台，沒有弘麗的照明和響徹全廳的青春中國底歌，也沒有那歌唱的女郎底壯麗的不幸！……

十二點以後了。她疲勞，覺察到命運底灰黯。於是離開同學們，離開轟鬧的走廊，獨自走到聖誕樹旁的石階上坐下，抬頭看星，它們在覆蓋着沉睡的小城的深黑的冬夜天空里閃耀。快要過年了，在如此黑暗，如此寒冷的冬夜里，哥哥，他在哪裏流浪呢？有沒有一床溫暖的棉絮？

「我不愛吃聖誕糖果……不，他多麼愛吃糖，那種軟的，小小的……然而現

在呀，以及以後呀。無窮的不幸，他吞飲人民底命運……」

她悄然歎息，垂下頭來。多麼寒冷！——聖誕樹上的彩燈快要完全熄滅了。

「記得從前，我們很小的時候，那街上有燈光，而且我……」

但男性底暴躁的喊聲把她從過去拖了回來。朱牧師在和誰爭執，然後砰然關門，大步向外走。他底情人在走道里跑，喘息追趕他。

「洪太太請我們，我們到她家里去！」她叫。

「謝謝，不早了，我要休息！」牧師說，忿怒地跨到台階上。

「你鬧些什麼呀！」

牧師停住，敲手杖。

「這是誰都知道的事，任何陰謀……」他說，但突然停頓，轉身繼續向外走。章華雲跑過來，攔住他。

「朱牧師！」她叫，一面和興奮戰爭。

「誰？」牧師厲聲喊。

「我。……」護士一生堅決地，嚴肅地回答。「我有一件事告訴朱牧師，就是，她冷淡地看女人，『你太太臨死的時候告訴我，她有五百塊錢藏在底下紅木箱子底夾層里，她要我不告訴任何人，祇等……』」

「你怎麼知道？……她說些什麼？」牧師無禮地，輕蔑地，她。

「她說，」護士學生忿怒，戰慄，「她說這個錢是她兒子的，他一有消息就交給
他。」

「你貴姓，孩子？」

「章，立早章。」

「她叫你這麼說的麼？」牧師嚴厲。

「她並沒有叫我跟你說，她要我告訴她兒子。因為……」

「好，謝謝你！」牧師冷冷打斷她，下顎打顫。「我先回去了。」他轉頭，告訴他底女人，然後大步往外走。

「哦，朱牧師，」實業家女人奔出，惋惜地喊，「你一定慢點走，你一定等一下」

，啊 多麼值得紀念的夜……」

但牧師已經走出大門。

「他有什麼事？身體不舒服麼？」她問牧師女人。

「他一向是這樣？」

「那麼，好小姐，你到我們那邊去吧。」

年青女人望聖誕樹，燈光照出她臉上的難受的，狠惡的表情。

「好！」她說，收縮嘴部，這是向已經離去的朱牧師說的。「好吧：你看，生活多麼好玩……」她尖聲說，帶着虛假的哭聲，並憎惡地看章華雲。「那麼，嚇，我們去；謝謝你底招待呀！」她優美地抬起手，堅決轉身。

廳堂里和兩邊側房里仍然是熱鬧的，但院子中央却祇剩下章華雲一個人——。她握手，慢步徘徊，用鞋底沉思地磨擦地上的砂子，然後興奮地躍向悽清的聖誕樹，向它輕蔑地微笑。她挺胸，小兒似地皺眉，勇敢地呼吸；她底豐滿的臉在紅黃色的光線里閃出堅定的，純潔的光采。……

一小羣同學默默地走到院子里來，其中一個用嘶啞的聲音向她喊：

「章華雲，冷的很啊——我們回去了，已經自由解散，老太婆說的。」

「好，是的……」她深思地說；「自由……自由解放！」她忽然高叫，嘹亮地笑，舉手撲向同學們底默默的一羣。

五

哥哥不來信，寒假已經開始了。寒假自然沒有什麼關係，孤獨和悲涼的時候心胸沉深，倒可以更多地看書，想想世界，但醫院里不供給伙食，却使她絕對地焦苦。護士同學們帶着預管過年底家庭快樂的興奮的臉，一小羣一小羣地在兩天內走光了。她惶惑地張望，想找一個同命運者，但沒有。最後有兩個同學來找她，問她預備怎樣，並且立刻安慰地說她們決對（護士學生的少女們很喜愛用這一類的詞來表達心意）從家里帶臘肉來給她吃。她感激；但她所需要的不是臘肉，於是向她們羞澀地，自覺醜惡地借了五塊錢。臥室里狼藉着寫着過去一年的功課的紙片；筆記本

拆散了；破布到處遺棄，還有塗污的聖誕畫片和骯髒的斷絨繩。課室里，課桌張着黑口，彷彿企圖以它底空虛來吞下更大的空虛；黑板上一端寫着：「再會吧，值得惋惜的一九四〇年！」並有人在它旁邊改正成；「永別了……」另一端則拙劣地用英文塗着新年快樂一類的字，還畫了米老鼠，天真而拙劣。……豪華雲笨手笨腳地在中間移動，檢起紙片來觀看又把它拋棄，胆小地瞧着課桌和黑板，被恐慌、被悽楚淹沒了——這平常熱烈的房間現在彷彿成了一個茫無邊際的海洋，五塊錢完全無力鎮靜她底單薄的小舟，她感到自己即將被什麼偉大的東西捲去！

得到副院長底許可，她動手把自己底床舖移到一間小寢室里去，那原是個頸長，喜歡摹仿英國女人的冷酷的護士長住的。臃腫地抱着被蓋，她在走道里遇見提着精美的小皮箱的威蘭；英國女人今天異常歡愉，金黃的髮卷在發光的、微笑的顯旁盪動着。於是她在心里佈置防禦，向被蓋垂下眼睛，企圖不看她。

「哦，孩子！」威蘭並攏腳，欠身叫她，「你不到什麼地方去嗎？」

「不的。」

「那麼，我想，你今天到文會計那里去繳伙食費吧。她剛才還問你。」
章華雲從粗棉被上陰沉地看她，想表示這用不着她來管。

「我想……我不常常回來，要到圖書館去看書。」她沉悶地說，羞紅了臉：「我在外面……在外面吃。」她低聲說，嘴唇戰慄。

「只有十二個人住在家里啊。你們班上全走！」活潑地，威爾皺起鮮艷的唇，吹噓，然後旋開一隻腳，預備走，但又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把皮箱抵在牆上，打開，「孩子，我有兩封信，希望你等郵差來了交給他。」她帶着誇張的同情望護士，「孩子真好，希望你有一個快樂的新年！」

「謝謝……」護士快樂地啞聲說，但不知爲什麼快樂。

「我要住在對岸。有信也叫人帶過去。好，孩子，以馬內利（上帝與我們同在）」她敏捷地關上皮箱，「Good bey！」

皮鞋活潑地響，黃色的，透明的外裙在台階上翻飛，威爾消失。

護士渺茫地站了一下，彷彿在考慮要不要和這英國女人一同向幸福和快樂跑去

，以後便轉身，急劇地奔向寢室，摔下被蓋，戰悸地哭泣。

「好，我要，我要絕對担負我底命運！」她發狠地握拳，像被凌辱的小兒，「我一定，絕對，……難道！……！」

她決定用僅有的九塊錢來支持兩個星期，每天吃兩次大餅。這決定使她安心，於是她平靜下來，對充滿房間的高貴的香粉氣息皺眉，動手鋪床，然後睡下，開始讀哥哥給她的高爾基底小說「母親」。中午她昏弱地睡去了，被難耐的饑餓驚醒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三點鐘。於是她捏緊衣袋里的鈔票跑到街上去。……這樣度過了三天。

第四天，被小說底熱情所動，她開始和饑餓用各種方法廝打，殘酷地作賤自己。原始的、被壓抑的性格在自覺自己上昇的某些瞬間就像她這樣子，就有這麼粗暴的自賤力。……一個全然新異的世界在她底昏迷的渴求里展開了，那里有冬夜的寒風，雪積的平原，和在這平原這寒風里做着殊死鬥爭的勞動男女；她向它叩門，被迎進了進去。「但是，章華雲，我們這裡需要勇敢，犧牲，你能夠麼？」嚴峻的青年

伯惠爾向她說。「我？是的，當然，我能夠，你們看！」她大聲回答，坐在暖爐邊，女郎們在那里煮茶炊，「我忍受了三天饑餓，忍受一切痛苦，我身體好，而且我……」她溫柔地、傾心地，向女郎們笑。「我底哥哥章松明……」——「你哥哥？」青年嚴酷地打斷她，「他很困難，孤單，不和人團結……他能做我們這樣的事麼？」——「我呢？」她急迫地問，但女郎們遞食物給她，一種濃湯，還有麵包，快樂地咀嚼。「你，章華雲，我們知道你，很久就知道，你很好，你一定會慢慢革除舊習慣……」——「但是她們不知道我底壞處呢？我多壞，多羞恥！」她苦痛地想，但大家莊嚴地站起，她也站起，房里更明亮。……女郎們在夜里，在發光的積雪里勇敢地行走，傾斜着身軀，猛烈的寒風唱着曲子，捲動她們底衣角；在前面遠方，峯巒後面的低空里，有城市的叛逆的火光底壯麗而沉重的血紅的映照。……

這是一種半夢半現實的奇異的錯覺。她覺得她在高歌……但終於戰慄醒來了。她寒冷，饑餓。書本從胸脯滑下，忿怒地跌在地板上。黃昏了，房間里是陰慘的，電燈沒有亮。窗外，梅樹們在灰暗里靜靜站立着。

「我要怎樣了？我究竟怎樣？我今天一直沒有吃……我要死了！」她想，帶着野性的神情俯視自己底青春的胸脯。「……我要去吃，我要不顧忌一切，……寧願明天，明天死！」於是她眩暈地衝出房門。

但她還在作最殘酷的堅持。捨不得用錢，酷愛積蓄，是她從小的習慣。終於她想起醫院底廚房，偷偷溜進後院。

廚房里沒有燈，周圍已經黑暗。穿白衣裳的女廚子從被烟燻黑的矮門里走出，用火鉗通水溝，然後大聲醒鼻涕，詛咒威蘭底狗和全人類，悠閑地擁着肥腫的腰枝向正樓底轉角走去。章華雲在樹枝下向四面窺探，屏息躍進矮門，像一頭嗅着魚腥的貓。

她用戰抖的手摸索燒箕，找覓碗筷，動作愈快，便愈恐怖。碗筷所碰出的尖銳的聲音，威蘭的大狗底吠叫，以及院牆外的人聲匯成了一個龐大的轟響，殘酷地敲擊着她，使她底內部燃燒。……

正預備盛第二碗，電燈亮了，廚婦站在門口。她寒戰、失色，閉起眼睛。

「章小姐！」廚婦喊，明瞭了一切。

章華雲機械地放下碗筷，機械地用充血的眼睛看她。

「我在：我找一點東西；你；」她喘息說，感到要瘋狂。

廚婦不敢看她，收攏空出的嘴部，深深歎息。

「你吃，你吃，你……」她說，粗笨地走近；「這里還有榨菜……」她忽然流淚，掉過頭去；「唉，我要到街上去一下，停會你關燈……看哪，天要下雨，瘟……」她走出去，雖然本來並沒有想到要上街。

章華雲關燈，忍住衝動，殘酷地吞飯。然後她走出，沮喪地，靜靜地走向梅樹園。

381

「我沒有了羞恥，這樣醜；一切全完了，這樣的生活啊！」她擁抱樹幹，把頭抵在上面，「我不知道，不知道！我要怎樣辦？你們都看見，我，一個女孩子，這樣不要臉，並且將來還要餓飯，落進可怕的社會！將要不再是一個人！這就是女孩子的命運啊，而，親愛的哥哥，同樣孤獨的人，你也拋棄了我！」她急迫地嗚咽，聲

柔地搖落清香的，快要凋謝的梅花；一但是，我完全不怨恨，哥哥，一切的人，人啊！我將在世界上走，風雪里走，女廚子也把我飯吃，生疏的人們也扶助我……親愛的啊，我不曉得，你們，親愛的啊！」

哭泣緩和了痛苦，並帶來甜蜜的安慰，於是，歌唱湧出了青春的、潔白的胸脯。這是燦爛的幸福。寒風吹落花瓣在她額上；寒風吹過院牆，牆外的低空里，小城底燈火散佈着薄薄的霞照。

少女還有一個祝福。

「祝福，哥哥，哥哥，祝福，祝福一切受難的人們，光榮的奮鬥……還有這縣城，一切人民！你們站起來，走向新生，不饑寒，沒有我們那麼多的弱點，哥哥，也不再痛苦！」

六

上午，章華雲進城，到公園圖書館里去。十一點鐘的時候圖書館關門，他被逐

了出來，在不清潔的花圃和假山石里流浪，考慮今天吃什麼。最後她來到街上，正在苦痛時，遇見了高明芬。

高明芬穿着新做的藍花布長袍，並提着同樣質料的布袋，面色嚴肅——眼睛凹陷，露出疲倦和悲愁。她說她是上街來抓藥的，因為母親在老屋里病得很沉。

「我急得很！」她說，憤恨地露出白牙齒，「我祇一個人，担負不了這樣重的担子呀！我要跑開去：你看，我一點力氣也沒有了！」

章華雲同情，並覺得驕傲，因為輕易地相信了朋友的黑暗的生活底無望。

「那麼你怎麼辦呢？」她問，因壓抑不住的興奮臉紅。

「陪我去罷，華雲。我們先到老屋里去看病人，然後再到我那里去……」

章華雲猶豫，因而怯弱。

「去罷。」

「我想……」

「唉，小姐，祇找一個人；我們兩個人！」高明芬無可奈何地微笑，覺得對方幼

禪，可愛而可惱；「我恨煞那些狗蛋！」

「去吧。」

「我請你吃水餃。：我要跟你談談。」她說，皺眉，秀美的臉上閃過一道黯然的
光采。

護士學生注意地看她，變得興奮。

中午，病人睡去，她們離開幽暗的老屋，越過一條街，進到一間後窗對着田野
的明亮的屋子裏來。這就是高明芬所說的新屋，也就是她的青春底祭壇，章華雲曾
經來過三次，最末一次就是那次拿白鞋子。房間隔成兩段，板壁和天花板上都表糊
着低廉的印花紙，打掃得很潔淨。傢俱是拚湊起來的，甚至有老舊的靠背椅，然而
和諧，到處可以發現主人底細微的心意，不過又總令人覺得不安定，覺得主人會突
然離去，這一切會突然不存在似的。這種印象人們往往總在那種境遇困難 生活浮
沉，然而無時不酷愛形體底外觀的婦人們底房間里得到。而對於章華雲，這一切是
神祕的。

高明芬到房東底廚房里去揉麵粉，跑回來兩次，表情變嚴峻，不說話。章華雲奇異這變異，追進廚房，藉口幫她，偷偷窺看她底灰白的臉，企圖理解她爲什麼沉默。這是包含得異常豐富的沉默，它底主人在這之前，多半是這之後一定會有一個強烈的爆發，或者用言語，或者用行爲。章華雲熟悉這；她並且知道，在風暴來到之前，一個人心里是充滿着怎樣難言的東西：甜蜜、悲苦、堅持、和毀壞的焦渴。她酷愛這心情，因此，她感到羨嫉；她努力使自己底臉也露出含蓄的嚴峻。

「你不把水放得太多嗎？」她不自然地說，側着不懂得掩飾情感的赤裸的臉。「你看吧。」高明芬隨便回答，從衣袖上撲去麵粉。她底聲音遲緩、怪異、臉上籠罩着夢。……「我們今天肉相當多，」她笑，但這是與目前的事無關的，「呀，沒有醬油了！」

「我去，我來打！」章華雲急迫地回答，急迫地笑，恐懼自己在這裏佔不到一個重要位置。

「不，你不認識……」主人貼切地，撫慰地笑，「我們這裏只有一家店子好……她走

出。

章華雲感激、狠狠，攢進灶後的柴堆，撥火。

「你多麼自私呀！」她在火簇底熾熱里痛苦地想；「你要什麼？你究竟愛什麼
G.....」

吃飯的時候，高明芬又突然不可解地，強烈地快樂了起來，這快樂猶如暴病以前嘯過平原的疾風，携帶着狂迷的塵砂……。她說城里的新聞，縣政府底笑話（關於這些，她知道得極多。）用一種吵啞的大聲，帶着潑辣的笑容，使章華雲驚怪地瞪大眼睛，並恍惚地跟着她笑。

收去碗筷，主婦活潑地又腰，擺動瘦身體，用快樂的大聲說：

「現在我們不許笑別人。……來，小傢伙，你給我，我們去唱歌！」

章華雲簡單地、燦爛地笑，跟着她躍進後房，站到靠窗的桌子前去，接住他從箱子里拋出來的歌本。陳舊的歌本上有樟腦和香水底溫潤的氣息；——它已經被窒悶得很久了。

但立刻它就響出生動的愉快的聲音，在少女手里顫動了起來。

「唱吧，唱這個。」

「我們一起……」章華雲底臉快樂地紅潤。

「不。我聽！」主婦回答，旋動腳，並高高揚起手，倚到床上去。

「哦。好……」

她垂下手臂，嚙唾液。歌聲起來。因為竭力想表達情緒，她底頸子笨拙地戰慄着。但以後就安寧了；歌聲由破沙的童音昇高，昇成親愛的高音，豐滿而甜蜜，激盪着周圍的稀薄的，由田野流來的空氣，掀起嘹亮的波浪。

五月的鮮花

開遍了原野

鮮花掩蓋着志士的鮮血

爲了挽救這垂危的民族

他們會頑強地抗爭不歇……

她那潮濕的眼睛肅穆地望窗外。空曠的水田里，一個農夫和他底牛在遲緩地航行；互相咒罵——人用鞭子和嘶啞的嗓音，牛用短尾和倔強的鼻息。高明芬悄悄走近她，攀住她底肩，向她底耳朵吹着溫熱的呼吸。她沒有側頭；四隻眼睛一同越過人和牛瞧向遠處。遠處，在傾圮的城垣左側有大片黑色的，憂鬱的叢林；叢林後面是不怎麼高的山峯，長江從它腳旁流瀉過去，閃着黯澹、沉重、剛強的淡光……

「回想吧，華雲……」高明芬伏在她肩上，用淒涼的柔聲說。

她吸氣，困窘地望天。

「記得在武漢嗎？我們參加游行，那時候你是小孩子啊，用小孩底聲音唱。但是現在你底聲音變了。唱得好。我想起來，——你記得那晚上空襲嗎？我們在碼頭上，江漢關旁邊？你還在唱，鮮花鮮花，啣呀，一架日本飛機！」她動情地笑，撫章華雲，「……多麼好，可是各人的路是非走不行的。記得有一本小說上說，各人底生活有一個舵，它不是人自己能做主的；你看，我尋找幸福，以為自己永遠快樂，但忽然，我底舵轉了……於是，一切全過去了，而這窗外荒涼……我底心……」她

俯頭，熱切地嗚咽。

章華雲垂下嘴角，溫柔地，難受地看她。

「忍住！忍……住！」她倔強地叫。

「我們長大了，啊啊，有誰，一個女人，到我這地步嗎？」

章華雲眼圈發紅，但仍然嚴酷地掙扎。

「不要……」

「可是你不懂得我……」

「我懂得你，可是我不曉得怎樣才好，我時常在你面前難受，你不知道——」

高明芬走至床邊坐下，臉打顫，蒼白。

「那自然……那就好，那就好，總歸，你是不會經驗到這些的！」她自私地叫

，「將來，但是將來你會明白！……」

護士學生不同意地搖頭。

「告訴我，你覺得我是什麼樣的人！」

「你是很好的，」她莊重地回答，「不過你底環境害了你！」

高明芬嚴厲地沉默。

「來，我告訴你一件事！」她低聲迅速說。

「什麼事？」

「你過來，坐下，對了。……我，我有了小孩子了。」她迅速說，兇狠地咬嘴唇。

護士學生嘆息，看窗外。

「那麼，我覺得，高明芬，這並不是什麼壞事……」她緩慢地，沉思地說，「担負起來吧。」

「真容易。真……」高明芬冷笑，接着橫暴地叫：「但是他底父親是誰？」

「你結婚就是了。」

「真容易。你簡直一點也不知道……你們院里有沒有打胎藥？」

章華雲被從倦怠的，渺茫的狀態里驚起，寒戰了一下。

「有自然有的，但是弄不到。」她皺眉，因找到發揮自己的機會而興奮，「院
里前一個月就接了一個打胎的女人，不過那是他們底朋友。對旁人，休想——道德
鬼臉！」她冷笑。

「道德，多好听！那麼你不是道德的麼？……我自然很快地就要給逼死了，
這個城，這個社會是我底仇敵……兩個生命！」她冷酷地瞧自己底身體，頓住。「其
實，我知道我自己，」她繼續說，「無聊，意志薄弱，容易……哎，醜惡呀，……但
是不能過別的生活去，我常常想自己很純潔，很好，但是無事可做，又驕傲；什麼
也不成，於是……你想，你現在該多好啊，幸福是你的，希望是你的，；而我，看吧
，她又流淚，舉手蒙臉，擺動她底華麗的頭，「我……想；死啊！」她抽搐，聳起
肩。

「高明芬，不能！」章華雲嚴厲地大聲叫。

「那麼，華雲，你同情我嗎？」她撲近，圍住章華雲底頸子，「我，這個不要臉
的人，多少次地欺騙你，哦，你純潔啊！」

護士學生熱烈地淚淚。

「你願意做我底妹妹嗎？」

她柔順地點頭。但因不習慣這樣的感情表白而臉紅。

「啊妹妹，我們這世界上是多麼可怕，多麼荒涼啊！」

「可怕，荒涼？」她偷偷地愛撫對方，用對方底髮卷揩擦自己底眼淚，「荒涼的，不過也並不可怕。也許我年輕……我想，我現在要去找尋真的幸福……不是永遠有着熱情的人嗎？不是永遠有人在拚死奮鬥嗎？」她點頭，領悟自己底話；「……雖然我們從小就染上弱點，但是我們現在能夠明白了。至少是如此。……比方我，」她說，「我是很壞的，很壞的，我明白了，我很壞……」她竭力想自己底壞處，渾身熱辣；但別人底誇讚她純潔的話束縛着她，使她沒勇氣像高明芬那樣談論自己底弱點。「我很壞！」她用忿怒的大聲說。

高明芬咬牙切齒地歎息，準備着做更激情的動作，但章華雲臉上的恍惚思慮的神情阻礙了她。於是她垂頭，安適地、頹唐地倒到一張椅子裏去了，這動作是這樣

的準確、優美，彷彿這張椅子所以擺在這裡，祇是爲了等待主人底突發的抒情性的頹唐和慵懶似的。

護士學生開始徘徊，思索着。

「我勸你結婚，」她忽然說。「或者你離開這個地方，我想，到別處去。……」高明芬緩緩站起，整理衣服和頭髮，並用抹布揩去桌子上的灰塵。

「我要到別處去，重慶，我叔叔在銀行里，可以幫助我……」她抒情地說，慢慢在房里轉，舞動腳，「但是丟不下病人，媽媽啊，她爲我累了一生，而……我底罪孽真重！」她突然靜默，忘記收回剛伸出去的左腳，凝望窗外。

「人家底攻擊我們不怕。我也是，這樣活下去，不如不活！」章華雲動情地說，胸脯起伏；「我要——」她垂下手，垂下眼臉，享受自己底可愛的激情，「我想離開這裡了。」

高明芬收回左腳，皺眼睛，乖戾地看着她。

「憑什麼不要活！」她用尖聲說，眼睛因妒嫉而幽暗，下顎突出，蒼白的長臉

完全脹紅，「告訴你，華雲，我要享受，要戀愛，要追求幸福！我有權利，我是人！」她叫·發瘋似地擺住桌上的歌本，把它捲起來擲到床上去，「我憑什麼低聲下氣，憑什麼躲藏起來？」她撲到床上，用膝蓋爬，抓住歌本反身拋向箱子；「你們想想看，各人要有自己底幸福！」她躍下床，追歌本，因追歌本而忘記了說話。

護士學生無言，走向窗口，向凍得僵木的手掌呵氣，然後用手抱住發燒的面頰，凝視田野。那邊是山，它矗立在冬底天空下；山後將有平原和城市，哥哥在那裏，在那里冷笑而熱情地惡鬥；而她將去，丟開一切，尋覓幸福和苦難。她底眼睛潮濕。

水田里，人和牛還在倔強地航行，不過已經不再相互咀咒。在凍結的灰色空氣里，他們底沉默和頑固是可驚的，人在犁後屈着兩股，歪着無表情的尖削的臉，牛則在軛下引長它底脫毛的大頸項，以呆鈍，傲慢的眼睛冷冷地瞥着航路。在緩緩向前滑行的鐵犁四周，水波清脆地激響着，徒然地想要輪流吞沒那一個個突然屹露的光潤的黑土底島嶼和峯巒。

終於章華雲接到哥哥底信和錢了。錢是六十塊，比自己所希望的還要多些。早晨落着大雨，她渾身淋濕，彎着腰跑過前院，衝進走廊。在走廊里，她從衣袖底摺捲中取出信，慢慢向前走，幾次撞在牆壁上，疑神讀着。水滴從黏結的髮辮上沿面頰往下淌，但她不措。

「哦，我早知道，看你多殷賅！」她突然把信紙遞向前，幸福地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並搖頭。

「前信所說的教書事，」信上有一段這樣寫，「因爲不滿意，沒有弄成，現在是到一家企業公司來暫時混着了。這家公司真偉大。……在這里所要說的是，這幾年，我也並不能算白跑；學了不少東西，也體會了真正的新力量，因之，真正的幸福。試想想看，生活爲什麼會繼續下來的？爲什麼會改變？你說希望，究竟什麼是希望？——一切全由於人民底生活要求！看看那些窮苦的人們，學學忍耐和奮鬥啊

「你那個圈子是騙鬼的，所以不要被情感蠱惑，不要對它軟化，而要認識。多讀新的讀物能。我在你們城里街上會見到一些可讀的書，也記得曾經告訴過你，但不知你有空去找了沒有？你也許忙於另外的事，忙於咒罵和同情，但這像洋娃娃，別人一抽鉄條你便叫，是要校正的。告訴我你底經驗吧。甚麼，近來還「不幸」，這「幸福」嗎？……我生了一場病，胃壞了，很糟，但不管它。自然，這里很悶，和別處一樣；也管不得的，我已經動手譯書了，是一本社會理論。上司時常跟我搗蛋，要我讀「新人生觀」，好的，就新人生觀罷——我明天就做筆記給他，像那個小說里的錄事。但不知你底書讀完了沒有？告訴我感想。對一切要留心，慢點批評。曉得……」

「曉得吧。你學我說話，你寫得這樣急，我真不明白！」護士學生快樂地歎息。
「還是老調子！」她批評，因能夠批評所愛，所執着的人而高興。「看哪，你一點也不告訴我胃病怎樣了，真是男孩子！我這里有蘇打……」於是她跑進房，搜抽屜，傾出所有的藥品，忙迫地，不必要地挑選起來。以後她失笑，丟下藥，臃腫地

伏到桌上，動手寫回信：「哥哥，你底話都是對的，我沒有意見，我很快樂，因為我……」寫到這里，她慌亂，激動，寫不下去了。於是忿怒地塗畫起來，然後撕去。『我有一個意見，我認爲他太胡塗，作賤自己，還有，我並不想幸福……我要寫母親的感想……』她在小房間里興奮地繞圈子，並且揮手，彷彿在和誰爭吵。突然有誰敲門。她不高興地打開，女傭達無表情地跨進一步，遞給她一個紙條……

——華雲，媽死了，來幫我。明芬。

她怔住。活潑和挑逗即刻隱藏了，她底嘴角下垂，臉色嚴重。「真的麼？能寫得這樣簡單麼？」她想。

「誰送來的？」她問傳達。

「一個男傭人。」

「把你底傘借給我！」她說，反身收拾東西，不等對方同意就搶過傘，從醫館後門跑出。

在老屋底陰濕的屋簷下，一條長凳子上，坐着三個她所不認識的男子在低聲談

話，並不時歪頭望屋門，其中一個中年人陰鬱地皺起鼻子，伸舌頭舐嘴角。她莊嚴地，慌亂地看他們和他們旁邊的紙錢堆，彷彿請求援助，恐懼得不到援助。但他們顯得冷淡。那舐嘴角的一個向旁邊的老頭子說：

「不還債，硬給氣死了！」

「不要這樣說。」老頭子心煩地回答，「在外鄉：你去看陳明新吧，在明義門外的小山高頭……」

這一個默默站起，也不打傘（章華雲很想把傘給他），大步擦過頹敗的花壇往外走。

老人追他，在雨里嘶聲喊：

「我一下就來……」

但章華雲不再注意他們，已經跨進了陰濕的堂屋；聽見了哭聲。但不是她底朋友。白布幔急迫地垂着，這嘶啞的哭叫便從那後面傳出。她站定；靈堂底簡陋地她心酸。

「華雲……」高明芬跨出側房，淡淡地喊，同時機械地走向供桌，擦火柴，用戰顫的手點臘燭。……「你來剛好，」她甩熄火柴，低聲說，「我亂昏了……」

護士學生驚異地，悲痛地看着她，眼圈發紅。她不能想像她底朋友怎麼會這樣冷靜，麻木；她覺得她應該痛哭，激厲而絕望；尤其應該向她痛哭，訴說生活，尋求力量 and 安慰，但全然不！在曳長的孝布底下，這女人底臉蒼白，寧靜，眼睛暗澹，似閉非閉，露出疲倦；有一瞬間她底尖削的下顎戰慄着，似乎要向朋友說一句什麼話。但立刻就難受地避開臉去，制止了。

一個中年的矮婦人踉蹌地跨進門，呈出香燭，向她微笑。她迅速走上去，痛苦地彎腰，攀着她底手。婦人磕拜，她向後退，伏在地上，使額頭觸地。

矮婦人啼哭，撲進白布幔；里面的一個婦人也更大聲地嚎叫起來。高明芬發怔地站着，然後向內跑，失聲啼哭。

章華雲跟着衝進去。

「高明芬，高明芬，不要……不要……嗚嗚嗚……」她哭，拖朋友底手。這淒涼的屍

身和哭泣的婦人們，除了使她悲痛，還更使她駭怕，因為她糊地覺得，這些婦人們所以要哭，並不是悲傷死者，而是由於意識到自己也要像這樣死，這樣孤零、黑暗、無助……

她哭，悲悼……而她熱情地覺得，高明芬已再沒有希望了……

「四嬸，不哭……」高明芬爬起，勸阻婦人們，她們已經由哭泣轉到咒罵；「是我底罪孽……」她靜靜地，癡幻地說。

外面男人們喊了起來。她攢出。章華雲跟在後面。

「什麼事？」她冷淡地問。

老人眯起眼睛，不屑地看她，然後歎息，用不可辯駁的語勢小聲說。

「該要去看壽材了。」

她點頭，從衣袋里摸出錢了，動手數。章華雲注意到她底臉在戰慄，錢不夠。

「大舅，先給八十塊行嗎？」她皺眉，冷冷地說。

「不行，我問過了！」老人煩惱。

「那麼，大哥，」高明芬轉頭向坐在凳子上的形態猥瑣的青年，一面數出鈔票，「難爲你替我買……」她想了一下，「一丈白布，五尺斜紋，在城外福生莊……」青年站起，懷疑地看她，然後發過錢，扣着長衫底鬆脫的敞扣在兩里懶懶走出去。

「大舅，金哥呢！」

「看地去了。」老人忿恨地回答。

「請你等一下，我去拿點錢：就來！」

老人噴鼻子。她向門廊走，偷偷地招章華雲。

「你替我燒一下飯，華雲。量四碗米，在床肚底下：另外，你去買一點小菜……她數錢，章華雲擾亂地臉紅。「我去再換一隻手鐲：就來的。」她向門外走，但又突然停住，「還有，你注意他們談我什麼話，」她小聲說，「他們就是想我一點金子……」

她從頭上撕下孝布，交給朋友，迅速跑出。

章華雲現在安靜了，因為在朋友心里，在這喪事里她有了顯著的地位。她買菜，量米，燒飯，愉快地忙碌着，弄得臉頰發火，滿頭全是灰，而且不時從廚房跑出來，假裝尋覓東西，狡猾地偷看高明芬底親戚們，注意她們底行動。有一次，當她提着水閃過屋簷的時候，她聽見側房里有櫥環碰響的聲音，於是放下水，假托再量一碗米，竄進去。矮婦人正站在舊式的立櫥前，抱着一大堆衣服。她把章華雲錯認為是高明芬，寒戰了一下；隨後就寬慰地歎息，把衣服重新放進櫥。

「死人穿那樣的衣服，真造孽！」

她搖頭，翹起小而醜的唇，憐憫地看章華雲。章華雲量米，感到痛恨。

矮婦人失望地瞥出房。另一個婦人跳過來，攔住她。

「那個陰陽怪氣的呢？」

她搖手，向房內歪嘴。

「她底同學！」她小聲說，拖另一個婦人走出靈堂：「她換東西去了，一定是，一定是！」

老人阻止她們，暴躁地叫喊起來。

「一團糟，沒有人問事……一直到這個時候，混賬……這位小姐貴姓？」見章華雲出來，他問。

「章。」

「飯好了嗎？」

「要了。」……章華雲向廚房走，聽見後而用大聲說：

「明芬也的確能幹，憑良心講！」

「就是太自恃，太任性，我說……」

章華雲興奮，因為知道這些話純粹是講給她聽的。……當矮婦人走進來幫她，和她板談家鄉，並問她在這城里做什麼的時候，她冷淡地笑，同時弄響用具，表示自己很忙碌。

聽見朋友底聲音，她疾速跑出去。

「這里二百八，大舅，」高明芬興奮地說，遞錢過去。她底臉被凍紅，頭髮完

全潮濕。「表哥回來沒有？」她問，然後揩髮上的水，看章華雲。章華雲失去了冷淡，興奮地笑。

「沒有。」老人陰鬱地回答；「我要去看她，陳明新是個混蛋……瘟天！」他走出去，蹣跚着。

矮婦人走近，揚起左眉。

「你把錫子換多少錢，明芬！」她威脅地問。

「你怎麼知道……四百！」高明芬忿怒地回答，向廚房走，臉難看地收縮，下顎突出。

「唉，少了，不划算，你……」

「王道士馬上就來！」站在廚房門口，高明芬大聲叫。

「阿彌陀佛，異鄉孤魂……」

章華雲靜靜地望着，也不思索；她現在覺得朋友所做、所說、所表情的一切，都是應該如此，祇有如此的。她不能不自己去換手錫，爲金錢對親戚們強硬而冷淡。

；不能不請道士；不能不冷齋，堅定；也不能不衝動地哭一下。她覺得她有力量，能夠在這最不幸的日子獨撐一切，值得羨嫉。——因此，當高明芬拖她到廚房里去說話的時候，她祇是熱切地，崇拜地望着她。

「一切快要完結了，華雲，我底責任盡了。」高明芬說，突然眼圈發紅，「：：停下棺材來的時候，你幫我招呼伙子。：：祇有這樣的，」她在小木凳上坐下，「那些老太婆是狠毒的！」

「你不累麼？」

「不。告訴我她們說我什麼？」

「沒有什麼。你看，我去假裝量米，」護士學生說，指灶台，輕輕苦笑，「你四孀在翻你媽衣櫥。後來他們議論金錫子，見我來，」她搖頭，笑，「就說你好！」

「翻去了什麼沒有？」

「沒有。」

「哼，我就要——」

「告訴我，高明芬，」章華雲睜大眼睛，勤快地說，「我覺得你有一種信仰，有勇氣……我真沒有想到，」她折斷手里的一根柴棒，嘴唇戰慄。「告訴我你究竟從哪里來的勇氣……」

高明芬靜靜地望着冒熱氣的鍋，想了一下。

「這個時候哪能做夢啊，我底姑娘！」她悄然回答，「你就是不得不如此，否則就一分鐘也不能活。勇氣……哼，什麼也不想，頭腦一空，就像蒼蠅撞玻璃一樣撞上去了。就是，」她慘笑，「麻木，無情，要活！」

護士學牛沉默，把手里的斷柴棒疊起，再折斷，然後揉成一團。

「那麼，你……？」她不安地問，在柴堆上移動。

高明芬靜靜地注視她。

「你說我底生活麼？」

「是的……」她潛至柴堆下，一束茅草彎下來，蓋在她額上，但她不揮開，覺得

這樣很舒適。

「一切都是如此啊！」高明芬歎息，在膝蓋上溫柔地敲着手；「世界上的人，說激烈話是靠不住的。你總要活下去，受盡欺凌，連怕討飯。我後天就到重慶去找我叔叔……」

章華雲狠狠地拋開刺在頸子上的柴枝。

「那麼，你覺得，我想……」她舉起明亮的，愛撫的眼，露出要這種談話永遠繼續下去的懇摯神情。但這時候院子里噪雜起來，並且發出了不熟悉的腔調底啼哭，高明芬迅速跑出去了。她失望，感到溫暖的疲勞，閉起眼睛把自己埋到柴束里去。但忽然，她覺得膝前火膛里熱力在夢幻似地增大，給她以一種甜蜜的愛撫。於是青春底幸福又以另一種方式來到她心里了，她底呼吸勻整，臉孔像做夢的嬰兒……她睜開眼睛，嫵媚地微笑。火膛里的火簇已快要熄滅，她躍起，迅速地投柴束，然後皺起嘴用力吹。烟噴出來，使她流淚。

407

「唉，你們看，我們終會光明……我想，曉得吧，多好啊！」她向自己說，狂

喜地望火燄，它在濃烟里憤怒地燃燒起來。

高明芬底脚步聲驚醒了她。

「你在做什麼呀，姑娘！」

「哦，你看：火簡直就烏了。……我想……」她撲身上的灰，抱歉地笑。

「想什麼！」高明芬叉腰，興奮地高聲說，臉孔冷峭無表情，「你來一下子好吧，姑娘，就要完了，人多手雜……」她疾忙跑出去。

護士學生跑出，興奮地擠到腳伙們面前，尋找可以指揮的。一個個人端着東西走過，幾乎被木杠絆倒，於是和腳伙們爭吵起來。她走近。

「你們，你們，這個拿開去一點！」她用鼻音說。但腳伙抱着手看她，彷彿沒有聽見。

「你們呀！」她惶惑地，忿怒地叫，幾乎要哭。

「什麼，你說？……」腳伙冷冷地問。

「拿開一點。」

「哦，小姐，不礙事的。」

這時靈堂里透出哭聲，人聲噪雜。她臉紅，茫然地盼顧。忽然高明芬跑了出來，曳着孝布，頰上有淚水。

「你看……」她指脚伏。

「怎麼放在這里，邊上去邊上去！」高明芬怒叫。脚伏服從了。

章華雲歎息。

「不要哭……」她說。但高明芬不回答她，拖她往角落里走。

「這里一個戒指，你替我趕快跑去換了，在二街銀樓。」高明芬說，伸直左手底食指拔指環、咬牙，「一定要兩百以上，快！」

「我曉得！」護士學生痛苦地回答，轉身往外跑，捏緊戒指。

「一定要這以上。」她追着說，「還有，你帶一隻公雞回來！」

「曉得！」

章華雲跑出去。

「多麼可佩的人啊！人總有力量奮鬥，……」她想，快樂地歎息；「我能這樣自私嗎？我要先去兌匯票，買雞。……」她喘息，踩着泥漿在雨里跑。

四天後，她送了高明芬底行。高明芬原是叫她不要去送的，在走前一天來看她。算是辭行，並送給她一件學生時代的，淡綠的外衣作爲紀念，但她還是去了，在碼頭底欄柵前找到了朋友。

太陽還沒有升起，天上積滿灰黯的雲，僅在東方露出朝霞底火燄似的紅光。風從江心吹來，寒冷襲人。她們擠開人羣，走到江邊的礁石上去。這裡更冷，江波擊響着。

高明芬底聲音和神情還是和喪事那天一樣，祇是臉色更蒼白，下顎更突出，冷峭和倔強更明顯。她穿着綠色的紋布大衣，很美，頭髮也異常光潔。

像一切離別一樣，她們首先沉默，後來便急切地尋覓話談。她們買零食來吃，用以岔開自己底情感；但每次岔開，每次總更辛辣地繞回來。

「你到你叔叔那里去，做什麼事？」

「我不清楚。我能做什麼呢？」

「你吃。……」

「不，我不想……」

於是沉默。章華雲默默剝雞蛋，向水投蛋壳，癡癡地瞧着在沉重的江波里壓着濃郁的倒影，輕輕擺動着的破舊的小江輪；體會到一種不可抑制的悲涼。離別總要使她傷心的：現在她又離別了，不僅離別了高明芬，這孩童時代的同學，她覺得，也離別了她底少年的豐富生命有着血緣關係，她常常要懼怕地去依戀它的那種難以說明的，親愛的東西。

「那麼，你說你底小孩呢？」她又問，並偷看對方底身體。

「冷啊，怕有六點鐘了！……我正要告訴你的；」她想笑，但是笑容在臉上化做冷酷的痙攣；「已經解決了。」

411

「什麼時候？」章華雲問，但點頭，在領悟自己底某個祕密的思想。

「前個星期。……我要走了，很好，那些人！」高明芬說，看坡上的人羣。「我永不能過你這樣的生活了。死的死了，我祇有一個人。我叔叔來信，說給我提了婚事，那麼，我去看看……曉得罷，人是不能由自己做主的。哼！」

朝霞變明亮，雲散開，江心里的水波被染成紅色。護士學生難受地看朋友，呼吸冷風，思索着。

「你不是能夠自己做主麼？」她問。

「我？……我不能。」高明芬堅決回答。

「你騙我，你騙你自己……因為一切事情，人自己……」她頓住，忿怒地吸氣。

「但是我……」

輪船上鑼響。兩個人底臉上一瞬間露出慌亂。

「再會了……」高明芬顫聲說，伸向章華雲底肩頭，「也許不再能……再會，妹妹，再會，好姑娘……」她咽住，疾忙向欄柵跑去。

「就你……」章華雲微語 赤裸的大眼睛潮濕。

「回醫院的路上，護士學生構想着給哥哥的信，意想不到地變得快樂而驕傲，「哥哥，」她在想像里這麼寫，「我現在懂得生活底力量了。高明芬底事情教訓了我，她原是很好的，我今天早上和她離別：她說人不能自己做主，可是人是能夠做主的，人要奮鬥，用那樣的勇氣，因為不然，人們會同樣受苦，寧願，……」她跨過水溝，嚴肅地，微笑，「寧願在奮鬥里戰死；哦，那個老太婆多麼好，她一生受多少苦？」她跟着一個老邁婦人走，太陽已經升起，照在這老婦人底佝僂的背脊和白髮上；「但是她從不灰心……這太陽多好，多暖——祝福全世界啊！」

她躍過充滿陽光的燦爛的街道，走近一個油條攤，買了四根。

「你用什麼拿？」賣油條的問她。

「替我拿紙包一包罷。」

賣油條的看她，僅僅爲了她臉上的表情的緣故，去找尋紙。

「我們沒有，本來，困難的很。」他說，翻出一大張紙，活潑地裁開。

「謝謝你。」

「不，哪里……」

「這個賣油條的多麼好啊！」章華雲，跨着有力的大步走開去。「我要自立，工作 很長的日子，……再隔半年我就離開這里了，接觸一切人們，爲他們工作，多麼好！」

她胸中充滿了陽光和詩，充滿了新生的祈禱。幸福又降下來了，這次是用了想像的形式：跨越過沉重的江波和層疊的峯巒，前面是無數的人，後面也是無數的人，她向前走，勇敢地走向前，挾着醫藥袋和哥哥給她的書，在身上穿着那一去不返的童年伴侶高明芬送她作爲紀念的學生式的、樸素的外衣。

谷

一

林偉奇和他底戀人左莎，他們隔着一張竹製的小桌子在兩邊坐着。桌子底靠牆的一端置着一盞油燈。油快枯了，燈心燒得焦黑，冒着黑褐色的辣味的烟。林偉奇底瘦削的手裏，拿着一隻鋼筆。筆頭頗久地插在污穢的墨水瓶裏，弄出粗澀的噁噁聲。

在他提出筆來的那瞬間，他底蒼白的頰收縮着，淡淡的眉頭繃緊而低垂；他微微張開乾燥的唇激動地深深吸一口氣，——他在那已經有着很多墨水跡的十行紙上，檢了反面一塊較潔淨的地方寫了一行字。寫得很艱難，因為筆頭破裂了。

左莎肅穆地移過紙去，久久地重複讀着。她底有一個紅色的小瘡疤的左手食指

溫柔地撫摩着紙角，她底凝視着燈影的眼睛潮濕了。

林偉奇寫的是這樣的字：

——我相信我們總會幸福的。

——我駭怕。他底戀人在紙上回答他。

——一點都不，莎！他寫：我們的幸福將在社會的、羣衆的幸福一起。……

她默默的點頭。她祇能質樸地這麼做；她祇能這麼樸素地表現自己底使自己那麼激動的生命底允諾。她側過她底平滑的、褐色的額，把她底因嚴肅而美麗起來的長圓眼睛探向窗外的黝黑的天空。……她底心里突然充滿那種她使麻痺的幸福；她爲這感覺而驚懼，舉起一隻手來，用手指挑起一縷頭髮絞弄着。

林偉奇繼續在紙上亂塗了一會，把「幸福」，「駭怕」，「夢」這一類字眼都塗去。隨後，他把紙頭撕成兩半，在燈上點燃。在作這些動作的時候，他底嘴唇莊嚴地閉攏；火燄灼紅他底臉，在他底眼睛里閃爍着。

「沒有油了，每天一盞油怎麼夠？」沉默了好久之後他說。他底聲音粗糙而

嘶啞，而且那音調也十分異樣。他已是在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底微妙的語言里沉醉，因而不習慣于外界的聲音了。

「油我房里有，我跟你送來，今天還要做什麼嗎？」左莎摩弄着指甲，誠篤地、深情地望着他。

「不……」林偉奇站在左莎底暗影里，俯下了臉；「你再坐一下罷。」

「不早了。我今天上了五個鐘點的課……」

「哦。」

「他們討厭得很啊！」左莎說，慵倦地站起來。

「哦，他們說了什麼嗎？」

「你這傢伙！……」左莎想說什麼，但是又猶豫地離開了它——離開了戀人底苛責的權利；她底眼睛凝視了一下昏弱的燈火，又轉向林偉奇，「今天開校務會議的時候不是你上街去了？他們又吵了架；王得民要看徐混蛋的賬，說他賺買書底錢跟燈油費。他們吵得厲害極了。還有，密斯陳說女職員倒馬桶的學校不開錢……」

「她把手揚開，激昂起來了，「錢，錢，錢……」哼，她們教小孩子呀！……他們說你，……」

「我怎麼？」

「你不負行政底責。……我替你解釋了，還是那次跟徐明先底糾紛。」

「我當然不能負這個責。……我嫌惡它。這並不是由于我底浪漫的情感，不是的，」他突然停頓下去，在泥地上以沉重的步武徘徊着——在這裡觸着他底內心的嚴重的東西了；他騷亂而興奮，以壓抑着的聲調繼續說：「這就是，這就是中國底現實……我完全明白。……」他走到燈前，像要擁抱光線似地張開手臂，「我要離開這裏了！」

左莎惘悵地望着他。她突然覺得沉重。他底話里某一部份顯然較之愛情，倒是傷害了她底矜持心。他是時常這樣說的，雖然在說了這話的十秒鐘之後，他就會因意識到自己底可惡的誇張而感到痛苦。——雖然在左莎面前，這刺激性的話祇會遭到沉默甚至冷漠的反響，因而事後使他惶恐懊喪，但他仍然時常遏制不住地這麼

說。

他現在遏制不住了。在擾亂狀態里，他把左莎底惆悵認為是他自己底挑激的美好的果實，認為是他自己的愛情底堅固同盟。他以更激動的話句來企圖淹沒他底擾亂和惶恐。

「在今天，自然，我自己……我們是也代表着這現實的一部份的。我們並不好；我們需要改造。……一個真正的時候，真正試煉一切人的時候已經來到了。現在醞釀着；爲戰爭初期的熱情底急流所暫時蒙蔽住的各種樣像顯現了。……我們開始面對着實際生活。我們要在各個獨立的環境里作鬥爭！」他停了一下，眼睛被激情所照耀，放射着光輝。「而我，是的，我這樣走着路，我也望見了太陽昇起的方向，然而我也許無力走到；到那一個力量盡完的時刻，我就默默地倒下。……不變節，不投降，敗退了也還是英雄。……」

他底聲音低抑了下去。他走到面對着溪流的窗子口，推了一下窗扉，就癡然不動地站在那里。

這是甜蜜的初夏底夜。溪流潺湲着，在寺院——縣立小學底校址後面轉灣，傾瀉到山谷裏去，匯合着另一條。溪旁的叢竹溫柔地幾乎不可覺察地擺動着。有狗在遠方吠叫。山坡上，桃林底剛結成的桃子發散着清新的香；這氣息是平靜而幸福的，有如初戀的呼吸。

他底面孔熱辣，自己曾不會實踐今天在戀人（尤其是這樣質樸的戀人）面前所下的諾言呢？……………他仰頭望着深藍色的夜空，想唱歌來平靜自己，然而他終于掉轉了身子。燈蕊爆着花，火苗惜別地跳盪着；屋子里昏黃起來了。左莎向他這邊溫柔地走來。

「曾經有一個時候我非常憂傷，」他用一種像遠方傳來的聲音說，當他攔住左莎底手的時候，「那是因為青春底夢想受了挫折，因為戀愛底不調和的環境……………這是很不好的，對嗎？」

但是左莎不能回答。她仰頭望着林偉奇底有着奇異的光彩的臉，她尊敬地注視他底黑亮的充滿意志底堅決的眼睛，但是她不能完全了解這些。當她底戀人底臉上

閃耀某種她所難于瞭解的表情的時候，她是要感到憂傷的苦惱的。不過她很少把這說出來；在不矜持的時候她就接近他。誠實地仰着頭，帶着天真的神情用緩慢的鼻音問：

「你想什麼？告訴我。」在這種時候林偉奇就被撫慰地回答：

「我什麼也沒有想。」

但左莎是不相信這回答的。她知道在任何瞬間，林偉奇心里總充滿着各種火辣的問題，而和他所說出來的相比較那問題是還要複雜得多的。並且，當他震動着自己底情感的時候，他很少談左莎所急于解決的具體的事。——現在，當林偉奇又瞧向遠方深黑的山峯上的夜空而且沉默着的時候，左莎又有了同樣的感覺，——那發覺所愛的人跟自己不在一道的惆悵的感覺，不過她不表露什麼。

「我不知道會浪蕩到那里去。」林偉奇開始用悲憤的聲調敘述。「現在情況這樣壞。因為我活得認真，而且不會掩藏自己，所以很容易遭到危險。——我鬧翻出來的那個縣中，他們還在通緝我呢。……我聽說……哦，不過這是無聊的事，

我什麼也不是，什麼也不會做，我讀一點書，編一點歷史的東西，上面寫了幾個我認爲是可尊敬的人名，這就是罪名了。自然，主要的是我要和那一批昏蛋搞不好，就同這里一批昏蛋一樣。」他用手指激烈地搖着窗櫺上的絆扣，「不過在這里我要對他們不客氣了，碰到我，我就回擊！」

「你總是這麼說的。看哪！燈熄了。」左莎捏了一下他底手。

「那好。……你答應我好好地努力嗎？」

「這我知道。」

林偉奇激動地凝視着她。

「不過你不應該太任性。」左莎低柔地說，「不要做那麼多的夢。在這里，也要應付得好一點……」

林偉奇底一個異樣的手勢打斷了她底話。他們向窗外，通過竹叢向天上的繁密的星斗望着。屋子里燈熄了，所以從什麼地方有稀薄的微光映進來。暗影恬靜地匱臥着。從溪流邊上傳來青蛙底鳴叫。那聲音起初是有節奏的間隔的，但後來就熱情

地噪雜起來了。在山谷底邊沿上，有人提着燈籠向市鎮走去；那橘黃的光圈，閃耀在濃黑的山谷旁邊，有着悲傷的美麗。竹葉夢蘆似地沙沙作響。……林偉奇用兩隻手緊緊地壓着左莎柔軟的手掌。左莎側過頭來從肩上瞧着他。他們底眼光相遇了。他臉底神情是甜蜜，騷亂，和苦悶的混合。

「你怎樣？」叩着他底肩頭，左莎輕輕地問。

「啊：我不安得很！……也快樂，但也痛苦，」他俯臉向她，「我這樣擁着你，在你旁邊，在這樣的你一起；我們在戀愛。」

左莎不大能瞭解他底話的特殊意義；她悽然地但是熱烈地瞧着他底顫慄的嘴唇。她伏在他胸上了，賦予這樣的熱戀以某種微妙的哀傷、甜蜜、痛苦。深刻地感覺到生命底突然的臨近，和它底毫無羈絆的情慾的飛躍——林偉奇在從左莎底臉上移開自己底嘴唇的時候，已把淚水塗滿着她底額，和面頰了。

縣立泰和場小學底地址是一座舊的廟宇。它矗立在一個深谷底邊沿上，前面臨對着一大片水田。水田底遠遠的後面，是藍色的，佈滿了蒼鬱的松柏林的連峯。一條路從一個造紙廠那邊過來，通過桃林，從學校門前經過，一直蜿蜒到江邊的泰和場。

寺院底屋子很多處已經坍塌了。飛簷斷了；屋脊上的龍頭不見了；門頂上的小泥像，不知什麼緣故，也一律失去了頭，祇有它們底手和腳以慈祥的或兇猛的姿勢翹起着。門前有相對矗立着的兩棵雄偉的黃桷樹；院落里也有瘦小一些的一棵，在它底枝幹旁邊，有一個石雕的香爐。大殿里，黑板擱在菩薩底腳上，就算做教室。教職員底宿舍在後院，大半是另修的。

校長徐明先是警察出身。他是一個善於諂媚，可怕地勢利，在外表上裝得十分威武的人物。是一個有着毀謗任何人的慾望，今天在麻匠上輸完了這個月底薪水，而明天又從燈油掃巴上賺回它來的角色。他小學並沒有畢過業，所以，今天能安穩地做着小學校長，他是感到意外的滿足和光榮的。他在向一百多個學生訓話的時候

，做出很大的排場：點名，報告人數。……他使學生們餓着肚子很久地在院子里擠着黃桷樹和香爐站着。他底訓話是一式的，說得冗長，無情而且重複；它們大抵是，「夏天不要喝生水，要消滅蒼蠅。」（他很喜愛「消滅」這個詞）「在抗戰時期，你們要吃苦，」和某一個先生吵了架的時候，他就在學生面前說：「張先生真要不得，他不配做你們先生，他走了，把辦公室的鎖都偷走了。」他往往特別招集學生，向他們宣布某先生和某先生戀愛：「看呀，他們多麼不要臉！」

在先前的教員都陸續離去之後，他找了自己底幾個四川教育學院的朋友來幫忙。他們欺壓沒有關係的女教員，欺壓左莎；在上課的時候，當他們之中的一個被學生底一題算術所難倒的時候，他們就這樣的喧嚷：「老子們讀了三年大學，啊呀！連你們這些小鬼子都教不來嗎？反了反了！」他們往往向負責辦伙食的左莎和另一個女教員說：「我們從前吃得多麼舒服；這樣不行。」

今天就發出了這樣的喧嚷。吃午飯以後，左莎因為竭力克制自己底憤怒的緣故顯得面色蒼白：她甩着髮辮，堅決地躍上台階，向徐明先和他底朋友們走去。

「徐校長，」她憤怒地說，「以前辦伙食，是因為周先生們剛來一切不熟悉，我答應幫忙；現在各位一切都熟悉了，我要交卸這件事。」

「哼，我們不是辦伙食的呀！」周振亞搖着瘦長的，馬型的臉傲慢地說。

「但是請問周先生，誰是辦伙食的呢？」左莎用顫抖的手絞着手帕，「伙食難道祇有一個人吃嗎？」

「對了。」誰諷刺地說。

「不要生氣，……」周振亞輕薄地笑。

「我們明天開會討論吧。」校長考慮了一下，在地上徘徊，一面抖着肩膀。

「今晚就開會，」左莎走前一步，「明天沒有飯吃不是我底責任。規定每人負責一個月，我負責了一個半月了。」

說完了，她迅速地躍下台階，奔向自己底寢室。她翻出一本書來看，不成；於是她把頭埋在枕頭里，來平靜自己底憤怒。當她正處在一種陰鬱的心情里的時候，林偉奇推門進來了。

他讀出了左莎臉上底表情；於是沉默地坐在一張凳子上，低頭凝視着地面。五分鐘過去了，左莎望着屋頂，沒有開口說話。戀人們是善於猜疑的；林偉奇對左莎底要求是非常多的。——左莎底這種陰鬱使他惶恐而氣忿了。他不想自己來追求它底根源；他認為左莎是應該在無論什麼時候向他敘說一切的。他站起來，在泥地上走了一圈，但最後還是有些屈服地站到左莎床前。

「爲什麼，不舒服嗎？」他扶着床沿問。

「沒有。」左莎搖頭，不看他。

他望着她，覺得她底小小底臉有一種質樸的特殊的美麗；她底豐滿的柔輦的頸子把他迷惑了。他想吻她，撫着她底頭髮，但是他突然強制了自己，固執地彎曲了嘴唇，從床邊走開，猶豫了一下之後，他急忙地走出了左莎底房間。

他回到自己底房間里，把房門關牢。這是他開始思索的步驟。他在小房間里徘徊了一圈，頭痛而疲乏，於是便躺到牀上去。他底手墊着後腦，眼睛苦惱地望向屋角。蜘蛛在那里結網。

林偉奇是不能安於目前的實際生活的；他固執地，帶着浪蕩者底心情看向他底理想，看向充滿榮耀與自由的遠方。然而他會必需立刻就走起，會必須在能飛奔的時候就飛奔，——他必須不倦地帶着一切世紀底理想者們底姿態去工作。他研究歷史。他底大部份時間化費在那里面；他已經寫了一部書前三章底草稿。這種工作，首先，化費在這種工作上的他底精力，使他在目前的生活里感到驕傲。他確認：他底工作將和周圍的一羣截然分開，而成爲勞動人民底果實。——然而，像一切認真工作的人一樣，他也往往會懷疑起來，懷疑自己底才能和努力底傾向是否正確，而從這懷疑，就一直牽涉到自己底生活態度和性格究竟怎樣等等嚴重問題上去。

一個這樣的青年，生長和完成在這樣的時代，他底道路，在強烈的熱情光輝冷靜下來和墊伏下來以後，就顯得很複雜了。在這種時候，他便開始究求一切，首先是究求自己里面的一切。從小康的家庭出身，受過相當完滿的學校教育，然而也從這環境接受了一筆可惡的遺產——到現在，到自己獨立生活和工作的現在，自己是否戰勝了這一筆可惡的遺產呢？幾年來，林偉奇就是在這個嚴重的矛盾前面苦痛地

站着，進攻着的。

當牛活從日常底河道破堤，向情感底曠野汎濫開去的時候，林偉奇往往對自己里面底東西感到惶恐的驚駭。他絕望地歸納了自己底弱點——不僅僅是弱點，他以為它們甚至是足以把他自己從新的人羣里拖出去的可惡的根性；它們是：利己主義、虛榮心、色情、懦弱……

戀愛加深了他底理智和情感，浪漫的理想主義底心情和實生活之間的矛盾。苦惱頻繁地，像風車葉子底交替似地襲擊着他、……但是他底對手，左莎，却和他完全不同。她是善良的；一個沉靜、深刻而矜持的少女，對一切有着單純的，樸素的見解，這些見解彷彿是與她底生命一同誕生的，所以雖然戀愛也使她苦惱，她却從不會懷疑過它們，思慮她自己性格底各方面，像林偉奇一樣。

429

左莎到這里來，五個月過去了。她實際地做事，實際地考慮他們底戀愛，（雖然在很多時候，她有着瑰奇的幸福底幻想）——但林偉奇却很少考慮到他們底實際關係——這自然並不是他玩忽一切，不誠懇於一個女孩子底命運；並不是的。他是

以爲：一切能夠這樣已經很好了。……他不能夠想到結婚或與結婚同樣的實際方式，雖然他是那樣多那樣強烈地冀求着愛情；他，和戀愛同時，就被不幸的預感所襲擊，朦朧地構想着他和左莎底悲慘的分離，（這是一種愈悲慘便愈動人的悲劇底心情）雖然他是那樣冀求永遠擁抱左莎！

因爲從戀人那里覺察到這樣的複雜心情，這樣她所難於瞭解的感情觀念——嗅到這樣的氣息，左莎底心就有時候覺得很沉重。她熱忱地，秀麗地，單純地生活在每一個今天，她底對林偉奇的冀求是很確切的：那是平靜的，安穩的生活；那是有相當的物質享受，有快樂的溫暖的談笑的家庭底歌——然而這一切不能在林偉奇身上找到。林偉奇是固執的、任性的，暴躁的；林偉奇是憂鬱的，悲涼的，——而且這一切全很強烈；這使得左莎很煩惱。一個固執的善良的性格實是左莎這樣的少女底很好的理想戀人；然而這個性格是怎樣的不安於實際生活啊！這里就是悲劇的所在；這使左莎逐漸增漲了要獨立處置生活的決心。

左莎的寢室底窗戶臨對着山谷。在生滿莓苔的寺院牆壁底下，就是山谷底削壁；一棵老松樹彎曲在岩石上，它底根鬚從石壁底裂縫里赤裸地伸出去，糾葛在馬尾草與野生斑竹一起。初夏的山谷，在白晝的陽光下，是絢爛而新鮮的；而在黑暗的夜晩，它也閃耀着溪流底白光，顯得異常魅人。時常在夜深的時候，左莎輕輕地推開破朽的窗戶，含着深刻的哀愁呼吸着谷里底濃烈的芳香，倚着窗櫺，回憶着自己底幸福的童年，孤零的少年時代；溫習着過去的面影，過去的田園生活和學校生活；思慮着經受波折的豐滿的青春，將來的不幸和幸福……一直到平靜和倦了，就又要去睡。

這一夜她被暴鳴的風暴驚醒了，不能睡着；於是她披起衣裳走向窗口，像每回一樣地推開窗戶。她探首出去，風打側面吹來，把她底散開了髮辮的長髮吹向空中。山谷底嘯響震撼着她；一陣狂放的歡呼突然來到她心里，使她顫慄而窒息；她向

山谷伸出手臂。

門開了，林偉奇悄悄走進來，在窗口找着了。他把手扶在她底溫熱的肩上，默默地站着。她彷彿處在一個優美的童話中，思想和情感都回返到童年時代去了，所以並不奇異林偉奇底到來。她偏了一下身子，在窗口讓給她底王子一個位置。

風一降到谷底就變得更猖獗了，它怒號而沸騰，使山谷搖撼。桃樹向一個方向灣着頭，松濤悲厲地響着。天空和谷完全被黑暗充滿，祇可以隱約看見谷底溪流底白光。他們屏息地站着，讓狂風向眼睛和胸膛鞭打。新鮮的充滿刺戟性的氣流使他們處在一種奇異的狀態里——一種介於夢與現實之間的激動而又飄渺的狀態。周圍一切變成不可觸摸的了，彷彿一觸摸，就要隨着風暴飛去。

好久之後，才聽見左莎底輕微的聲音。

「哦，怕要下雨哩！」她喃喃地說。

「我讓風驚醒了，不能睡覺。你也是的嗎？」林偉奇用他底悠遠的聲調問。

左莎點點頭；她底右鬢角擦着林偉奇底肩膀。隔了一下聽見她埋怨地說：

「夜里跑來，不好的。」

「你生我的氣嗎？我想不的。在這夜裏面我來看你，你，我底唯一的親人，而且……」

「哦！」左莎底驚異的聲音回答。

「白天你爲什麼生氣？氣我嗎？」

「爲了辦伙食的事情。真豈有此理，他們太不像話了。……」

「啊，這樣大的風！」林偉奇擁住她，「我曉得了，莎，我們不談那些吧。……」

……想想看，莎，我們都從悲苦和災難裏來，而且向悲苦和災難裏走去。我們今天站在這裏，在風暴底歡樂和特殊的激動裏站着，在這窗口，這是我們甜蜜的休息。他底聲音啞下去，「你底單純能使我堅強，我怎樣地感覺到生命啊！小莎，接近我，好大的風！」

左邊窗頁底絆扣在風的震撼裏滑落了，它猛烈地撞到它底故居來，玻璃碎裂了

事後店裏的老伙計告訴我：『那來的胖女人就是你的大媽；兩個姑娘就是你底姐姐，』你知道，在小孩子心裏，這個打擊是很難堪的，於是我就跑去問我現在的母親；『媽媽』我問，『我自己的媽媽現在在那裏呢？』當然，她是不喜歡這樣的問話的，在他們，養了這麼大的孩子仍然要問自己的媽媽，是證明這孩子的心向着別處的；她們不能理解，只要愛他，小孩子會用完全的幼稚來接受，並且會完美地報答。……從此以後，她就對我冷酷，虐待我了。被壓抑的孩子，在外表上是要顯得不可解答的。而且，在我心里，也的確充滿了悽苦的，奇異的情感。從這時候開始，一切在我面前失去了光色；我底環境變了。這本來是一個相當富有的家庭，祖父獨手成家，他勢利，吝嗇，沒有情感，但是幾個伯父却幾乎把家庭弄破產；大伯父到處投機，開磁瑯廠，開糖果店，都失敗了，最後開錢莊，爲了一·二八的影響，錢莊也倒了；二伯父是一個不務正業的人；至於我底現在的父親，他耿直，頑固，但是善良；祖父不喜歡他；他氣悶成肺病，蒼白而悽苦，他是願意扶植我到底的，但是他底妻子却異常專橫。……初中讀了一年，我就經了學，留在店子裏；我不願

意回家的。我記得很清楚，我十一歲那一年，祖母死了。第一次印的訃聞上沒有我的名字，家族爭吵的結果，第二次有了，但是却寫了一個什麼『林引孫』——爲什麼杜撰一個『引孫』呢？這是很有趣的，我遠一直沒有聽過這名詞。……我底現在的父親當時很不答應。這首先傷害了他底強烈的自尊心。他吵鬧，結果把第二次的訃聞也拿來燒了。是的，我們同時代青年是大半曾經以童稚的心來負持這破落家族底黑暗的痛苦的；你並不比我好些——你底父親因爲浪蕩，在你年幼的時候就去世了；因爲你是女孩子，你的叔父就吞剝你母親底可憐的財產。……我知道。……在這件事發生以後——這件事是我親眼看着它進行的，這是怎樣的刺傷着我底早熟的心呵！他們搶訃聞，爲了我；但我在他們裏面沒有被愛，——他們憑什麼要干涉我呢？我那時候就覺得了，我是孤伶的；我也不愛他們。我冀求知識；我有了我底一半現實一半童話的世界，我幻想着跑到遙遠的都市裏去，做小工匠，一面求學。但是童年時代的溫暖養育在我身上留下了懦弱的種子。我害羞而膽小。……這樣過去了兩年，那時的情況我不大記得了，總之，在母親無緣故地痛打

了我之後，我突然跑到父親那裏，問他要一張先前爲他爭吵的訃聞。「爲什麼？」他問。「我留着做一個紀念。」我回答。我突然面色蒼白，在桌子邊上站起來了。「你聰明得很，」隔了一下他說，「好吧，你不留在家裏，我送你到上海去讀書，」於是，我就到上海來了。起初，我還是一個異常感偉的少年；但是我底內部的對世界的希望增強了；我跳出家庭的圈子，認識了社會底人類底尊嚴理想——在十七歲那一年我就到了北平。我底家庭不問我了；父親去世了。我狂熱地投進一二·九底洪流，算是開始了我底道路。……」他停頓了。一種崇高的情感透進了他底心底。他向被暴風所擾亂的漆黑的天空莊嚴地仰着頭。「我就是這樣從中國底黑海裏摸索出來的。」他咬着他底翹起的衣領，因此，當他繼續說的時候，就有一種新的溫暖的聲音，「我還要摸索下去，走下去，一直到我底最後！……啊！暴雨！」他吐出了衣領，伸手向外面，「啊，暴雨來了！」

「不要……太……興奮了。」左莎說，戰慄着肩膀，她嗚咽地沒在林偉奇懷裏。雷雨在山谷邊沿上歡呼地咆哮起來；連續的青色光線照顯了林偉奇底興奮得抽搐

的臉。這臉彷彿是青鉛底溶液；它熾熱地戰慄着，使人感到它就要溶流在他胸前的左莎底頭髮上，或者，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就要使他立刻迸裂！

「饒恕我，莎，」當雷聲遠去，暴雨在山谷裏歡快地沖激着的時候，他喃喃低語：「你應該饒恕我底以前的一切錯失，一切愚蠢可怕的利己主義，不要爲那而懷恨我；而且，你也要忘記我以前的一切不經心的無知，和隨着情感的矯飾而說出來的話——那其實是不真實的；我是說，那是並不實際的。相信我底誠實——誠實到固執的程度，莎，在這時代裏生活和工作，我是怎樣幸福啊！莎，告訴我，願意做我底妻子嗎？」

「我願意。」左莎小聲地說——用一種夢境一般的聲音說。但當她從林偉奇底臂灣裏抬起頭來，望着被狂暴的風雨所蹂躪的山谷的時候，她底心沈重起來了。暴風雨不是始終要過去嗎？這一段生活，它底苦惱的激情，如林偉奇自己底情感所暗示的一樣，不是也要過去嗎？左莎願意做林偉奇底妻子嗎？哦，願意的！但是左莎會成爲林偉奇底妻嗎？——實生活能結合他們嗎？——誰能回答這問題啊！……

……左莎；她掙脫了林偉奇，嚴肅而憂鬱地沉默了。林偉奇底話是那樣地打動了她，使她感到強猛的痛苦的歡樂；然而，閃電一瞥過去，來了更濃的黑暗，她現在沉在苦惱的担憂裏去了。

從深深的黑暗裏，雷雨帶着不可抗禦的力擊打着山谷。因為長久的乾燥，灌木叢、包穀地、和飽歷風霜的松柏林全歡悅地鼓掌高歌起來。天空和地面作着和獸的交響，一切全投入生底歡愉的流裏，以雷霆萬鈞的力舞踊着——一切全不會遺忘自己，全狂熱地愛着別一個。……接着，一股辣味的熱氣之後，是一種極其新鮮、潮濕、強烈的芳香流進窗口來；被刮進窗口來的雨滴打濕了林偉奇和左莎底臉頰。他們貪婪地呼吸，默默地對暴風雨敬禮，而屏息了。一種不可思議的甘美的力攥住了他們，使他們暫時地遺忘了戀情底愉快和苦惱；使林偉奇離開了自己底熱辣的言語和對於一切的類類的思慮，使左莎離開了對於生活的深刻的担憂，——感到自己成爲山谷和天空的一員，而投入到這完美的生命底力，生命底猛烈的喜悅，生命底暴亂的愛慾底表現裏去了。

他們站了好久。林偉奇以堅決的姿式向天空昂着頭，竭力享受和留戀他底神聖的崇高的情感，……是左莎首先離開了窗戶。屋子裏什麼地方漏起來了，她理着濕潤的頭髮，跑去移床舖；她有些疲乏了，像從一個奇異的夢醒來一般地恍惚坐在床沿上。

最後，林偉奇帶攏了窗頁，把暴風雨關閉在屋外，背過身來凝思着左莎底黑影。另一種激情在他身上發生了。他很熟悉它。他底發燙的口腔喘着氣；他底膝蓋發軟。他驚醒地低下頭，——企圖用已經殘破的理智來審判他底情慾。他底頭腦提出了微弱的警告——一種沈悶的聲音在頭腦的遙遠角落裏轟震着。但是最後，他舉起了手，猝然地躍向左莎。

「原諒我……」他低弱地說，從她的膝上仰面望着她。

左莎把一隻抖索的手按在他底頭上，但隨即移向自己底胸口，彷彿防禦着什麼。重大地打擊似的。她喜悅而驚怖，喃喃地微語着。屋外，瘋狂的雷雨擊折了一棵松樹，——一棵蒼老的樹發出了歡樂的驚叫而死去。

「下次不要再這樣了，」左莎慌張地說，「你不要不顧別人……啊！」她猛力攔住林偉奇底手，「我心里多麼，多麼難受啊！」

四

林偉奇底心情沒有能夠平靜下來，也沒有能長久地持續那崇高的情感，像他在那暴風雨底晚上那一瞬間所神聖地感到的一樣。一種寬闊的無所不容的愛，激動，和由這而得到的善良底平靜和幸福底自覺，是在這種生活裏，在日常的煩瑣和慾念底專制裏逐漸減少了。——但林偉奇的確並沒有奢望生活底幸福的平靜，他決不能那樣做。不安的精神和苦惱的靈魂在他是與生俱來的。他帶着變化得強烈而急驟的容顏，每一分鐘都狂放地做着追求。人們假若仔細地觀察他，可以發覺他這幾分鐘臉色莊嚴而堅決地俯頭在書本上，一面在搶奪似地寫着東西，下幾分鐘在房間裏擾亂地走着，憤恨地從乾裂的嘴唇上喃喃低語，他忽兒在校舍裏到處地找尋左莎，找着了也多半是固執地怨恨地望着；忽兒抱着頭，臉上呈顯苦澀的微笑，望着遠天

，在山谷上坐着。但他也時常天真地大笑——爲了默想中的一句話，或爲了左莎被他捉弄了一下，他就爆發了那使屋宇震撼的，使臉上煥發着光彩的笑出淚水來的明朗的笑。

這早晨底陽光很溫暖，天空蔚藍，幾片淡薄的雲差不多完全溶解地在高空裏慵倦地拉長着腰。有着藍而帶紫的翎毛的雲雀在天空裏迅速地飛闖，閃耀美麗的光，發出可愛的啾啾。牽牛花在寺院底古舊而潤濕的牆壁上開放了，滿身金邊絨毛的大蜜蜂繞着它飛舞，唱着五月青春的歌。地面蒸發着水氣。從寺院門口，傳來被農民牽着的牡牛底求愛吼叫，它底大的蹣跚拍擊着清新的泥土，發出悅耳的聲音。

桃林里：桃子成熟了；它底面頰逐漸紅軟，彷彿從頑童年齡來到青春期的少年。桃樹底飽滿的葉子沾着夜來的露水，耀眼地在陽光下閃耀。林偉奇底額上黏着一片草葉，用手排開桃枝，從一叢纏着他底腿的蔓草裏跨出來。他擲去了一個有些酸澀的桃子，用手遮着眼睛，臉上帶着一種明朗的光彩望向谷底銀白的溪流。

但是當他想起左莎沒有能夠在這樣美好的香乾草一樣的早晨和他在一起的時候

，他底眼睛裏流露出妒嫉和不安。他理一理頭髮，預備去找左莎；但是一個從小路上往上爬的學生又暫時地勾引了他底好奇心。他有興味地喊他。

這是一個四年級學生。他穿着土藍布的長袍，胸前有一個大補綻；在他底蒼白的鼻子下，像冬天一樣地流着鼻涕。然而和他底這瘦弱猥小的姿態極不相稱的是他手裏拿着的兩只紫亮的台球板，兩本暗藍色道林紙信箋，和一隻華麗的派克鋼筆。

「我看看你底簿子！」林偉奇裝出狡猾的臉相，用愉悅的聲調。

四年級生不給他。

「不對，你這台球板買好多錢？」他用哄騙小孩子的快樂的容顏向着學生。

「四塊錢一個。」學生說，把板子藏到脅下去。

「那麼，銅筆呢？」

「三十……」學生底僵硬的臉皮起着皺紋，「三十五。」他忸怩地聳聳肩，

「你爸爸給你錢的嗎？」林偉奇擺着眼睛前面的頭髮，瞪大眼睛望着他。

學生懷疑地沉默着。

「喂，你家裏開店嗎？」

「種田。」

「對了。小傢伙，你太不大方呀！」他撫着學生底頭頂，「這些東西太貴了，你要它一點用也沒有。」他俯下腰，像給對方一顆糖吃一樣，「去吧，土財主底少爺！你可以要你爸爸跟你縫一身衣服，那要好得多呢！」

他向谷底瞥了一眼，就跟在學生後面，走回學校來了。

辦公室前上台階上，兩個被校長徐明先處罰的學生，嚶嚶地潑泣着，以哀求的眼光瞧着林偉奇。林偉奇向寢室的方向走了兩步，忽然停住了。五月底充滿陽光的早晨與和四年級生的逗鬧在他臉上所刻畫的明朗消失了。他底眉頭愠怒地低垂，嘴角固執地抽搐。他決然地走上台階，問了學生所以被罰的罪名。

那罪名是：一個學生沒有在遇着校長的時候向他行禮，另一個在同學背上畫了

一個烏龜。

「你們走吧。」

林偉奇是時常這樣做的；當他突然衝動起來的時候，他不能夠抑制。他站在辦公室門口，面孔因為重大的決心而發綠。在他的側面，徐明先出現了。

「林先生，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校長說。

「什麼事呢？」林偉奇不看他，冷漠地回答。

「請到辦公室里面來。」

「就是這件事：」坐下來的時候，徐明先用異常尊重的口吻開始說，「你不是負教務方面的責任嗎？這回……」

「啊，我不是已經辭了嗎？」林偉奇堅決地看到對方眼睛裏面去，竭力壓制着自己底興奮，「我底責任現在是上課。……」

「對了。這回縣裏來了通知，」徐明先拍擊着制服的荷包，即使在嚴重的時候也並沒有忘記他底輕佻的滿足——他掏出一包刀牌烟來，拆開，遞給林偉奇一隻，

但林偉奇拒絕了，於是他又拍拍荷包，摸出一盒白鷄牌火柴來，點燃烟，猛烈地抽了一口，「來了通知，說是月底以前查學要來，」煙捲在他底肥嘴唇上顫動，妨礙了他底發音，「所以請林先生把教務方面事情理一下。辭這個責任，口頭向我說，我是也沒有權力做主的，哈哈，是不是？」他取下烟來，發出他特有的乾燥的，無歡樂的笑。

「我可以暫時弄一弄。」林偉奇思慮了一下，冷靜地閃耀着眼睛回答。

「我們要各負各底責任？不是自己的事就可以不問，是不是，哈哈！」徐明先站起來，含着諷刺地瞥了一瞥林偉奇；但是當他底眼光和林偉奇底充滿輕蔑的眼睛相遇時，他就迅速地避開來，抽着烟。他底鷹鼻銳利地朝向地面，臉色陰暗了。

「還有一件事情。」他開始說，陰險地凝望着烟灰；這次他不再想到抽烟了。

「什麼事？」

「奉到命令，對不起林先生，實在對不起，」他望一望林偉奇，「要看看林先生房間裏底書籍東西，……爲了教育……還有左先生底。」他把烟蒂栽到嘴唇上

去。

「什麼命令？」林偉奇蒼白而憤怒地站起來，推開椅子。

「地方的。對不起得很；要看嗎？林先生？」

「可以不必。什麼時候？」他簡潔地回答。

「林先生不必認真，隨便今天什麼時候，我個人是沒有什麼的；我們都是朋友，但是命令……」

「好，免得懷疑，現在就去看吧。」林偉奇竭力和自己底激動鬥爭着，走出辦公室，到宿舍里去了。

五分鐘以後，徐明先客氣地走進來，後面跟着他底朋友，周振亞。

「林先生這房間空氣很好呢！」周振亞望望天窗，帶着獸性的愉快，歡欣地說。

「對了。但是現在並不是檢查空氣……校長請看！」

447
林偉奇以奇異的冷淡聲調，帶着憤怒的冷嘲回答這兩個闖入者。他打開他底藤箱，抱着手臂陰沉地站着。藤箱里一邊是一盞衣服，一邊是幾本書；徐明先鄭重地

翻着一本「羅馬史」；周振亞則檢出一堆稿子來，仔細地察看，稿紙底面上的一頁寫着：「第二節，關於中國奴隸制度底幾個特殊的理解。」

一個帶着惡毒的咀咒的微笑，戰慄着林偉奇底蒼白難看的臉；他在房間底空隙里徘徊着。最後，他走向桌子，從紙堆里翻出一根紙烟。

「這是抽屜，那里是床，請便吧。」他說。

「不必。……」徐明先跨過箱子，向桌子走去。

「這是一本西班牙小說底英譯本。」林偉奇指着徐明先手里一本厚英文書，以拖長然而確實的話句說，「名字叫做堂·吉珂德；著者西萬提斯。」

「對了。」徐明先說，看看書底末一頁，合起來。他底額上掛着大粒的汗。

左莎在上課，林偉奇就獨自陪着闖入者到她房里去。她底房間很潔淨，除了幾本教課書和一本魯迅底「偽自由書」以外沒有別的書籍。徐明先把「偽自由書」翻了很久，最後說要借去看一看，就道了歉離去了。

這次的騷擾使林偉奇異常惱怒。已經吃過虧的林偉奇，是不會有什麼東西讓他們檢查到的，——然而，這檢查底末一節却以一種奇異的印象傷害着他：人們確認了他和左莎底關係了；而且，左莎爲着他，現在是面對着災害了，——當別人搜着左莎底床舖的時候，一種難言的戀情底甜蜜和悲哀點燃了他底心；他沉默地發誓，他將從災害里爭奪左莎，而且，爲了質樸的生命底被損害，他要永遠地憎恨和一生地復仇。

449

「我是這樣想了。這理智與否，我暫且不去管它，我不會長久放任我底空泛的激情的；但是，小莎會怎樣想呢？」他在屋子裡沉重地踱走，跨過狼籍地堆着紙張的籐箱。「呵，是的；她是要另一樣想法的：她會畏懼，會疎遠我。她會嗎？哦，我愛她，這就是蒙蔽着我底霧，這在我就是一切；我願意重複說：我愛左莎！……因爲這，我就要迷失，並不是事前或事後迷失，而是恰恰在那一瞬間迷失，犯了可憎的錯，我應該清醒地肯定：她是愛我的。但是我和她究竟不同。各人對生活底觀

念和態度不同。這里就是她會疎遠我的根源。」

他站在桌子旁邊，望着「堂·吉珂德」底甲虫一般的騎士像。他底聽覺突然特異起來，它能夠隔着兩個教室異常親切地擁抱左莎底聲音。

「這是一種很大的，在熱帶地方生長的鳥：」左莎底清脆的聲音說。

「很大的鳥！哦，像我，」他回復到自己底思想，「我難道不是堂·吉珂德嗎？在目前，我底戀情變成了騎士底武裝；在以往，我底少年的夢想是這樣的盜甲，偉大的錯誤！我以後也如此嗎？從現實飛開，而和風車戰鬥嗎？」他在紙堆里尋到了一根烟，「我很明瞭我自己。在一世紀以前誕生在歐洲的話，我一定是一個確確實實的加特力教徒；在早二十年的話，我一定會和我底這樣的愛人有一個微賤的結合；遲二十年的話，我將很快地被訓練成更堅強的人物，而也許不會有這樣的戀愛：……那麼，我在這里肯定了什麼？肯定了我和左莎底可悲的結果嗎？」

「在很古的時候，這種鳥……」左莎底聲音微妙地滲進了他底心，控制了他。他點燃烟。

隨着這聲音，左莎底影像帶着動人的魅力在他心里浮彫了出來。他抽煙，在地
上激烈地踱走。但是，他突然站着了；他底眼睛幽暗，望向屋頂。幻象激烈地擾亂
了他。他一瞬間回到了暴風雨底那深夜里去了。他呼吸着左莎底灼熱的口腔氣，咬
嚼着她底成熟的兩瓣橘子一般的柔軟的嘴唇；她底袒裸的，豐滿的胸膛貼緊他底手
臂；從她底戰慄的喉管里，發出柔和的苦惱的呻吟……他和這幻象掙扎，然而同時
却留戀着它，最後他扔去煙，絕望地把自己擲到床上。

「我不能設想我會如此卑鄙，我無望了！」他混亂地喃喃說。

「林先生！」一個十六歲的外鄉學生站在門口，帶着那種學生來找先生的慣
的畏懼喚。

「哦，」林偉奇羞慚地躍起來，「什麼事嗎？」

「林先生，」學生走進來，消失了畏懼 用親切的黑眼睛瞧着林偉奇，「我不
讀了！」

「爲什麼？」

「我媽媽說，我不讀了。」學生在禮貌地說着他準備安當的話，「因為我們家還有一個月就要到桂林去。而且這一個月讀也沒有益處，我們有一些課沒有人教；校長不負責，我媽媽說他什麼都不懂……」

「那到是的；不過……」林偉奇拂着頭髮，感到委屈。他是這學生底級任。

「林先生！」

「你就要畢業了，還差兩個月，」他皺起眉頭，「真的這麼快就要到桂林去嗎？」

「媽媽這麼說。我爸爸在桂林來了電報。」

「好，我替你告訴校長吧。」

學生猶豫地預備走。但是林偉奇叫他在床沿上坐下了。他像一切感到心靈渾濁的人一樣企求從純潔的心那里得到和諧與慰藉。但是，爲了剛才從那里離開的幻象，他心里依然十分²²狼狽，十分沉重。他無法再開口說話。學生敏銳地看着他，彷彿很了解他底心情；他底秀麗的臉上呈顯着感傷的依戀。

「林先生，你不是也要走嗎？」

「是的。」

「左先生呢，和你一道罷？」

林偉奇震動了一下，攥住孩子底手。

「你底成績很好。以後，要努力多看書。我在你這種年齡的時候，已經在努力探索各種問題了。你們要會比我好得多，幸運得多的。……」

林偉奇舉起眼睛來，從披在額上的不馴伏的頭髮下望向窗外。下課鈴搖了好一會了。他看見左莎沈思地咬着嘴唇，從走道里通過。

「你們上課了。」他向學生說，一面迷亂地在桌子上翻教科書。學生似乎明瞭他底情感——他帶着掩藏着的某種祕密的同情望着他。他鞠了躬，靜靜地走到門口，回頭望了一下，就彷彿突然決定了什麼似地，迅速地躍向天井。

林偉奇挾着書，匆忙地追到左莎底寢室里去。左莎正在洗手，臉上閃耀着沉思的光浪。

「莎，告訴你一件事！」他用冷漠的聲調說，「那兩個蠢貨據說是奉了命令，檢查了我們的房間了！」

「哪兩個？」左莎甩開淋着水的手巾，望向桌子。

「徐明先，周振亞。」林偉奇回答，突然陰沉起來。

「檢查什麼？」

「檢查他們所需要的：拿去了一本『偽自由書』。」

「那麼，我底箱子也看了嗎？」左莎揩乾了手，蹲下去，從床底下拖出皮箱來。她理着她底被弄亂了的衣服，把它們堆到床上，但是突然她揚着手站起來，向窗外的天空投下了愠怒的一瞥，「豈有此理，他們並沒有得到我底允許呀！他們不能污辱我，我找他們去！」

「你不必這樣。」林偉奇拖住她底袖子，皺着眉頭，「我有辦法的。避免衝突罷！」

「沒有用的東西！」左莎摔開手，「你有什麼辦法？」

林偉奇被這話難傷害了。他負氣地走向窗口，臉色發青。他原是因為高度的輕蔑他底敵手，覺得不必和他們爭吵的；但是左莎底愠怒里有着真理，他無法否認。而且，最刺痛他的，是左莎底態度否認了他底戀人——或者戀人以上，保護者底特權。

「當然，我敬重你……」他艱難地開始說。他預備說「愛你」的，但是無法說出口，「這是我做主讓他們檢查的。因為主要的原因在我，我連累了你。」他底聲音困惱地震顫着，他感到無法表現他底屈辱。「你會怪我嗎？」

左莎不回答。她用一半氣惱一半詫異的眼光望着他。

「跟他們爭吵反而沒有益處。據說他們是奉了命令。」他嚴重地沉思了一下。「好罷！下學期，我們離開這里罷。」他以一種切齒的聲音說，停了一下又沈重地加上：「我又戰敗了！」

左莎把衣服仔細地疊好，安放到皮箱里去。當林偉奇說完了話的時候，她挑開一塊黑底白條花的布，察看着，似乎她所熟悉的林偉奇底語調，並不能比這條布更

引起她底興味。上課鈴響了。林偉奇向花布輕蔑地瞥了一眼，走出去。

六

下午，林偉奇獨自在房里，把整個的事情冷靜地想了一遍。他被逼迫着暫時摒棄了激情，承認了和決定了以下幾點：第一，左莎雖然質樸，良善，但却有着自己底固定了的生活方式。她並不能像他自己所激動地描摹的那樣。從瑣事里覺醒，趨向偉大的理想，而成爲他底這一方面的可驕傲的伴侶；第二，自己應該管理好自己底精神活動，不使它成爲盲目的放射，對日常的事務關係也要注意，而對這一次的檢查，則要鄭重地對待，因爲這也許和以前的事情有某些關係；第三，在日常生活上，多關心左莎一點，多忍耐一些。暑假必需離開這里，和左莎一同到一個朋友辦的學校里去。

他沒有想得更遠，也沒有能勇敢追縱他底這些承認和決定所包含的矛盾。對於他和左莎底將來，他現在簡直不願意設想。他壓制自己不再用理想者底激情來塗飾

愛情，同時把自己描摹得更不幸和更悲涼，因而取得古典小說里的主人公底甜蜜的浪漫光輝。他已經從生活里得到強烈的暗示，準備理智地接受他們的愛情底不幸的果實；雖然他並沒有能夠做到，像以後發生的事情所顯示的那樣。

晚飯後，他在辦公室里找到了徐明先。他顯得莊嚴而冷酷地攔在正要走出去趕赴一個賭局的徐明先面前。

「徐先生，關於那件事情，」他無情地說，「最好還是把黨部底命令讓我看。」

徐明先老練地望了他一眼，彷彿任何題目都不會攔倒他似地。他從襯衫口袋里抽出一塊花手帕來揩一揩鼻子。

「要看嗎？」

「對的。這不是好玩的事情罷。」

「好的。」徐明先不自主地歪一下嘴角，隨即他嗅一下鼻子，把手巾塞到褲子底口袋里去。他掏出鑰匙，氣洶洶地走向他底辦公桌。但是他突然想起什麼來似地

站住了。「我想起來了，公事周先生拿去了。」他失望地說。

「怎麼能夠隨便讓周先生拿去呢？」

「拿到鎮公所去了。」徐明先威脅地說。這瞬間左莎靜靜地走進來，站在前一排桌子旁邊，皺着眉頭，聽着。

「這和鎮公所一點關係也沒有！」左莎底進來使林偉奇立刻激動了；他憤怒地戰慄着嘴唇，攤開他底手。「這樣地對待同事並不是什麼辦教育的好態度；我們不能讓人隨便輕蔑！」他提高了他底聲音。

「林先生請慢發氣，聽我解釋……」徐明先搖着蒼黃的臉，懇懇地笑着，一面做着和解的手勢。

「請問徐校長，我有沒有權利到黨部去解釋？」

「可以的。」徐明先突然收縮了手，莊嚴地直立不動，彷彿林偉奇底話是一個立正的口令。「不過最好不這麼做。」

「爲什麼？」

「老實說，是黨部自己下的條子，要我隨時注意，……因爲，」他又掏出藍花手巾來一面用另一隻手指底骨節敲着桌面，「因爲，」一個飽噎打斷了他底話，「呃，因爲現在政治問題很成問題，共產黨很多。我有我底難處，請你明白。你們是明白人……」

「那麼你查我們的嗎？」

「並不是……」

「校長，」左莎以異常冷靜的調子插進來問：「你爲什麼沒有得到我底允許就翻我的東西，拿取我底書？」

「林先生做主的呀！」徐明先嘲弄地發出他底無歡樂的笑，聳一聳肩。

「說謊也同樣不是什麼高明的職業，」林偉奇憤怒地低聲說，望定他，「你得到誰的允許拿那一本書的？那一本書上你認得幾個字？我們走。」他轉身向左莎。

「什麼，你龜兒子罵誰？」徐明先擰起襯衫底袖子，發火了；「我老丁有的是權力，有權力，你要聽指揮！」他底聲音尖銳起來；他底黃黃的臉上淋着汗水。「你

們兩個不要臉的。」

「住嘴！」林偉奇顫抖地跨上一步，但是被左莎拖住了。

一種極其猛烈的憤怒底火焰焚燒着他。他底焦渴的嘴唇在顫抖；他底胸膛從襯衣里裸露，要炸裂一般地起伏着。像一切不輕易大憤怒的人一樣，他底憤怒是難於抑制的。他慾望立刻躍到對方底卑鄙的頭上去，扼住對方底無恥的喉管，把它扼斷

○……

但是他最後終於服從了自己底內面的警告；他撇開左莎，把徐明先底罵囈丟在腦後，癡狂地衝出了辦公室。

五分鐘以後，他默默地坐在山谷邊緣上的一塊突出在空中的大石頭上了。

他用茫然的眼光望着幽暗的谷底，一面用衣襟揩着額上的汗水。滿圓的月亮剛昇上來，透過對面山峯上的松林底罅隙閃耀着黃綠色的光。桃樹底剛硬的葉子和它底充滿漿汁的果實在斑駁的月光里魅人地發亮。谷底下，溪流喧嘩着。農家底濃烈的辛辣的柴烟氣息混溶在雜草底遺留着白天底灼燒的夢境似的溫暖的芳香一起，在

山谷里靜靜地流溢。可以聽見沈重的石磨底呻喚聲和歸塘的雛底咕咕的低語。一隻孤獨的鷺鷥拳起它底細腿，沈默地翔過桃林，飛渡低空。……

② 面對着迷人的山谷，想着生息在谷里的居民們底無窮的辛苦（他非常願意把他底思想帶到這個方向去了），林偉奇平靜下來了。他皺起乾枯的，漂亮的嘴唇低低地吹噓着，挺起胸膛，把襯衫撐開。一想起剛才的野性的憤怒，他就微微戰慄。

「我們能打碎一切枷鎖，祇要我們願意；唯，我們會不願意嗎？」底思想以輕捷的言語，像黎明底風一般地躍盪着。涼爽的風拂着他。他站起來，被一種奇異的力量所引誘，沿着險陡的小路向谷底走去。

經過一些努力之後，他來到谷底底石板路上，最後，他降到溪流旁的一座坟墓上去。坟墓修飾得很講究，上面長着毛茸茸的芳香的青草。他抱着頭仰躺在上面，又開始嚴肅地沉到他底艱苦的思索里去了。

「左莎完全明白我嗎？」他習慣地提出了他底問題。於是他突然被驚駭了似地，抱着腿坐起來，用緩慢固執的聲音跟自己回答：

「也許愛我——但是不明白我！」

——愛你……不明白你。山谷用一種柔軟的聲應和他。

他在墓丘底頂上站起來。他底低抑的眉，固執緊閉的嘴唇和瘦削的漂亮的面頰在月光里清耀地泛着綠色。他站着；他底姿態充滿着理想底尊嚴。

「我明白她——完完全全地嗎？」他祈求地把左手舉到和耳朵一般高。「既然她祇有這樣，祇是這樣，那麼憑什麼我們要拖在一起呢？」

送來微風盪過野竹叢的沙聲。……

「愛。但是我不懂。……她對於今天底事情，尤其是我底態度，到底會怎樣想呢？哦，她冷漠，但是她心里藏着甚麼東西呢？一個謎！」他坐到墓丘底石楣上去。
• 「我要，怎樣結束這名字叫做愛的把戲呢？怎樣啊，我今天無論如何要解答這個問題。」

他苦悶地低下頭。

「假使她願意！」他站起來，一種莊嚴的激動使他底胸膛急驟地起伏，「假使左

莎願意，」他喃喃說，「我們就結合！……」

但是在同一瞬間，他底心底極深處有一個陰冷而明晰的聲音提出了警告：「在艱難的理想底道路上，你要後悔的。你不能忍受她所需要的日常的家庭生活。不要被青春底幻夢和情慾盪惑呀！」

「是嗎？」他惶惑無望地喘息。

但是他底眼睛觸到學校寢室底一排窗戶了。他辨認得很清楚：在兩個有着燈火的窗戶中間，左莎底窗戶亮了；她底上身窗口閃了一下，又消失了。

啊，窗戶！那臨對着深夜的暴風雨，充滿着年青底無上的歡樂和苦惱的窗戶！從這窗戶里彷彿有一首光明的，瑰奇的歌流注出來；這青春底歌潤濕了月光的山谷，支配了戀、底甜蜜的靈魂。——立刻，林偉奇被一種狂亂的壯麗的情緒屈服了。他幾乎迷失了自己，他幾乎瘋狂地衝口喊出來：

「我底小莎呀！」

他躍下臺丘，攀上石板路。

「我不能想像我們會分離。做我的妻子吧，莎！」他迅速地攀登着，把溪流和桃林留在背後；「我戀愛她，我必須向她完全傾訴，也讓她告訴我一切！啊，我太興奮了！」

七

當林偉奇臉上閃耀着神經質的興奮的虹采走進左莎底房間的時候，左莎默默地伏在桌上，用手緊緊地托住面頰，眼睛空幻地瞧着油燈底火苗。她知道林偉奇底到來，可是却沒有把眼睛轉向他。

林偉奇臉上的興奮隱藏了。他底動作變得滯澀。他走近去，屏住呼吸。左莎從頰上放開一隻手，迅速地側過臉來，把哀怨的眼光交給他，但是立刻又無可安慰似地垂下她底美麗的幽暗的眼臉。她底小而豐滿的臉上有一種深刻的傷愁。燈光在她臉上所描出的柔和的暗影使得她底面容格外令人激動。

今天發生的事使她焦苦，使她對自己底命運感到恐懼。她在林偉奇底性格和觀

念里明顯地觸到了一種使她不安甚至駭怕的東西。因此，她奇酷地思慮着她底命運，她底愛情。她開始懷疑這愛情了。——愛情的最初的瞬間是溫柔的，甜蜜的，但是在往後的階段里，它就愈來愈辛辣，愈來愈暴厲了。她再不能夠看清楚它。她被它舉起來，向不可知的深淵拋擲，感到昏暈。她從這愛情得到了什麼呢？哦，她得到了她所愛的（對呀，她所愛的！）林偉奇底固執的擾亂，得到了充滿了綺麗的夢幻的平靜的少女的心底破滅，將來的生活底渺茫。……而無可挽救地加重了這一切的，是今天底檢查，是徐明先和林偉奇底爭吵。

今天的左莎不再是一年前的左莎了。今天的左莎，她需要特別地去關心另外一個人，把這另外一個人底命運當做自己底，而戰戰兢兢地注視着。這樣的注視，原來是能夠使生活底幸福的杯滿溢的，是能夠使一個少女如左莎那樣的，帶着一種沉潛的激情。由專心地擁抱了對方底心而得到快樂的。然而可悲的是：林偉奇底心並不是這一類的戀情底恰當的住所。……於是這沉潛的關切便變成怨恨、苦惱、和惶恐的了。關切在左莎就變成了精神底苦刑——這特別在今天底事情發生了之後，在

生活底前面顯出了危險的渡口，險陡的斜坡，和灰黑的霧障的時候。

衝出這惡劣的氣候，在左莎，可能有兩個辦法。第一個是乾脆然而艱難的：自己離開這里；第二個是她所願意而且正在做的：在少數的明確而生動的暗示里，使林偉奇像自己一樣地來感覺一切，因而在另一種方式里來關心她和他們底命運。她現在的確是甯願不需要愛情，而需要生活上的實際的關心和照料。她是怎樣像林偉奇裏求的愛情一樣焦渴地冀求着生活底安寧和憂愁的重担底減輕啊！

她異常確實地領悟了她在林偉奇底精神和感情上的戀人底權力，而且下意識地應用了它。她底表達是不需要言語的。她用她底細微的迅速的動作，她的眼睛底哀怨的波動……控制了林偉奇。

林偉奇扶着桌邊，俯下了充滿祕密的情感而柔和的臉。他底呼吸逐漸沉重。左莎揚起眼睛來，用她底特有的眼光迅速地瞥了他一眼。從他底因眼球幽暗而瞳孔更顯得有一種奇異的光彩的眼睛里，左莎瞭解他是怎樣地愛她：他是被壓迫着了。

望着林偉奇的情感底少年狀態，左莎底血色的嘴唇上泛起了一個幸福而悽楚的

微笑，隨即，她用手理着辮髮，以整個的臉仰向他。這臉上混着責備底親切和懷疑底哀痛的疎遠。

「小莎，你一定感到什麼？」林偉奇乞求地說，「你感到怎樣呢？」

「我不怎麼……」

「那麼，你爲什麼？」他躊躇了一下，「爲什麼這樣看着我，而不說話呢？」左莎微微搖頭，慘澹地笑了一笑。

「這我全知道！」林偉奇用手把身子從桌邊推開。他消失了溫柔，有些被激惱了。「你生我底氣嗎？」

「沒有氣好生的。」左莎注意地望着他。她用一個突然的姿態把她底手移到領口的扣子上，迅速地播弄着。她底臉上煥發着灼燒的紅光。「我想睡了，你去罷。……」她撒謊說，但立刻就對自己突然流出口來的話感到驚訝；她怎麼會想到要睡呢？她爲什麼這樣說呢。

林偉奇迷惑地望着她底襯着蓬亂但是稀疏的黑髮的頸子。她底手指在衣領上解

開一顆鈕扣又扣起來。

「今天底事情使得你生氣嗎？」他誠實地說，「但是，無論如何，我跟你說過，你應該把你所想，所感到的都告訴我。你把我關閉在你底心外面，這使我痛苦。」

「我不生氣。」左莎站起來。「但是你應該替我想一想。」她怠倦地說，坐到床沿上去。

「你使我感到屈辱，莎。」林偉奇趨向她，「我難道沒有在每一分鐘，替你想，也就是替我自己想麼？我難道在你，莎，在使你不幸的時候，」他底聲音顫抖，他底眼睛濕潤了，「在這時候我會想到即使是一點點快樂麼？我明白，莎，這是你不會經歷過，也不會經歷的——你底心無罪而且安寧地生活——我明白我底生命現在來到了一個狹窄的河口，我會在礁石上撞傷，也會沉沒；我會突然返回到童年時代的情感狀態去，向你賭氣，哀求而哭泣；像我以前很多次一樣，也會不幸地頹唐地默望着我底被拒絕而受傷的愛情，失去了我底青春而去，是的，這是一個峽谷，

我底生命沖激，跳躍、旋迴；它將撞碎在礁石上，變成粉末，或者和泥沙一同沈於陰冷的河底。……但我仍然有着理性，有着我們底勇敢時代的理性；在峽谷前面依然有寬闊的河道，有海洋。啊，我跟你說這些抽象的話幹什麼呢？我祇要求你明瞭我，不，使你明瞭我！」他改口說，一面撫着沈默的左莎底頭頂，「實在的，我並不在乎今天的事，今天的迫害：這在我是不足為奇的，祇是我們要謹慎地防禦；但是我懼怕，莎。」他又彎下腰，激動地看着左莎底臉，「我懼怕我們底愛情叛變。我不能設想這個啊！是的，失去了青春而去，你告訴我，你怎樣想？你能夠和我一道走嗎？」

「但是，去哪裡去呢？」左莎誠懇地問。

「祇是走。」他沈重地說出了末一個字，「並不管到哪裡去！」

左莎懷疑地歎息，在手里咬着手帕。林偉奇伸直了腰，凝望着窗外的呈顯在月光里的山峯。妬嫉底烈火突然灼燒着他底眼睛。

「你告訴我，好不好？」他變了也底聲調問。

「你總是這樣說的。」左莎從齒縫里撕開手帕。「你太任性，完全不顧別人。」
……

「莎，那麼我完全說錯了。」他嘲弄地說，從左莎底肩上移開手，笨重地向窗口走去，「這並不是一首什麼歌。」他望向谷底，竭力搜尋自己半點鐘前站在那上面熱狂地思索着的墓丘。「我說空話。我嫌惡我自己。我經蔑而且嫌惡！」他擰着自己手指在心里叫。

「莎，」停了好久他平靜而枯澀地說，「暑假後我們到桂林去好嗎？」

「怎樣去呢，」左莎倚在被蓋上，藏着半邊臉。

「我就寫信去托一個朋友……」林偉奇疑慮地回答。實生活底艱難的道路橫在他面前了。

「也許……」左莎在綉子被面上摩着發熱的臉頰。「不過這樣總不好。」她用拖長的聲音說。

「怎樣不好？」

「我也說不清楚。」

林偉奇走近她，向她固執地望著。

「是不願意嗎？」他冷淡而妒嫉地問

左莎冷靜地用她底潔白的上門牙咬着下唇。

「哦，莎，告訴我，把你心裏面的告訴我！我決不惹你嫌惡……你恨我嗎？」他突然從混亂里選擇了溫柔的方向；他低低地俯身下去，向着她。她底黑眼睛在他鼻子底下靜靜地閃耀。「告訴我吧。」他微微戰慄，撫弄着她底頭髮。他並不理會內心底微弱的反抗——突然劫奪了她底嘴唇，他把她擁在臂彎里了。

他狂熱地吻她，撫摩她；他企圖粉碎她底冷靜的矜持，昏惑她底理性。……然而，在幾乎完全無力的時候，她底蒼白的臉避開了他；她掙脫了。

林偉奇垂頭坐了一會。他底心一瞬間冷凝了。他現在明白了自己剛才做了什麼事！他苦惱，絕望，狼狽地望著左莎。

「林偉奇，你應該安靜些！」左莎地怨恨向他說，「你應該嚴肅些！」

「對的，」他憤怒地站起來，向依在桌上的左莎走了一步，但是又突然改變了意志，狂亂地衝出房去了。

左莎從背後悽楚地望着他。她現在對自己底命運是愈發感到可怕了。她戰慄着，咬響牙齒，忍制着自己內面將要暴發的感情底風暴。像每回感到難以忍受的辛辣的時候一樣，她強制自己做起事來——她關上門，扣好，便動手整理床舖；以後，她就走向面盆架，用盆里的冷水把自己底臉頸子，手臂完全淋濕，激烈地用毛巾擦着，一直到皮膚發痛。這樣，她開始回復了她底外表的平靜，而逐漸地，她真的發了一種肉體底疲倦，一種渴求睡眠的心情。她底心里突然空洞了；愛情底狂暴的擾亂和生活底使她惶恐的暗影都已遠去，遠得彷彿和自己完全不相干了。於是，在睡覺之前，她吹熄了燈，帶着一種奇蹟的平靜走向窗口，面對着充滿芳香的月光的山谷。

「啊，怎樣的人，怎樣的性格啊！」她向山谷微語。

而在隔着一條陰濕的走道的另一間較為寬大的房子里，林偉奇正處在一種可怕

的痛苦中；他不能恢復他自己底思想，也不能認識自己了。他從床前踱到窗口，撕了壁上的一張霉爛的紙，在嘴里咬嚼着，又從窗口回到桌子上面的燈光前面，瘋狂地用手撕着頭髮。「我應該從人類被驅逐出去，」在窗口的時候他低語，吐出嘴裏的咬得稀爛的紙。「左莎應該嫌惡我。是的，她……但是她怎樣冷血，怎樣殘酷啊！」他抓開胸的襯衫，站在床前。「不！」當回到窗口，又從窗口回到桌邊的時候他叫，「我應該嚴肅些？生命和生活在我是輕浮的嗎？」於是他走到屋子中央，向自己回答：「不是的。但是我強烈而且縱情的。我應該請求她饒恕我！」

……他突然發現自己已經走過有着灰塵一般的微光的陰濕的走道，站在左莎底房門口了。

「小莎！」他敲門，哀求地喊。停了一會，聽見左莎底拉長的惺忪的聲音問：

「哪一個？」

「我。我有話跟你說。」

「我睡了。」左莎回答，輕脆地咳嗽着；「明天早上再說吧。」

林偉奇癡呆地站着。聽出左莎底聲音帶着撫慰和矇矓的夢境，沒有責備和怨恨，他有一半安慰了。但是他仍然迷惑地站着，不想走開。

從走道底一端響起皮鞋的聲音。贏了聯保主任底錢，因而很高興的徐明先回來了。他用手電向這邊照射，發出他底怪異的乾燥的冷笑，又走掉了，他底房門發出激烈的批評的撞響。

林偉奇羞恥地逃回自己房里。他無知覺地在床上躺了一會。隨後，他躍起來，挑了挑油燈底燈草，翻出了一張紙寫起來了。他把他所要說的話詳細地寫給左莎。

他一直到深夜貪婪的寫着，把戀情底苦惱急急地寫在紙上。他解剖自己和左莎，闡述愛情底 尤其是生活底觀念：他敘述他底對歷史科學的學習，描寫自己底精神狀態，性格（雖然他明明知道這些話對於左莎，除了引起渺茫和哀怨外，並不能有的作用，他還是似乎懷抱着極美麗的希望似地，激動地寫着。）最後，他請求左莎暑假以後和他一道到桂林去。

他恢復了平靜。他搓着發汗的手，撫摩着臉頰走向窗口。月亮已經停在深藍色

的高空里徧斜了；它底晶瑩的光從竹叢頂上射下來，使林偉奇底前額肅穆地發亮。他憶起了昨天從一本書上看到的葉遂寧底詩句，於是在心里默念着。那詩底其中的一段是這樣的：

風向明天天明的方向吹。

在灌木上戴着的月亮的帽子被很快地除去；

那在曠野里揚着赤色尾巴的

剽輕的小馬將要如鼓翼而飛了。

475

很久之後他轉過身子來，讓月光照着他底蓬鬆着頭髮的後腦。屋子裡的燈甚麼時候熄了。明明知道他借着月光底映照緩緩地走到床邊。他心里發生了一種涼潤的，鮮躍的快樂。而且，不管他明明知道他底信將不能被左莎接受，祇能更引起她底渺茫的苦惱，不管他自己底狂熱的縱情以十分明顯地暗示出他們底戀愛不會長久，不管他自己已經在心里底某處安排了一種奇異的火筭，以便抵禦這戀愛底宿命的不幸，——而且這不幸已被他迫切地感到，他還是暫時地得到了一種戀情底慰安；或

者說，唯其這樣，他更貪婪地獲得這種暫時的慰安。在這種難堪的慰安里他快樂而且幸福地睡去了。

「哦，莎，唱歌叫我睡吧。」他喃喃說。

八

夏天快要過完了。黃昏的時候，山谷里凝聚着一種憂鬱而靜穆的烟霧。寂靜禁固着山巒，和變幻着金紫的霞光，逐漸變得暗藍的天空。松樹底脂肪飽滿了，感應着季節，它大量地脫起皮來。大的孤獨的黑蟻在松林底沙地里忙碌地，但是徒然地爬行着，在太陽隱沒在山峯背後，山谷底夜生活將要開始的時候，山谷里便閃亮着一種帶着辛辣的氣息的，溫柔而空明的白光。以後，烟霧和暗影濃重了，白光疾速地消逝了，於是松林蒼涼地滯澀地呼吸着，聆聽着溪流底微語，等待着甜適而清涼的夜。烟霧在谷里漂泊它底大的軟蹄滑過削壁，愛撫着桃林里的被白天的陽光所灼枯的草叢；愛撫着野生斑竹，憔悴的包穀，和多石的溪流。使人喘不過氣來的暑熱

散去了。星星在天空里閃耀。

左莎在松林底沙坡上嚴肅地坐着，抱着膝蓋，眼睛望向暗紫色的遠天。林偉奇則歇着松樹底枝幹，使力地剝着樹皮，直到指甲發痛。最後，他放棄了他底無意識的努力，不安地走到左莎旁邊，蹲下來。

「現在可以告訴我你所要說的話了。」他逗弄着一個在他底手腕上迷失了路的黑蟻，說。

左莎底臉像一個石膏的浮彫一般泛着青灰色。她長久地保持着他底酷烈的沉默。

就在昨天下午，她接到了她底孤伶的母親從湖南寄來的一封信，要她無論如何回到她那里去；和這同時，她得到了她底表哥最近動身到湖南去的消息。她底表哥同時是她以前在一個救亡團體里的同事。他是一個溫和，有禮，機智，但在事情底嚴重的關頭會施展出冷酷的手腕來的人物。他對左莎底態度是關切的，家長式的；留在左莎底記憶里的他底印象是瀟灑，激動而實際的。他不間斷地和左莎寫信，

在信里面流露着輕鬆的熱情。雖然也偶然地把這些信讓林偉奇看，雖然她多半強詞自己很少思索地把它放在一邊，但對於這，無論如何，她心里是懷着曖昧的情感的。而在昨天的來信里，他向左莎提出了顯明的愛情。

這使得左莎驚悸而煩惱。她苦重地把整個的事情思索了一夜。——然而她不願意讓自己想到她的表哥底態度和愛情，她祇竭力使自己把問題當作是否應該到湖南去而思索着，但在這擾亂的思索里，她所壓抑着的東西是怎樣突然地闖出來，威脅着她啊，於是她最後不得不鬆弛了她底矜持，使自己底良心受傷，而來考慮這一面了。她戰戰兢兢地用她底愛情，不，生活底秤來秤量兩個人：——哦，這是怎樣痛苦的秤！——她思考着她底表哥，同時又思考着林偉奇所能給予她的一切。

正因為林偉奇底摯着，誠實，她是愛他的。他們在三年前，在武漢的時候就相識；她懷着朦朧的幸福夢允諾了林偉奇到這學校里來；她用過早的忠情底天真的責備攫取了他，坦率地承認了他底愛……然而這一切今天變成了怎樣的呢。啊，它們變成了，幸福的夢變成了生活底渺茫，戀情底善意的責備變成了怨恨，苛酷，和

姊妹，而最後，坦率的初戀變成了粗暴的慾求。

回到母親那里，有一個安定的職業；和表哥一路，她可以減少旅途底攪擾；其次，退一步，不，是進一步想（她實在無法避免這樣想）她底表哥可以，她她所需要的生活，並且給她底孤苦的母親一種遲暮的安慰。……這一切難道不能戰勝那殘破的 充滿荆棘的愛嗎？

是的，戰勝了。當天快黎明時候，她從床上爬起來。她彷彿做了一個可怕的夢，現在冷酷地清醒了。她伏在窗口上，向殘夜底微風，向山谷說：「我決定回湖南。」

現在這晚上的魅人的山谷 就成了判決他們底命運的場所。她堅持着沉默；感到假若她一開口，這山谷就要立刻在她面前變色，而一場狂暴的風暴就要降下——這以後 將是悲哀的，平坦但却是荒涼的道路；將是酸澀的回憶，和青春底枯萎。……於是一種熱辣的悲酸昇到她底喉管里來。她舉起眼睛來望向林偉奇，它和林偉奇底苦悶的眼光相遇了。她突然貪婪地打着林偉奇底漂亮的嘴唇、胸膛開始急驟地

起伏……但是當林偉奇伸手來擁抱她的時候，她逃開了。

「莎，我不能忍受！你爲什麼？告訴我！」林偉奇呻吟。

「我跟你說，我告訴你，」兩滴眼淚在她眼里閃爍着。但是她突然恢復了她底冷靜。她底聲音變得堅持而簡切了：「我決定回湖南去。」她說，揩了一揩眼淚。大的決心毀壞了她底容顏，使它蒼白而戰慄，變得難於親近。

「你說什麼？你說，」林偉奇叫，站起來。

「我媽來了一封信，叫我去，我決定去了。」

「你決定去？」林偉奇突然變得陰沉了。隨後，是長時間的沉默。但這沉默終於爲林偉奇自己打破。他不能有左莎那樣的忍耐力。他昂起頭，惱怒地向着天空。

「那麼，你是來和我商量呢，還是像你底語氣所表示的一樣，僅僅是把這消息告訴我？」他問。

左莎震動了一下，用失望的冰冷的聲調回答：

「告訴你。」

林偉奇被擊暈了。

「什麼時候動身？」他強制着自己，依然用威脅的語氣問。

「還沒有一定。我想後天……」

林偉奇現在忍受不住了。他朦朧地明白了左莎底堅決，對自己剛才的脅迫感到無可挽救的悔恨。他突然躍向一顆松樹，瘋狂地把自己壓在上面。怎樣不可思議的事啊，他竟會這樣不理解左莎，僅僅五分鐘不到，他底左莎叛變了。當他想到後天晚上就要剩下他自己一個冰涼的靈魂在這同樣的山谷里的時候，他就迷失了理性，伏在樹幹上嚎哭了。

「啊，你再說一遍，」他衝到左莎面前去。

左莎沉默着。

「你這樣殘酷嗎，左莎？」他激烈地搖着左莎底肩膀，一面帶着一種誇張的虛飾的情感，向她底臉上瘋狂地傾訴着；「你離開我，我以後自然就不會再找着你了。你真的這樣想嗎！我底小莎，你不是說……」

「我接到我媽一封信，她匯錢我，要我去。」她帶着麻痺的平靜把手放在倚俛在自己膝上的林偉奇底頭上，「我自然應該去。在這里這樣呆下去，不是總不好嗎？」

「我們不是預備就離開這瘟地方嗎？」林偉奇有希望地，稚氣地問。
左莎悽惻地笑了一笑。

「不行的，那總是一個夢。」她說，分開林偉奇底蓬亂的頭髮。

「胡說！」林偉奇揮開她底手，「我是一個夢嗎？」

「不是這樣說。」

「怎樣說？」

「我底目的是，回到媽媽那里。」她沉默了一下，堅決地驅逐了她底意識里的另一件東西。她底面容在幻象底纏擾里戰慄了一下，又恢復了；「到她身邊好好地過幾年。媽媽是很苦的，祇有我這末一個女兒。當然，我是希望我不拖累你，你好到你願意去的地方去。你有能力……」

「我一個人嗎？」林偉奇叫，打斷她。

「你聽我說，偉奇，」她用一個手勢遮攔着他。她底親切的呼喚使林偉奇得到了稍稍的安慰。她放開咬在牙齒底的下唇，繼續溫柔地說：「我不能夠拖累你；我祇是一個平凡的女人，在你一點益處也沒有。雖然我一直愛你，永遠愛你，但是我們無法生活。」（她在這裡是確切地說出了林偉奇用另一個方式思考着的可怕的真理了）「你是有才能的，我知道。你底野心很大，你要去做社會底事業，完全不顧自己。原諒我，偉奇，我不能夠這樣。我害怕。你去罷，堅決地勇敢地向前。祇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一天記着你，替你祝福，期望你成功。你不要因為我的離開而悲傷，灰心。偉奇，你今天一定要答應我；答應我不要難受。你答應我嗎？」

林偉奇捏緊她底手，俯着沉重的頭。他差不多被她底話打動了。

「我不知道。」他說，「能夠不難受嗎？你不嗎？」停了一下他提高了嗓子，用另一種聲調叫：「不，不，你不能，我不能讓你走！」

「看我吧。我並不覺得什麼，」左莎不理會他，「一個人一生的生命是很短促

的，在一起不在一起又有什麼關係呢？……」

「正因為短促啊，莎，我愛你，……」

「這是癡呆的。」左莎做了一個遮攔的手勢，一面愛撫着他底赤顫的肩頭，「啊，你是多麼瘦啊，你以後應該好好保護你自己底身體，替我照料你自己。而且，你以後會有更好的人來照料你的。我算得什麼？……」

林偉奇突然想起來這些溫柔的話祇是爲了達到離別底殘酷的目的，他不能忍受了。他激烈地揮開她底手，站起來。他底瘦臉可怕地戰慄着，

「你底話全是對的。我把我底屍首交給你！」他殘酷地說，立刻，他奔下松林底斜坡，躍在一塊包穀地里，瘋狂地踩倒乾枯的包穀，向谷底溪流衝去了。

左莎恐怖地追下去。在溪流旁的碎石堆上，林偉奇昏厥地抱頭躺着。左莎抱起他來。他底額角撞傷了，在左頰上也顯着大片黑色的血。

「偉奇！」左莎慌亂地喚，在自己底臂彎里推着他底肩膀。

「啊，左莎，你去吧。」林偉奇突然把頭依到左莎底胸膛上，發出深沉的，有

力的潑泣，「因為我愛你，我願意你去。你也是的，我一定……」

「不對，偉奇！」左莎內心底道德的平和突然喪失了。她痛哭起來。

「那麼，啊，你不走了嗎？」林偉奇乞求地，帶着天真的望着她。

在這一種聲調的問話里，要給與否定的回答，在左莎，是怎樣的艱難啊，——她突然俯下頭來，痛苦地，瘋狂地，不給與呼吸底瞬間地吻他，咬着他底鼻子和嘴唇。

「我到底得到一種什麼呢？」林偉奇憂傷而懷疑地無力地說，「告訴我，是得到一個全生泥做着悲苦的殉道的自己，還是，還是首先得到一個我痛切地愛着的左莎呢？」

左莎底潮濕的發光的眼睛離他很近地痛苦而不解地望着他。

「吻我。」他冷靜地要求。

左莎允諾了。她俯下她底南方型的臉，讓她底散開的髮辮長久地披在林偉奇底面頰上。

以後，她讓他在石塊上坐好，自己跑到溪邊去，把手帕浸濕。她用濕手帕仔細地揩擦着林偉奇臉上底血漬。林偉奇默默地，帶着奇異的平靜坐着。他底困倦的眼光時兒望向天空，時兒長久地像沒有見到過似地注視着左莎底臉。他幾乎完全不能弄清楚他底處境了。左莎爲什麼在他身邊呢？她爲什麼又要回去呢？而且這樣地在他旁邊蹲着的左莎，對於他是一個實體呢，還是僅僅是一個名詞。假若是後者，那麼，她底離去與否，對於空虛地坐在這里的自己，又有什麼不同呢？對於正在走着艱難的時代所指定的道路的自己，除却得到或失去她底愛，又能有什麼另外的影響呢？——得到和失去，這兩個現在已僅僅成了空幻的概念的動詞，它們有什麼分別呢？而愛，它被抽去了精神，理想，生活底基礎，還剩下什麼呢？

「莎，我是請求你不要離開我的。」但是他仍然這末說，「你心裏怎樣想，清楚地告訴我。你曉得吧，在你變心的時候，我是不能勉強你的。……」

左莎被他底話傷害了。顯然的，這已經不再是他平常所說慣的負氣的話；顯然他是從另一種力量得到了支持，因而開始輕蔑她底愛情。她惶惑而且混亂了。當對

方哭訴着愛情的時候，她從離別的堅持得到了激動；然而當對方冷靜地蔑視她以爲在對方一定是非常寶貴的東西的時候，受到意外的打擊，她擾亂了。但是和這擾亂同樣有力地她在她身上存在着而且逐漸控制了她的，是她底天性的矜持。

「原諒我，林偉奇。」她說；「我回去。」

「啊！」林偉奇內心底某種剛抑制下去的東西又突然暴烈地闖上來了；「那麼，我們——是……分離了！」

「將來……」

「不要說什麼將來吧！」林偉奇無主地站起來，走向水邊。「我討厭這句話。」

「他痛苦地叫，隨後，他蹲下來，用手擄着溪水，用一種含着深刻的悲傷的調子緩緩地繼續說：「生活是無窮的辛苦，路是無盡的遙遠。……祝福你，姑娘。」

左莎突然被猛烈的激情覆沒了。「不要祝福……」她戰慄地說。她是怎樣想立刻衝到林偉奇面前去，向他傾訴一切，傾訴她心里的難於描寫的情感啊？但是她無力這麼做，不敢這麼做。——她低下頭，殘酷地咬着自己底手指，一直到它出血，

再麻痺地把血塗到胸前的衣服上去。然而正在這瞬間，林偉奇向她撲來，瘋瘋地擁抱了她。於是她幸福地仰起頭，望着流血的手指，無聲地嚎哭了。

「把媽媽底信給我……不，我不要看。」林偉奇底嘴唇絕望地顫抖着。「莎，我真要殺死你媽媽，我妒嫉她呀，……啊，莎，我向你告別。」他狠毒地吻她。

左莎底睫毛在他底頰上顫動；犯罪底痛苦使她底眼睛里閃着橘黃色的乾枯的火花。她猛烈地搖着頭。林偉奇底絕望的信任使她難受得幾乎瘋狂。……

「你應該殺死我，還有……」她喘息着說。但是她沒有能夠說下去。她底底下的話是：「還有另外一個人。」

「我們分別了！」林偉奇黯澹地說，隨後他突然提高聲音，狂叫起來：「哦，讓我最後地看一看你！」

他把左莎底斜向前面的身體猛烈地搬向自己。在他底貪婪可怕的凝視里，左莎底眼淚洶湧地流下來，發燙地瀉在頸上。他撲倒下去，使勁地咬着她底赤裸的手臂。

最後，她忍住了哭泣，含着懷疑和傷痛昏迷地望着林偉奇；她靜靜地沉思了一下，突然用手堅決地解開了自己底衣服，裸露出結實的胸膛，把林偉奇底灼燒的頭摟在上面。

九

第二天中午，左莎就離開了。

她真的離開了。在山谷的晚上底最後的瞬間，林偉奇曾經絕望地向她敘述在這事情發生以前的他底想法，——事實上，他在以前並沒有敢讓他底思想面對着這個方向；在那時候，他底理想是以一種雖然曖昧的激情來具現的。但在今天，他突然預想不到地得到了一種支持，一種內心底輕蔑和理想底昇華。一種慘澹的光明來到他心里，而且控着他，使他麻木；他敘述起來。他說明他們的愛情底基礎，他們各自生活的目標；他表示他在以前，當他們開始熱戀的時候，就會經預想過他們底必然的結局：看吧，他講，這結局現在就這樣來到了。他底聲調絕望而憎恨，他底

眼睛冷然不可親地閃耀着，他對左莎變得生疎，對自己也同樣變得生疎了。他不知道他究竟能服從了哪一種法則，竟會奇蹟地變得這樣。他底這種態度使左莎恐懼地痛苦，他把她推到深淵里去了。雖然這深淵正是她預備下去的，但它一直被朦朧的霧遮蔽着，使她得到模糊的絕望底享樂；但現在林偉奇殘酷地吹散了霧，而且使她即使是死也難以回頭。在以後的瞬間，林偉奇是怎樣地爲他自己的在這一瞬間底態度而懊悔啊。

但他必須把這懊悔拖到理念底審判台前來處死，他必須以它爲自己底恥辱。離別既然如自己所分析，是必然的，那麼自己在這種難以忍受的瞬間所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使自己沒有左莎也可以繼續生活。他試着這麼做了。

到這時候他才明瞭，這離別，並不如以前自己所浪漫地描繪的一樣，是一種悲壯——帶着劇痛走向火辣的生活去的悲壯行爲，這恰恰是一種實際痛苦。自己要割底自己生命底一部份；而所得到的，不是抽象的激情，却是冷酷的分析。一個年青人不是太容易做一件卑劣的事麼？自己內部不是有着太多的腐臭的東西麼？在這種

時候，林偉奇大聲地向自己這麼問了。他多少用一種虛無的觀念來拯救自己，向愛情提出了顯明的反動。他使自己承認，他並不愛左莎。對於一個單純但却平庸的少女的另一方面是理想底執着，一方面是情感和情慾底懦弱叛變的行爲，不能是愛。而且，從生下來到現在，林偉奇自己愛過什麼麼？也被愛過麼？

「對一件玩具，小孩子有着愛，但是玩具被切奪了。」他回答，「我底母親生我而死，我底父親拋棄我，後來的父母撫育我僅僅是爲了生活利益。愛麼？不是。左莎遺棄我，但是我也並不愛她：我不能在今天底社會里忍受家庭生活對精神所加的桎梏。啊，我明白我底細微的弱點，我也憎恨自己而且輕蔑……」

但是立刻他又提出了反駁：

「我明瞭了！」他在心里狂叫，「我僅僅用憎惡養育自己，而無法前進。但哈姆雷特底命運是我底命運麼？……」

這樣的問題，是無法在問題不放棄的時候得到解答的。對生活遠景和事業前途的凝睇，終於從無數的精神陷牢里拯救了他。……

但是一切這樣的精神狂亂和實際反省——拿起解剖刀來復仇地對着自己底靈魂，祇是以後，至少，是半個月以後的事情。而在從山谷底晚上一直到左莎離去的這一段艱苦的時間里，他內心底一切是完全毀壞了。以上所說的那種嚴酷的理念和虛無精神僅僅化做一種非依靠不可的支柱支撐着他底黑暗的心，和化做一種極其突然又極其猛烈的光明的火花一瞬間又一瞬間地照亮着他底渾沌而昏睡的靈魂。左莎在山谷里底最後的委身，造成了一種奇異的幻象苦痛地扼着他——祇有當人在夢裏里夢見自己慘死，而以鬼魂底資格看見自己底蒼白而腐爛的屍身時所感到的那種驚怖的痛苦可以和這相比擬。

左莎底今天中午就走，是他替她決定的。他目前唯一的希望，（假若他還能希望的話）是希望事情迅速地像夢一樣快地結束，這一段日子盡快地過去。左莎和他，他們都一夜沒有睡。當山谷里最後的時光過去之後，左莎變得麻痺而冷靜，他就變得殘酷而怨恨了。午夜之後，回到寢室里來，他離開左莎，獨自坐在油燈前，抱着頭，和他底悔恨搏鬥，一直到天亮。第二天整個的早晨和上午，他都顯得怨恨恍惚。

他底臉筋發腫；他底遲鈍了的紅眼睛無望望向那裏；都流露出一種絕望的輕蔑。

左莎是在床上睜着眼睛躺完了殘夜的。她不能思想了。她沒有能力希望，也沒有能力絕望。她祇是完全麻痺地使自己服從着已經決定了的命運。她怨恨任何人，也不怨恨這命運。她善良地自己也覺察不到地流着淚。她以後不再想愛和被愛了；也不再想將來有機會和林偉奇並肩走在西湖底蘇堤上，如她以前所多次夢想的一樣。她喪失了所有的；連她底母親和表哥也在內。她底生命是可怕地在一晝夜間空虛了。

不過她沒有忘記她將要做什麼。她恐懼半天之內會再發生悲劇的波折——她恐懼林偉奇翻悔。但同時她也恐懼他不翻悔。不過，無論怎樣，林偉奇所嗜好的精神底再度強烈而鋒銳的衝折，在她底是無法支持的。她祇是不信任地期望着事情從此完結；她底生活將長久地灰白而平安，但寧靜的虹采也會逐漸加進來。這樣的預感擾亂地鼓勵着她。

早晨，她不洗臉，不梳頭，也不換去身上的髒衣服，她把一張凳子端到窗前。

使自已跪在上面，癡呆地瞧着谷底溪流。

「我就這樣做嗎？林偉奇？」她喃喃低語。「那一個能夠明瞭我，那一個能夠救我？——」她滑下凳子來走向床邊，伏着，把柔喫的被蓋蒙着頭。但是她立刻推開被蓋坐起來了；「都是一樣。」她聽見自己告訴自己，「我走！」她站起來，把被蓋仇恨地擲向床角。

於是她迅速地動手收拾東西。她先理着箱子，把一些信和寫着字的紙片整理起來——當在這些紙片中發現了林偉奇底一個條子時候，她就本能地把它藏到箱子底下，然後抬起頭來，用空幻的眼睛望向眩耀着初秋太陽的窗外的大空。她底嘴邊凝固着一個不明顯的慘澹微笑。

在這時候，門開了，林偉奇面容難着地走進來，後面跟着校長徐明先。

徐明先底臉上照耀着一種壓抑不住的快意，他以為左莎和林偉奇底命運大半是操在他手里，由他決定的。他看出他們底絕望和悽惶，他把這僅僅認為不以為他會做錯，他已經把林偉奇底罪名報到科里去了。

「左先生真的要走嗎？」他輕輕地收縮他底略帶黃色的眉毛，殷勤地，意味深遠地向左莎閃。

「要到湖南去。」左莎回答，沒有抬起頭來。

「學校正要大考……」

「她有緊急的事！」林偉奇粗暴地打斷了徐明先底藏着威脅的聲調；他皺緊眉毛和鼻翼，嫌惡而冷酷地看着徐明先嘴里的金牙。左莎因為他底這種聲調無告的向他把臉抬了一抬，用迅速的戰慄的一瞥看着他底發青的臉，又把頭伏在箱子上。林偉奇不再翻悔，她絕望了。但這種絕望使她驚飾而惶恐。

「我們希望左先生留在這裡。」徐明先突然興奮而快樂。他低下頭，拭着皮鞋上面的灰塵，一面說：「這裡待遇雖然不好，不過下學期我担保每個先生可以得四斗米。這不成問題。爲了教育制度。」他抬起身子來，拉一拉衣袖滿意地繼續說，

「我們希望左先生還是留下來。」

「家里來了信，實在不得已……」左莎敷衍地回答，不看他。

一種詫異的神情開始呈顯在他臉上，懷疑地看了林偉奇一眼，彎下腰，使勁地醒着因昨夜不安適而僵了風的鼻子，走掉了。

一張內沉默有五分鐘地統治着這房間，最後，林偉奇昏曠而堅決地走向左莎。

「這裡一些錢。」他把一捲票子塞在左莎箱子里，「我替你打行李吧。」

「錢我不要，我要它做什麼呢？」左莎仰起蒼白的疲倦的臉，哀求地望着他。

林偉奇底眼睛和她底眼光接觸了；它一直貪婪地搜求到它底最深處去。「它叫你哀求，它吩咐：哭訴你底愛吧。」一個微弱的聲音在他內部這樣說；這聲音逐漸變得甜蜜，變得強大了。他抱着頭，抗爭着。最後他又放開手，狠毒地向左莎底眼睛里搜求。——這次他看見左莎眼睛里有了晶瑩的淚水。

他抬起放在箱子邊上的手來，但是突然又顫抖地把它埋到箱子底下去。一種對待自己愈殘酷便愈好的衝動在他心里燃着了。他翻着箱子，找着了自已寫給左莎看的一捲信，把它塞到褲子底口袋里。

「你做什麼？」左莎傷心地叫。

「還我。」他竭力忍制住眼角和鼻樑的酸楚；但是他底眼睛灼燒着，模糊了。他撲到窗櫺上，用手緊緊地反壓着自己底快要碎裂的頭。

等他微微恢復知覺的時候，他聽見左莎在用一種異常安靜的聲調在和一個不知什麼時候進來的女教員說話。這異常安靜的聲音使他心碎，使他差一點痛叫出來。

「那一節路，水路恐怕不通了。大概祇好坐汽車。」左莎向她底朋友說。

「不一定，聽說好像又通船了。你去了要跟我來信啊。」這女教員說。

他突然忍受不住地轉過身子來。她們底談話是這樣地侮辱了他！——他昏迷地瞧着那女教員。這是一個善良的誠懇的母親；她帶了她底孩子因為躲避轟炸才到這鄉下的小學校來的。她底丈夫來過一次——他是一個刻板的行政機關底職員，但林偉奇看出來，她是毫不懷疑她底愛他的義務的。她待左莎很好，從左莎那里，林偉奇知道她也關心他。但他覺得僅僅關心還不夠。用這一種態度對待他，對待他底戀愛，他是決不能滿足的。

這女教員，當發現林偉奇轉過身子來的時候，就停止了說話，用她底關切的眼

光看見他。林偉奇知道她全部清楚他們底戀愛，而且在戀愛底糾紛上，她是責備他而同情左莎的。於是在她的眼光短促的注視下，他又狼狽地喚醒了他底漠然的怨恨。他跨過去，用一種決然的，企圖在這女教員面前掩蓋他和左莎底分裂的態度幫左莎收拾行李。

這種態度使他羞慚。但是他現在明白了事情底無可挽回。這是原來寫在他底心上和左莎底臉上的。——他現在願意讀這個了。

當女教員走了以後，他就默默地捆着行李，不讓左莎動手。在快要捆好的時候，他突然又抬起頭來，長久地癡呆地看着左莎。他現在企圖再去吻左莎底絕望的嘴唇一次；不過這企圖無法實現。一座碰不倒而且絕不能碰倒的牆壁已經矗立在他們之間了。——他感到疲弱；在結着繩子底最後的結紮的時候，他故意延遲着，好使最後的瞬間慢一點到來。

但是：這最後的瞬間終於到來，而且，不會怎樣延捱，也終於過去了。

現在，林偉奇送走了左莎，獨自一個人從發散着辛辨的香氣的山道上回來了。在他底慘白的臉上，他底乾枯的眼睛橫蠻的發紅。他起初猶豫地昏迷地走着，每走幾丈遠就在草坡或石板上坐下來，絕望地望着山下底黃色的豐腴的江流，但是，在走了一半，當江流隱在山巒和叢林背後的時候，他就突然瘋狂地奔跑起來。他底身體完全被汗水淋濕了。他底紫黑的嘴唇裂開來，獸性地噴着氣。……

他逃回寢室裏，關上門，猛烈地把昨夜剩下來的一大杯冷水喝光，僵躺在床上。

雖然還是不能思想，但他現在能感覺到他底處境了。左莎真的走了。在一個鐘頭以前，在左莎還沒有踏上那短途的白木船以前，他底劇烈的痛苦和左莎底麻木的痛苦是可能突然沖激在一起，因而挽回一切的。誰能回答呢，也許，他們底爲它而痛苦着的慾求在某一點上不是恰恰相同的嗎？但是現在不同了，——現在，兩個人之間底牆壁不再有推倒的可能，而遙遠的路分隔，永遠地分隔了他們。

別人當這種時候，往往怎樣來處置自己，林偉奇不知道。他祇是帶着愚蠢的準確，誠實地向他底充滿矛盾的精神和性格底深處突進。每一次總是這樣：當他向內心探進他底無望的思索去的時候，他就突然遇到在他看來是那麼醜惡的東西；于是他底整個的思索坍倒了；於是，在這種瞬間，那富于蠱惑力的幻象就像毒蛇一般地纏繞着他。

他幾十次地這樣企圖，這樣慘敗，站起來又睡下。

「睡吧。」他命令自己，於是閉起濡濕着汗水的眼皮，但在一分鐘後，他突然發覺自己又站在房間中央了。「哦，我爲什麼又想起她來呢？她過了峽口沒有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什麼時候才能在我里面找出任何一點好的東西呀！」

他辛辣地微笑，搖着頭，他底手觸到了口袋里的一捲東西，他把它取出來。他一面翻看，一面伸手到桌子上去摸火柴。但是他發覺另外的字跡了。——他發現了左莎匆忙把它捲在一起的她表哥的來信。他回到床上去，反覆讀着；妬嫉底烈火燒紅了他底臉。

「我不能說我不愛她！」他站起來，遺失地叫，「是這樣嗎？……不錯，我誠然是壞的；這不能算欺騙！」

於是他不能自持地衝出房間，跑到校外去。他在烈日底下癡狂地企圖殺死自己似地到處奔跑。他踩着草叢，踐踏着乾枯的高粱稈；他把白菜逐棵地踢倒，又在綠色的湖沿一般的山芋田里躍走。最後他來到山谷里，來到他和左莎在這裡渡過最後一個晚上的溪流邊了。他捧起溪水潑在頭上，使得襯衫完全淋濕。

「妬嫉是我底恥辱」他坐在樹蔭底下，把潮濕的頭無力地靠在樹幹上，茫然地說。○「我底恥辱難道還不多嗎？……饒恕我，你們應該饒恕……不，我將走下去：你們不要饒恕我，我也永遠不饒恕你們。不過我並不憎恨你們底任何一個。小姐，我們愛過了；現在我在這這爲這愛而流的血。舐完了我就繼續走。我們差得多麼遠呵！我有野心，我渴慕……」

陽光通過桐油樹底葉隙斑駁地落在他身上。他仰着頭。他底憔悴的憔悴焦渴地乾枯的水蛭一般地顫抖着。那在暴風雨底里所經歷的神聖而崇高的感情現在以另

一種方式來到他心里了。

這樣，他沉湎這種感情里，一面頑固地開始思索。當這感情又和白天的燦爛的陽光一般逝去，而頭腦因思索而空洞起來的時候，他就轉過頭來向他一直所沒有敢看的左莎的房間底窗口凝視，企圖激勵自己，試驗自己，和那突然迫來的空虛搏鬥。雖然左莎的窗戶喚起了幻象，使他痛苦，但痛苦在他是比空虛好一萬倍的。

他決定半個月後就離開這里，——就帶着他底殘破的心，到桂林底一個中學里去。他現在認識了以前所課給自己的生命底冒險和漂流底實際意義了。那應該不是感情底貧血的急進，而是一個社會的人一樣地固執而勤勞地工作。不過他底固執和勤勞是完全被極強烈的焦渴所推動，並且在焦渴里苦惱地完成的。——頭兩天晚上，他就這樣漠然地焦燥着，試着來鈔寫東西，來讀完一本古典的歷史著作。一個人當受傷之後來這樣地壓制自己，鞭策自己，這是怎樣苦辛的事啊。他會在極深的眼睛已經被黏起來的夜里，猛然從靜寂里抬頭，感到門開了，左莎靜靜地走進來，埋

怨地站在他旁邊，他會突然聽到左莎底冷漠的咒罵，因而抓着頭髮，苦悶地戰慄；他更會在手里的每一件東西上看見左莎底慘笑的臉——這臉頰會多麼不同地回到初戀里去，綻開了一個天真的燦爛的笑貌；而在更多的時間，他無望地屈伏在狼毒的或溫柔的接吻底回憶里。——懊悔毒害着他，他掙扎，而在前進了幾步又突然潰退下來的那一瞬間，他是怎樣地感到生命底空虛。……

這使得他亟于迅速地離開這里，離開這山谷，而永遠不再回顧。他實現了：在第四天傍晚，他接到縣立中學一個朋友底一封信，在這封信里，這個朋友告訴他，徐明先已經把他的罪名報到縣里，勸他立刻離開。雖然手邊沒有足夠的錢，雖然等待着的來信還沒有到，他還是不顧一切地在第二天就離開了。

酷熱的秋天底陽光在山谷里汎濺着；從山谷邊沿的石板路上，踉蹌地踏着冒烟的荒草，他底瘦長的身影——他底寬闊的肩；蓬鬆的頭髮，乾枯而亮的臉頰，最後一次地從這埋葬戀愛的山谷盡頭消失了。

七月新業

- 一 饑餓的郭素娥……………路翎 六〇〇
- 二 第七連……………東平 六〇〇
- 三 劍的路向……………胡風 六〇五
- 四 青春的祝福……………路翎 一四〇〇
- 五 ……………

路翎作品：

- 饑餓的郭素娥……………希望社
- 場牛在荊棘上……………新新出版社
- 青春的祝福……………希望社
- 求愛……………海燕書店
- 財主底兒女們……………希望社
- 嘉陵江畔的傳奇……………待印
- 第三短篇集(名未定)……………待印

七月詩叢 第一集

- 我是初來的……………胡風(選)五〇〇
- 向太陽……………艾青 二〇〇
- 為祖國而歌……………胡風 二〇〇
- 旗……………孫鈞 二〇五
- 給戰鬥者……………四間 八〇〇
- 無絃琴……………亦門 三〇五
- 醒來的時候……………魯藜 四〇〇
- 預言……………天藍 二〇五
- 躍動的夜……………真沅 三〇〇
- 童話……………綠原 三〇五
- 意志的賭徒……………鄭荻帆 二〇五
- 北方……………艾青

本集中之「北方」，印過桂、翁兩版。現已由文
化生活出版社收入「文學叢刊」，不再印，
但仍存目錄。

外地讀者直接向本社郵購，以八折計算，掛號
航空郵費另加。五月份起，照基本定價加
一十四倍發售。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七月行義
青春的祝福

著 作 人：

路 翎

編 輯 人：

胡 風

發 行 人：

屠 棘

出 版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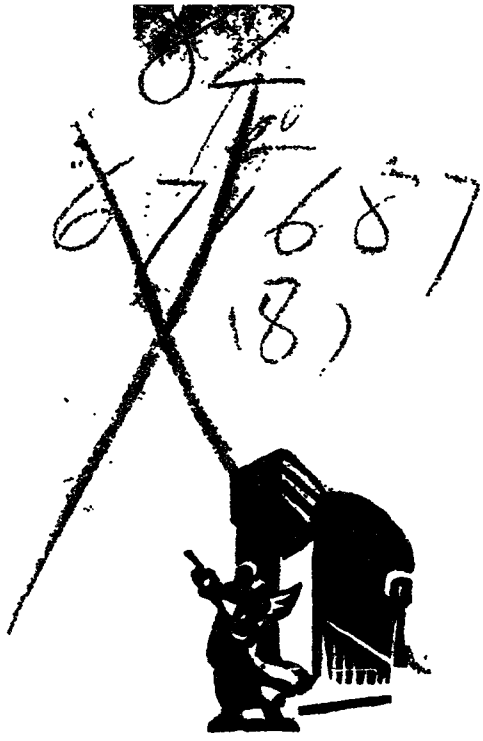
奔流社

上海郵局信箱四一七六

代 發 行：

生活書店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一九四五年七月初版
一九四七年五月滬再版
(三〇〇一—四五〇〇)



4.00(基本定價)

24101